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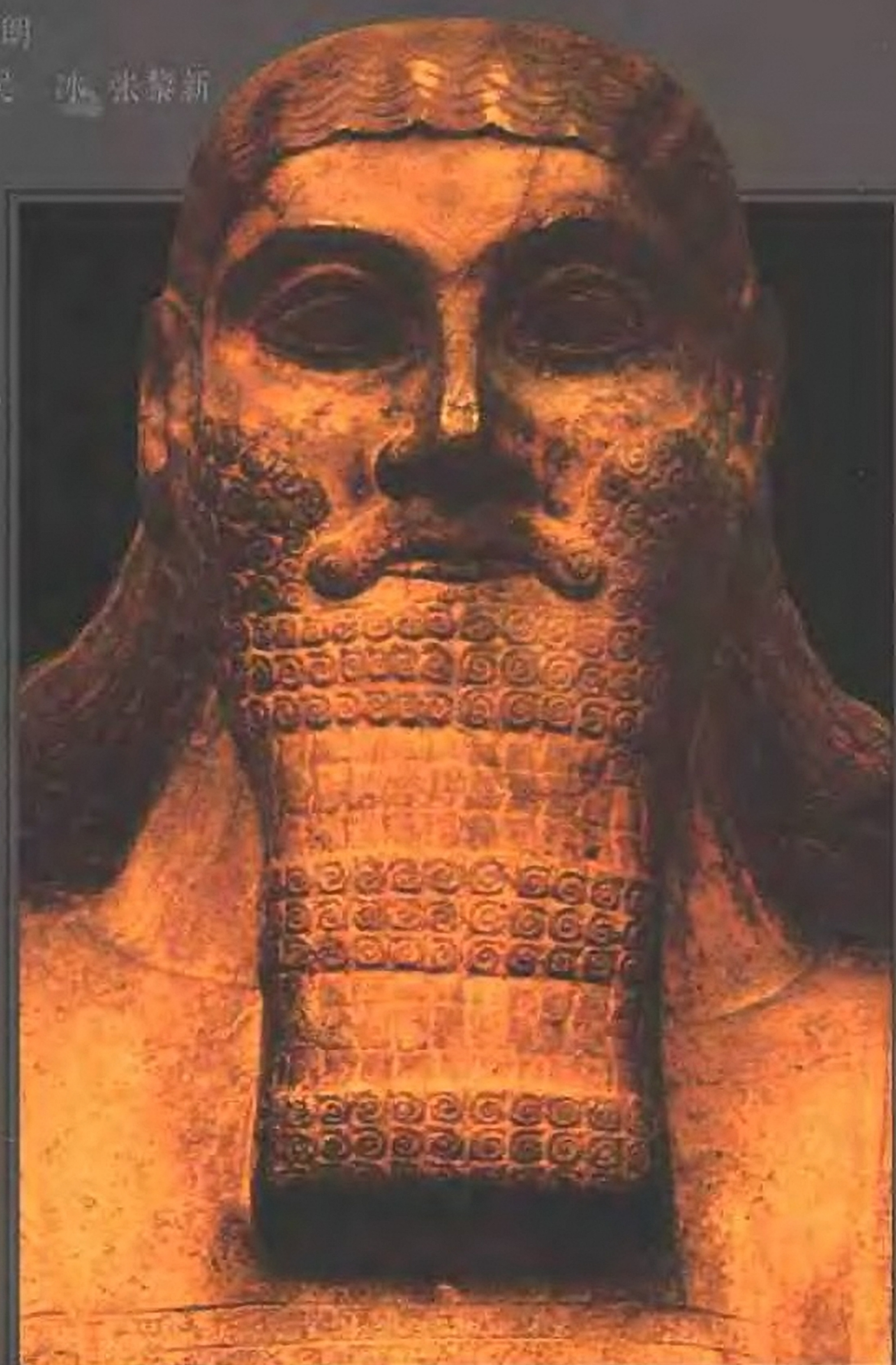
MESOPOTAMIA:
THE MIGHTY
KINGS

美索不达米亚

强有力的国王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李旭影 吴冰 张黎新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2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美索不达米亚 强有力的国王

MESOPOTAMIA: THE MIGHTY KINGS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李旭影 吴 冰 张黎新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王国 / (美) 布朗主编；李旭影等译.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219-04450-X

I. 美… II. ①布… ②李… III. 美索不达米亚 - 古代史 IV. K3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92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1-0156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覃 俭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韦秀琼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 开本 13 印张 100 千字 2 插页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4450-X/K·915

定价：6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翻印必究。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巨大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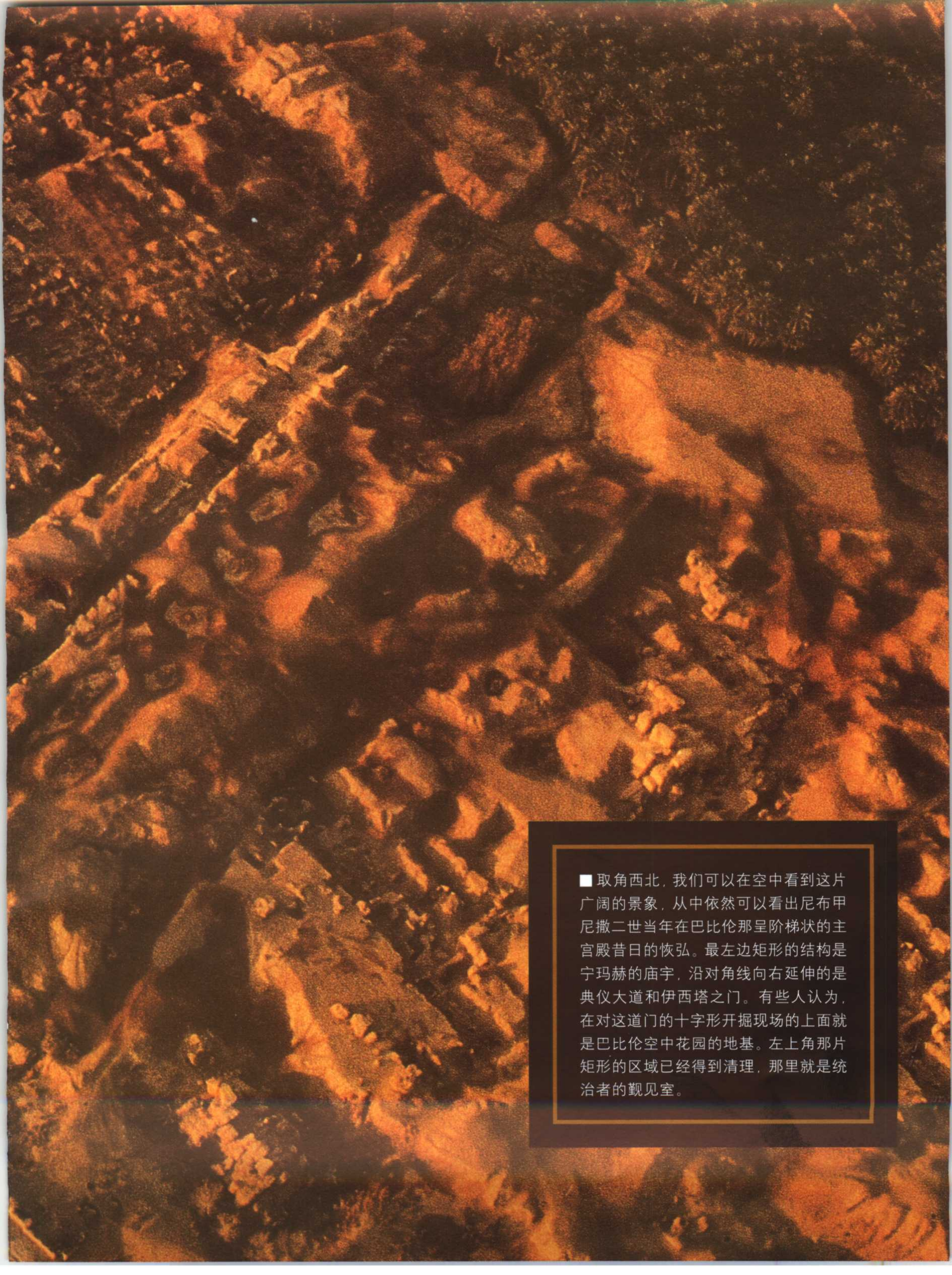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2001年1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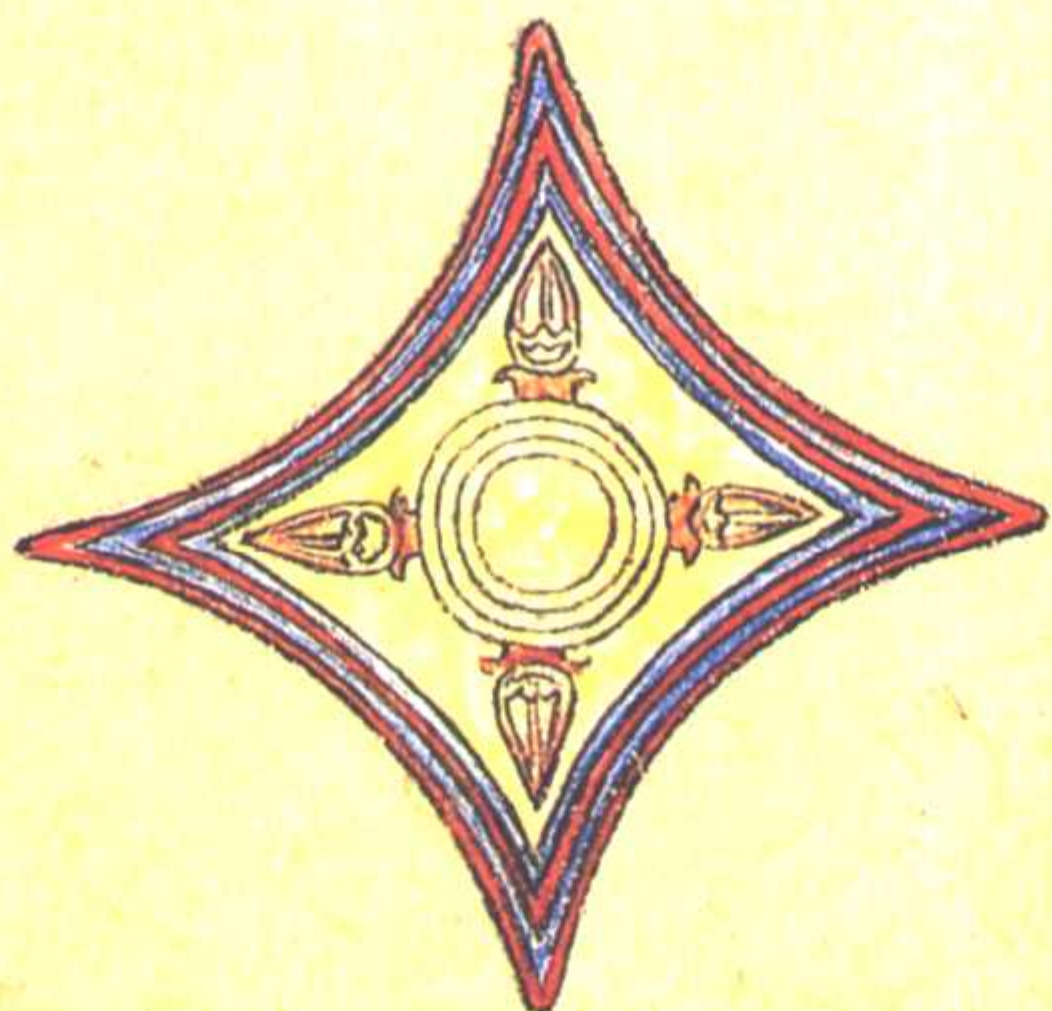




■ 取角西北，我们可以在空中看到这片广阔的景象，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尼布甲尼撒二世当年在巴比伦那呈阶梯状的主宫殿昔日的恢弘。最左边矩形的结构是宁玛赫的庙宇，沿对角线向右延伸的是典仪大道和伊西塔之门。有些人认为，在对这道门的十字形开掘现场的上面就是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地基。左上角那片矩形的区域已经得到清理，那里就是统治者的觐见室。



北



0 50 100 英里

托罗斯山脉

埃卜拉

幼发拉底河



马里女神像

地中海

叙利亚沙漠



亚述战士

耶路撒冷

莱基



尼姆鲁德金碗



努济的高脚杯



巴比伦石狮



乌尔陶制战车



新亚述时期的翼牛



目 录

第一章 巴比伦初升的太阳 /1

THE RISING SUN OF BABYLON

通天塔 /44

TOWER OF HEAVEN AND EARTH

第二章 一个沉睡巨人的咆哮 /53

RUMBLINGS OF A SLEEPING GIANT

野蛮的胜利 /84

A BRUTAL VICTORY

第三章 鲜血和贡品铸造的帝国 /93

ASSYRIA: AN EMPIRE BUILT ON BLOOD AND TRIBUTE

巨石奥德赛 /136

ODYSSEY OF THE MONOLITHS

第四章 众神赐福之都 /147

A CITY BLESSED BY THE GODS

重建巴比伦的辉煌 /181

REBUILDING BABYLON'S GLORY

年表：两河之间的文明共有的历史 /190

A SHARED HISTORY BETWEEN THE RIVERS

第一章

巴比伦初升的太阳

THE RISING SUN OF
BABYLON

千百年来，匆匆穿越叙利亚和伊拉克荒漠的旅行者几乎不知道在离他们常走的这条路几码远的地方，曾经俯视着葱郁、丰饶之地的城市现在就埋在荒芜而又神秘的土墩之下。未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几乎无法发现炎炎毒日下闪闪发光的王宫和高大的神殿的残骸。然而，法国考古学家安德拉·帕罗不是这样一个无知无觉的过客。20世纪20年代，当帕罗迈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这些狂风劲吹的不毛之地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听到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所发出的“弦外之音”和“汉穆拉比、尼布甲尼撒这些伟大的名字所合成的震撼人心的交响曲”，这不仅让他记起古代历史中的巨人，还让他联想到《圣经》中一幕幕完整的场景。

在追寻美索不达米亚令人景仰的过去的进程中，帕罗住在“用苇秆盖成的、中午热得像火炉、半夜冷得像冰窖的棚屋里”，还要忍受“恶毒而又惹人厌烦的苍蝇和在墙根处爬动、有时甚至躲到人的睡衣里的蝎子以及潜伏在废墟砾石中的角蝰——若是被它咬上一口，就算最健壮的人也会在几分钟内毙命”。在1934年1月

■ 这个戴着王族头饰、蓄着精心卷曲过的胡须、双眼向外凝视的头像被认为是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间在位的伟大的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他曾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在叙利亚境内距伊拉克边境十几英里的一个叫做哈里里的土丘上，帕罗凝视着捧在自己手中的白色小雕像，他在其中真切地看到了自己所经受的所有艰辛劳顿都是值得的。

像帕罗和他的考古队最近挖掘出的其他数十件类似的雕像一样，这尊雕像也是大约4500年以前作为奉献给伊西塔的一件供品放在这里的。伊西塔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金星女神以及生殖、爱和战争之神。这最后一项职能为她赢得了一个令人起敬但又有些古怪的称谓：“充满阳刚之气(的女神)”。但与其他雕像不同的是，这尊雕像的右肩上刻着一行楔形文字铭文，道出了奉献者的名字并将他与这个尚未被确认的地方联系起来。这个面带微笑的形象不是别人，正是拉姆吉-马里，强大的马里王国的亚摩利统治者。马里王国是巴比伦的竞争者，其国土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沿幼发拉底河绵延了200多英里。从考古学家的角度来看，这尊雕像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的发现地哈里里丘——像帕罗已经开始怀疑的那样——正是马里王国早已不为人所知的首都的遗址。

哈里里丘位于面积约9.3万平方英里的曾被称作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积平原上，距巴比伦废墟以北约250英里。“美索不达米亚”的意思是“河流之间的土地”，这个名字来自于蜿蜒流过这一地区、确定其界线并为其提供灌溉水源的两条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美索不达米亚在其最后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国度，南部平坦而干旱的地区被称作巴比伦，有更多绿色植被并且多山的北部王国因其第一个都城而被称作亚述。

■ 这个赤陶浮雕上的美索不达米亚女神已被确认为伊西塔。但有些专家不同意这个结论，认为这个雕像的像鸟一样的双足和翅膀与伊西塔女神的其他形象不相符——作为战争女神，伊西塔通常与狮子和重兵器联系在一起。





巴比伦王国骄傲地声称它传承自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在那里，城市生活在大约6000年前便已生根了。到公元前2000年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众多结构紧凑、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人们已经过了1000多年的富裕而优雅的生活。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为巴比伦提供了丰富的灌溉水源，所以这里的农业产量很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北部多山的亚述王国气候更为凉爽，农田由天然的降水浇灌。那里的城市占地广大并且常常无计划地蔓延，但人口密度要小于巴比伦的城市。南北地理特征上的不同并未导致两地的人们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产生巨大的差异。尽管两个国度在风俗习惯上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但亚述文化的一大部分都是从更为古老的巴比伦文化中派生出来的。

像本书将要展示的那样，北方和南方最终要为权力彼此竞争，并将轮流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间或还有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权威发出挑战。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具雄心的统治者在位期间，其帝国的疆域远远超出了两河之间的土地，南至波斯湾，北达托罗斯山脉，东抵扎格罗斯山脉以远地区，西接地中海。

考古学家将这充满活力的1500年分成四个阶段：古巴比伦和古亚述时期(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亚述中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00年)、新亚述时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5年)和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605年—公元前539年)。在这个时间框架的最早阶段，学者们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巴比伦的研究上。

古巴比伦和古亚述时期是一个在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文化上创造了辉煌成就的时代，但也是一个频繁发生战乱、地震、洪水和火灾的时代，这些灾难不

■ 这张摄于1935年的照片显示了挖掘者们发掘一尊蓄有胡须的伊西塔普-伊拉姆的黑陶像的情景。伊西塔普-伊拉姆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马里的统治者，他的这尊黑陶像是从济姆里利姆王宫的御座室的楼梯上滚落的。这尊雕像赤脚、双手紧握——这是当时典型的膜拜姿态，它现存于叙利亚的阿勒颇博物馆。





时将泥砖构筑的城市毁掉。许多城市得到了重建；有些则被废弃，在更好的地点建设新城。当最后的城市中心最终不再有人居住时，风雨和灼热的阳光把它们变成了今天遭到严重侵蚀的荒凉土墩。这些土墩在当地被称作台形遗址，它们的数量极其庞大，仅在伊拉克就有约6000个。对早期的到访者来说，这些台形土墩似乎印证了先知西番雅的预言，他警告说，耶和华将“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

除了《圣经》和少数古典作家，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对众多以美索不达米亚为家的民族有所提及外，人们对这些民族几乎一无所知。19世纪中叶，西方的古物搜寻者们开始挖掘这段尘封的历史。他们所发现的东西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而且充满了戏剧性的考古寻宝热，加入到这股热潮中的各色人物凭着直觉作出了种种大胆而又高明的猜测，他们还不时卷入当地危险的权力游戏之中。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那里都是世界政治的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寻宝者和他们在20世纪的装备更为精良、有着更高的科学素养的后继者(比如安德拉·帕罗)所作出的发现使得一个复杂的文明更为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对它有所了解。随着刻在泥板和石头上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自己的语言越来越多地得到破译，人们再一次听到了这些沉默了数千年的民族所发出的声音。

当 帕罗和法国考古远征队的其他成员在发现了那尊拉姆吉—马里的雕像的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35年——重回马里准备进行一个季节的挖掘时，人们对他们的期望非常高。然而，这些考古队员几乎无法想像他们的下一个发现将是如何壮观。

他们最初的兴奋来自于一个由很多道墙组成的纵横交错的迷宫，有的墙高达15英尺。渐渐地，挖掘者们弄清这些墙是一座巨大的宫殿的组成部分。用帕罗的话来说，这座当时最大的宫殿“简

直就是一个城中之城”，它占地超过6英亩，包括260个房间，其中有两间御座室，以及不计其数的走廊和几个庭院。

因为这座宫殿毁于大火，之后又被废弃，所以它的某些部分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里的生活似乎刚刚停止。”帕罗评说道。清走瓦砾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赤陶浴缸马上就可以使用，与之相连的排水系统也完好无损，根本用不着修缮。曾经盛放过油、酒或谷物的陶器依然整齐地排列着。在做饭用的火炉里甚至还有炭。厨房里摆着大约50个形状各异、做工良好的黏土器皿，足够王室成员就餐时使用。考古队没费什么周折便认出了国王的私人寓所。根据帕罗的看法，“国王的居室位于宫殿的一角，与别处分隔开来并受到严密的保护。这样，国王和他的家人就可以生活在绝对隐秘的环境中，避开外人窥探的眼睛”。

经过推算年代和查考铭文，考古学家们断定这个建筑奇观是公元前18世纪的马里国王济姆里利姆将一座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宫殿扩建而成的。

当帕罗在废墟上细细搜寻时，他发现了壁画。有些已被大火毁坏，有些则碎成无数小块，需要像做拼图一样将它们接合在一起。这些如今依旧色彩鲜明的壁画描绘了马里统治者的权势和影响，但如此的绚丽斑斓一定会使前来觐见国王的普通百姓头晕目眩、局促不安。觐见者首先被引领着走过迷宫般的房间，来到宽广的内庭。走进觐见室的入口，映入他眼帘的是壁画的中央部分——济姆里利姆的授权仪式。这幅壁画的现存部分描绘了国王站在“阳刚”女神伊西塔面前，而女神则摆出一幅作战的姿态：单脚踏住一头狮子，两手将一根象征其权威的权杖高举在伏于其双肩之上的两头雄狮的头颅之间。看到国王与一位神祇在一起的景象无疑会令觐见者生出一种为他的君主感到骄傲自豪的心情。接着，满怀敬畏之情的觐见者会进入以柏木作屋顶的堂皇的接见大厅，这个大厅宽敞得足以容纳数百名官员和使者。在这间人头攒

追寻世界上最早的 文字系统的起源

TRACKING DOWN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S EARLIES WRITING SYSTEM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是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的继承者。他们一定认识到了楔形文字是多么的古老,但他们不可能知道它是如何演化的。只是在今天,人们才开始了解这种文字的起源。

对楔形文字的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的研究者们比较了含有以巴比伦文字和其他更易辨识的文字书写的相同文本的各种长篇铭文后,破解了那些神秘的符号。在完成了破译工作之后,学者们开始研究这种古老文字的起源。大多数人推断文字

起源于图画,后来才演变成抽象的符号。

20世纪70年代,法裔美国考古学家戴尼斯·施曼特-贝塞特对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从那时起她收集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比巴比伦和亚述两大王国的兴起早了1000多年。当时苏美尔的税务官——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使用烘烤过的泥板作为记录羊、谷物和油这样的商品的数量的工具——开始通过将形状各异的符号印在湿泥板上来作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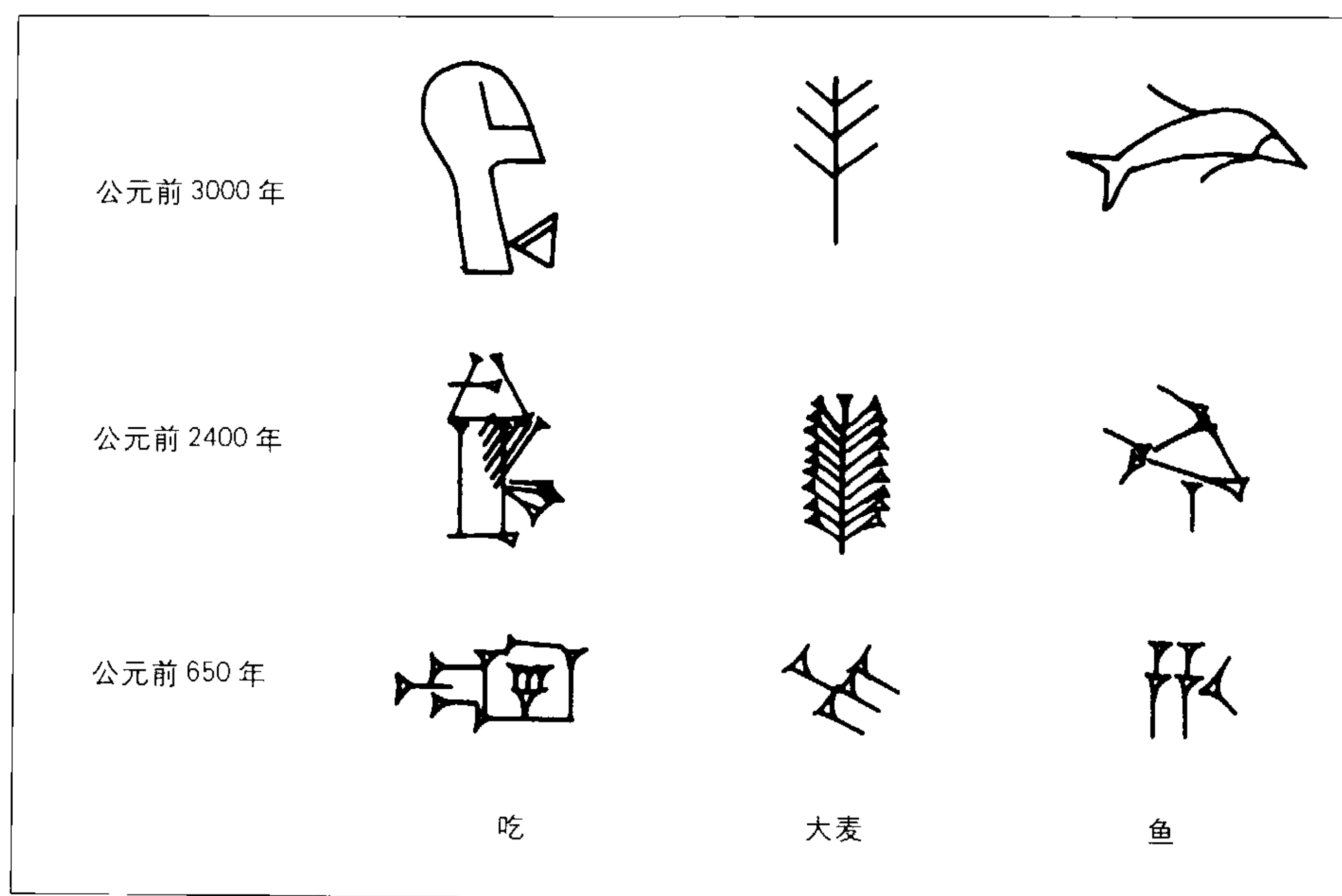
他们很快在泥板上刻下了其他的象征符号。那些最初印在湿泥板上的符号不久便改用削尖的木棍刻在泥板上,后来刻写的工具变成了三角形的芦苇,楔形文字因而得名[在拉丁语中,“楔子”、“三角木”(wedge)被称为“cuneiform”]。

如右图所示,最初写实的符号逐渐演变成较为抽象的楔形文字。正是由于有了楔形文字,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才得以为后人留下了关于他们的极为复杂的社会无与伦比的宝贵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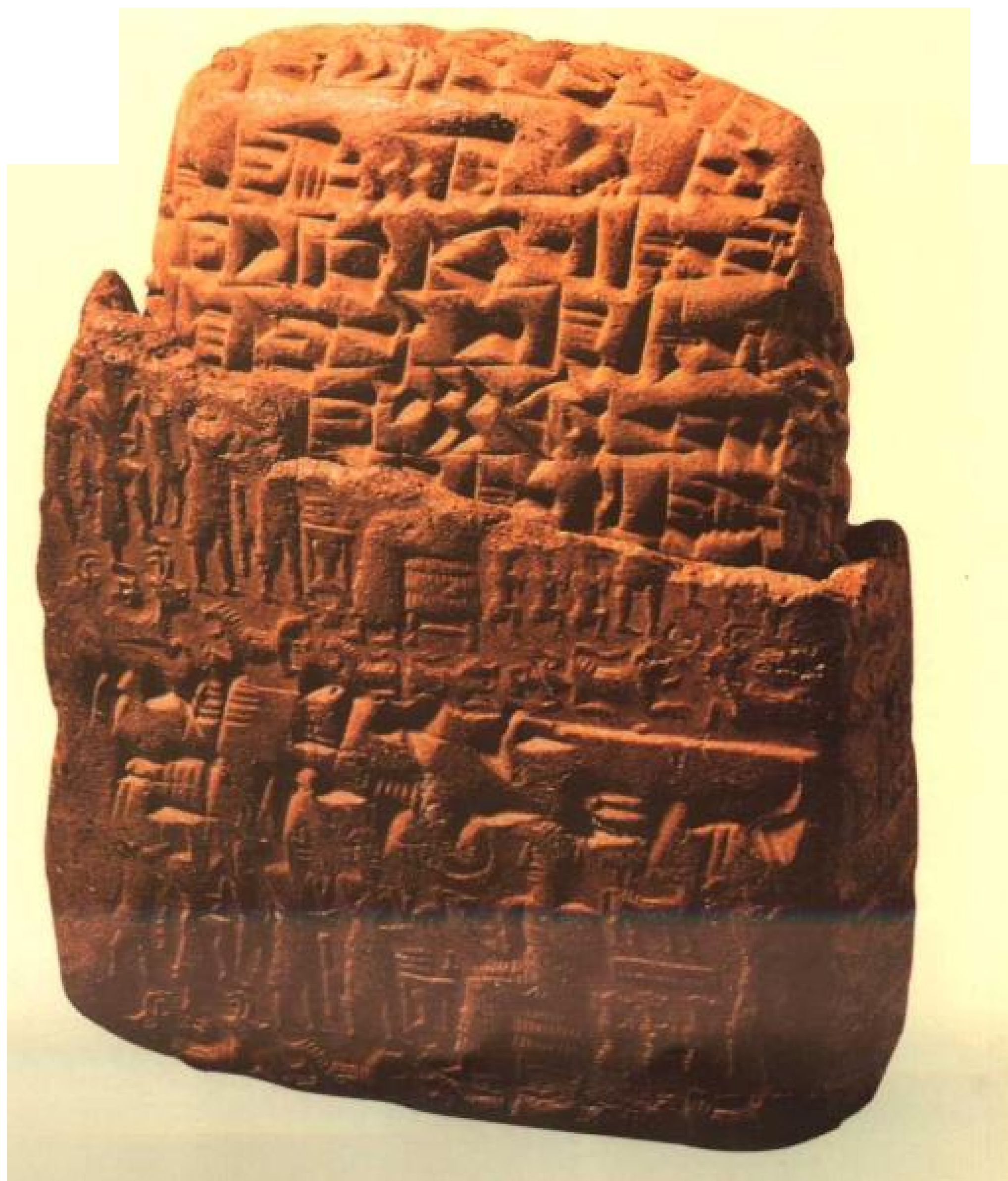
■ 左边这块泥板书的年代大约可以追溯到文字出现仅100年之后的公元前3100年,它的上面记录了33坛油,这也许是一名税务官对一艘船上装载的货物的记录。数字是用印在泥板上的符号表示的——泪珠状的符号表示“十”这个记数单位,而圆形的符号则表示“一”;油是用刻在泥板上的传统的油坛图案表示的。





■ 早期用来表示吃、大麦和鱼这样的日常用语的象形文字(最上端)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最终变成形式化的符号——书写员用楔形的尖笔可以更为快捷地刻写这些抽象的符号。

■ 在这封公元前 1900 年的泥板信上，一位愤怒的商人抱怨他船上装载的铜比他购得的要少。照片上显示的泥板信比它实际的尺寸略微大一些，它原本是封装在一个黏土信封里的，信封上印有发信人的别具特色的印章。这样的信封通常用来保护隐私和防止别人篡改重要的信息。



动的大厅的尽头，觐见者会看到高贵的君王端坐于御座之上：虽是凡人，却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神祇。

尽管帕罗的考古队在马里挖掘出来的建筑物、手工制品和壁画很容易激起人们的想像，但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的泥板书为人们了解公元前18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图景提供了更为确凿的证据。2万多块泥板书躺在王宫的档案室里，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众多，以致还有很多尚待破译。这些泥板书记录了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到国王之间争论问题或互致慰问的通信，加在一起揭示了一段令人激动的历史。它们包括外交急件、外省官员的报告、法律文件和判决书、医疗指南、商品交易记录、培训档案编制者的入门课本、解释各种预兆和说明举行巫术仪式的规则的手册、对古代神话和史诗的复述、谚语大全以及为寻求道德指导的读者准备的箴言集。从这些丰富的资料中，学者们不仅弄清了事实，还深入了解了普通公民以及权势显赫者的个性。

马里的档案员在他们的末代国王、注定没有好运的济姆里利姆的命令下终日忙于用尖端呈三角形的芦苇秆写作各种文书。济姆里利姆的通信大多是官方性质的，有些是外省官员向他汇报王国僻远角落的情况，有些是他下达命令修筑水渠和大坝。在一封信中，国王下令对游牧部落作一次人口普查；在另一封信中，有人建议国王砍掉一个恶棍的头以规训一群不听号令的新兵。王室书写员甚至严格地记录送进宫中的食品的数量以及约2000个地方上的工匠的名单，记录在册的不仅有工匠的名字，还有他们各自所属的行会。

其他文件在语气上则更具个人色彩，使人们得以窥见宫墙之内的生活图景。在一封信中，一个省的总督通报济姆里利姆准备接受一件礼物——一头在房顶上捕获的、装在一个木笼里的狮子。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国王警告她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一种





■ 这是济姆里利姆的马里王宫中一幅壁画的一部分，它宽18英寸，色彩十分丰富，描绘了一位披着饰有流苏的披巾的祭司牵着一头公牛去献祭的场景。公牛涂成金色的角尖上拴着一个新月形的垂饰。这幅壁画是法国考古学家安德拉·帕罗于1935年发掘出来的，留存下来的残片经过仔细的拼合才恢复成现今的模样。



■ 上图是一块有着 3800 年历史的泥板书的两个残片，以阿卡得文字列出了一系列几何练习和问题，解开这些数学难题的任务将落到年轻的巴比伦学者的头上。在这些几何题中，学生们被要求计算出正方形内各个不同部分的面积——在一个农田通常是大小不等的狭长地带的国度中，这种知识非常实用。



■ 这块上面刻满了楔形文字的泥板记录了金星——即所谓的伊西塔的星辰——的升落情况，这些记录是以公元前 19 和 18 世纪在基什城对金星所作的经常性的观察为基础的。天文观测被用来预测未来。作为时间的标志，它们也足够精确，使得历史学家们能够确立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的巴比伦国王的年代。





■ 这块羊肝状的古巴比伦泥板书被分成很多部分，并写有注解，以供占卜者使用。羊肝的形状在解剖学上非常精确，比后来中世纪的欧洲人所用的类似的占卜物要精确得多。这块羊肝状的泥板书很可能是用来教学徒们如何解读某些为特殊的场合而宰杀的动物的内脏所包含的意义的。占卜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国王出行或他的军队出征之前必须用这样的东西预测一下吉凶。

“极具传染性的疾病”的蔓延。这表明济姆里利姆已经像现代人一样充分了解了疾病的传染性和隔离病人的必要性。“下达严格的命令，”他敦促他的妻子，“她(指病人)用过的杯子别人不能用来饮水；她坐过的位子别人不能坐；她躺过的床别人不能躺，以防她把病传染给和她在一起的许多别的女人。”在其他王室信件中，王

后对她的丈夫表示出了殷殷关切之情，派人送去寒衣以备他出行之用，还附上一封短笺劝他多加衣服以防感冒。

在写给济姆里利姆的信件当中，有许多是讲述梦、幻觉以及它们对未来的预兆的。有些信暗示黑暗的日子即将来临。的确，地平线上已经乌云翻滚了。在马里王国南部、幼发拉底河一条支流的沿岸，有一个巴比伦王国，它的第一代王朝的第六位国王汉穆拉比正在集结军队。他将把他的王国推到古代历史的最前沿。

当汉穆拉比执掌政权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因此，他可以声称自己是这一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早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苏美尔人便将美索不达米亚最南端的区域建成了“文明的摇篮”。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并在政治实践中发展出城邦的理念，后来城邦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基石。

从一开始，苏美尔的最大挑战便是水，必须有足够的水来浇灌农田和支撑农业。这个地区几乎没有降雨。



为了使社会保持繁荣，必须发展灌溉系统，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抽水。完成这项宏伟的工程需要合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在苏美尔工程师和农民富有创造性的努力下，水的挑战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一地区变成了肥沃的良田。

苏美尔人的繁荣持续了大约1500年，直至他们遭遇到了阿卡得人——一个居住在苏美尔以北的冲积平原上的讲闪语的民族。大约在公元前24世纪的中叶，阿卡得人在其杰出的国王萨尔贡大帝的率领下征服了苏美尔诸城邦，将苏美尔人纳入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萨尔贡王朝统治帝国约有一个半世纪，之后随着帝国走向动荡无序，他的继任者逐渐让统治权旁落。

苏美尔人抓住政治动乱带给他们的机会，于公元前21世纪享受了一段短暂的自身霸权的复兴期，这就是所谓的乌尔的第三代王朝时期。在此期间，古老的苏美尔城市乌尔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但破坏性的力量很快便开始显现。正如当时的一条预言所说，“来自干草原的人会进入城市，并将城里的人赶走”，的确，从这些城市控制的农业区域以北的无需灌溉的草原上来了一个讲闪语的半游牧的民族，他们被称作亚摩利人，以放羊和养驴为生，是从叙利亚南迁至此的。一位考古学家推测他们或许是因为一场毁灭性的旱灾才背井离乡的。

对当时富有教养的城里人来说，亚摩利人看上去就像是野蛮人。在乌尔发现的一则铭文这样描述他们：“一个破坏成性的民族，有着野兽的本能；一个不知谷物为何物的民族。”在一个以谷物为主食的社会里，这恐怕是对人最大的侮辱了。后来的一首诗描绘了亚摩利人粗陋的生活方式：他们吃生肉，住在露天里，人死后也不安葬。在以楔形文字书写的文献中，他们被描绘成劫掠者和一个令人恐惧的民族。

在乌尔的第三代王朝的泥板书中，提到亚摩利人的地方越来越多，这表明亚摩利人对乌尔的权威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公

元前21世纪的一封信记录了美索不达米亚人修筑了一道名为“亚摩利人的抵御者”的防护墙。至今尚未发现这道防御墙的遗迹，据说它包含一系列彼此相连的堡垒，从底格里斯河一直延伸到今巴格达西北的幼发拉底河沿岸。尽管关于这道防护墙只有文献上的证据，但它至少有50英里长，是古代世界人类所创造的、未被赞颂过的伟大奇迹之一。

并非所有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亚摩利人都是怀有恶意的。事实上，多数亚摩利人是以和平的方式迁入这一地区的，并且欣然接受了一种更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学者们在乌尔的第三代王朝和其后的文献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亚摩利人的名字，这说明他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从泥板书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有些亚摩利人甚至开始担任王室的官员。亚摩利裔的定居者最终将采纳占有支配地位的阿卡得语并完成其同化过程。

尽管亚摩利人的袭击也许最初削弱了乌尔的统治地位，但还有其他破坏性的力量在起作用。根据乌尔最后一位统治者易贝-欣的信件，到公元前2015年时，他的权威受到了一位反叛的将军的挑战。这位将军此前被他委派到距乌尔以南82英里的易辛城，当他让将军向他交纳谷物时——这一要求表明当时的诸城邦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互为依存的关系，将军说这是不可能的。接着，这位执拗的地方官便自立为王了。

随着王国的分崩离析，来自埃兰——《圣经》中曾提到过这个位于乌尔以东150英里的国度——的侵略者利用了这种不稳定的局面，于公元前2004年对乌尔发起了猛攻。乌尔城的毁灭是如此彻底，以致考古挖掘显示当时的每座建筑都有遭到破坏的痕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一首苏美尔人的诗中提到，城市的主路和小街上以及曾经挤满舞蹈者的地方都高高地堆满了死者的尸体，死尸“就像太阳底下的脂肪一样”在慢慢分解。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易辛城的一个大



石块上发现的一则铭文暗示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则被称作苏美尔列王表的铭文是一系列此类文件中的一份，它是公元前1820年的一个抄本。更早的文件最初在苏美尔编纂而成，后来在易辛城易辛统治者的名字又被纳入了这份王室名单，这样他们的统治便具有了合法性。“乌尔被打败了，”列王表以此类文件所特有的干巴巴的官样文章的风格记述道，“其王权统治被迁至易辛。”

当乌尔不再是威胁后，易辛便与它的另一个竞争对手、距其南54英里的拉撒展开了权力之争。二者之间的竞争持续了大约两个世纪，这段时间被称为易辛—拉撒时期。拉撒于公元前1932年创立了一个亚摩利王朝，从而加强了对局面的控制，并最终在竞争中占得了上风。亚摩利人从此不再是外来者，而是未来的国王

■ 这条金项链出土于巴比伦附近的一个现代城镇迪尔拜，它是用200多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叶的碎片重新拼接而成的。项链上的七个垂饰代表着众位神祇：新月代表月亮神欣，有辐射状线条的圆盘代表太阳神夏马西，两个女性小雕像代表守护神拉玛，叉状闪电代表风暴神阿达德，两个带有颗粒状玫瑰花形饰物的圆盘也许象征着伊西塔女神。

和其他重要领导职位的担任者。

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亚摩利裔的统治者当中的一个，他于公元前1792年前后登上王位，并最终向拉撒强有力的国王里姆－欣对该地区的控制权提出挑战。以他所处的骚动不安的时代的标准来衡量，汉穆拉比相当平静地统治了近30年。在这30年中，他把王国的力量更多地投入到修建神庙、防御墙和灌溉渠上，而不是用于战事。

历史学家们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汉穆拉比暂时放下和平事业转而追求在军事上建功立业。因为这位国王经常向他的至交和长期盟友、马里的统治者济姆里利姆吐露心迹，考古学家帕罗在马里发现了两人之间一系列的通信。拉撒在公元前1765年时依旧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要强国，里姆－欣牢牢地掌握着政权。汉穆拉比的信件记述了埃兰人是如何进攻距巴比伦东北100英里、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伊西努那城的。结果，通过互派使节，里姆－欣和汉穆拉比谈判达成了一个防御同盟。而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人大概用同一个词来表示使节和间谍。

然而，最终使汉穆拉比对这个防御同盟失去兴趣的不是使节们的间谍活动，而是当位于底格里斯河岸边的一个巴比伦城市欧庇斯遭到进攻时里姆－欣没能施以援手。当里姆－欣派兵袭击巴比伦的其他领土并将当地居民掳为战俘时，拉撒和巴比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位于15英里以外的基什的国王被警告说里姆－欣集结了270条船准备从水路攻打基什。

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汉穆拉比断绝了与拉撒的外交关系，计划进攻拉撒的第二大城市麦西肯－沙匹尔。在出征前，汉穆拉比谦卑地向他的宗教寻求支持，向巴比伦的保护神马尔杜克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太阳神夏马西祈祷。在经过专门训练的祭司查看了一头献祭动物的内脏并讨得兆头后，汉穆拉比确信他的军队将得到神的引导。或许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对他的敌人采取了一种仁



慈的政策：他将通过围城来攻克麦西肯－沙匹尔，而不是将它毁掉。这个策略奏效了，当该城最终向汉穆拉比投降时，它的军队加入了巴比伦大军，与汉穆拉比联手对付拉撒。经过6个月的围攻，拉撒终于臣服于汉穆拉比。为了纪念对里姆－欣的征服，汉穆拉比创制了一则庆祝性的铭文，宣称他已经“巩固了苏美尔和阿卡得的基础”。

这位巴比伦王也许已经看到了统一美索不达米亚的必要性，统一后它才可能足够强大，以抵御埃兰人发动的又一次袭击。现在，一头雄狮已经醒来，汉穆拉比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他的仇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战绩是因为他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步兵。胜利华表上绘有这样的场景：有的士兵挥舞着战斧；有的使用长矛，并用镶有金属的皮制盾牌保护自己；还有的以扁斧为武器。目前已经出土了一些用来猛击敌人脑壳的扁斧，每个都有两磅重。近距离搏击时，士兵们使用铜或青铜制的匕首以及捆在木杆上的利刃。

到公元前1761年时，汉穆拉比已经率领他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直捣马里他以前的盟友济姆里利姆的领地。这个昔日友邦对他的抵抗并不比那些宿敌成功，最终他迫使它的国民臣服，接受在泥板上被称为一个“友好条约”的协议。可以追溯到汉穆拉比统治的第三十二个年头的泥板上所包含的楔形文字记录证实了马里城被巴比伦军队占领，济姆里利姆档案室的资料被新的巴比伦统治者重新整理、归类。然而，马里是一个不大顺从的臣属。两年后，也就是在公元前1759年，汉穆拉比撕毁了他与济姆里利姆签订的所谓的“友好条约”，派兵将马里城和城里的宫殿付之一炬。居民

■ 这个2英尺高的赤陶狮头是一尊咆哮的雄狮塑像的一部分，这尊塑像也许曾在拉撒时期守卫过一座神庙的入口。狮子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王们最喜欢的猎物，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在整个地区都很常见。



们四散奔逃，他们的城市的废墟千百年来无人打扰。

在汉穆拉比统治的第三十六年至第三十八年，他征服了北部的主要城市，并将亚述和尼尼微都置于巴比伦的影响之下。到他于公元前1755年放下手中的剑时——距离他拿起征战之剑还不到十年——他可以声称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土地都归他所有，他的军队已经“击碎了无数敌人的脑壳，一直打到苏巴突”——阿卡得语中称亚述为苏巴突。汉穆拉比的节节胜利伴随着巴比伦的保护神马尔杜克的地位的急剧提升。在遥远的将来，马尔杜克将取代苏美尔人的恩利勒成为王国的主神。

现在，霸业已成的汉穆拉比可以在他强加给敌手的“巴比伦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盛世”中尽情地享受荣耀了，他命人用雕塑来纪念他建立的显赫功勋。在一则铭文中，他以上天自况，称自己为“巴比伦的太阳，把光明洒向苏美尔和阿卡得的土地，是一位使四海臣服的伟大君王”。在众多城邦中曾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蕞尔小国的巴比伦现已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就像它的名字所喻示的那样：“巴比伦”在阿卡得语中的意思是“神之门”。在接下去的两个千年中，汉穆拉比的都城的影响力时强时弱，但它始终是一个权力中心：国王们觊觎它，香客们不辞劳苦地奔赴它的怀抱，而先知们则诅咒它为一切罪恶的渊薮。

在 汉穆拉比于公元前1750年去世的前几年中，他几乎没再花任何时间去进一步炫示他的武力。他忙于向世人证明自己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同在战场上一样出色，并且是一位真心关注臣民福祉的能干的统

用以证明身份的 设计精巧的小物件

METICULOUSLY
EXECUTED
DEVICES FOR
DISPLAYING
ONE'S IDENTITY

现代政府通过在护照上加盖官方印章来证明其真实有效，公证员也是通过将自己的印章附在某个人的签名之后来证实其有效性，这些做法都是大约7000年前始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习俗的延续。今天，美索不达米亚的圆筒印章已成为最有吸引力、通常也是最美丽的手工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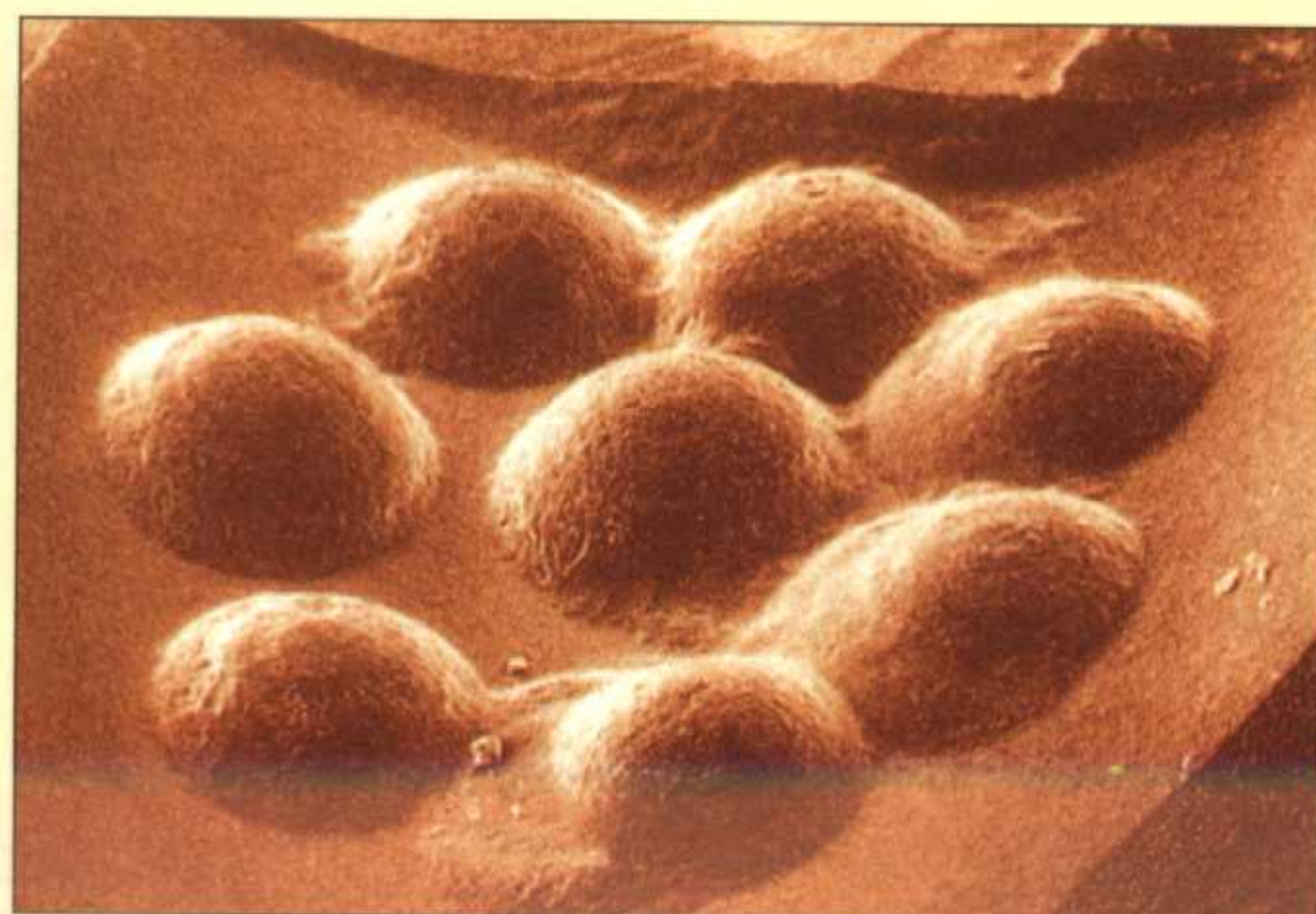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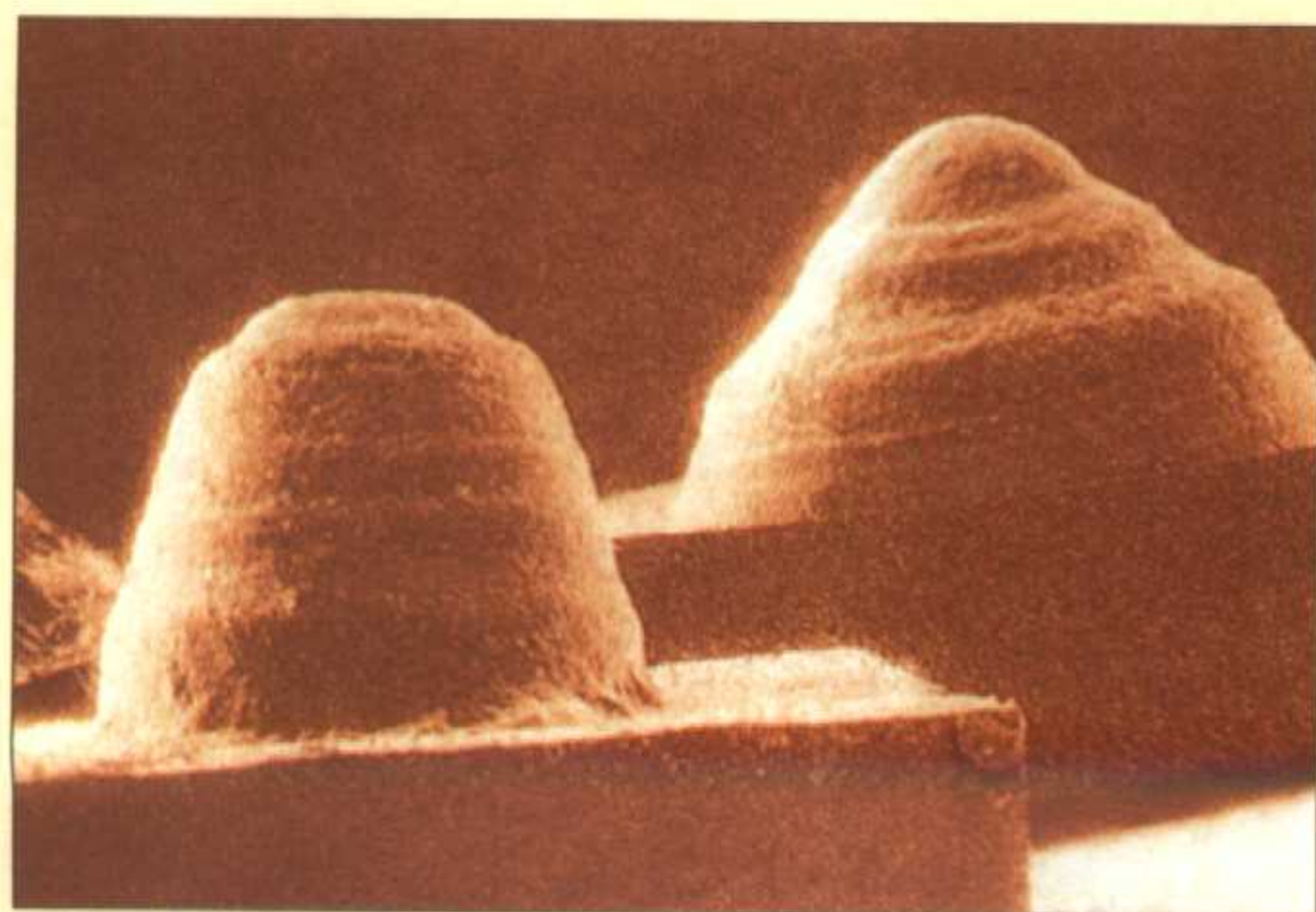
最早的印章往往只是一些上面刻有简单的标记的卵石，用来在泥板上印下一个证明货主身份的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具变得越来越复杂，到大约在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3400年，最终出现了圆筒印章。在接下去的3000年间，这种印章将被加盖在货物和以楔形文字写成的黏土文献上以证明其归属和有效性。

圆筒印章虽然尺寸不一，但通常都很小，是以凹雕的形式刻成的。这种印章在湿泥板上滚过时 would 留下一道连续的印迹，右边上图中所见的便是一个圆筒印章留下的真实的图案。大约到公元前3000年时，



■ 这个放大的印迹(中图)是一个未完成的巴比伦圆筒印章留下的，站在其他两个人物之间的是戴着角状头饰的太阳神，最右边是一个由一系列钻好的孔构成的体格粗壮的形象，但工匠未用雕刻工具将其最终完成。石钻和

用来雕刻较硬的材料铜钻在古印章上留下的钻孔具有不同的特征，下图所显示的是这些钻孔在聚硅氧烷上留下的印迹的扫描电子显微图(左边是石钻留下的钻孔的图像)。





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始在圆筒印章上钻一个直上直下的孔,以便主人可以将它们钉在衣服上,或者用一根绳子串起来挂在脖颈或手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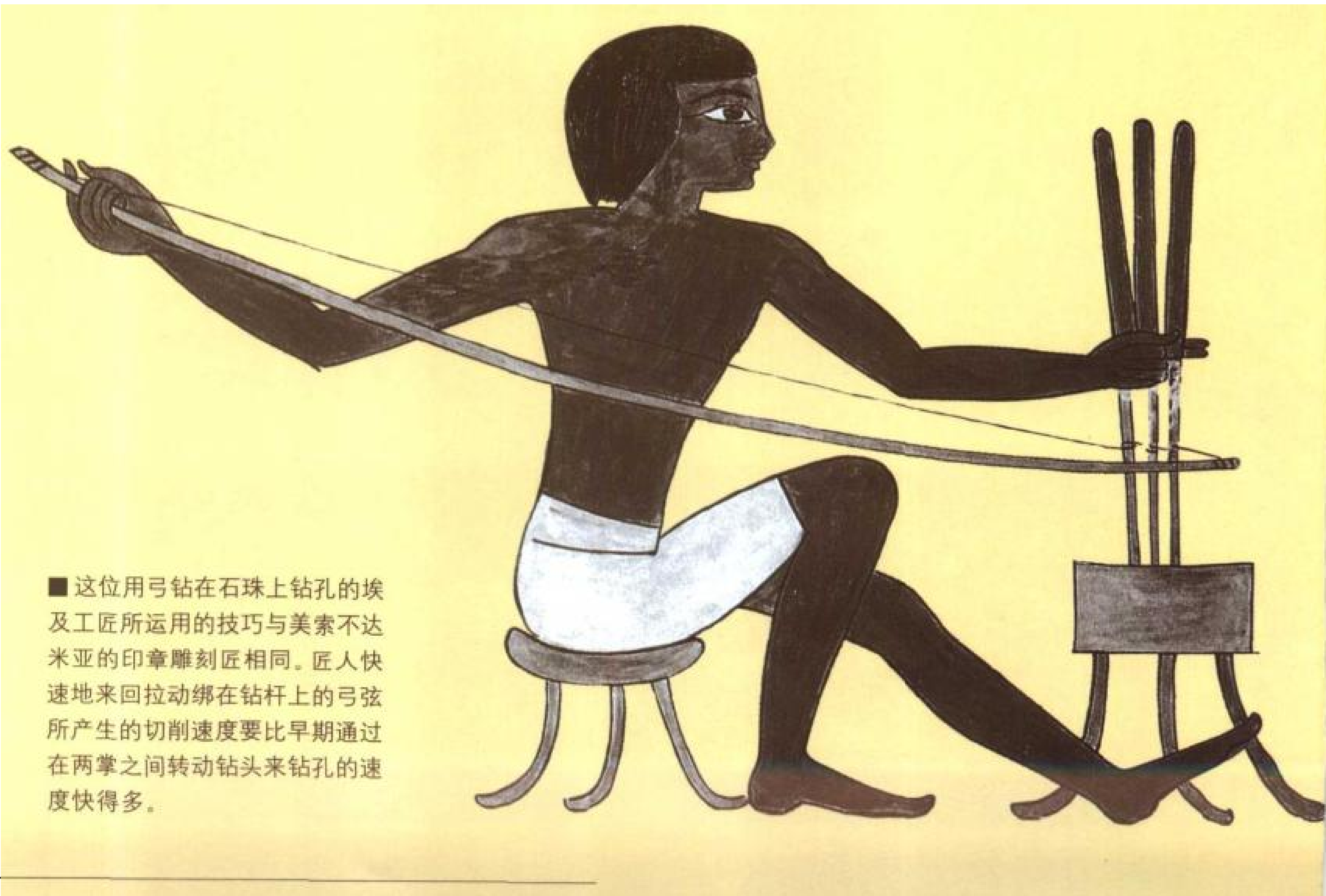
多数圆筒印章是用宝石和半宝石制成的,但木头、金属、玻璃、象牙、骨、烘干的黏土和其他材料也被用来制作印章。早期印章上的图案非常繁复,之后趋于简单,再后来印章雕刻的技艺得到复兴,印章上的图案变得纷繁多姿,并且栩栩如生。雕刻这些图案时先在印章上钻下小

孔,然后把这些小孔连接起来,成为所需要的形象(见上页)。

里奥纳德·戈莱力克和 A. 约翰·葛文奈特分别是位于斯托尼布鲁克的纽约州立大学的正牙学和口腔生物学教授,他们为确定古代印章雕刻者所使用的工具的类型作了广泛的研究。通过将现存的印章放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他们发现了工具留下的清晰的印痕。用钻头将这些印痕复制后,他们认定工匠们在雕刻石灰石这样的较软的材料时使用简单的碎石钻头。后来,铜钻头

的发明使他们得以使用较硬的石头来刻制印章。

关于这些印章的一个永恒的谜题是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工匠们是如何在方寸之地上雕刻出繁复的图案的?戈莱力克和葛文奈特对此作出了如下的解释:印章雕刻者都是近视眼,而这种体质特征会遗传给下一代,就像印章雕刻的手艺很可能也是父子相传一样。



■ 这位用弓钻在石珠上钻孔的埃及工匠所运用的技巧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雕刻匠相同。匠人快速地来回拉动绑在钻杆上的弓弦所产生的切削速度要比早期通过在两掌之间转动钻头来钻孔的速度快得多。



■ 这是出自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间的一枚巴比伦印章所留下的印迹：一位生有两对翅膀、身着羊毛服饰的神祇打败了也许是代表邪恶精灵的三只鸟。这个由红玉髓刻成的印章上凿有一则祈求神灵保佑印章主人的铭文。奇怪的是，粗心的工匠没有将楔形铭文刻成反字以便当印章留下印迹时上面的文字可以辨认出来，所以，在图中的印迹上铭文是反的。



■ 左边的蓝玉髓印章是公元前8世纪刻制的，描绘了宗教仪式中的一个场景；上面的绿石灰石印章是公元前12世纪刻制的，绘有牛群回栏的画面；右边的水晶石金顶印章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间刻制的，描绘了一位赤身裸体的英雄与一头发狂的水牛搏斗的场面。





治者。实际上，如果说他的性格中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太不情愿把职权交付给别人，太专注于帝国管理中的种种细枝末节。

在拉撒和帝国的其他城市发现的大约150封汉穆拉比的私人信件表明他对最琐碎的事情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比如，他的一名官员欣-伊迪奈姆受命为军队征用给养，为了确保这位下属忠实地履行职责，汉穆拉比派了一位审记员去调查伊迪奈姆的牛群的数量，以防他侵吞归政府所有的牲畜。还有一次，伊迪奈姆在招募新兵时引来了被征士兵的普遍抵制，汉穆拉比再次进行了干预，不准伊迪奈姆强征那些极不情愿的人入伍。汉穆拉比对臣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还表现在他与他的代表夏马西-卡奇尔的通信中。因为经常有百姓直接向汉穆拉比抱怨卡奇尔的行为，所以国王对其大加斥责。国王在信中一再命令卡奇尔平息这些百姓的怨愤，他的信中经常有这样的训导：“立即满足他们的要求”，“别让他再回到我面前申诉”。

可以理解的是，汉穆拉比周围的许多官员都享有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和特殊优待。这样的地位和特权也惠及他们的亲属。一位政府高官的任性的儿子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表现出了一种身为一个血统高贵的家族的成员的骄矜之态，今天的读者可以从这封信中偷听到一场发生在数千年前的家庭成员间的小争吵。在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中，那位还在上学的少年表达了对自己穿戴的不满和对他母亲的恼怒，他抱怨母亲不让他追赶时尚，给他穿的衣服也与汉穆拉比宠臣之子的身份不相符。这封信结尾处的怨愤之词会让3800年后的许多父母感到非常熟悉：“你，你

■ 在这个9英寸高的青铜杯或瓶的基座上，两位神祇合捧一只碗，碗的上方是三头跃立作扑击状的山羊。古美索不达米亚人经常用山羊作为敬神的牺牲，这三只山羊的头和胡子上都覆盖着金箔，而两位神祇的面部则覆盖着已失去光泽的银箔。





根本就不爱我！”

汉穆拉比时代最重要的铭文是一块8英尺高的玄武岩碑上镌刻着的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一些学者认为这块现存罗浮宫的石碑曾矗立在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庙中。公元前12世纪，埃兰人将石碑作为战利品劫掠至他们的首都苏萨(位于今伊朗境内)。1901年，法国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它。石碑上的部分铭文据说是被埃兰人抹去了，但学者们借助另一块石碑上措辞相似的碑文和写在泥板上的律法的副本得以将失落的铭文补充完整。那些写有律法的泥板保存在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王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中，该馆位于距巴比伦以北240英里的尼尼微。

汉穆拉比法典由282条法律组成，前有序言，后有附言。这些法律几乎触及了巴比伦人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如序言中所陈述的那样，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让正义遍及整个国度，消灭作恶者，防止强者压迫弱者”。每条法律都是以条件句的形式写成的：如果某人犯了什么罪，那么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许多惩戒都是以眼还眼的变体：谋杀犯将被处死，打断别人骨头的人自己也将被打断骨头。如果一位外科医生因治疗失当而导致病人死亡，那么他将被截肢，除非死者碰巧是一名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只需赔偿奴隶的主人所遭受的损失。

法典中勾画出了三个社会等级。自由民或拥有完全公民权的公民是最高阶层。第二等级的成员也许是国家的保卫者。位于这个阶梯底层的是奴隶。一个人犯罪后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与他的等级地位有很大关系。比如，如果一个自由民打了另一个自由民，法典所建议

■ 这尊7.5英寸高的祈求者青铜小雕像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汉穆拉比统治的末期，雕像的脸上和手上都覆有金箔，也许刻画的就是国王本人。基座上的一则铭文说这尊雕像是献给阿穆鲁神的，目的是为了祈求神灵延长汉穆拉比的生命。这尊雕像和上页的杯座据认为都是从拉撒非法挖掘出来的，二者在风格上的相似性暗示它们或许是同一座神庙的供品。



的罚款金额是1米那银币或一根18盎司的银条。如果第二等级中的一名成员殴打了同阶层内的另一个人，他只需付10谢克尔银币的罚款，相当于自由民所付罚金的六分之一。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奴隶解罪的代价最小，奴隶殴打另一名奴隶不用受惩罚，但打了自由民便要割去一只耳朵。

所有奴隶都留有一绺特别的鬚发，所以很容易辨认出来。人们必定十分担心奴隶逃走，因此未经主人同意就将其奴隶的特殊鬚发剪掉的理发师会受到严惩，汉穆拉比法典规定如此行事的理发师将被砍掉一只手。一个人如果强迫理发师剪掉另一个人的奴隶的鬚发，那么他将面临真正严厉的惩罚——死刑，并且是在他自家的门厅里执行；而那位剪掉鬚发的理发师只需发誓他不知情便可获释。

其他刑罚同样苛刻。比如，如果一个承包商因工作草率、敷衍了事而致使所建房屋倒塌并造成房主死亡，那么他将被判处死刑；如果一名妇女忽略了家务并羞辱了她的丈夫，那么她将被迫经历“水审”——最近的河流充当法官，判决完全取决于她是否是个游泳好手。既然惩罚是如此严厉，那么对他人的指控便不能轻易作出。如果一个男人诬陷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犯有某种罪行，那么他就会被拖到法官面前，当场剪掉一半头发。

法典中有大量规范家庭事务的法律。比如，收养是被认可和保护的。如果一个公民收养并抚育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后不能被亲生父母认回；但若是养父自己主动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母，那么孩子可以被领回到他原来的家。

这几条法律暗示将孩子过继给他人抚养的原因也许是为了让他能够学到一门手艺从而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如果一位工匠收养了一个孩子并教会他手艺，那么这个孩子便不能被父母认回；但如果工匠没能把他的手艺传授给养子，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可以回到他父母的住所。

对妇女和孩子实施性犯罪的人,尤其是有乱伦行为发生时,罪人将受到严惩。与自己女儿睡觉的男子将被流放;与儿媳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会被捆绑起来,扔进河中溺死。如果一个男人和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那么惩罚会更加严厉:双方都将被烧死。

汉穆拉比法典与摩西律法的相似性给考古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两部法典都表达了对寡妇和孤儿这样的无助者的关切,都试图规定与罪行相当而不过分的惩罚。学者们暗示这两套法律植根于一个共同的传统。

汉穆拉比法典源自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律传统,可以追溯到紧邻汉穆拉比时代的易辛—拉撒时期的一部被称作伊西努那律法的法典,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乌尔—那穆的苏美尔律法。乌尔—那穆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建立了乌尔的第三代王朝。写在泥板上的乌尔—那穆法典是在距巴比伦东南54英里的乌尔境内的尼普尔废墟中的发掘出来的,同汉穆拉比法典一样,这部法典也试图规定与罪行相当的补偿,惩罚通常采取罚金的形式。汉穆拉比法典中有这样一条法律:“如果一个人用铜刀割掉了另一个人的鼻子,他应交纳的罚金是三分之二米那银币。”在伊西努那法典中也有一条措辞与之相近的法律。然而,年代稍近一些的汉穆拉比法典中还有一个补充条款——如果一个人咬掉了别人的鼻子,罚金是1米那银币。更为严格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理念据认为是汉穆拉比的创新,他大概受到了亚摩利传统的启发。

尽管汉穆拉比要求未来的国王“遵从我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但他的继承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的遗嘱和律法。在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时期的数千个法律文件中,只有在乌尔发现的一个契约援引了汉穆拉比法典作为依据,还只是用到了其中的一个刑事条款。

不论汉穆拉比本人是多么伟大,但他所建立的巴比伦城却几乎没有任何遗存保留下来,因为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尼布甲尼撒二



世在汉穆拉比辞世1200年之后——即公元前6世纪——在水涝的旧城废墟之上又建起了一座新的巴比伦城。但与汉穆拉比的巴比伦同时期的其他城市中心——包括乌尔(在被埃兰人毁掉后又得到了重建)、尼普尔和贸易重镇麦西肯-沙匹尔——因所在地较为干燥而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城市的废墟向人们暗示了汉穆拉比的巴比伦可能的面貌。

在乌尔,街道两旁的私人住宅可以追溯到该城相继沦陷于拉撒和汉穆拉比手中之时。这些房屋于公元前1740年前后被汉穆拉比的儿子萨姆苏伊卢纳焚毁。同马里的情形一样,征服者蓄意纵火毁掉乌尔城,反倒将这座泥砖城市连同它的写在泥板上的文献变成了某种时间密藏器。实际上,乌尔的发掘者、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吴雷甚至能够根据保存完好的遗存确定私宅和店铺的主人。

今天的许多考古学家相信古乌尔人的住宅只有一层,而吴雷则认为他们通常住在抹过灰泥、刷成白色的两层高的房子里。在房屋的底层,没有窗户面对狭窄、崎岖的街道。一栋房屋通常围绕着一个中央庭院而建。然而,由于各家各户建房的土地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所以没有两幢房子是相同的。在一所房子里,门厅连接着建在浴室上方的楼梯,楼梯通往二层或屋顶;浴室很狭窄,地面上抹有灰泥,并钻有一个洞,以供污物排出。吴雷猜测底层大概是接待客人和仆人睡觉的地方,家庭的私人空间很显然是在楼上。即使房屋只有一层,据认为家庭成员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自然是当天气足够温暖时——都住在房顶上。这样的房子的屋顶都平缓地朝庭院倾斜,屋顶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

■ 这块镌刻着汉穆拉比法典的石碑的顶部绘有汉穆拉比向坐在御座上的最高法官、太阳神夏马西祷告的情景。尽管汉穆拉比在神的面前表现得很谦卑,但他在他的49个法柱的序言中宣称自己是“诸王之神”、“无敌的战士”和“明慧的智者”。



檐槽，将雨水导向砌着砖块的地面中央的一个排水沟，而排水沟则同一个出水口相连。“这样的房屋，”吴雷写道，“暗示着拥有高贵的等级地位的人士的生活水准。但实际上，这些房屋的主人并非特别富有。在屋中发现的泥板书表明，这些房子大都为店主、小商人和书写员这样的中产阶级所有，有时我们甚至能非常清楚地勾画出他们的财产状况和个人癖好。”

在乌尔的一幢归一名叫伊格米尔-欣的老师所有的房子里，吴雷发现了数百个状如小圆面包的泥板，这些泥板是这位老师的学生们用来练习书写楔形文字的。20世纪50年代初，来自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两位考古学家多纳德·麦科恩和理查德·海尼斯在尼普尔进行了挖掘，结果发现了另一所曾作为学校的房屋。学校共有两间教室，一间在屋内，大概是天气冷的时候使用，沿墙排列着学生们坐的长凳；另一间教室设在庭院中，也摆放着一些类似的坐椅。在院子里还发现了一口大锅，锅里有很多小器皿。学生们大概是用这些小罐子从锅中取水将泥板润湿以便在上面写字。

在乌尔，吴雷在一些房子的主起居室的罐子里发现了一些文件。今天，这些种类的文件也许要保存在贵重物品保管箱里：详细说明房屋、土地和奴隶的买卖的契约；遗嘱，婚约，借贷和收养记录；已告上法庭的案件的诉讼程序。所有这些都为了解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而又引人入胜的信息。

在其他城市的私人住宅里也发现存有类似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尼普尔一个街区法庭对一桩案件的讯问笔录的副本，这个法庭是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证词揭示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爱玛-苏卡尔和她的丈夫

寻找《圣经》中 神秘的始祖亚伯拉罕

A SEARCH FOR THE ELUSIVE BIBLICAL PATRIARCH ABRAHAM

受到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一致尊崇的始祖亚伯拉罕真的是确有其人吗？根据《圣经》中的记述，亚伯拉罕跟随他的父亲从“迦勒底的乌尔”——在《圣经》中美索不达米亚被称为迦勒底——迁到西北边境上的哈兰。在那里，根据犹太传说，亚伯拉罕背弃了他父亲的宗教（他父亲以制作偶像为业），捣毁了雕刻的偶像，携妻子和仆从朝“希望之乡”走去——这幅16世纪的绘画作品描绘的就是这一场景。

很多有影响的学者都将亚伯拉罕视作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用以代表《圣经》时代早期的一些传统事件；而其他学者则坚持认为亚伯拉罕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美国考古学家W.F. 奥尔布赖特仔细考查了考古和文献资料，试图通过确立《创世纪》中描述的环境背景的时间表来找寻历史人物亚伯拉罕。他断定亚伯拉罕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

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吴雷于1922—1934年间对位于

伊拉克南部的穆齐亚丘进行了挖掘，发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的一些建筑；依照奥尔布赖特的时间表，吴雷在他的通俗著作中向世人暗示这个遗址也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城市——迦勒底的乌尔。吴雷在杂乱的废墟中挖掘出大量坚固的房屋的地基，他暗示任何一所房子都有可能是亚伯拉罕童年时的家。公众和许多研究

《圣经》的历史学家热切地接受了他的假说。

但有些学者坚决不同意吴雷的观点。一方面，他们注意到《旧约》中的亚伯拉罕显然是一个住帐篷的游牧部落的牧人，而不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大城市的居民。另一方面，《圣经》中提到亚伯拉罕迁居时赶着一个骆驼队，但骆驼是在奥尔布赖特和吴雷确

立的时间框架的几百年之后才被大量驯养的。再者，在诸如美国的托马斯·L. 汤姆森这样的学者看来，深深根植于口头历史和传说的《圣经》不足以作为解释历史问题的可靠依据。学者们不仅对亚伯拉罕生活在何时何地各持己见，而且有些人对是否确有亚伯拉罕其人都继续持怀疑态度。





恩力尔-伊祖之间的关系。法官将城市主神尼努尔达的权杖庄严地供放在法庭上之后,审判便开始了。然后,妇女们到庭作证。法官没有发现爱玛-苏卡尔犯有恩力尔-伊祖所指控的对丈夫

傲慢无礼罪。相反,恩力尔-伊祖被判犯有让他的妻子依旧保持女儿身和迫使她提出同他解除婚约的罪行。当然,恩力尔-伊祖可以主动提出与他的妻子离婚,但如果他成功地刺激她先提出离婚,那么他就可以保留她的大部分陪嫁。然而,恩力尔-伊祖宁可坐牢也不愿意同他的据说是非常爱唠叨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我还是不愿做她的丈夫,”他宣称,“你们可以把我投入监狱,直到我设法把钱还清。”他提到的“钱”是指他妻子带来的嫁妆。

在麦西肯-沙匹尔,考古学家们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重要的城市中心。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最初阶段,用在那里进行过考古挖掘的伊丽莎白·斯通和保罗·奇曼斯基的话来说,这座城市仅仅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牛市”。然而,到了公元前19世纪和公元前18世纪,麦西肯-沙匹尔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商业重镇,在那里,物产丰富的北方的货物可以同南方的农



■ 这个有4300年历史的黏土小雕像是已知的刻画被驯养的马最早的雕塑,马鬃平伸,口套处钻有一孔以供系缰绳之用。这件不足1英尺长的雕像是1992年在幼发拉底河沿岸距大马士革东北约200英里的一个遗址上发现的。

产品进行交换。

麦西肯-沙匹尔在鼎盛期同乌尔的面积相当。像许多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一样，它也被一个运河网——运河的水来自底格里斯河——分成不同的区域：宗教区、行政区、居民区、商业区和手工业区。林荫路和横跨运河的桥梁将各城区连接在一起。水道和港口还将城市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斯通和奇曼斯基的初步挖掘显示麦西肯-沙匹尔曾被一道防御墙所环绕。根据当时的一份文献，这道墙是在公元前19世纪中叶拉撒王欣-伊迪奈姆的短暂统治期间修筑的。在城门附近发现的黏土制圆筒印章——直径约4英寸，高6英寸，形如现代的滚筒——证实了国王在修筑防御墙时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表明防御墙是按照死神和城市的保护神内尔格勒的命令建造的，目的是通过扩充领土来“增加麦西肯-沙匹尔人的居住地”。由于有了这道防御墙，城市新增的领地现在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了。

考古学家们走遍了整个麦西肯-沙匹尔地区，捡拾裸露在地表的手工制品，对其进行分类和年代测定。作为补充，他们还利用一架从拖曳式飞机上悬垂下来的照相机对遗址进行拍照，这架照相机的镜头的分辨率足以辨认出像一块砖头那样小的东西。运用这样的细致入微的方法，考古学家得以考察一个比用带有更多限制性因素的传统的挖掘方法大得多的区域。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他们绘制出了一张遗址的轮廓图，这张描绘麦西肯-沙匹尔可见特征的地图上标出了所有在地表勘察过程中发现的手工制品的位置。这些物品——尤其是通常与富裕的巴比伦人联系在一起的圆筒印章和石碗——的分布情况表明在每个居民区内有钱人和穷人比邻而居，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也是如此。

在麦西肯-沙匹尔出土的文物中，较为奇特的是约有2英寸宽、4—10英寸高的双轮赤陶战车模型。所有车模都配有额前盾，盾牌上装饰着太阳神夏马西和死神兼城市的保护神内尔格勒的形

象。大多数战车模型是在城市的行政区或宗教区发现的，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用在某种宗教仪式当中的。

这些赤陶战车旁边并没有黏土马匹出土，但1992年在叙利亚却挖掘出了一件造型优美的马匹塑像，一同出土的还有几辆与麦西肯-沙匹尔的车模十分相似的陶塑战车。那件5英寸长的小塑像可以回溯到大约公元前2300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驯化了的马匹的最古老的雕像，证明马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就扮演过某种角色，而先前学者们认为直到公元前2000年驯养马才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由于马可以拉轻便快捷的战车，这种动物最终将为战事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有助于帝国的兴起。但很显然，用马来拉战车的优势并非所有人都知晓：公元前18世纪，特恰城总督在写给马里的济姆里利姆的一封信中建议这位国王放弃马匹，使用被社会所接受的战车和骡子来“体现他身为一国之君的尊严”。

麦西肯-沙匹尔在神秘莫测的情况下被废弃了，或许是由导致巴比伦王国中部和北部的城市于公元前1720年左右遭到废置的那同一场危机引起的，其时正值汉穆拉比的儿子萨姆苏伊卢纳的统治时期。基于现有的证据，这次衰退似乎部分是由经济和生态原因造成的，正如美国考古学家詹姆

■ 这幅绘在泥板上的公元前1300年的尼普尔地图是1899年在对该城的一次挖掘中发现的，与运用现代空中摄影技术拍摄的该地区的照片相比，古地图显示出令人赞叹的精确性。右上角的广场是尼普尔的金字形神塔；从北流向东南的运河横切过城市的中央地带；流淌在城西的是幼发拉底河。



士·A. 阿姆斯特朗和玛格力特·凯特林·布兰特所说的那样，“到公元前17世纪初时，富有文化教养的城市化国度巴比伦只局限在冲积平原的西北角，即巴比伦城以南和以北的地区。王国南部的大城市实质上已经灭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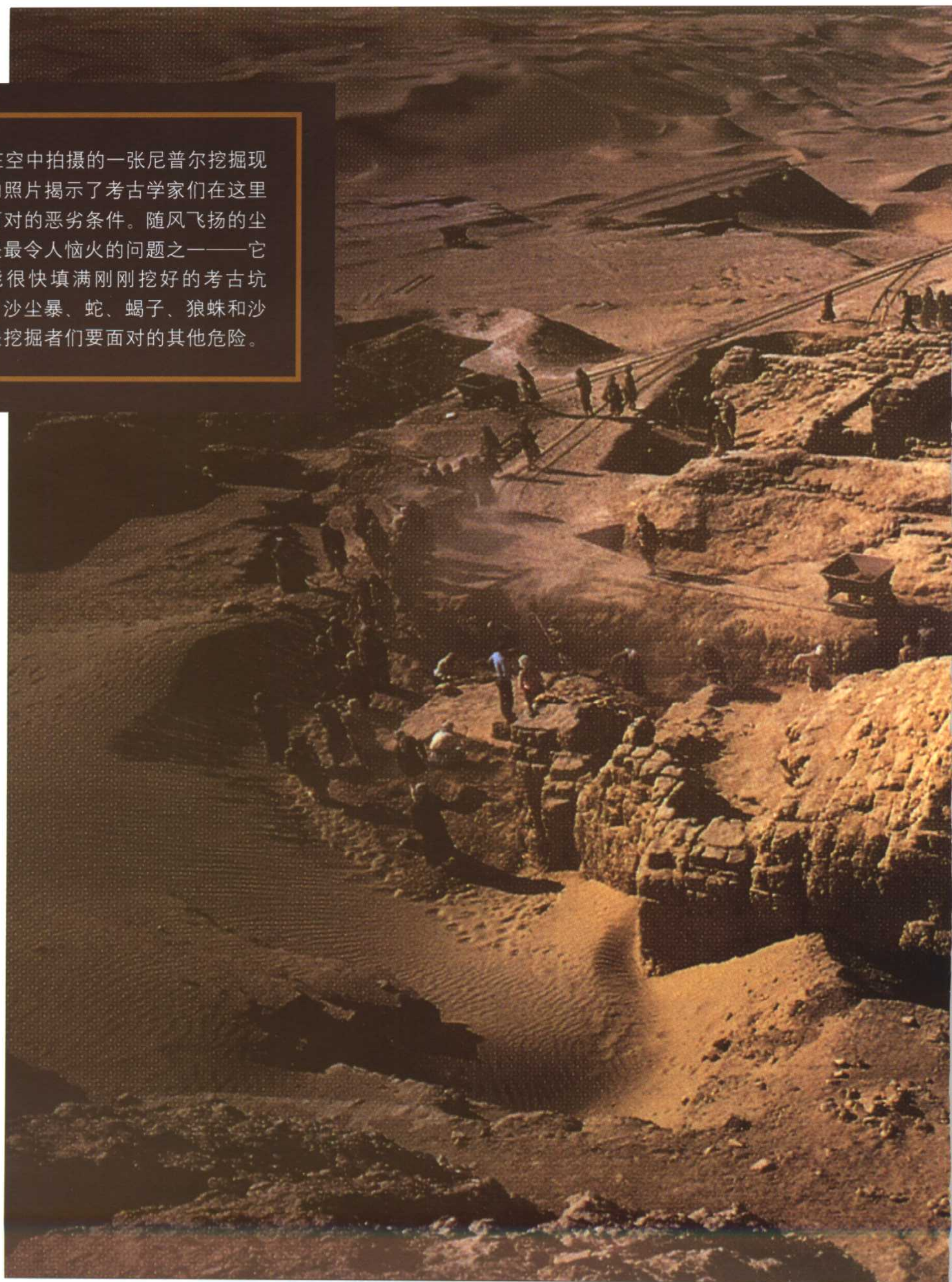
根据很多学者的推测，流过南部平原中央的幼发拉底河的河道逐年缓慢地向西移动，致使不计其数的灌溉渠的供水量减少，从而酿成了灾难。开凿和在必要时扩充灌渠以及清理河道中淤积的泥沙是美索不达米亚人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而河水流量的任何变化都会增加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没有足够的河水用来灌溉，”阿姆斯特朗解释道，“老河道沿岸的城市就会死掉。”曾经肥沃的农田干涸了，中心城市的人口锐减，巴比伦陷入一个衰退期。这一时期留下的历史和考古遗存是如此稀少，以致学者们称其为黑暗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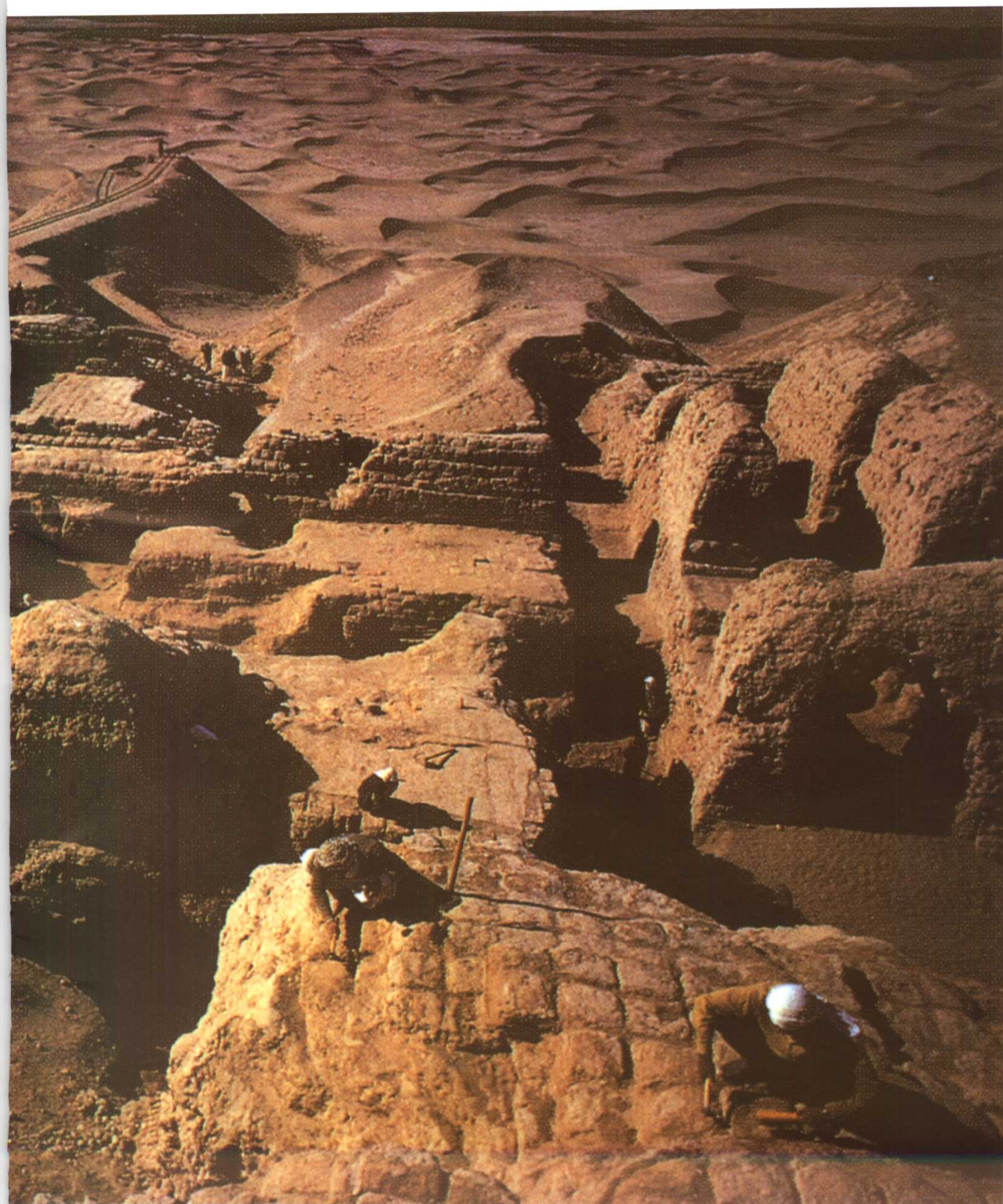
由于河流自然改道的原因，灾难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为的干预可能加速了灾难的降临。几位科学家推测水流也许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受到了控制。据认为随着巴比伦霸权的确立，政治权力第一次落入一个可以支配南部所有水道的城市手中，因此巴比伦将水作为对付敌人的武器。

据说这场生态战始于萨姆苏伊卢纳统治时期，尽管在此之前的数百年间小规模地改变河道就已经被用做一个军事上的武器。公元前1742年，也就是萨姆苏伊卢纳统治的第九个年头，乌尔联合拉撒和巴比伦王国南部的其他城市共同反抗巴比伦城的霸权。然而，这个联盟在两年之内就被打败了。作为其战役的一部分，萨姆苏伊卢纳也许曾下令将向其敌人的农田供水的沟渠改道或减缓它们的水流以迫使敌人屈服。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反抗所带来的动乱致使这些南部城市无力维护让流向偏西的幼发拉底河保持在旧有的河床上流动所必需的堤坝。

为了庆祝他的胜利，萨姆苏伊卢纳将他统治的第11个年头命

■ 在空中拍摄的一张尼普尔挖掘现场的照片揭示了考古学家们在这里要面对的恶劣条件。随风飞扬的尘土是最令人恼火的问题之一——它们能很快填满刚刚挖好的考古坑道。沙尘暴、蛇、蝎子、狼蛛和沙蝇是挖掘者们要面对的其他危险。







名为“萨姆苏伊卢纳摧毁乌尔和乌鲁克城墙之年”。有关文献显示正常的生活在战败城市中又持续了一年左右，但在公元前1740年，乌尔、拉撒和巴比伦王国南部其他的反叛城市都突然被废弃了。

然而，对尼普尔以及其他位于巴比伦和乌尔之间的河流上游的中部城市来说，流入巴比伦附近的北部河道的水量的减少不会对它们造成致命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也不容小视。有趣的是，楔形文字记录表明在这一时期不太富裕的尼普尔居民开始成批地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富有的投机商，然后离开家园。正在发生着某种不同寻常的事。在尼普尔发现的泥板书显示公元前1739年左右，由于地价猛跌，投机商纷纷抛售手中的土地。叛乱平息后，被改道的河水大概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而丰沛地流回原有的河道中。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灾难，萨姆苏伊卢纳也许设法使流向中部地区的河水量恢复正常，因为到公元前1730年时，尼普尔和其他中部城市又重新繁荣起来。但乌尔和其他南部城市则依旧无人居住。来自一些北方城市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为解释这些南部中心城市的人口到底迁往何处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线索。在巴比伦王国的北部，昔日的小村镇现已发展成为大城市，许多市民的名字显示他们出生在南方。

10年之后，也就是在公元前1720年，又发生了一场叛乱。尼普尔和巴比伦王国中部的其他城市是这场叛乱的支持者。叛乱刚刚持续了两年，这些城市就被废弃了，大概还是因为缺水。由于叛乱和城市被抛弃之间的巧合发生过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有些学者相信城市被弃的根本原因是巴比伦王为了短期的政治目的而有意使河流改道。但南部和中部城市的相继被抛弃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象征意义来说都不符合萨姆苏伊卢纳的切身利益。他不仅会失去王国中最富饶的土地，还将失去政治威望：巴比伦王应该守护和保全这些神圣的地方，而不应统治着一片死亡之地。萨姆



■ 一头长角的类似蛇一样的野兽盘绕在这块 21 英寸高的界石的底部，这种界石在喀西特人统治时期代表一块由国王赠与的土地。为了表明王室交易的神圣性，柱状界石上往往刻有神祇的象征和对那些胆敢无视地界的人的严正警告。

苏伊卢纳这些短视的行为似乎将不可逆转地加速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向西的自然移动。要想遏止这一进程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而萨姆苏伊卢纳缺乏那种组织能力。

巴比伦王国南部和中部的城市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中注定依然是鬼城，最近所作的地质学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个事实：沙丘不断变大，并且逐渐向尼普尔及其周围地区推进。

在这段时期，该地区还被另一种灾难所困扰：一群新的闯入者——喀西特人从他们位于扎格罗斯山区的故乡连续不断地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迁移，尽管他们的涌入大体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在汉穆拉比去世9年后，喀西特人才首次出现在巴比伦的文献中，其时正值萨姆苏伊卢纳十分困难的统治时期。这位巴比伦国王显然抑制了喀西特人最初的入侵，但在接下去的150年间，他的继任者要面对来自北方的日益汹涌的移民潮。

在整个公元前17世纪，喀西特人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巴比伦的商务文件中，这表明像之前的亚摩利人一样，喀西特人已经开始为当地人所接受。这些新来者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将同当地人和平共处，靠种田和经商谋生。出身美索不达米亚名门世家的长期争斗的王朝统治者在危机爆发时有可能邀请喀西特人这样的外来者充当他们之间的调停人，甚至做有名无实的傀儡首脑。尽管大量涌入的喀西特移民最初可能给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但他们也带来了益处。斯通认为像先前的亚摩利人一样，这些新移民的到来有助于该地区的复苏。

当曾经征服过众多城邦的强有力的巴比伦城于公元前1595年左右被一支赫梯军队攻陷时，古巴比伦王国的故事便结束了。居住在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东部)的赫梯人闪电般地袭击并洗劫了巴比伦，得胜后又旋风般地班师回朝以平息一场宫廷叛乱。他们没有回来享用胜利果实。但破坏已经完成了，巴比伦的王朝统治者也在伤亡者之列。后来，由此带来的政治真空被建立了



自己的王朝的喀西特人所填补。到公元前1460年时，巴比伦王国的大部分土地已经处于喀西特人的控制之下。

实际上，是喀西特人在乌尔和其他城市被废弃大约300年之后——即使是很久以前便已死亡，这些城市依然受人尊敬——最终使它们复活。后来成为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会长的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麦考米克·亚当斯对古巴比伦王国的南部地区作了地表勘察，并进行了空中拍摄，他以此为基础绘制出来的地图显示到公元前14世纪晚期时，由幼发拉底河和它的水道供水的灌渠的方向已经改变。似乎不仅开凿了新的灌渠，而且它们不再顺着冲积平原的自然坡度延伸。相反，这些新渠横切过平原的慢坡以便将河水从幼发拉底河迂回曲折的河道中引向那些复苏的城镇。开凿这些灌溉渠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甚至当新渠正在开挖时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喀西特王国投入大量的资源来防止它们被泥沙淤塞。喀西特人之所以能够复兴老城市靠的不是新技术，而是繁荣的经济和大量顺从的民众，统治者可以召集起一支劳动大军去从事修筑和维护灌渠的艰巨工作。

尽管已经发现了数千份喀西特文献，但它们至今尚未被校订，所以人们对喀西特人持续了四个世纪的霸权几乎一无所知。复活过来的城邦显然没有试图脱离喀西特人的统治或建立与之竞争的帝国，这或许是出于对后者明智的统治和他们在这些城市修筑众多工程的举动的敬意。不论喀西特人是多么功德无量，历史的舞台现已向北转移到亚述地区。在那里，一个新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于公元前15世纪崛起，它的引人瞩目的故事都记录在泥板上。

通天塔

TOW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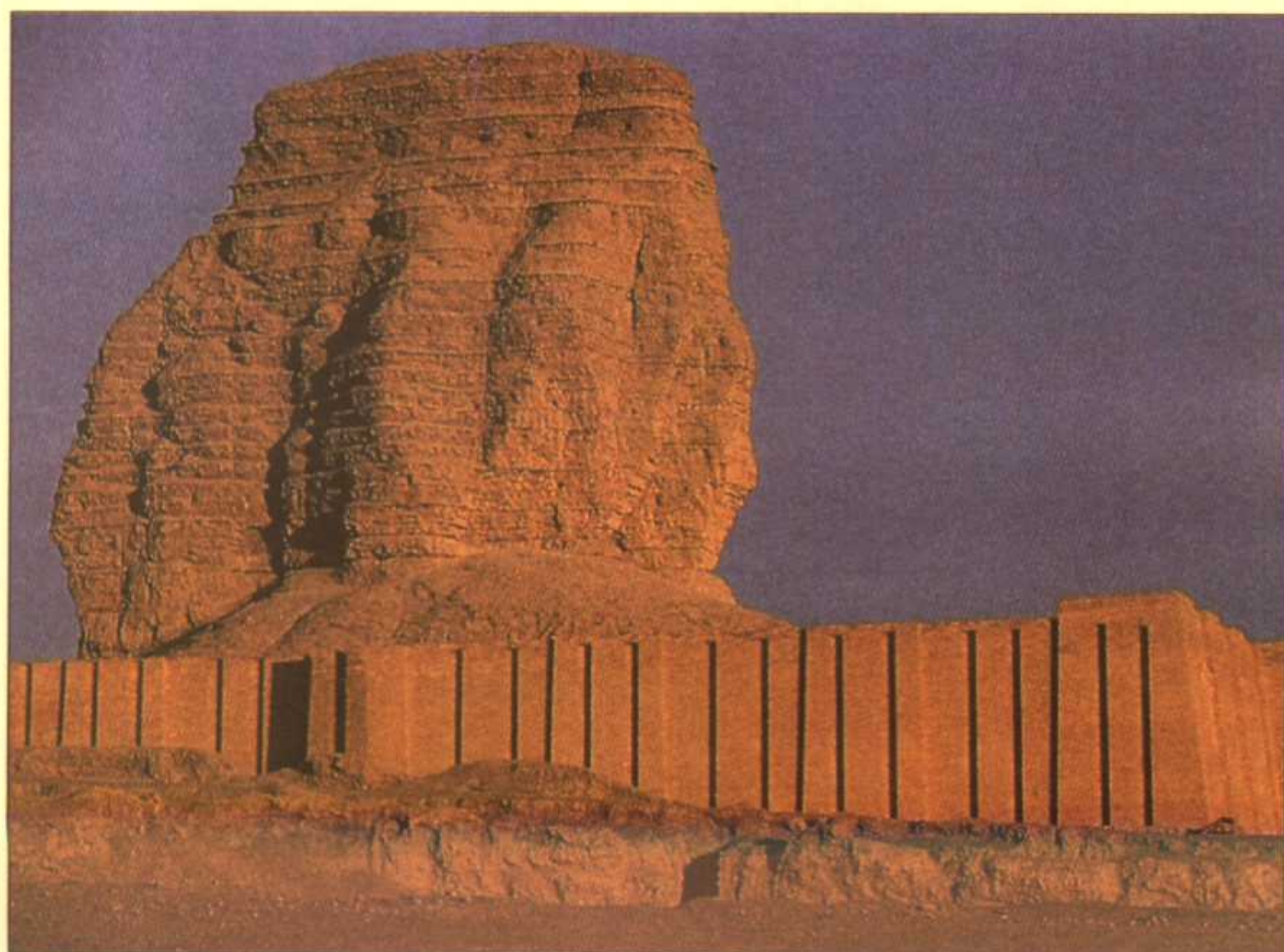
44

MESOPOTAMIA: THE MIGHTY KINGS

圣 《经》中讲述的巴别塔的故事从一开始便令人着迷不已。这样的一座塔是否真地存在过？亦或只是道德寓言中蠢行的象征？《创世纪》中描述了巴别塔是如何建造起来的。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四处漫游的诺亚的子孙在一块平原上安顿下来，他们决定为自己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借以“传扬我们的名”。“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人们的大胆妄为令神烦恼，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互不理解，然后将他们分散在全地上”。“因此那城名叫巴别，因为神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有趣的是，“巴别”(babel)一词是从希伯来语中的“babeli”派生出来的。“babeli”的意思是“上帝之门”，这是古阿卡得语中对巴比伦的称谓。很显然，《创世纪》中巴别塔的故事的作者大概是在玩某种文字游戏，他把“babel”同希伯来词语“balal”(意思是“混杂”或“混淆”)联系在一起。这位作者是否知道在巴比伦确实有过一座塔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塔的确确实存在过。它最初是由汉穆拉比建造的，那波勃来萨对它进行了重建，后来那波勃来萨的儿子尼布甲尼撒又进一步将其完善。

千百年来，《圣经》中记述的巴别塔的故事激起了无数艺术家的想像力——左图中的中世纪彩画和接下去的篇幅中所呈现的一个个生动的场景便是例证。艺术家们的作品和圣经故事本身促使欧洲的旅行家亲身前往东方去寻找巴别塔。但当考古学家们最终确认巴别塔时，他们注定要大吃一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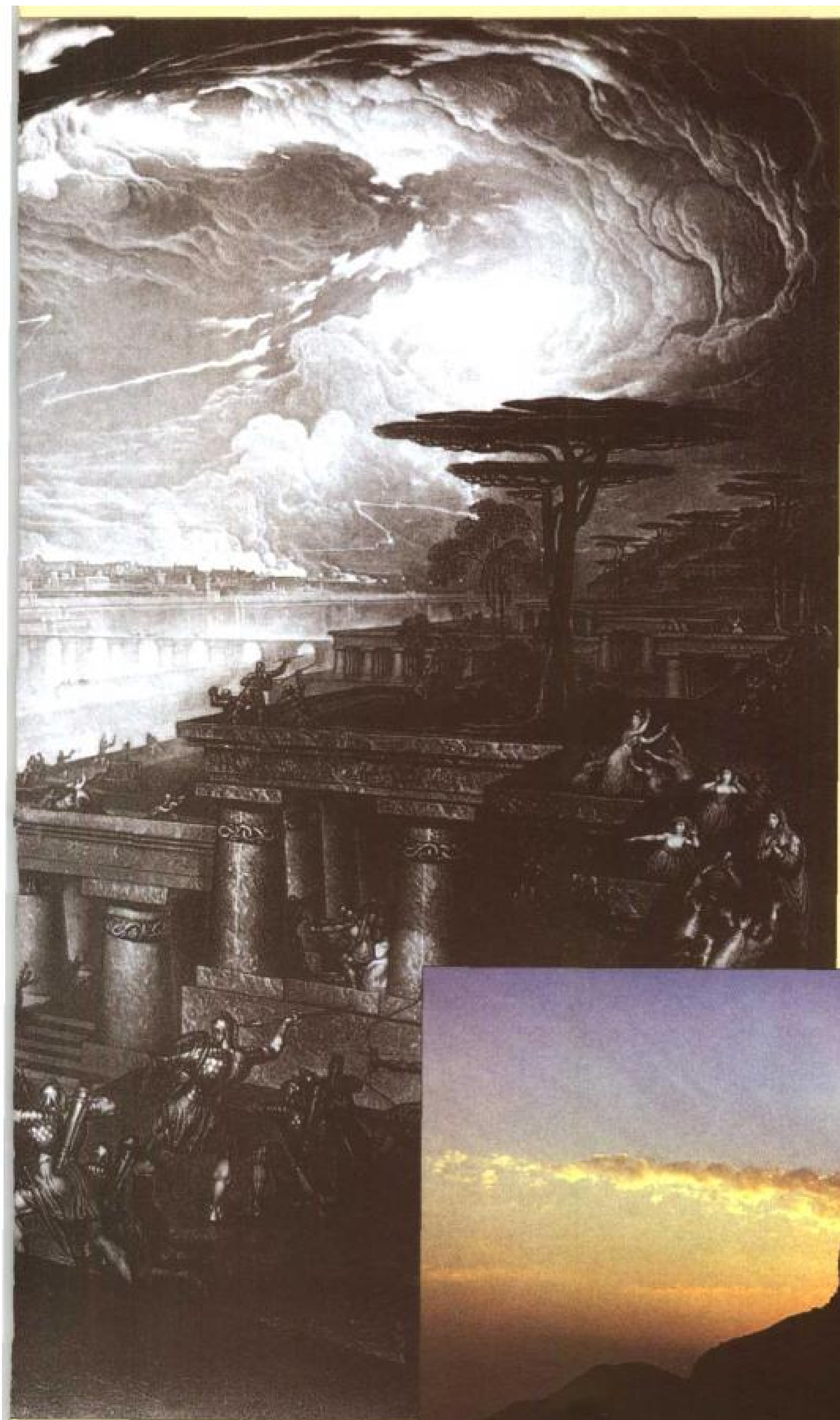
■ 建于公元前14世纪的喀西特城市杜尔·库里戈尔祖早已消失，但城中宏大的宝塔形建筑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吹雨打后如今依然耸立在巴格达市外。这座塔高188英尺，四周由一道修复好的围墙保护着。早期的一些游客相信这就是巴别塔。塔身上的条纹是一层层的苇席和草绳，当初建塔者每砌七层泥砖便放置一层苇席和草绳，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固泥砖、排干其中的水分并使之保持水平状态。

■ 在这幅 16 世纪的佛兰芒绘画作品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酷似锥形火山的未完工的巴别塔，画中的景致看起来更像欧洲，而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在前景的右侧，《圣经》中的建塔者内姆罗德王和他的建筑师在监督着塔的建设。300 英尺高的巴别塔直插云霄，尼布甲尼撒认为它可与天宫比高。

■ 虽然也是位于一个虚构的景致中，这幅 17 世纪的佛兰芒油画中的多层的巴别塔比左图中的锥形塔看起来更像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带有长方形基座的金字形神塔。艺术家将这座塔描绘成有很多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声称巴比伦塔共有八层，一道旋梯沿塔身蜿蜒而上，通向塔顶的一座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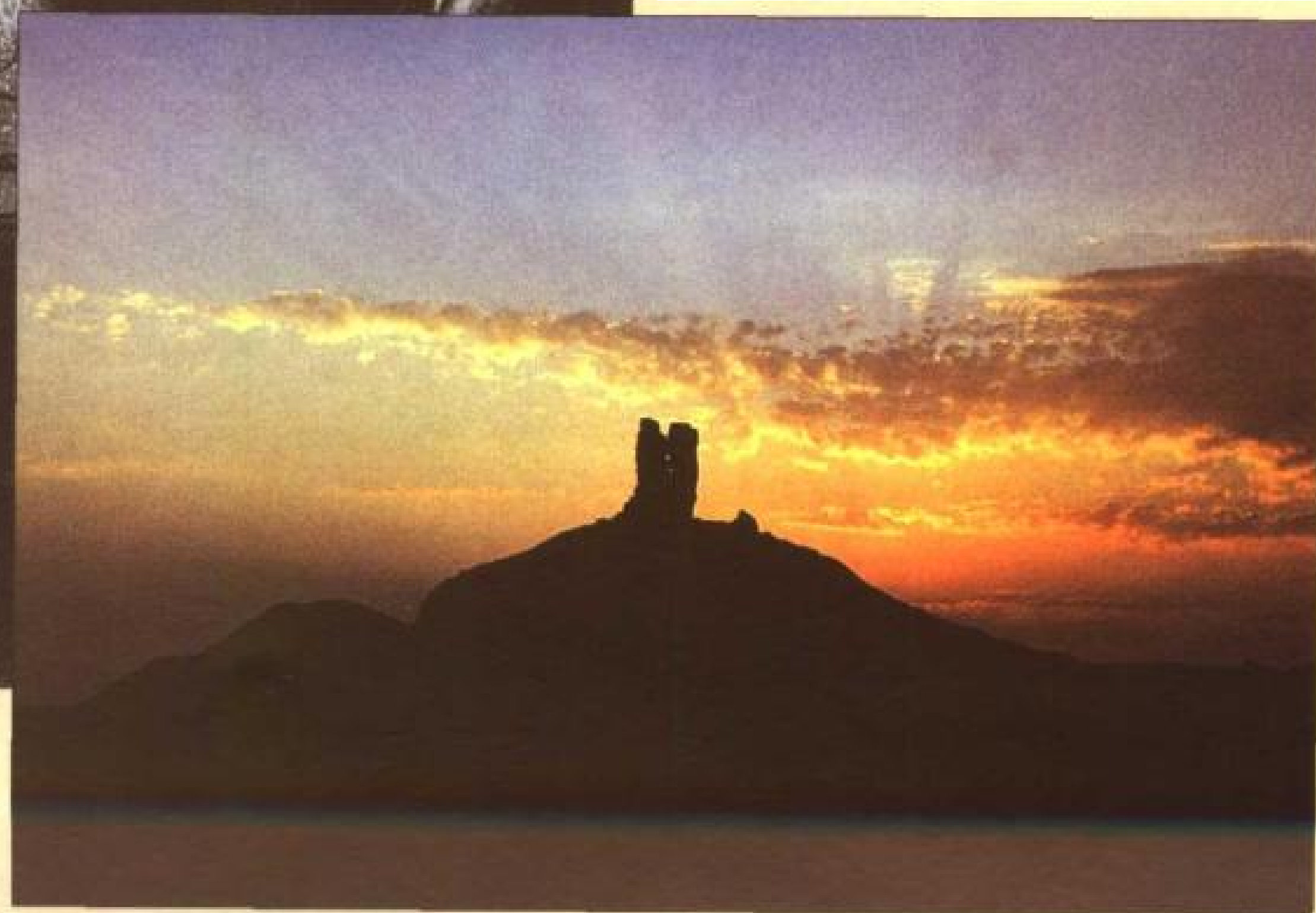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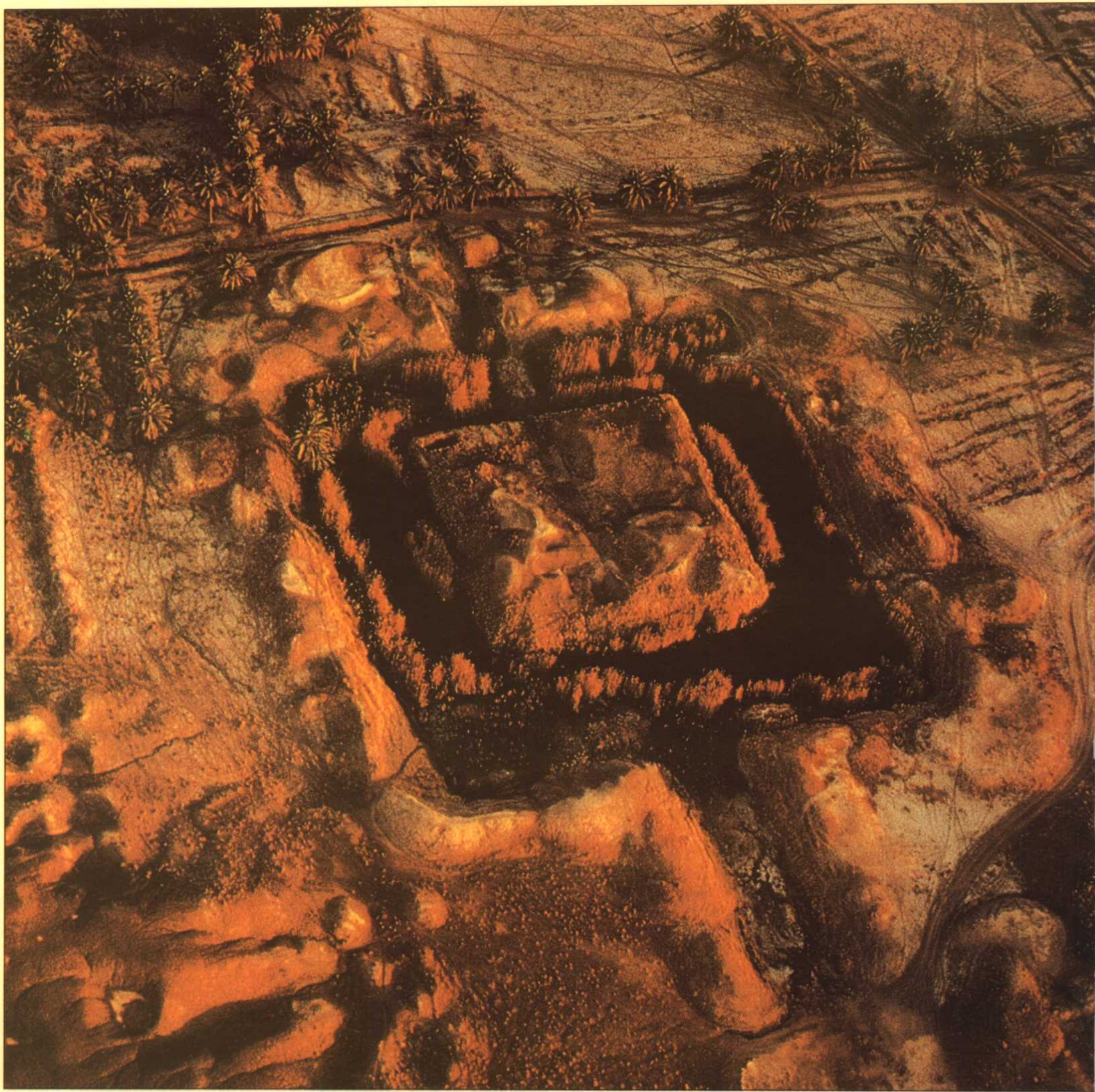




■ 在这幅19世纪的英国铜版画中，上帝的怒气发泄到了巴比伦城上。画中描绘的情景是这样的：闪电击中了巴别塔，其时正是公元前539年，波斯大军驱策着他们的战象在幼发拉底河边同巴比伦士兵决战，而巴比伦市民则从行将陷落的城中仓皇逃出。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巴比伦城的废墟，他力图修复巴别塔，让人花了60天时间将塔基四周的瓦砾清理干净。亚历山大大帝计划将巴比伦建成他的东都，但他在梦想成真之前便死在了那里。

■ 位于巴比伦附近的高达154英尺的皮尔斯·尼姆鲁德塔在落日余晖中的黑色剪影赫然耸现在周围的沙漠之上。这座废墟也曾被早期的游客误认为是巴别塔，他们认为塔顶和塔基处的呈玻璃状的砖块也许是因为受了闪电的劈打才变得坚硬的，它们是上帝向世人复仇的证据。一位12世纪的西班牙拉比（犹太学者）在注意到那条贯穿塔身的裂缝后确信“天堂之火将整座高塔劈为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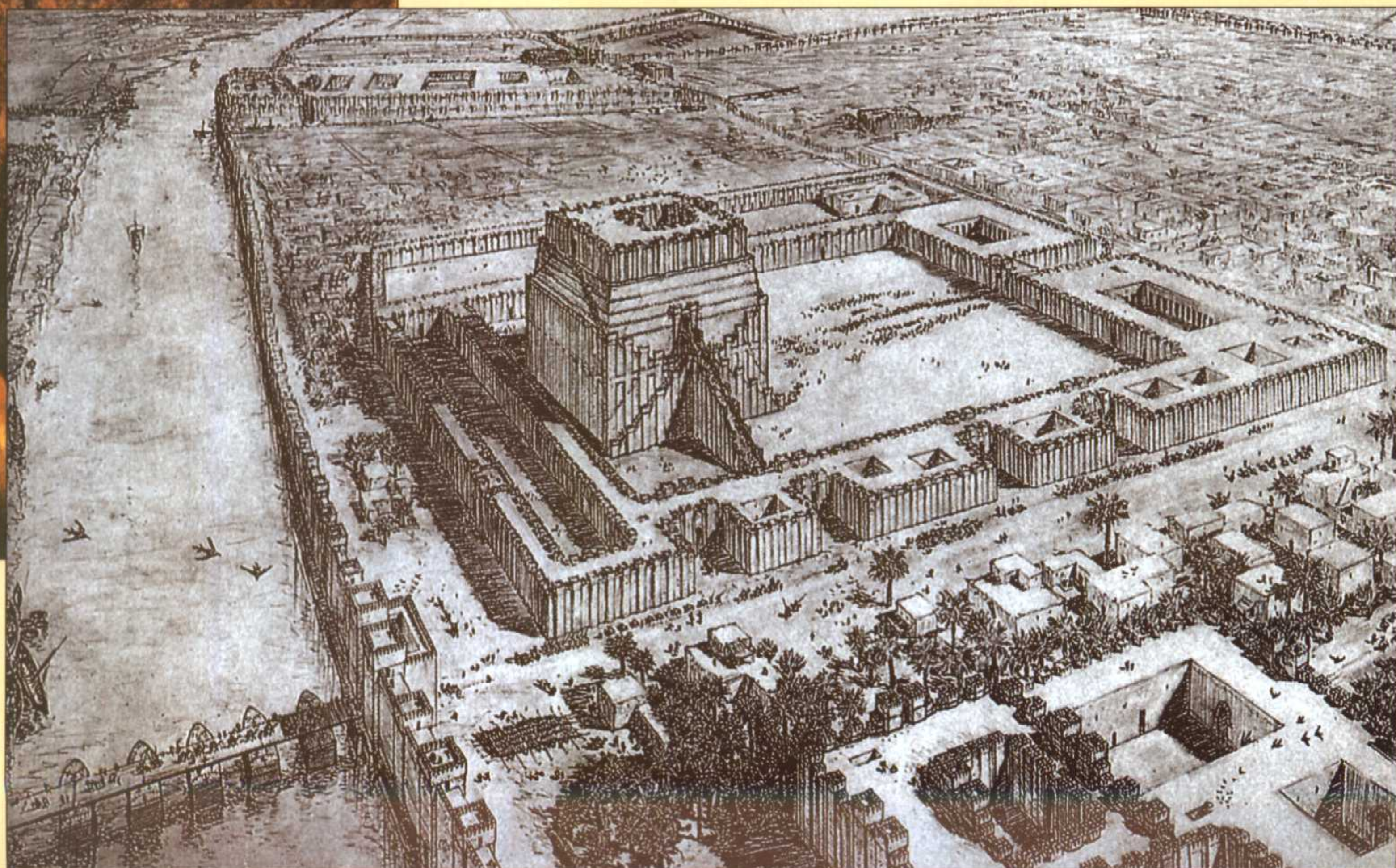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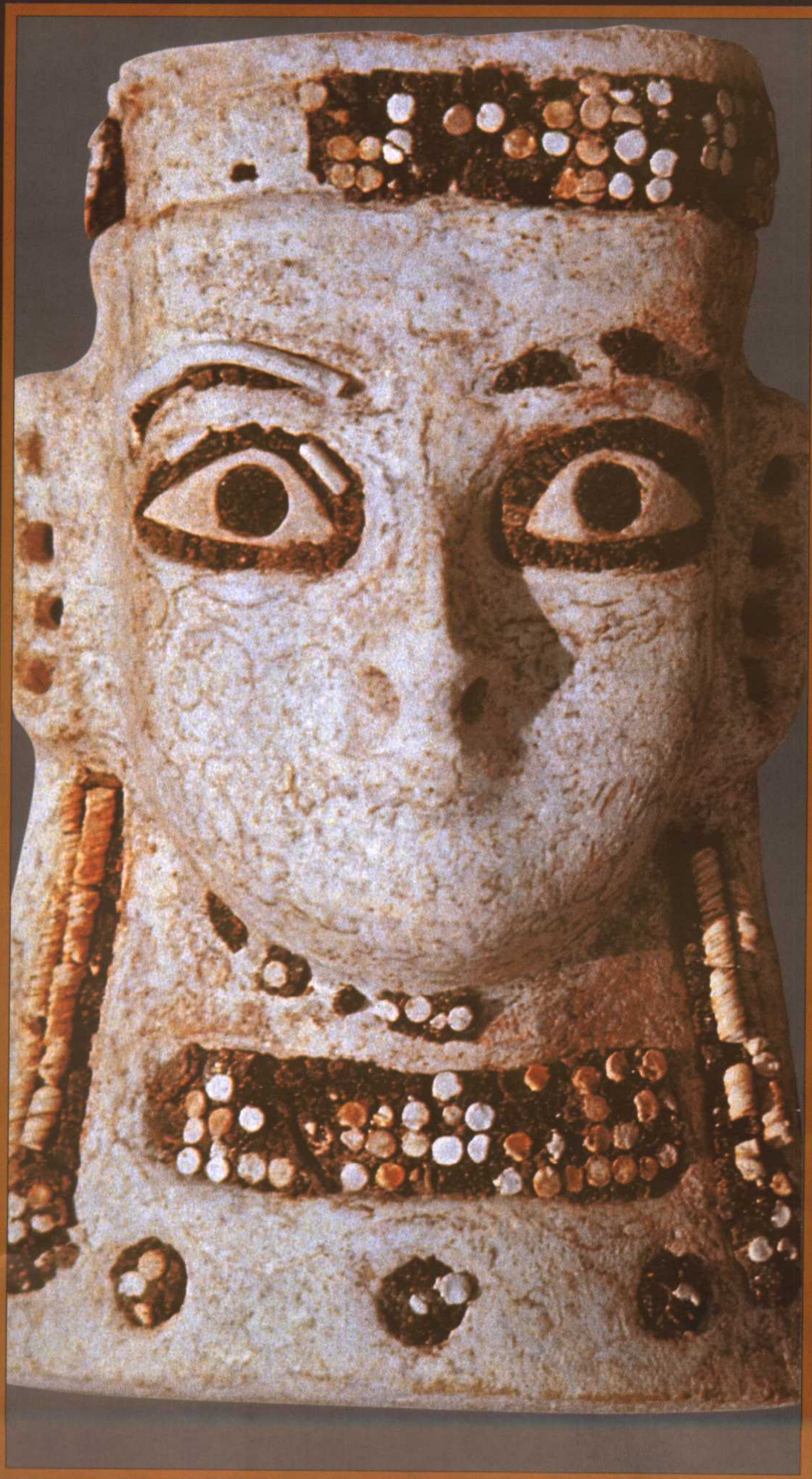
■ 20 世纪早期，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尔德威经研究认为这条包括一个 300 平方英尺的基座和雄伟的阶梯的水涝的沟渠便是巴别塔遗址所在地。千百年来，人们为了得到巴别塔的砖而将其拆毁，直到塔砖几乎一块不剩。

■ 右边这幅从高处俯瞰的巴别塔和神庙的重建图是根据科尔德威的研究成果和一块描述塔的高度和宽度的古代泥板书绘制而成的。一位德国工程师汉斯荣格·施密特后来所作的分析暗示，与这幅重建图相比，原塔的七个塔层界线更加分明，阶梯也更长。



■ 受科尔德威对巴比伦所作的挖掘的启发，德国考古学家沃特·安德烈于1923年创作了这幅蜡笔画，它描绘了这座历史名城在一个如梦如幻的黄昏中的景色，300英尺高的巴别塔巍然耸立，俯视着马尔杜克神庙的殿墙（马尔杜克是巴比伦城的主神）。





一个沉睡巨人的咆哮

RUMBLINGS OF
A SLEEPING GIANT

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尔城的国王决定对住在安那托利亚的亚述商人的走私活动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他这样做是为了安抚那个地区的统治者，因为那些地方官已经下令某些贵重的商品不应该像普通的商品那样交易。铁便是这些贵重货物中的一种，它被称作“来自天堂的金属”，大概是因为当时只有在陨石中才能发现铁——从矿石中提炼铁的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铁在青铜时代是如此稀有，以致它的交易价格是黄金的8倍。

情势的突变让一位亚述商人感到恐慌，他在泥板上修书一封派人送给一位住在叫做卡奈什的安那托利亚城市(位于今土耳其境内)的生意上的合伙人。“请不要走私任何东西了，”他恳求道，“如果你经过梯米尔基亚(贸易沿线上的一个公国)，把你带的铁存放在一户友善的人家，将你信任的一个儿子留在那里，你自己过来，到我这里来商谈。”他对他的合伙人讲起一位因携带走私货而被“宫殿当局”抓住并被投入监狱的商人的窘境。“已经布置了哨兵。”他警告道。

■ 这件生动的釉陶面具是一名工匠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制成的。面具的一双杏核眼大睁着，还戴着装饰性的玻璃珠子。它是在卡拉那发现的，这个亚述城市为人们了解古代玻璃制造业的情况提供了令人惊叹的例证。



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在近4000年后，也就是在公元19世纪8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中部一个叫凯瑟里的小镇的古物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大量信件，上文提到的便是其中的一封。这些信件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卡奈什和亚述两地的商人之间的交易的，它们以一种学者们极不熟悉的楔形文字写成；对试图阅读信件的学者们来说，信中所提到的卡奈什也是一个相当神秘的城市。但当学者们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通用语阿卡得语的一种古老的亚述方言时，他们就能够翻译这些文本了。研究者们惊奇地发现在亚述发展的初期，也就是在它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强国的500年之前，亚述人就已经和住在距他们的家乡500英里以外的人们做生意了——商队走完这段需翻越托罗斯山脉的路程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到那时为止，人们对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那些泥板书被书写之时——的亚述几乎一无所知。

这些泥板书的历史非常复杂。凯瑟里的古物贩子是从离镇子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小村里弄到它们的。村子附近一座高出当地平原60英尺、被称为苦尔特皮(意思是“灰岗”)的小山据认为是泥板书的出处。一位名叫厄内斯特·尚特雷的法国探险家被这些泥板书所吸引，在1893年对遗址作了一次尝试性挖掘。他发现了一些古代建筑的遗存，却没有找到任何泥板书。后来的考察者的工作进展得也不顺利，因为镇上的人不愿意向外来者揭示泥板书的源地。1925年，捷克考古学家贝德里希·赫罗兹尼再次勘查了这个遗址。一位在他的考古队中做厨师的当地人把他领到一个距遗址东北约100码的地方。不久，赫罗兹尼便挖掘出一块接一块的泥板

■ 这条光彩照人的项链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制成的，上面包括了用从遥远的阿富汗进口的天青石雕刻的蓝色圆筒印章和从印度进口的橙色的光玉髓珠子——这证明了早期亚述商队的所及范围是令人吃惊的。这条项链是在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尔城的废墟中挖掘出来的。亚述尔城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连接东方和今土耳其境内的安那托利亚高原的重要的贸易干线上。





书。从泥板书的内容中他意识到他已经发现了位于卡奈什古城边缘的一个商人聚居区的遗址，亚述人——在一个安那托利亚城市里他们算是异邦人——作为总部设在亚述尔城(后来崛起的亚述帝国就是从这个城市得名)的商铺在当地的代表曾经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

尽管卡奈什信件表明亚述人在其历史发展的初期——学者们称之为古巴比伦和古亚述时期(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至少在商业方面有着出人意料的开阔眼界，但与居住在以南750英里的出类拔萃、温文尔雅的巴比伦人相比，他们的文明还失之简单和欠发达。然而，亚述人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他们的上升势头始于亚述中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00年)并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达到顶峰，那时所谓的新亚述人(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5年)像旋风一样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推翻大小君主，搅扰四邻的生活，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帝国。

亚述具备雄厚的实力尝试冒险行动。与南方的国度不同，它拥有丰富的石料、森林和水等自然资源。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分离的地方，有一块宽150英里、如今被称作阿尔-查西拉(意思是“岛屿”)的区域，农民们在那里种庄稼可以不依赖灌溉。实际上，该地区的河流两岸和起伏的山坡上如今依旧是农田和果园星罗棋布，而且还散布着大量的泉眼。再往远处是一片青草覆盖的草原，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当地人春季放牧牲畜的好地方。

如此富饶的土地似乎吸引了周边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来自东部扎格罗斯山脉的部落、来自西部幼发拉底河盆地的民族和来自北部高原的劫掠者。亚述人时刻都要警惕这些群体的侵袭。此外，亚述与巴比伦之间也总是争执不断。

然而，卡奈什信件显示最初的亚述统治者并没有后期国王那样的军事野心。他们主要的兴趣在贸易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土耳其的考古学家对卡奈什遗址作了进一步的勘查，他们获得了大量有关这个亚述人的聚居地及其商业发展状况的信息。迄今为止，已经出上了1.6万多块泥板书，这些泥板书为人们了解公元前19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安那托利亚之间的贸易联系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细节。

驴车队将布匹和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从亚述尔城运至卡奈什，在那里，这些货物被分送到遍及安那托利亚的亚述商人的聚居区。当地人购买这些货物时支付给亚述商人的通常是白银，黄金不太普遍。亚述人拿到货款后便送回亚述尔城。

这些商品和原材料并非总是亚述出产的。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没有锡矿；有些纺织品产自巴比伦，因为安那托利亚人认为巴比伦布料的质量高于亚述产品。

很明显，亚述人充当的是掮客和进出口商的角色，他们获得的利润主要来自加在商品成本价上的100%—600%不等的高额涨价幅度。但像后来的商人一样，他们深感自己的利润不仅被关税和往返于亚述尔城与卡奈什之间的运输费用大大消耗，还被贸易路线上的城镇所征收的高达货物价值的10%的过境税严重损害。理所当然的，如此多的障碍刺激了走私活动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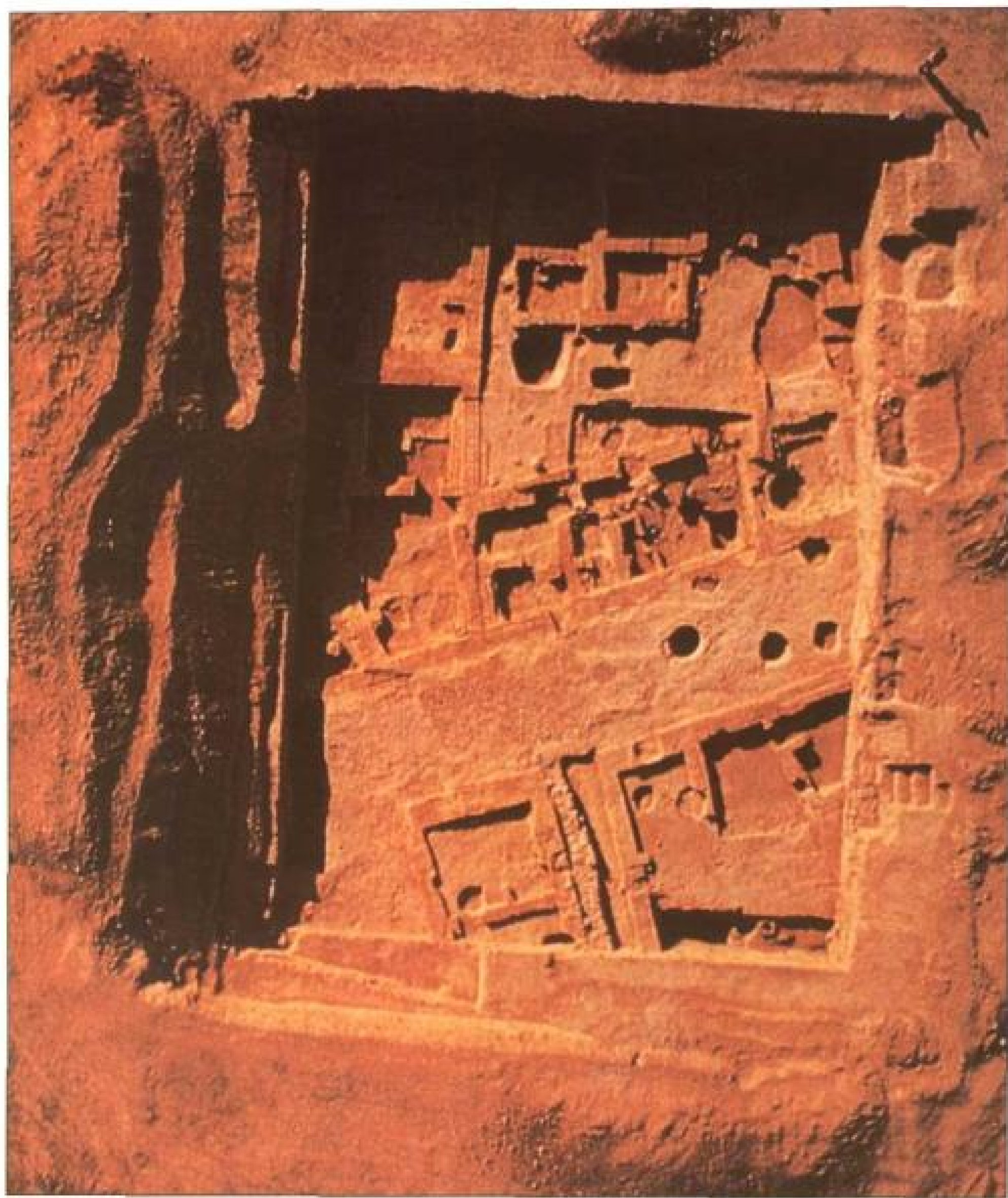
泥板书中展示出来的贸易图景包含有极其丰富的细节。比如，泥板书中表明每头驴子能驮200磅重的货物。一包包盖有黏土印章以防被窃的锡放在驮篮里，挂在驴背两侧，而一捆捆的布匹则根据质量的好坏装在袋子里，捆在驴背上。布匹大多是在神庙的作坊里织成的，但也有一些是妇女们在家里纺出来的，她们偶尔会直接跟运送货物的车老板讨价还价。装好货物后，车队便沿着一条危险的道路出发了，强盗也许正虎视眈眈地等候着。但和不时发难的大自然相比，劫匪似乎还算不上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山中的情况尤为凶险，狼群和恶劣的天气条件对车队构成了威胁，有时驴会死在路上。

大多数生意是由家庭经营的，而经营所需的资金往往通过合伙的方式来筹集。募集资金时担保品是必不可少的，有时一个人为了得到借款要抵押上全部财产，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如果他无法偿清借贷，他的家人会被卖做奴隶以替他还债。

卡奈什信件的生动性与亚述历史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间存在的大段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整整几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一则铭文显示亚述的存在。少数几个连续的线索之一是亚述列王表。这些记录——其中有一些前后矛盾之处——旨在追溯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至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117位亚述统治者组成的一个不间断的谱系的来龙去脉。最早的统治者除了名字之外其他任何事迹都不为后人所知。在这些湮没无闻的人物之后至少有17位统治者是过着游牧生活、住在帐篷里的，而其他人的统治区域也只局限在他们自己的小小的城邦。

公元前19世纪末至公元前18世纪初的第39位君主沙姆希-阿达德一世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最早怀有帝国梦的国王之一。他的先祖是亚摩利人，父亲是幼发拉底河中游一个小公国的统治者。沙姆希-阿达德年轻时曾游访过巴比伦王国。回到家乡后，他对位于底格里斯河以东、亚述以北的要塞城市伊卡拉图姆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并在那里逗留了三年。之后，他将注意力从这个基地转向距亚述东南约150英里的马里。公元前18世纪初，攻打马里王国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了。当时的马里国王伊阿克敦里姆似乎已在一场宫廷阴谋中横死于他的一个儿子之手。利用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混乱，沙姆希-阿达德攫取了对马里的控制权，并将他的不太负责任的小儿子亚什玛-阿达德安插在那里做总督。接着，他让他的长子伊什姆-达根掌管伊卡拉图姆，而他自己则继续坐镇亚述尔城。从此沙姆希-阿达德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最终他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几乎所有地区都并入他的王国的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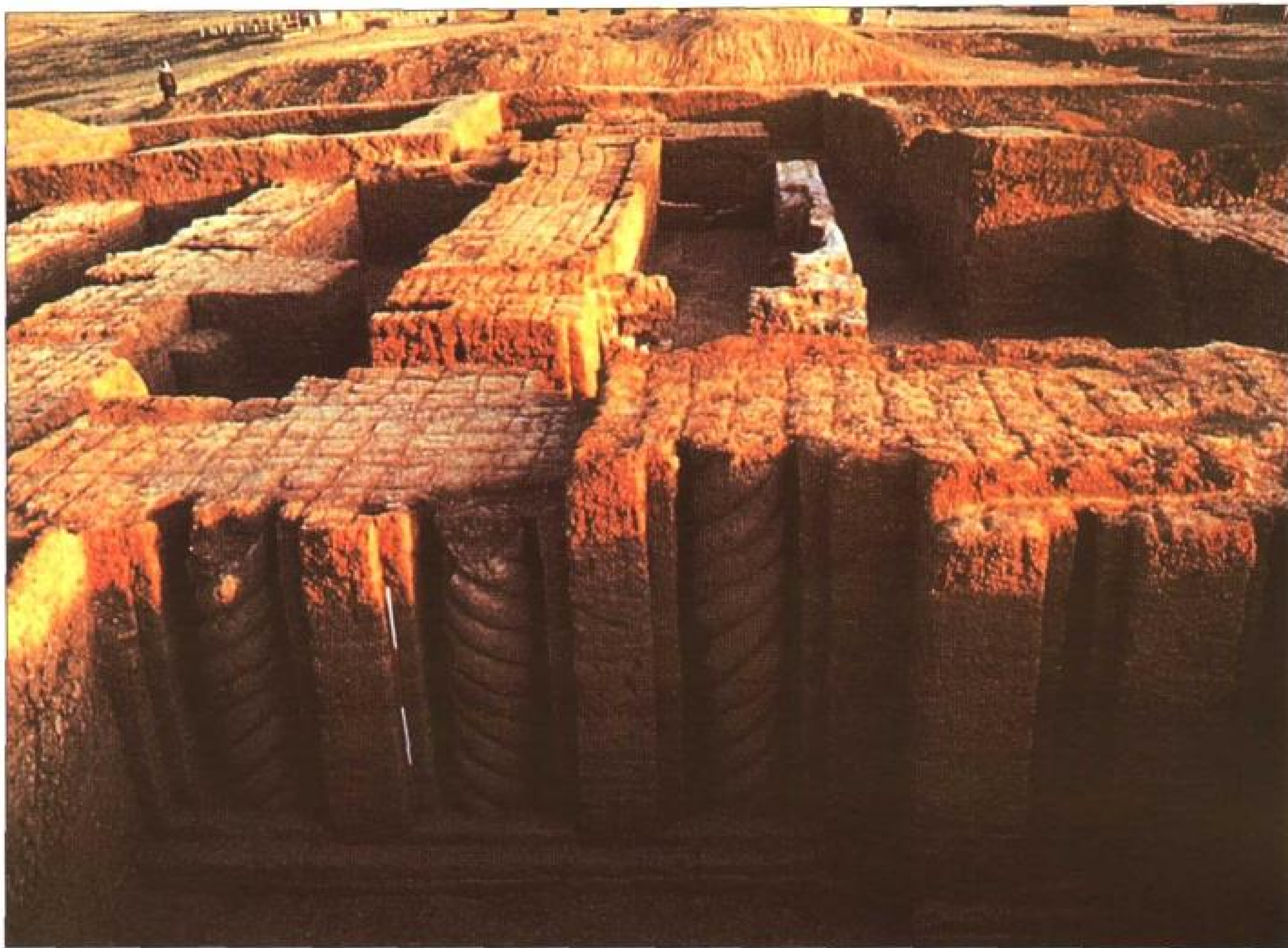
■ 这是一张从拖曳式飞机上拍摄的昔日气势非凡的舒巴特-恩利勒城的废墟的照片：在一条从左向右延伸的古老街道——现已被今人所挖的水井破坏——的两侧是挖掘出来的泥砖房屋的墙壁的遗存。舒巴特-恩利勒曾是在公元前1813年—公元前1781年在位的强有力的亚述统治者沙姆希-阿达德的都城，它位于今叙利亚境内，曾一度控制着水源充足的肥沃的哈布尔河平原，而哈布尔河平原在帝国的大部分历史中都是亚述人最重要的食物供给地。

都城，其城墙的某些部分高出周围平原50英尺。一个方圆37英亩的卫城俯视着这座都市，卫城中包括一座神庙和毗邻的一座金字形神塔。在神庙之内发现了柱子的遗存，柱身上装饰着类似于棕榈树干的图案。

在沙姆希-阿达德在位期间，亚述尔城、尼尼微和厄比尔第一次处于同一位君王的统治之下。他为亚述尔城重修了神庙。以前这座神庙是用来崇拜苏美尔神祇恩利勒的，现在沙姆希-阿达德在一块俯临城市的高地上将其重建，并将它重新献给与城市同名的神祇亚述尔。

沙姆希-阿达德还建立了新的城镇，其中一些位

亚述尔城和马里都没有被沙姆希-阿达德选定为首都；相反，他在一座被他命名为舒巴特-恩利勒的城市安顿下来。这座城市的位置最近被确认为今叙利亚东北部的雷兰丘，它靠近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尔河的源头，距亚述尔城西北约150英里。20世纪70年代，来自耶鲁大学的一支美国考古队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挖掘，发现了一座占地220英亩的



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水源充足的查兹拉平原上。这些城镇大多至今尚未被探索过。20世纪60年代，英国考古队对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距亚述尔城西北约60英里的利马丘进行了挖掘，他们集中精力挖掘沙姆希-阿达德所建立的一座新城的废墟。用欧特斯的话来说，这座在古代被称作卡拉那的乡间集镇是“一个安宁的中等繁荣的地方”。卡拉那神庙的柱子上刻有清晰的棕榈树干图案的装饰，神庙的设计规模暗示了沙姆希-阿达德的勃勃野心。

令学者们深感庆幸的是沙姆希-阿达德帝国的历史得到了详实的记录。安德拉·帕罗在马里发现了王室档案馆，在亚述商人位于卡奈什的聚居地也出土了一些与该帝国历史相关的楔形文字泥板书。其中包括沙

■ 有4000年历史的用泥砖和灰泥砌成的柱子装饰着雄伟的舒巴特-恩利勒神庙的高大的外墙，这座神庙是考古学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掘出来的。最精致的是图中所见的螺旋柱，它们是用预先成型的泥砖以相反的方向呈螺旋形一层层叠砌而成的。其他在此处发现的柱子上刻有类似于棕榈树干的图案，但未在图片中显示。

姆希-阿达德与他的儿子们之间的大量通信，这些信件不仅透露了当时的政治情况，还揭示出王室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像所有时代的不肖子一样，马里总督亚什玛-阿达德总是因为游手好闲而受到父亲的责骂。“你还是一个孩子吗？还没长大成人吗？”沙姆希-阿达德就某件发生在他儿子的官邸中但未作记录的事情写信质问道。“你下巴上没长胡子吗？你现在已到了成熟的年龄，却还未建立起一个家庭。谁在那里替你照管邸宅？”在另一封信中沙姆希-阿达德斥责他的儿子除了“在女人堆中鬼混”外便无所事事，而他的现为亚述总督的兄长伊什姆-达根却正率兵在外征战，为帝国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父亲在又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忧虑——他不知道是否要永远手把手地教小儿子如何管理国家，而此时更富责任心的伊什姆-达根正卓有成效地指挥着远征的帝国大军。

被刺痛的亚什玛-阿达德没有被父亲的严辞训斥吓得不敢还嘴。在回复父亲的一封长篇训词时，他任性地问道：“爸爸，我从小在您身边长大，怎么一个仆人的谰言就会剥夺您对我的爱呢？”接着，亚什玛-阿达德突然变得大胆起来，他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爸爸，我要立刻去见您，好好跟您说说我的痛苦。”这次拜访的结果没有作记录，但亚什玛-阿达德保住了他的总督职位。

考虑到父子间的紧张关系，两兄弟开展某种竞争便不足为奇了。亚述总督伊什姆-达根在写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对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像他父亲一样满是责备之辞，他告诫亚什玛-阿达德别再发牢骚了，而应该行事规矩，像个男人一样。在另一封信中，伊什姆-达根指责他的弟弟对一次地方性袭击的反应过了火：为了应付这次小规模袭击，亚什玛-阿达德动用了国家的烟火信号预警系统——大概由一连串的能够将紧急军事信息在全国范围内传递的烽火台组成——从而使全国的军队都处于警戒状态。“因为



你在夜间点燃了两处烽火，”伊什姆-达根抢白弟弟道，“全国的军队都有可能赶去援助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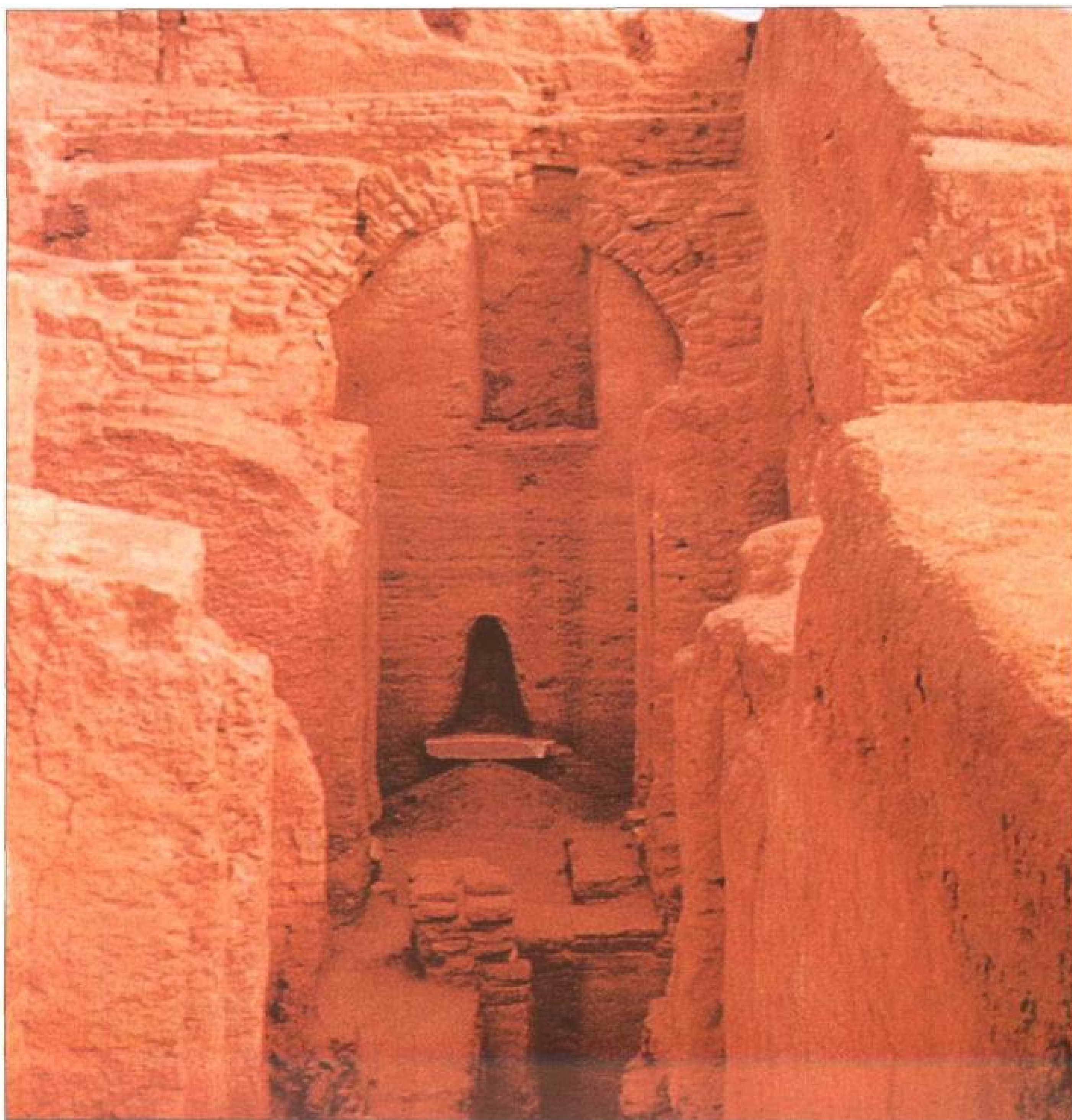
然而，兄弟俩最终都没有能力填补父亲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沙姆希-阿达德的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的个人魅力团结在一起的，随着他于公元前1781年的去世，帝国开始走向瓦解。他的长子伊什姆-达根几乎还没来得及将父亲在首都舒巴特-恩利勒的宝座坐暖，这座城市便被来自伊朗南部的埃兰人攻陷，尽管兄长已向弟弟保证他已经将敌人“制服”。至于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亚什玛-阿达德，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他很快就被从马里总督的位子上赶下来。取代他的是马里的末代国王、汉穆拉比昔日的朋友和同盟者济姆里利姆。济姆里利姆是前任马里国王的儿子，因此他对王位享有合法的继承权。

当历史之光于公元前15世纪再次照到亚述时，它揭示出了一个已经改变的世界。现在，两个新的帝国为享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该地区展开争夺，它们靠彼此之间以及同埃及和巴比伦的统治者之间保持经常性的外交联系来维持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两个帝国中较老的一个是安那托利亚的赫梯帝国。通过磨砺自己的军事技艺，赫梯人已经成为埃及人在中东地区谋求政治霸权的主要竞争对手。赫梯帝国的首都哈吐沙高出安那托利亚中央平原3000英尺，距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东约90英里。赫梯人早在公元前16世纪初就



■ 这只优雅的酒碗是早期亚述玻璃制造业所取得的成就的杰出代表。它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工匠先用不透明玻璃将它浇铸成型，再用半熔化的彩色玻璃条在依然柔软的杯身上来回移动，从而形成杯子表面的之字形花纹。这只酒杯是英国考古队在利马丘发现的，这个位于今伊拉克境内的巨大的土墩中包含有一座可以回溯到公元前第六个千年的亚述古城的遗存。

■ 利马丘大神庙一个门厅的顶部装饰着用泥砖砌成的繁复的拱顶。这些于公元前15世纪加上去的拱形结构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拱顶。这座雄伟的神庙是沙姆希-阿达德于公元前18世纪在市中心建造的，现在学者们认为利马丘就是贸易重镇卡拉那。





已经显示出自己是美索不达米亚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当时他们对巴比伦发动了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使得那个强大的城市毫无抵御能力。

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各城邦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赫梯人对他们的威胁，但他们面临着一个更为迫近自己家园的威胁——那就是新近崛起的米坦尼王国，该国的人口主要由一个被称作胡利安人的民族构成。

胡利安人绝不是这个地区的新来者。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期间，胡利安人便开始从他们的位于外高加索高原的北方老家向南迁移。学者们通过在档案室发现的泥板上的胡利安名字来追寻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存在。这项工作相对比较容易，因为胡利安人的语言跟这一地区的所有其他语言都不相同，从源头上讲既非闪语，也不属印欧语系。胡利安人中的大多数留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北部。到了沙姆希-阿达德时代，一系列胡利安城邦从叙利亚北部一直延伸到今伊朗境内的扎格罗斯山脉。到了公元前15世纪，米坦尼王国进入鼎盛时期，其领土包括亚述尔城和今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米坦尼王国的首都瓦舒卡尼的遗址至今尚未发现，尽管这座城市被认为位于哈布尔河平原上，离沙姆希-阿达德的都城舒巴特-恩利勒不远。

米坦尼王国的早期历史至今仍笼罩在一片神秘中；人们对它的后期历史的了解大多来自埃及，而不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1887年，一名埃及农妇在埃及中部的阿马尔奈丘——法老埃赫那顿短命的都城的所在地——的垃圾堆里东翻西捡时发现了大量贮藏的外交信函。来自她居住的村子的一份份泥板开始出现在开罗的古物市场上。

有关不久将被称为阿马尔奈信件的消息传到了不少西方学者耳中，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系的E.A. 华莱士·巴奇便是其中之一。有些人轻蔑地称这些泥板为伪造品，有些人对此不

置一词，而巴奇却被深深地吸引了，他立刻动身前往埃及去考察。与当时大多数只懂象形文字的埃及学家不同，巴奇还有过阅读楔形文字的经历，这使他有能力证实那些泥板都是真的。随后，他设法为大英博物馆弄到了一些泥板。

阿马尔奈泥板证明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埃赫那顿写于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的存档的国际通信的一部分。这些信件是用阿卡得语写成的，阿卡得语不仅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还是当时的外交用语。这些泥板书中包括赫梯、巴比伦、亚述和米坦尼国王写来的大约50封信函。学者们以前没有想过米坦尼王国在那时的政治舞台上能够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而阿马尔奈泥板却深刻地改变了在学者中间通行的对古代世界的看法。这些泥板表明米坦尼和埃及的统治者之间是平等相待的，而且还缔结了同盟。一位米坦尼君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阿蒙霍特普三世，他满有把握地向这位法老索要一尊女儿的黄金塑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他就不会想念她了。

其他信件揭示了一位米坦尼国王派人将以疗救闻名的丰产女神伊西塔的雕像从尼尼微神庙送往埃及以帮助阿蒙霍特普从疾病中康复。1925年到1931年间，美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东北部的努济挖掘时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泥板；根据从这些泥板中获得的信息，考古学家们断定亚述尔城和其他北部城市在当时都是米坦尼的附庸。努济位于今基尔库克附近，距亚述尔城60英里，和米坦尼王国处在相反的方向。这些泥板表明努济城中以阿卡得语为书面语的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米坦尼王国的臣子。

在米坦尼王国称霸的年代里，亚述尔城的统治者也许暂时将野心收敛了起来，但阿马尔奈记录显示他们从未放弃过东山再起的希望。早在公元前15世纪初，一位亚述国王派人将天青石和装饰木等礼物送往埃及宫廷以祝贺法老吐特摩斯三世攻占叙利亚城



镇麦吉多，这表明亚述当时仍然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到公元前15世纪末时，亚述尔城的城墙已得到了重建，不久它又和巴比伦签订了一个新的边界条约。亚述人似乎在稳步实现着自己的利益，随时准备抓住任何机会进行扩张。

这样的机会终于在公元前14世纪中叶出现了。当时，米坦尼国王遭暗杀，由此引发的派系纷争使国力受到了致命的削弱。在接下去的内战中，一方向邻国寻求帮助，其中便包括赫梯人和已恢复元气的亚述人。米坦尼发现自己在几个战场上都受到攻击，很快便在压力下屈服了。米坦尼王国几乎遭到了彻底的毁灭，但它的人民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中依旧是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族群。在几十年之内，米坦尼的东部领土已经变成了亚述的一个行省，而它的西部领土则被纳入了赫梯王国的版图。只有一个小城邦苟延残喘到下一个世纪。

对 米坦尼国土的吞并标志着亚述扩张的第一个阶段的开始。在这个被称作亚述中期的时代，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国王的领导下，亚述的版图不断得到扩充。当然，也有一些缺乏魄力的国王，他们当政时亚述帝国便出现了退守之势。

然而，即使是一位软弱的亚述统治者也能轻易地将大量自耕农征召入伍，因为服兵役和每年的农时不发生矛盾。收获季节是在初夏，收获完毕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可以入伍参战了，而这个季节山口的积雪已经融化。国王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每年都要组织对扎格罗斯高地发动袭击，以制服那里的不断对

■ 左图中那尊虽小却很有气势的咆哮的狮子的青铜像是神秘的胡利安人留下的一件珍贵的文物。雕像的底部逐渐变得尖细，直到成为一个简单的石桩，这表明它是要作为抵御作恶者的有魔力的保护神楔进一座建筑物的地基里去的。狮子一对大大的前爪搭在一块平台上，平台上用胡利安语刻着提斯哈塔尔的名字。提斯哈塔尔据说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边缘的一个胡利安城邦的国王。



他们的领土构成威胁的部落。有时，野心勃勃的亚述人也会侵入繁荣而稳定的西部。在这里，与他们对东部山地所进行的突袭不同的是，他们总是要冒着同强大的竞争对手——赫梯人的军队发生正面冲突的危险。

让亚述走上大规模的征服之路的统治者是在公元前1350年登上王位的亚述鲁巴力特一世。这位君主设法从崩溃的米坦尼王国中吞并

了位于亚述尔城以北和以西的肥沃农田，这些农田在接下来的700年中将一直是亚述帝国的核心地带。意识到自己已经加强的地位，他很有把握地将一名使节派往埃及，旨在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已经派遣我的使节去拜望你和你的国家，”亚述鲁巴力特在给法老埃赫那顿的信中写道，“迄今为止我和你所进行的交流是我的祖先们从未做到的。”

亚述使节的这次出访似乎很成功——他带去的战车和天青石首饰等礼物自然功不可没，因为在阿马尔奈档案室中发现的另一封信里提到了埃及使节在亚述宫廷受到热情款待的事。亚述鲁巴力特要求法老回赠他一大笔数量可观的黄金用以装饰他正在建造的一座宫殿，他说黄金“在埃及的土地上就像尘土一样”。

一个新独立的国家的统治者如此放肆无礼自然会引起邻国的注意。巴比伦国王的一封信似乎暗示这位南方君主此时希望巴比伦接替被打败的米坦尼王国成为亚述新的宗主国。他向法老抱怨亚述不该派使节去埃及：“现在，不是我派遣亚述人——我的臣子去你那



■ 这个上过釉的赤陶野猪头是公元前1350年左右在胡利安人的城市努济(位于今伊拉克境内)制成的。野猪也许在比人们以前认为的早得多的年代就被驯化了。最近，考古学家在今土耳其东部托罗斯山脉中的古代村落的废墟里发现了大量猪骨骼，这些有1万年历史的猪骨骼为猪比绵羊和山羊更早被人类驯化的理论提供了支持。

里；他们自行其是。他们为什么去你的国家？如果你还尊重我的话，别让他们在你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将他们两手空空地赶出去！”

但实际上，巴比伦人称霸的企图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到亚述鲁巴力特统治的末期，由于一系列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两个邻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明确地朝亚述一方倾斜了。亚述鲁巴力特曾经把一个女儿许配给巴比伦国王，从而与之缔结了一个基于婚姻的联盟。这位亚述王的外孙登基后不久便被国内一个反叛的派别推翻并杀死了。于是，亚述鲁巴力特率军侵入巴比伦为他的外孙报仇。他成功地废黜了篡位者，并且把自己选定的一位继承人安插在巴比伦王位上。在公元前1328年去世时，亚述鲁巴力特已经将亚述建成了该地区的一个强国，在影响力上仅次于赫梯王国。

亚述鲁巴力特的继承者们继续推行他的军事政策，虽然成效有大有小。他的曾孙阿达德-尼拉利一世开始在铭文上将自己称为宇宙之王，他还鲁莽地写信给强大的赫梯统治者，称呼他为“我的兄弟”，仿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一样。这种冒失无礼的行为招来了尖刻的叱责。“我为什么该给你写信谈论兄弟情谊？”赫梯君主回复道，“难道我和你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吗？”

尽管赫梯国王们很骄傲，他们还是感受到了处在上升期的亚述对他们所造成的威胁。对这个暴发户的恐惧也许是赫梯人与之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根据一个签署于公元前1269年的条约的款项，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国王哈吐西利三世同意如果他们之中的一方遭到第三方的进攻，那么另一方有义务出兵救援。这位赫梯国王采取的其他反对亚述的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他在写给位于叙利亚的一个附属国的总督的信中明确规定：“你们的商人不能去亚述做生意，你也不能允许他们的商人进入你的领地。”即便如此，蒸蒸日上的亚述的地位已不能再被否认了。留存



下来的外交信函显示,与他的前任不同,哈吐西利三世同意称亚述国王为“兄弟”。

到这个时期,亚述的国王们已经显露出他们特别为后世所铭记的残忍特性。沙尔马尼瑟尔一世(公元前1275年—公元前1244年)是一项通行后世的政策的始作俑者:他派人将战俘运到亚述重新安置,通常是让他们结队从事重体力劳动。运至沙尔马尼瑟尔处的1.44万名俘虏来自米坦尼。据一则铭文记载,为了确保他们顺从听话,沙尔马尼瑟尔先将他们的双眼弄瞎,但有些学者认为他只是将战俘们的一只眼睛抠出以保存其作为劳动力的价值。

沙尔马尼瑟尔的儿子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军事领导者。他对扎格罗斯山脉的部落发动例行的进攻,但他取得了比先辈们辉煌得多的胜利:据他自己说,他把40名酋长脖子套上锁链带回他的首都。后来,他允许这些酋长回到他们以前的国度担任亚述的总督。

然而,图库尔蒂-尼努尔塔让后人记住他的却是另一场战役——这一仗他虽然打赢了,却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他入侵巴比伦并于公元前1225年彻底击败了它的喀西特族统治者喀什提利阿什四世。他在一则庆祝胜利的铭文中这样写道:“我用脚像踏脚凳一样踩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我将他剥光衣服捆绑起来带到我的神亚述尔跟前。苏美尔和阿卡得最遥远的边疆都已处在我的控制之下。我的边界一直扩展到太阳升起的海边(波斯湾)。”

这位亚述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致犯下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把马尔杜克神的塑像作为战利

世界上的第一部 伟大史诗

THE WORLD'S FIRST GREAT EPIC POEM

在19世纪对位于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所进行的先驱性的考古挖掘所取得的最令人震惊的成就之一便是发现了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一大部分的数量众多的泥板书,这部有4000年历史的史诗是世界上第一部文学巨著。

这部伟大的史诗讲述了早期苏美尔城邦乌鲁克的一位国王的传奇故事。诗的主人公叫吉尔伽美什,他与从前的竞争对手恩奇都后来成为挚友。两个人一起出发去杀一个被称作哈姆巴巴的怪物,这头令人厌恶的怪物是火灾、洪水和瘟疫的引发者。他们在一个遥远的柏树林里遇到了哈姆巴巴并将其杀死——这个场景在古美索不达米亚世界中是如此著名,以至于艺术家们在雕塑和印章中反反复复地描绘它。这里所见的一枚印章留下的印迹据认为刻画的是吉尔伽美什(右图左二)将要砍下哈姆巴巴的头的情景,在一旁帮忙的是蓄着胡子的恩奇都。

这对因胜利而兴奋异常的朋友回到乌鲁克,在那里,吉尔伽美什冒昧地拒绝了女神伊

西塔的求婚。为了报复，伊西塔派天宫神牛下凡去杀吉尔伽美什。这一次，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又打败了他们的对手。然而，因为杀死了一位神祇的缘故，恩奇都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悲痛万分而且担心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去的吉尔伽美什将自己逐出乌鲁克，踏上了一条穿越中东地区的漫长而艰辛的漂泊之路。在旅途中，他经历了许多危险，但都设法死里逃生。他还听到了关于一个大洪水的故事——像《圣经》中的大洪水一样，这场灾难几乎毁灭了整个人类。

吉尔伽美什最终接受了所有人都终有一死这个事实，他回到了家乡乌鲁克，成为一个明智而温和的统治者。在他仁慈的统治期间，他修筑了一道雄伟的城墙以保卫他的城市和城里的居民，自己也从中得到安慰。



品从巴比伦运到了亚述尔城。虽然马尔杜克是巴比伦的保护神，但他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世界都受到尊崇，因而图库尔蒂-尼努尔塔将神像搬走的鲁莽举动甚至被他自己的许多臣民都视作亵渎神圣的行为。已知的最早的亚述文学作品之一、一部描绘这次巴比伦战役的史诗却有条有理地驳斥了这样的看法。这部史诗强调图库尔蒂-尼努尔塔最初并不愿意去征讨巴比伦，即使巴比伦人骚扰、袭击亚述在先。它还声称马尔杜克实际上已经抛弃了巴比伦国王，因为这位神祇拒绝为国王提供吉兆。

在七年内，巴比伦人成功地推翻了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手扶植的傀儡统治者，亚述帝国首都内的一个派别把巴比伦人的胜利看做是神对这位亚述王的惩罚的一个征兆。图库尔蒂-尼努尔塔的命运在一部编年史中作了简要的记述：“在巴比伦作恶的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他的儿子亚述纳西尔帕和亚述尔城的贵族起来反抗他，剥夺了他的王位，将他囚禁在卡尔-图库尔蒂-尼努尔塔的一座建筑里，最终用一件武器将他杀死。”

在图库尔蒂-尼努尔塔被暗杀后，亚述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但这只是当时似乎正席卷整个世界的更大的混乱的一部分。公元前1200年左右，不明身份的侵略者攻占并毁灭了赫梯首都哈吐沙，不久，从安那托利亚高原一直延伸到黎凡特地区的赫梯帝国也随之崩溃了，这一事件大大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对赫梯首都



的进攻似乎是由当时困扰中东地区的民族大迁移所带来的范围广大的骚动不安的一部分。这段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神秘的海上民族的到来和他们对埃及发动的、后被拉美西斯三世的船队打败的海上进攻——这次战役是历史上最早记录的海战之一。地中海沿岸的政治地图将要被重画。

1903年，德国考古学家们在沃特·安德烈——他早年曾参加过罗伯特·科尔德威指挥的对巴比伦的挖掘——的领导下开始了对亚述尔城长达10年的挖掘，这次挖掘是朝着了解亚述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迈出的一大步。

安德烈和他的考古队精确而高效地工作着，充分利用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近一个世纪中发展出来的技术。他们首先在他们认为是古亚述尔城重要的中央部分的所在地的高地上每隔100码就挖下一条探索性的壕沟。事实证明他们的推想是正确的。然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对环绕城市一整圈的防御工事的遗迹的搜寻上。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安德烈及其考古队在亚述尔城最有价值的发现是不计其数的楔形文字文献。有些刻在墙上，有些则印在泥板上。这些文献中提到了38处敬拜之所，安德烈设法挖掘出了其中的4处。这些文本中最有启发意义的是一套不完整的亚述中期的法律，具体涉及土地所有权和妇女角色方面的问题。这些文本，连同一支美国考古队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努济泥板书以及其他遗址出土的铭文，使人们有可能想像出亚述中期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与住在城市里的巴比伦人不同，亚述人大都在农田里干活、住在村子里；各个村庄由于税收的缘故同亚述尔城、尼尼微和厄比尔等主要的城市中心相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典型的家庭由一对夫妇和一个或多个孩子组成；统计出来的平均数是每家有1.43个孩子，但这个数字可能没有包括那些夭折

的孩子、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的子女和离家为国服役的孩子。一个男子按惯例只娶一个妻子，但一位农民之所以没有更多的配偶只是因为娶妻要有所花费。

土地最初是由大家庭或整个村庄共同持有的。然而，到了亚述中期，大部分土地已落入富人手中。农奴的劳动可以随他们耕种的土地买卖，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则拥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处于社会阶层最底层的奴隶包括欠债后无法偿还、被迫将自己(通常也包括家人)卖给债权人的人。奴隶的命运非常悲惨：法律特别指明他们的主人可以打他们，他们可以被随意买卖，甚至卖给亚述以外的买主。

亚述有一些相当不错的农业区域，所以在农田里劳动本身并不特别费力。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大麦和小麦，但二粒小麦和粟也很普遍。农业年度从秋天开始，农民们犁完地、撒好种后便焦急地在天空中寻找云彩，因为如果雨迟迟不下的话，庄稼肯定会欠收。另一个潜在的危险是黑压压一片的蝗虫突然出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会捕捉并吃掉蝗虫以补偿它们给庄稼造成的损失——亚述的农夫将蝗虫视作一种美味佳肴。

收获季节是5、6月份，农民们用黄铜或青铜制的镰刀来收割。谷物在清除壳子后先放在仓房里储存起来，然后再磨成制作面包的面粉或碾成碎片。大麦有时还用来酿制啤酒。亚述人当时种植的其他食品原料还包括小扁豆、鹰嘴豆、黄瓜、石榴、橄榄、葡萄和无花果，枣子要从巴比伦进口。农民们还饲养牛、绵羊和山羊等家畜，而猪则作为食腐动物自由地在街上游荡，它们成为亚述城镇垃圾处理系统中最便利的一环。虽然亚述人先前是食用猪肉的，但在公元前1400年之后一条禁食猪肉的禁忌逐渐发展起来，这大概是对由受感染的猪肉引起的旋毛虫病所造成的威胁的反应——这条忌食猪肉的禁令至今仍为该地区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所遵从。



城镇是商业中心，交易通常是以货易货，也有用黄金、白银、青铜、锡这些贵金属作为支付手段的，或者是将多种支付方法结合在一起。比如，有这样一则记录：建筑工人一天的工资是6磅面包和6品脱啤酒，外加按标准定的一定量的铜。并不让人感到惊奇的是，由于支付工钱时要称量很多东西，这自然引起了人们对计量工具的精确性的怀疑。一块泥板书中抱怨说一名奸商“在用天平称量时通过替换砝码来肆意地进行欺骗”。

显然，价格由市场来确定而不是由政府法令规定，因为有时候契约里特别说明应当根据交易发生时的现行价格来支付货款。像现在一样，那时的商业活动也是有周期性的，所以占星家和卜卦者便尽力去预测未来的趋势。一份存留下来的文本中声称“如果月亮在人们不期望它出现时出现，那么商业活动就会减少”；另一份文献中说当农田上空升起雾气时，“收成就会很丰厚，生意也会很好做”。

在发现的大量文献中，最具吸引力的是那些有关亚述人的家庭生活的种种隐私的文件。亚述人的家庭中实行极其严格的父权制，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男性家长手中，他对他的妻子和孩子非常专制。妻子在法律上是丈夫的动产。与妇女有关的法律的最后一款简要地总结了对待妻子的普遍态度，它概述了丈夫在妻子犯下法律未规定的罪行时对其施与惩罚的权力。除了写在泥板书上的对已婚妇女的惩罚外，这个最后条款还具体规定当一个女人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时，“她的丈夫可以鞭打她、扯掉她的头发、撕开或毁坏她的耳朵而自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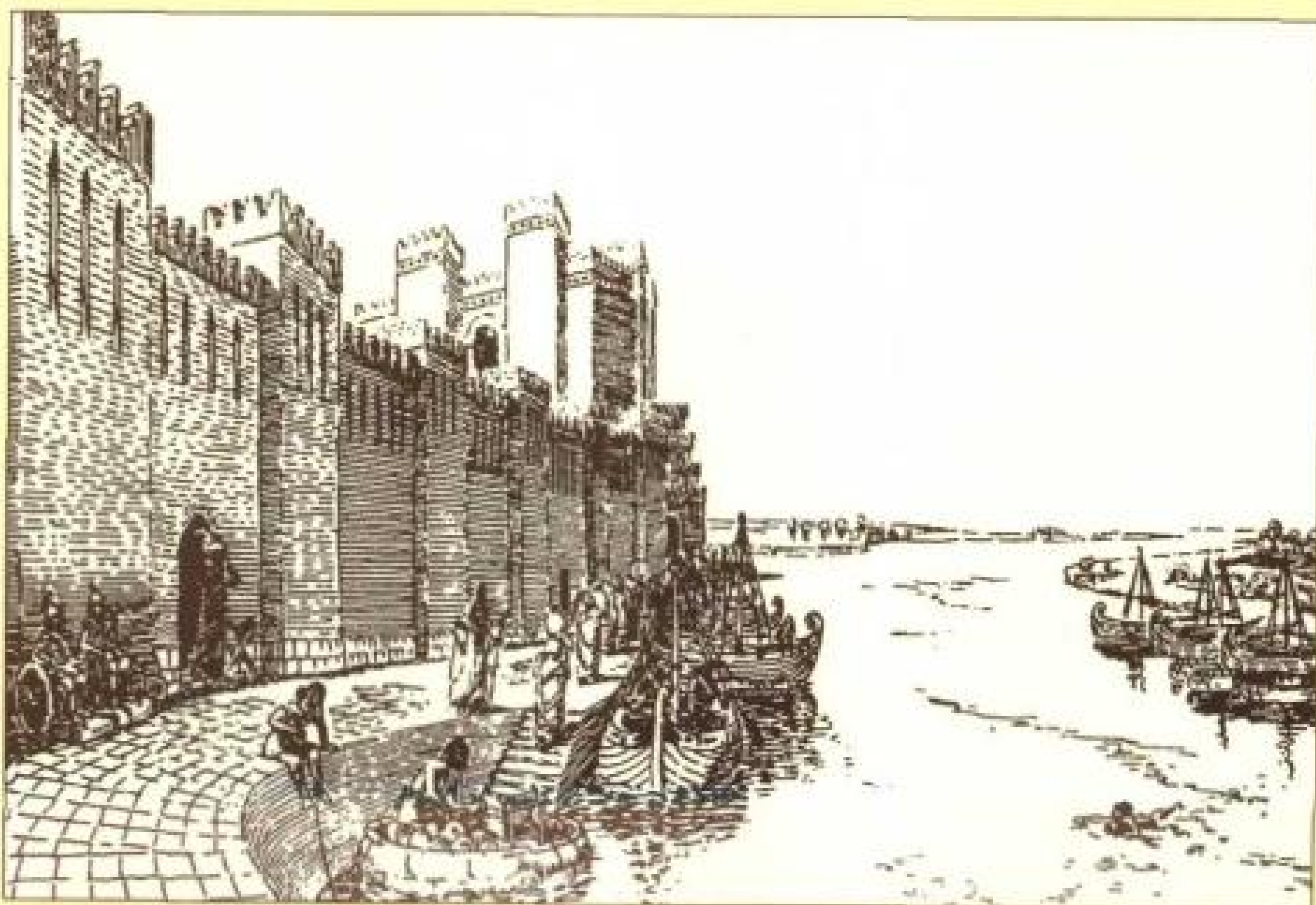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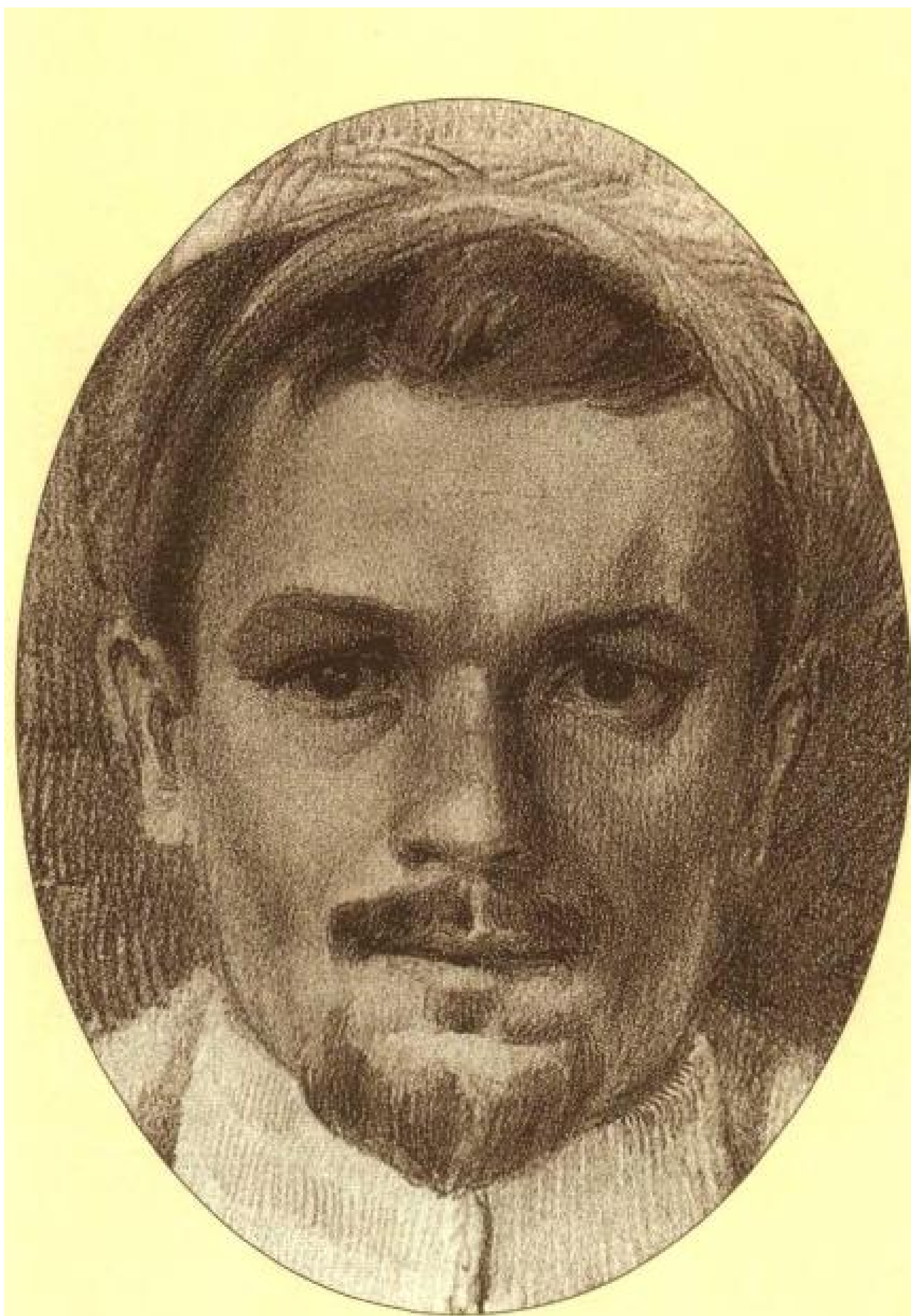
■ 这块异常精美的石碑是在亚述尔城出土的，公元前13世纪的亚述王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在碑上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站着的（左），然后是双膝跪地的——他是在书写之神纳布的祭坛前向文字表示敬意。一支尖笔和一块泥板非常适宜地置于纳布祭坛的顶端，祭坛的形状和整块石碑的形状一模一样，石碑本身也是供人敬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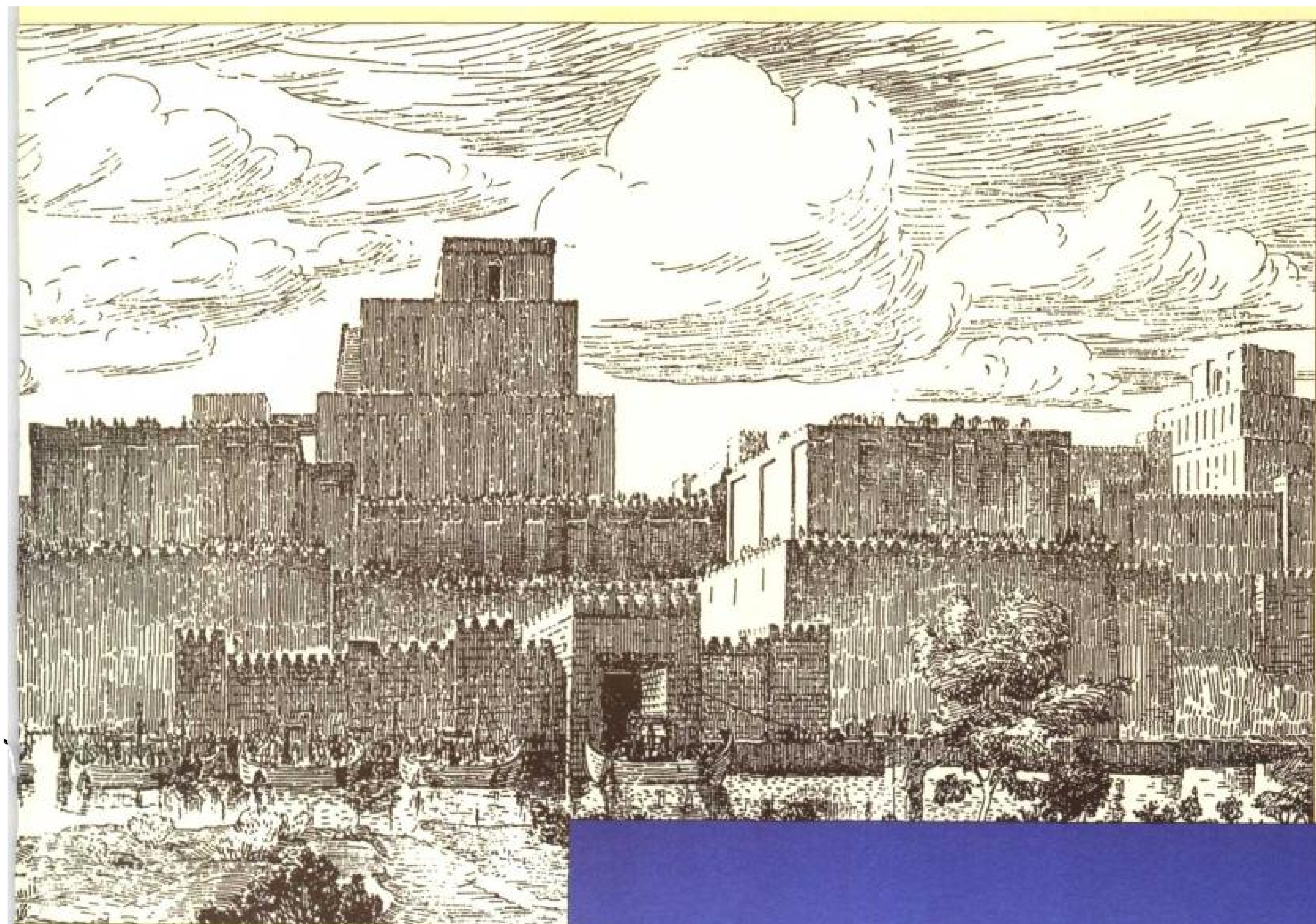
让亚述尔城起死回生

BRINGING ASSUR BACK TO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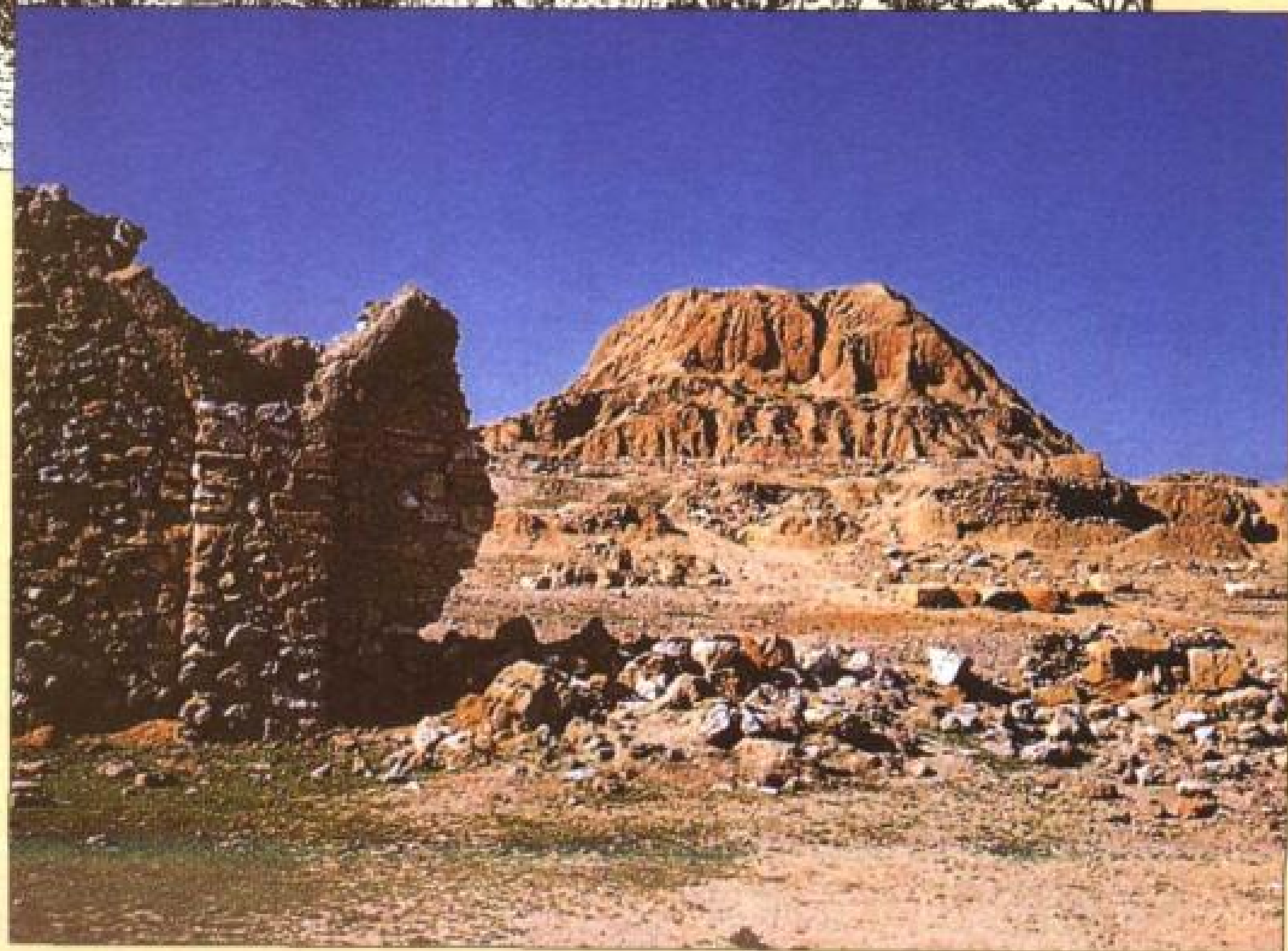
卓越的德国挖掘者沃特·安德烈在德莱斯顿接受的是培养建筑师和技艺高超的艺术家的训练，他在发掘亚述尔城时不仅使现代的科学挖掘方法趋于完美，还创作出无与伦比的表现这座帝国首都在3000年前的可能的面貌的绘画作品。在他从1904年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马拉松式的挖掘过程中，数百幅细节生动的画作——这里复制了其中的两幅——从他的笔端流出，它们逼真地再现了亚述尔城的城墙、防御工事和神庙以及底格里斯河岸边熙熙攘攘的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田野工作中退休的安德烈成为柏林博物馆近东部受人推崇和富有影响力的主任。他于1956年逝世，享年81岁。他因毕生所从事的工作而备受后人尊敬。

■ 安德烈创作的这幅细节丰富的作品再现了亚述尔城在公元前1210年前后的风貌：高耸的城墙俯临底格里斯河，大小商船拥挤在河边的码头上。上图是年轻的安德烈在1902年所绘的一幅自画像，当时他正帮助他伟大的导师罗伯特·科尔德威在巴比伦遗址上进行挖掘。





■ 在安德烈的另一幅素描作品中(上图)，位于底格里斯河对岸的巍峨的宝塔高高地耸立在亚述尔城其他众多的公共建筑中间。右边的那幅照片上是亚述金字形神塔废墟在现代的样子，它突显出有着建筑师的眼光和本能的安德烈令人惊叹的再现古塔原貌的才能，那座壮丽的神塔曾经耸立在如今已是瓦砾成堆的亚述尔城中。





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从亚述人对待离婚的态度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一位丈夫仅仅通过在官方证人面前剪掉他妻子衣服的边就可以离开她。离婚后，男人没有义务提供补偿——这与巴比伦的习俗相反。妻子只对她结婚时带到夫家的陪嫁保有权利。女人没有对等的权力。实际上，仅仅表达一下离婚的愿望就足以使她被赤身裸体、一文不名地逐出夫家的门。

其他形式的行为不端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除了死刑外，亚述法典中规定的惩罚还包括刺瞎双眼、用棍棒打和诸如割掉鼻子、耳朵、嘴唇或手指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毁伤致残的酷刑。自己不小心流产的妇女会被钉在尖桩上刺死。诬告邻居或自己的妻子通奸的男子应受宫刑。

在现代人眼中，这些亚述法律一个特别令人反感的方面是一个男人的妻子或女儿可能会因为他的恶行而被迫受罚。比如，一个条款明确规定如果一个男人殴打别人的妻子并导致她流产，那么他自己的妻子也应当受到类似的惩罚。

规范性行为的法典中所包含的惩戒措施似乎更加荒唐。对强奸处女的惩罚是强奸犯的妻子应被强奸并被从丈夫身边带走，然后，受害者的父亲就可以坚持让强奸者娶他的女儿为妻了。卖淫在亚述社会中是被公众所接受的行为。妓女和女奴隶在公共场合被迫露出面孔从而将自己与其他女性区别开来；体面的女人被要求蒙上面纱。如果一名妓女被人看见在街上戴面纱，她会被用柳条抽打50下并且被浑身泼满热沥青。一名犯了同样罪行的女奴隶下场更悲惨——她的双耳可能被割掉。

■ 这块巨大的石雕是用在亚述尔城一座主要的神庙中发现的碎块一丝不苟地重新拼合起来的，浮雕刻画了一位威严的神祇——丰产之神或这座城市伟大的保护神亚述尔——的形象，他戴着高高的头饰，两只手中各拿着一棵长茎植物，而两只山羊则在啃那两棵植物。在这位男神的两侧各站着一名妇女，也许是女神，她们手中拿着所谓的丰产水罐，一股股水流从罐中倾泻而出。



在父权制如此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公民们心甘情愿地顺从统治者并不让人感到惊奇。普通人不允许看到君主，他们必须被蒙上眼睛后才能被带到君主面前。国王自己的家人也不能靠近他。甚至王储也只能在征兆被认为是吉利时才被允许觐见国王。之所以设置这重重保护是因为国王认为自己是地上诸神的代表。为了安抚他的众位神圣的主人，国王需要经常性地禁食并且去一间简陋的芦苇棚里静修；其他仪式要求国王穿着特殊的宗教袍服或留在室内几日，不得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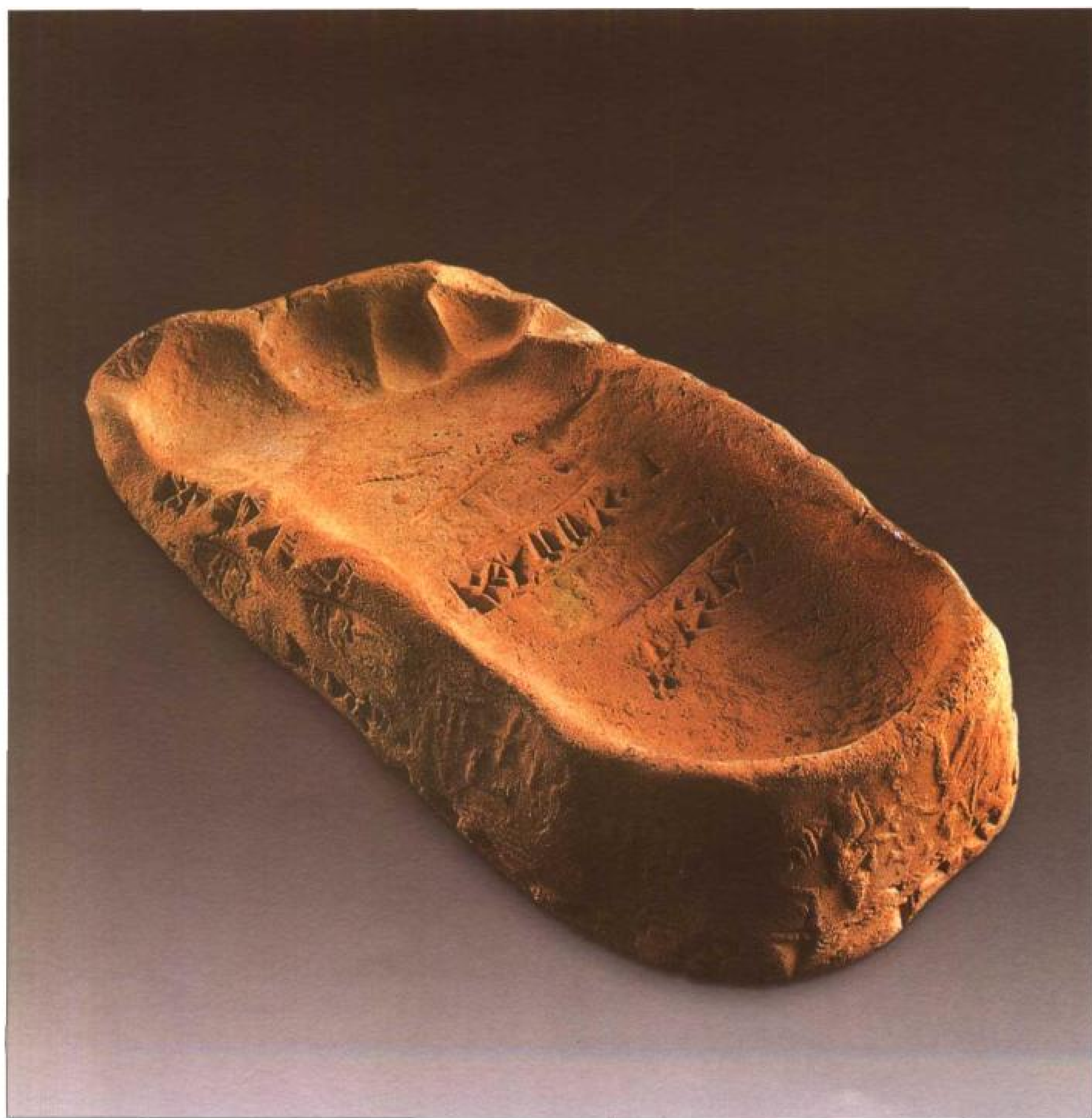
预兆决定了君主的大部分活动，他依赖一大批祭司、占卜者、占星家和预言者来解释这些征兆。所有影响国王的占星预兆中最为严重的便是日食和月食了，它们被认为预示着一位君主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在位的国王会暂时逊位，一个代理统治者会替代他100天。在这段时期结束时，这位代理人会被砍头，这样就令人满意地实现了占星家的预言，而真正的国王可以毫发无损地重回王位。

对普通百姓来说，占星术和卜测术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公元前7世纪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建的坐落在尼尼微——位于底格里斯河岸边，距亚述尔城以北75英里——的图书馆是最负盛名的亚述档案馆，馆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藏品都是有关占卜术的。

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和其他人于19世纪中叶挖掘出来的尼尼微泥板书描绘了在古代亚述盛行的通过查看献祭动物的肝脏来寻找泄露天机的征兆和反常现象以预测未来的技艺。占卜者在预测时借助这些器官的黏土模型来指导自己。其他占卜方法包括让处于心醉神迷的宗教情绪中的人预测、释梦以及对天体、天气变化和鸟的行为的观察和评断。在古楔形文字文献中，占卜者对星象有时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月亮周围有月晕出现并且天蝎星位于月晕之中时，这或者意味着女祭司将和男人交媾，或者意味着



■ 这个印有一个孩子的小脚印的黏土块可以回溯到大约公元前1200年，它是美索不达米亚奴隶制度留下的令人心酸的物证。黏土块上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他符号表明一对夫妇被迫将他们的孩子卖给一个叫巴尔赫马利克的占卜者，或者是他们自己因为还不起债而被迫卖身为奴。然而，孩子太小，还不能服侍他们的主人，于是主人就印下男孩的脚印作为拥有他的证据。



狮子会发狂并挡住人们的去路。”

占卜在亚述医疗中也扮演着中心角色。大多数疾病被认为是由邪恶的精灵引发的，其中一个叫拉玛什图的女魔被认为对亚述的极高的婴儿死亡率负有责任。一个巫术文本称拉玛什图“不停地追赶即将生产的妇女”。为了反击这个可怕的魔鬼及其追随者的活动，病人们须求助于被称为“阿湿婆”的萨满巫医，阿湿婆精通各种戏剧化的驱魔术。在一封写给国王的信中，一位最重要的阿湿婆描述了对似乎是癫痫病发作的恰当的治疗方法：“阿湿婆起来将一只老鼠和一小枝骆驼刺挂在房门的过梁上。他身穿红衣，头戴红色面具，右手拿着一只渡鸦，左手拿着一只游隼。”如此穿戴和装备起来后，阿湿婆便开始背诵咒语，而一位助手则手持香炉和火把绕着病人的床走动。这种仪式将从早到晚地重复，直到病人被治愈。

除了治疗巫术的从业者外，还有一类被称作“阿苏”的威望稍逊一筹的人物，他们行使的医术更容易被今天的病人所认可。草药和植物提取物构成了他们众多疗法的基础，但也有较为古怪的药物的记录，其中包括把蜥蜴放在牛奶里煮熟后服用。

到公元前12世纪时，这个迷信的、热爱秩序的亚述社会在其北部和西部边境遭遇了新的威胁，新的族群迁移到那里以填补米坦尼和赫梯王国崩溃后留下的开阔空间。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米部落民已经从叙利亚沙漠东进并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安顿下来，他们建立的一系列小王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业已稳固的政权造成了致命的威胁。来自西北部的马什库人可能是一个讲印欧语的民族，他们夺取了被亚述人视作自己的行省的小亚细亚南部的土地。

对亚述人来说幸运的是，一位新的具有军事天才的领导者于公元前1115年登上了王位，率领他们去抵御那些日益明显的威



胁。提格拉-帕拉萨一世通过攻打马什库人开始了他的富有进攻性的统治。他夺回了那些有争议的领土，砍下马什库领导者的头颅并将它们挂在尼尼微的城门上展览以庆祝他的胜利。接下去，他袭击了扎格罗斯山脉中联合起来反对他的23个部落。这一次他又大获全胜，迫使敌人每年向他交纳2000头牛和1.2万匹马作为贡品，因为他迫切需要大量的牛和马去拉亚述的战车。最后，提格拉-帕拉萨发动了大约28次讨伐阿拉米人的远征，有一次他的大军甚至推进到了地中海岸边。在那里，他先是同海边的城邦签订了贸易协定，然后又作为法老的客人踌躇满志地访问了埃及。法老送给他一条活鳄鱼作为礼物，又安排他去捕猎“纳西鲁”(或“海马”)，大概是一种海豚。

法老选择的消遣很适合提格拉-帕拉萨的口味，因为狩猎似乎是他主要的娱乐方式。根据这个时期的一份文献的记载，提格拉-帕拉萨曾经杀死了不少于920头狮子——其中800头是在战车上杀掉的，120头是站在地上杀掉的——以及10头大象和6头野牛，这些令人生畏的动物齐肩都有6英尺高。这么大的数目表明这是某种受控制的血腥运动——在野外捕获的动物被放入猎苑中，让国王尽享杀戮之乐。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大象和野牛灭绝的事实也许同亚述国王们不知餍足的狩猎欲有所关联。

然而，紧随提格拉-帕拉萨之后的统治者并不是像他一样的强有力的武士，这个千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安静地结束了，铭文的稀少暗示这段时期缺乏值得记录的重大事件。但空白只是暂时的。因为不久之后，新亚述帝国的国王们将追随提格拉-帕拉萨的脚步，在他们的征服之途上一路留下破坏和恐怖的痕迹。

野蛮的胜利

A BRUTAL VICTORY



84

MESOPOTAMIA: THE MIGHTY KINGS

左 图中亚述武士用长矛刺死钉在尖桩上的犹太王国的战俘的景象意图在观者心中激起恐惧和敬畏。但这只是几幅类似的场景中的一个，这些场景构成了尼尼微西南宫殿仪式室墙壁上一组令人不寒而栗的连续性的画面。

这间仪式室由一对巨大的、生着双翼的人面石牛守卫着，沿着室内的四面墙伸展着一幅长约90英尺的全景式壁画，它描绘了亚述王西拿基立于公元前701年征服犹太要塞莱基的几个关键性的场景。

在东地中海地区，莱基的重要性被认为仅次于耶路撒冷，所以亚述人在征服整个犹太王国的过程中将它视作一颗关键性的棋子。“我踏平了土坡，又调来攻城槌和步兵，一举将莱基攻克。”西拿基立吹嘘道。《旧约》中对此有过记载：亚述王“亲率他的全军人马去围攻莱基”。

有关这场冲突的丰富的证据长久地埋在莱基要塞的废墟中，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被英国考古学家詹姆士·莱斯利·斯塔基首先挖掘出来。后来，特拉维夫大学的大卫·尤西金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那个扔满了武器的烧焦的废墟上，已经出土了被一堵堵高墙所环绕的宫殿堡垒、住宅区和商业中心。在遗址西南角距古城正门不远的地方，安卧着西拿基立围城斜坡的遗存——昔日的亚述武士用数千吨石头堆成了一条供用以撕破城墙上端的攻城槌通行的坡道。破碎的青铜门附件是这次亚述人强力攻城成功的又一证据，它们令人想起西拿基立的大军最终捣毁城门、冲入城中、将毁灭带给市民的时刻。

石暴箭雨

A STORM OF STONES AND ARRO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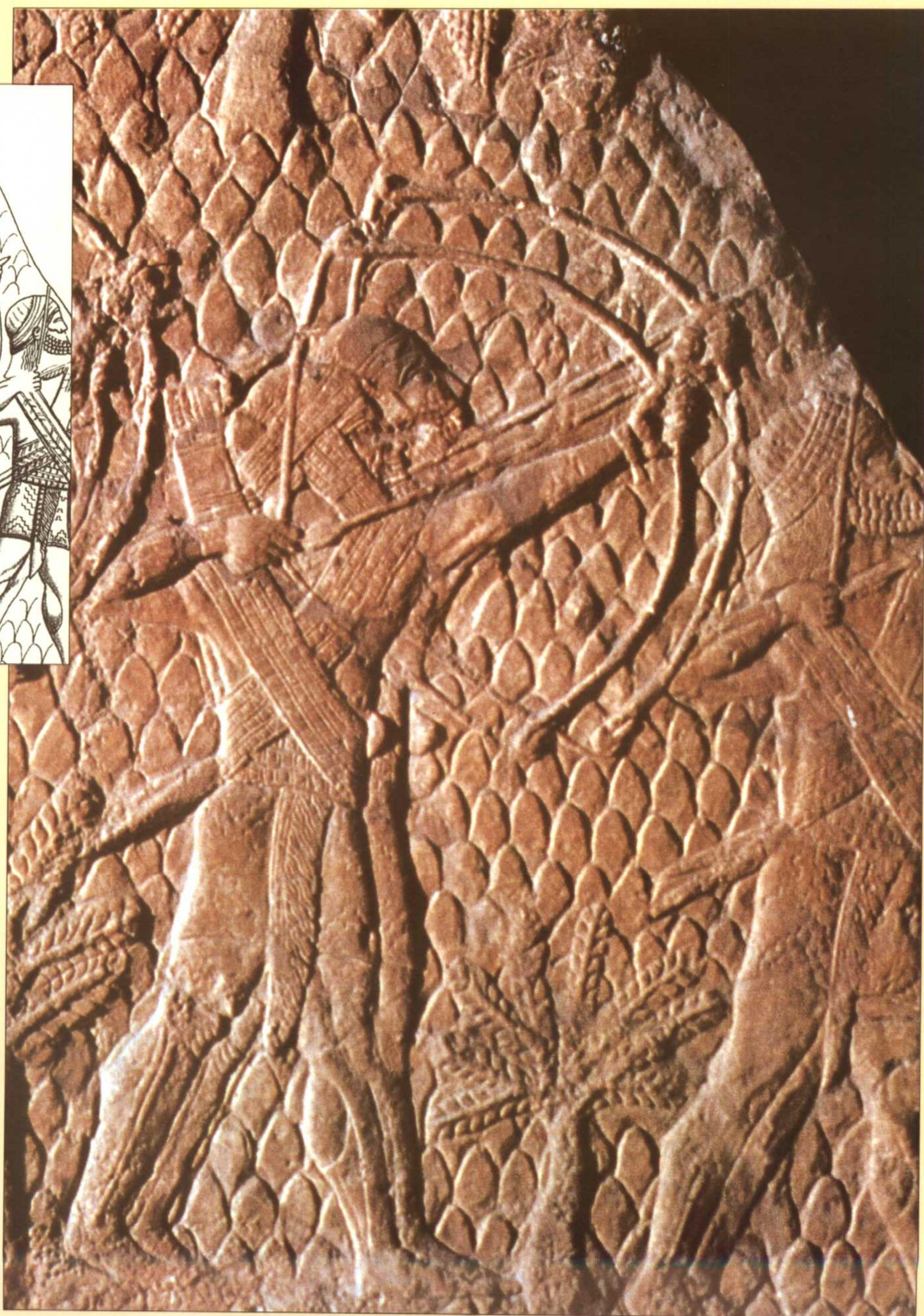


■ 上图是西拿基立王宫壁画的一部分（右图显示的是画的细部）：亚述步兵两人一行，列队朝莱基要塞行进。行军路上砾石遍地，植有葡萄藤和橄榄树。走在队伍前列的是弓箭手，他们的箭已在弦上。殿后的是投石手，石头已放入待发的皮弹弓。各不相同的制服和发型暗示这支军队的士兵来自不同的种族。按照惯例，亚述统治者会强征被其征服的仇敌入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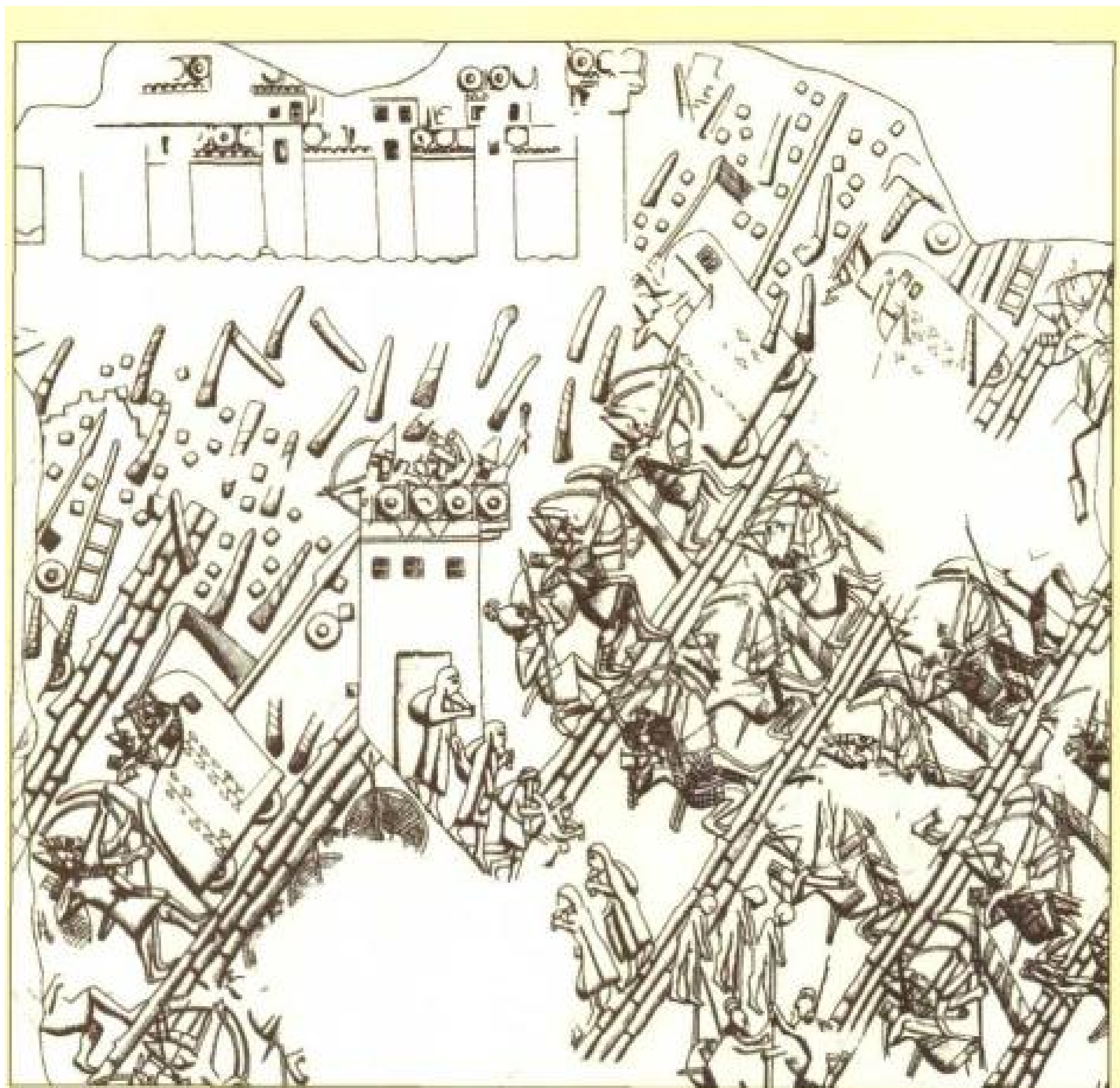
■ 数百枚致命的箭头(上)和石弹(右)堆积在莱基遗址上。发掘者们在城墙附近挖到了数量最为集中的箭头，它们状如树叶，由铁或骨制成。许多箭头是弯的，这表现它们是在近距离内发射的。石弹的数量虽不及箭头多，但却同样致命。它们的大小与网球相仿，重半磅，是用燧石做成的。无论是围城者还是守城者都可以发射箭头和石弹。





用攻城槌进攻

ATTACKING WITH BATTERING RAMS



■ 左图中展示的是王宫壁画的中央部分：冒着冰雹般投下的火把、箭和石弹，西拿基立的军队沿着围城斜坡强行攻打莱基的城门楼。为攻城士兵开道的是亚述人的围城器械之一——装备有带金属头的攻城槌的塔车。守城者企图放火焚烧这辆用皮革和木头做成的攻城塔车，但驾车的亚述士兵通过用长柄勺取水浇在车身上而挫败了这一企图（见右图）。为了更集约地表现这次攻城行动，壁画的雕刻者描绘了城池陷落后被驱逐的犹太市民从城门楼中涌出的情景。

■ 在莱基的西南角，一条垂直切过亚述围城斜坡的路看起来就像一道暗色的伤疤（右）。在围城斜坡之上，一个个沙袋标出了城墙旁边的整齐划一的挖掘坑，城墙在从山顶至山脚的路段的三分之一处环绕着遗址。很明显，围城斜坡在城墙之外便中断了，因为攻城槌足以越过这段距离。





对抗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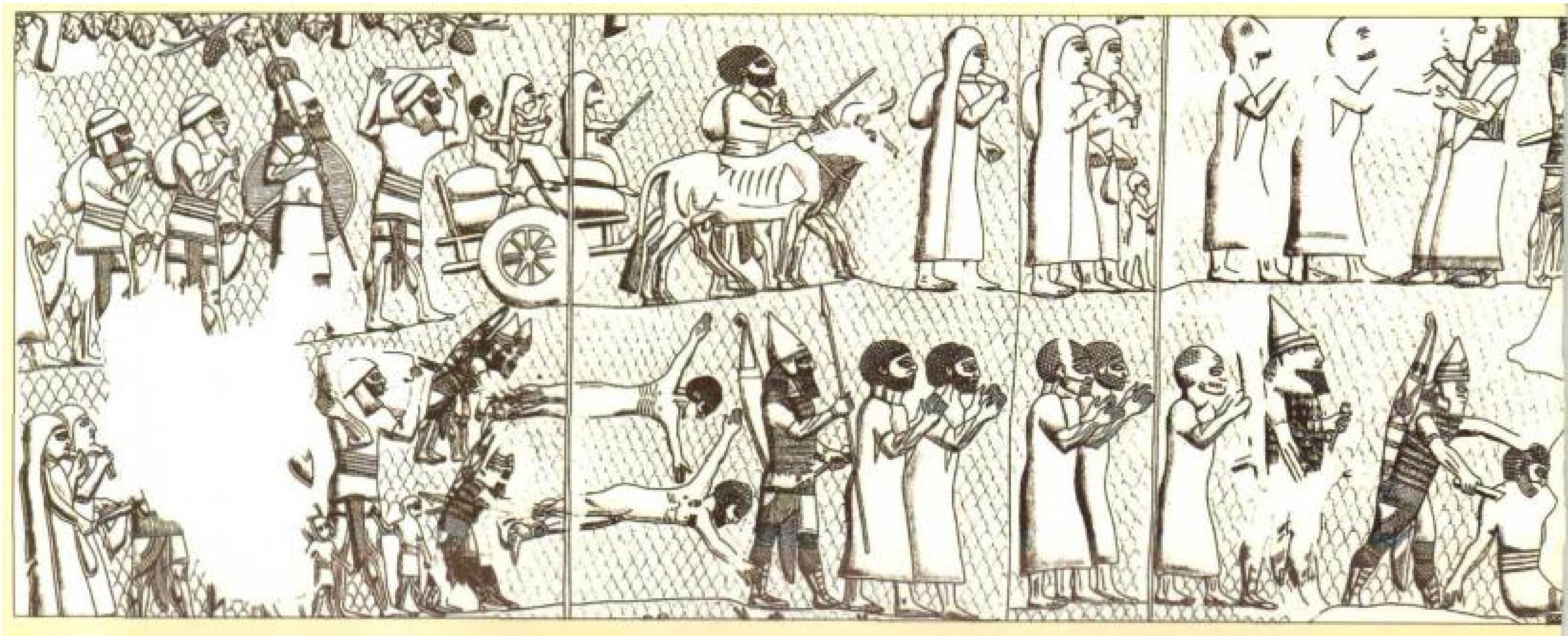
THE CONSEQUENCES OF DEFIANCE



■ 在覆盖着围城斜坡和城墙的瓦砾中发现了众多亚述士兵的武器装备，其中便包括这件青铜顶饰（上）和无数青铜或铁制的盔甲碎片（右上）。这件顶饰也许曾装饰过一位亚述长矛手（下图，左三）的头盔。

■ 右图浮雕上的一则铭文这样写道，“亚述王、众民之王西拿基立端坐于御座之上，而从莱基城缴获的战利品源源不断地从他面前送过。”据认为这位最高统帅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他的大营就扎在围城斜坡对面。现在，战斗结束了，他安然地坐在宝座上，与士兵共庆胜利。后来，很可能是在被他的儿子们谋杀后，浮雕上国王的五官遭到了损毁。

■ 在亚述卫兵的押送下，犹太战俘列队从被征服的城市中走出（上），而得胜的西拿基立王（右图）正端坐于御座之上准备对他们进行判决。在这块浮雕的上半部分，两名妇女、一个孩子和一个怀抱中的婴儿坐在一辆由两头瘦骨嶙峋的小公牛拉着的车上，而一个赤脚男子则跟在一旁。在浮雕的下半部分，一队战俘举起双手、乞求宽恕；队伍后面的两名俘虏——很可能是犹太官员——正被活活剥皮，而前面的一名俘虏则正被用匕首刺死。







鲜血和贡品 铸造的帝国

ASSYRIA: AN
EMPIRE BUILT ON
BLOOD AND TRIBUTE

1989年4月，在尼姆鲁德，工人们正在发掘尘封已久的宫殿。公元前879年—公元前706年间，尼姆鲁德曾经是亚述帝国的都城和要塞。其宫殿埋在地下已达无数个世纪。如今，只见工人们挥舞工具，干得热火朝天。就在此时，一截陶瓷管道出现在他们眼前。后来，他们发现这截管道竟是通气孔，这令他们惊讶不已。这个事实能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所清理的地面并不是宫殿的地板，而是一个屋顶。他们继续往下挖，发现了一个墓穴。进入墓穴的主室须经过一间前室和两扇石门，石门的折叶也是石头做的。主室内停放着一具石棺，由一块当地的石头制成，上面覆盖着三张石板。石棺盖着盖，显然从封顶那日起，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这间古老的石墓位于底格里斯河岸旁边，是为亚述一位王后亚巴雅修建的，迄今已有2700年的历史。在墓室中的一块大理石石板上，刻有一行楔形文字：“如果有人敢动我的坟墓，那他将永远遭受失眠之鬼的折

■ 这件垂饰是1989年在伊拉克尼姆鲁德的一处皇后墓中发现的。它产于公元前8世纪。垂饰四周由精美的黄金颗粒镶边，中间是一幅天青石色的棕榈树拼图，由次等宝石镶嵌而成。据猜测，这种棕榈树可能象征着亚述艺术中常常描绘的圣树。



磨。”这是亚巴雅用来警告人的一句毒咒。然而，在注意到这句咒语之前，伊拉克考古学家穆扎欣·麦哈默德·侯塞因已经进入过墓室。没有记录显示他曾因此而失眠过。即使他曾经失眠，那也只是出于兴奋。

穆扎欣用一根铁棍将棺盖撬开，发现在尘土中有些东西闪闪发光。后来他汇报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我举起灯来，金子的反光不断刺激着我的眼睛。”那就是金子，大量的金子。它们被做成珠宝首饰，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棺材中有两具干枯的女尸骨骸，其中一具较小，可能是个小孩。尸骨内外，大量的黄金珠宝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珠宝旁边有大批细小的重瓣金玫瑰，显然是哀悼者在盖棺之前撒在尸体上的。这些小件黄金物品使穆扎欣和他的同事们眼花缭乱。他们大致数了数，发现大约80个制作精美的饰物，总共重约31磅。其中，有更加古老的圆筒印章(见20-23页)，制作于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8世纪，人们在这种印章上镶嵌黄金，当做首饰佩戴。在近旁的一个灰色石瓶中，发现了一些烧焦的骨头，其来源难以确定。

在四个金瓶、一个水晶瓶上，考古学家看到一些刻字，这使他们更加迷惑不解。所刻的大约是三位王后的名字，这些名字在此之前没有学者知道。她们分别是：亚巴雅，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之妻；巴罗图，沙尔马尼瑟尔五世之妻；塔雅，萨尔贡二世之妻。她们的丈夫在公元前744年—公元前705年相继在位。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宫殿起初是国王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63年—公元前859年)在位时修建的。从纪念三位王后的工艺品看来，在亚述纳西尔帕死后的近两个世纪中，这座宫殿继续为后来的国王服务。

四个月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另外一座坟墓，其中的宝藏更为丰富。他们估计这是亚述纳西尔帕二世之妻穆里苏王后的坟墓。然而，墓室中最重要的大石棺里却什么都没有。考古学家们认为

她的尸骸一定已经被转移到别处。埋葬室中有三具铜棺，其中盛放着不明身份的骨骸。室内堆满手工制品，与在前一个坟墓中发现的大体类似。这些黄金制品共有440件，总重量约51磅。其中有一顶奇异的王冠，形若葡萄树，上面饰有葡萄藤、天青石色的葡萄，以及带翅的裸体女神。另外还有一只5英寸高的花瓶，瓶壁上绘有战争和狩猎的场景，栩栩如生。

此时，伊拉克政府仍然为两伊战争所困扰，并不急于就这次新发现做大肆的宣传，或在众多的外国记者和考古学家面前充当主人的角色。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大英博物馆的约翰·科蒂斯看到了这次出土的宝藏，激动地称之为“自图坦卡蒙国王之墓以来意义最大的考古发现”。行内的许多专家也和他一样兴奋。这次发现之所以不同凡响，还在于它的地点正是一代代考古学家带着热切的心情无数次挖掘过的地方。

亚述人在后宫的地板下开挖了地下室，作为丧葬的地点，这种做法在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中由来已久。如今，学者们找到了通往这座迷宫的入口。整体墓穴建筑的上方就是亚述君主的妃嫔居住的地方。在她们的闺房、王宫与其他皇家接待室之间，由一堵异常厚重的墙壁相隔离。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这次发现具有重大的价值。譬如，在公元前612年—公元前605年间，亚述帝国衰落，其城市遭到洗劫，珍贵的黄金所剩无几。而今，突然间出现一个丰富的宝藏，这为考古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所有这些精美的物品使人们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的亚述国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代的学者一直把他们当做残忍而成功的斗士和帝国主义者，但是这些发现表明亚述君主不仅拥有无穷的财富，而且有独到的审美能力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就在全世界的亚述专家和记者准备打点行装，前往尼姆鲁德的时候，伊拉克当局因受到其境内种族主义恐怖分子的威胁，对



来往的国外媒体并不欢迎。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使得穆扎欣到亚述国王坟墓探访的愿望再次受挫。

对于这种紧急的军事状态，新亚述时代的军事国王一定十分了解。他们的文化就是征服者的文化。公元前911年，亚述军大举西征，讨伐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外的宿敌，收回了200年前祖先丢失的领土。从此开始，直到公元前7世纪晚期他们被敌军联盟击溃，亚述王国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统治了几乎大部分中东地区。在这段辉煌时期，亚述王国掌握着从埃及到伊朗扎格罗斯山脉的所有疆域，而亚述的国王则操纵着不计其数的部落、城邦和国家，使供奉和财宝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金库，让所有人都为他们的帝国服务。

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区，从埃及法老墓的墙壁上刻的象形文字到犹太人记载宗教故事的羊皮纸卷，每一个记录中都透露着亚述人的痕迹。而亚述人自己用楔形文字所做的编年史则验证了所有这些记录的真实性。

然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期的亚述人跟他们同时代的埃及人不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似乎从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到19世纪，在尼姆鲁德发现了巨型的人头牛身像。这一类的生动纪念物轰动了西方世界。经过漫长的旅途，它们最终在欧洲的大型博物馆中安家落户(见136-145页)。出土的亚述宫殿中有丰富的遗迹：墙上绘有细腻而逼真的图画，其内容包括军队远征、进攻、处决、皇家猎狮队，以及身着异族服装的外国人向亚述王国进贡时的列队。

现代对亚述的重新发掘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早

带来惊喜的考古奖励

ARCHAEOLOGICAL PRIZES OF RARE DELIGHT

1989年，在尼姆鲁德的伊拉克考古学家揭开石棺上的石盖之后，看到两具女子尸骸，其中一个年轻妇女，另一个是女孩。所谓尸骸也就是一副骨架。骨架上放满了金饰品，有金冠、金戒指、金耳环以及金手镯，其中大多镶有光玉髓、玛瑙、天青石以及绿松石。在骨架附近，堆放着更多的珠宝和花瓶，其质地为铜、雪花石膏或水晶。在骨架上下还可以看到黄金做成的碗、杯和水瓶。骨头之间散放着微型金玫瑰，它们可能曾经是衣服上的装饰。

对于这些精致工艺品的做工，英国考古学家乔治娜·赫尔曼是这样评价的：“其做工精美绝伦，它的标准在今天都是难以达到的。”

■ 右图中这件由黄金颗粒做成的挂饰上镶嵌着次等宝石，它是一件珠宝艺术的杰作。这条项链(左下图)上悬挂着28个垂饰，沉重异常。项链的接合处是两个相互缠绕的动物头构成的扣。除了这些物件之外，在墓中还发现了72副耳坠，其中一副(右下图)是由吊在半月形钩上的松花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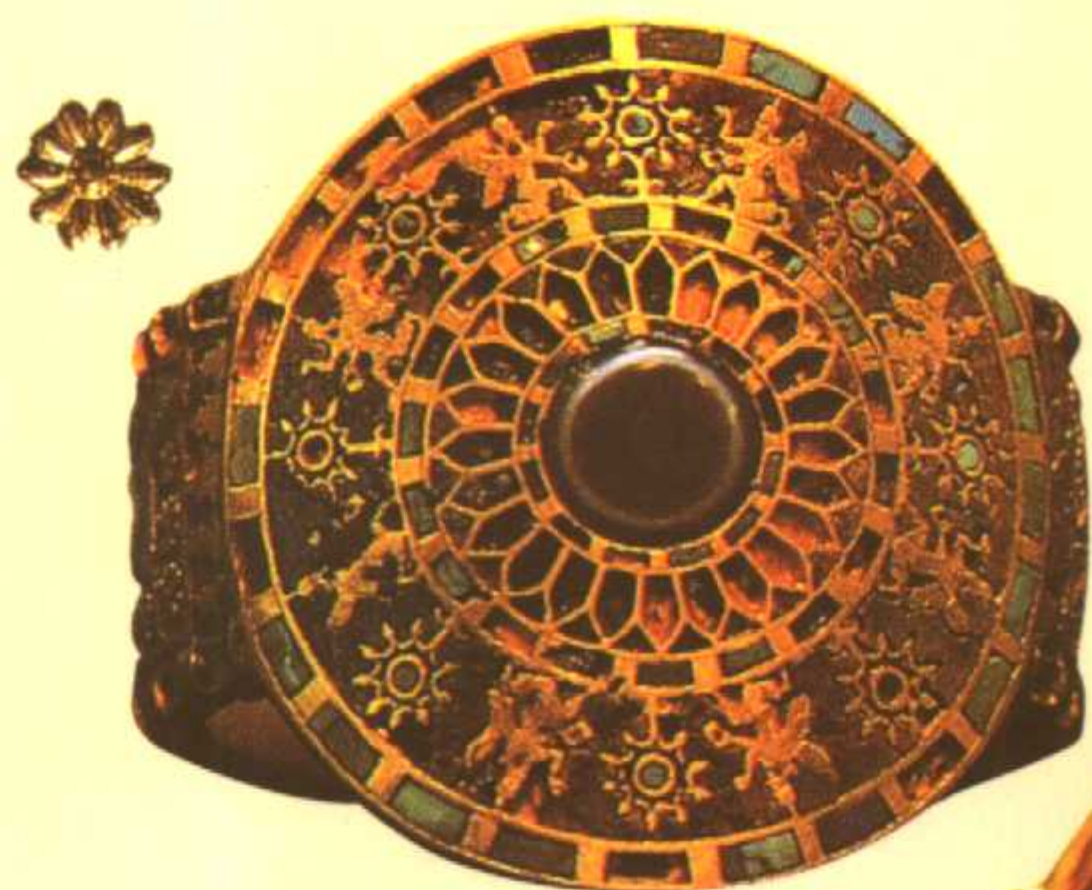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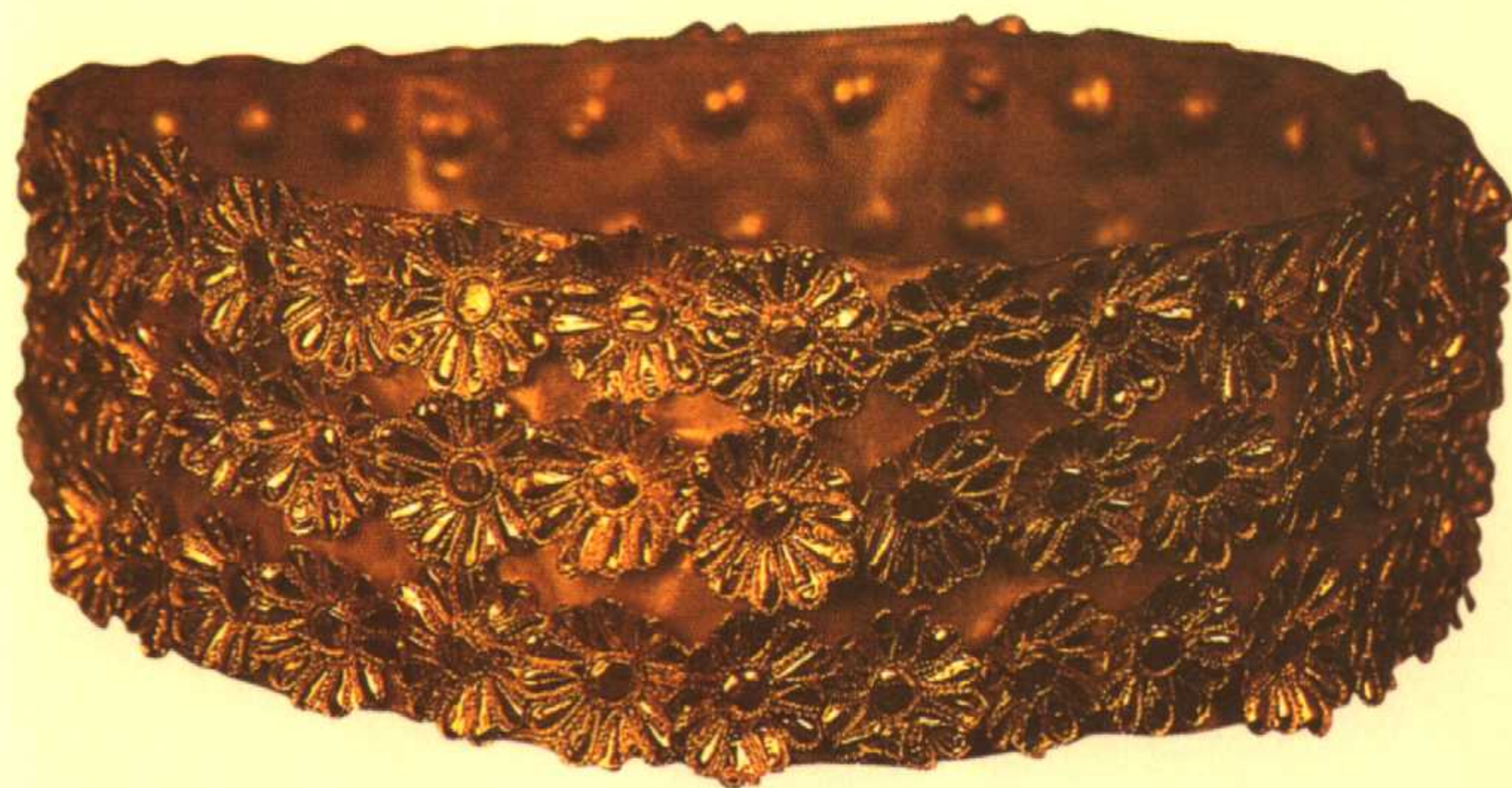


■ 上图中这顶王冠是由1英寸宽的黄金辫构成的。黄金辫以人字形图案编就，上面镶嵌着宝石。耷拉在后面的带子长10英寸，末端有流苏做垂饰。戴在头上时，这根带子会像缎带一样飘在脑后。



■ 右图中这副金手镯宽3英寸，结构以凸纹为主。每只手镯由两个半圆构成，围绕折叶开合。

■ 右边这顶金冠宽 3.5 英寸，上面镶嵌着三排金玫瑰。它可能是葬在王后旁边的小孩曾经戴过的。下边是一副沉重的金手镯，从图中可以看到手镯上镶有虎眼、绿松石、孔雀石和天青石。



■ 上图中是一只 3 英寸高的微型瓶，瓶壁上有许多凹槽，并有精细的金链做装饰。左图中是一只敞口金碗，直径约为 10 英寸。这只碗做工精巧，碗壁上镶有突出的节。



期。那时，在位于巴格达西北 220 英里处，底格里斯河边的美索不达米亚老城摩苏尔，商人们能够在集市中见到一位英俊的黑发欧洲人。他穿梭于小摊之间，着迷地在成堆出售的古董中挑来捡去。任何一件看似非常古老的东西都会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他用地道的阿拉伯语讨价还价，敲定一个价格，然后抓起一个破碎的罐子或有雕刻的砖头，询问卖主他们是从哪儿搞到的这些东西。对方的回答很简单：这种东西到处都是。实际上，它们就生长在郊区的土地里。

这位欧洲人就是保罗·埃米尔·博塔，法国驻摩苏尔的领事。摩苏尔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边远前哨，从 16 世纪开始土耳其苏丹一直统治着此地。博塔是出色的语言学家和热情饱满的旅行家，对中东地区的风景和古迹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法国政府的上司为了使他用自己的知识效忠祖国，想出一个办法。他们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有一些古老的宝藏等待人去发掘；他们也知道其他欧洲邻居已虎视眈眈地瞄准了这些宝藏，要把它们收入本国的博物馆中。现在，他们急切地希望将宝藏冠以高卢人的名称。因此，他们将博塔派往底格里斯河岸边的城市，鼓励他在那些大有研究价值的土丘中继续发掘。

博塔的第一次挖掘工作收获甚少。这次挖掘的是一个看似土丘的建筑。它的附近是一处伊斯兰圣地，这给挖掘工作带来一些麻烦，因为当地的教士认为他的行动有亵渎神灵的倾向，于是表示极其愤怒。博塔挖掘的第二个小丘位于库云吉克，隔着底格里斯河与摩苏尔相望的一个城市，博塔认为此处就是圣经中闻名的亚述城市尼尼微的所在。经过几个月辛勤的工作，他只挖出一些砖和几块雪花石膏。这位法国领事大失所望，他已无法打起精神再进行下一次挖掘，因为很有可能还是一无所获。1843 年 3 月，从库云吉克西北 12 英里处的村庄豪尔萨巴德来了一位农夫，他带着一车有雕刻的砖找到博塔，要将东西卖给他；同时，他还告诉

博塔，在他居住的地方有大量值得进行考古发掘的东西。这个消息太好了，博塔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匆匆派遣两名工人前去调查。

一周以后，前方传回消息：工人几乎刚把铲触及地面，就看到一些石灰墙，墙上雕刻着大量的长髯人像和怪兽像。博塔兴冲冲地跨上马，向豪尔萨巴德急驰。他很快就断定这些雕像属于一个至今无人知晓的文明，这个文明与埃及文明一样古老，但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他兴奋地写信向巴黎汇报这次发现：“我相信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雕塑的人。出于某种原因，可以推断它们是尼尼微繁荣时期的产物。”

到现在为止，已知的古代世界版图不仅包括埃及、希腊、罗马、犹太人的土地以色列和犹太国。从《圣经》的资料可以推断，亚述在当时是一个主要的国家，然而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博塔感觉到，在他身后其他的考察者正蠢蠢欲动。对此法国政府也有所察觉。他们专门拨款，鼓励进行下一步的发掘：同时，他们给博塔配了一位极其得力的助手，画家拿破仑·弗兰丁。弗兰丁擅长摹画古代遗迹。这次他决心将博塔发现的每一样东西都用自己的画记录下来。

然而，与奥斯曼政府进行的官方交涉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尤其摩苏尔的帕夏(旧时奥斯帝国高级文武官的称号——译者注)，穆罕默德·克利特里·奥格鲁又是个腐败的官僚。他仿佛在玩猫捉耗子的游戏。对于博塔提出的在豪尔萨巴德居住并进行发掘的请求，他时而允许，时而又反悔，将博塔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他最终同意让博塔挖掘时，又派出间谍，防止这位法国领事携宝而逃。他还暗地给本地的劳工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发现了黄金而不分给帕夏一份，那么他们定将遭受折磨。由于受到这样的威胁，许多农夫决定宁愿平平安安地守护自己的田地，也不给这位新的雇主卖命。博塔气愤地称帕夏为“小黑鬼”，自己则从一群基督徒中

并非石膏模型

A PLASTER
CAST THAT
WASN'T

有时无价之宝总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下图这个椴木浮雕就是这样的无价之宝。它是在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国王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的西北宫殿中发现的。

很久以来,这件丢失已久的工艺品一直挂在位于英国多赛特的肯福德学校内一家食品店的墙上。它和其他两样物品组成一组,上面涂了白色涂料,挂在飞

镖盘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1957年,有人请来专家对浮雕进行鉴定,他们误以为这是石膏复制品。1993年,大英博物馆的朱莉安·里德对浮雕进行重新鉴定,发现这是一件真品。克里斯蒂斯拍卖行的古董负责人评论道: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浮雕系列的其他组成部分人们早已熟悉,但这一件失踪已久,人们原以为它在从尼姆鲁德运往英国的

途中落入了底格里斯河。

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奥斯汀·亨利·莱亚德使这件浮雕重见天日。为了对约翰·格斯特先生资助他到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考古勘察表示感谢,他把浮雕和另外几件精致的亚述工艺品送给了这位捐助人。格斯特将这些物品陈列在一个特意按照亚述风格设计的建筑中。他的家——肯福德庄园——后来改作学



校。另据猜测，他的最后一件古代收藏品也于1959年被出售。那座亚述式建筑成为学校的糖果店，光顾此处的男孩常常掷飞镖取乐，而浮雕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失手后误射的目标。

在清理后的浮雕上，可以看到两个人像。站在右边的是一位宦官，手持权杖，身上背着一副弓和一个箭筒。他的袖口上绣着玫瑰花形装饰，这表明他是皇宫内人士。在他身旁是一位长翅膀的神灵，手中托着一个松果。松果这个古老的象征意味着魔法保护。

这件浮雕曾经被误认为是个毫无价值的石膏复制品。然而，在1994年伦敦的一次拍卖会上，有人以770万英镑(1190万美元)的高价将它买走，创下了世界纪录。

找到新的工人。他们在当地定居不久，对任何一种新的谋生方式都大为欢迎。

不过，所有这些障碍所带来的不快都被1844年夏天那些丰富而精彩的发现冲淡了。整个夏天，博塔雇佣的工人日复一日在被埋葬的皇宫遗迹中进行发掘。他们看到巨大的动物塑像把守在皇宫的大门和入口处。这些动物千奇百怪，狮子和公牛长着神秘妖怪的翅膀和人的头。宫殿内部，通道、接见室、庙宇以及藏宝室的墙壁精美绝伦，许多墙上绘有浅浮雕画，画中描绘了战争、狩猎活动、大型庆典以及宗教仪式的场景。

在没有浮雕画的墙面上，用神秘的楔形符号刻着一篇篇说明文字，这些神秘的符号令博塔懊恼不已。多年以后人们才找到破译的方法。直到那时，发现这座宫殿的人才得知，这座皇家堡垒名为东宫，是在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君主萨尔贡二世的指挥下建造的。

1844年秋，画家弗兰丁满载着他所画的豪尔萨巴德遗迹返回巴黎。无论专业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都被眼前的图画惊呆了。一时间，巴黎掀起了亚述热，政府命令博塔挑选出最精美的雕塑送回巴黎罗浮宫展出(见144—145页)。

英国人一直在与法国人争夺在亚述地区的影响力，如今他们眼睛都红了。如果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还会出现更多的考古奇迹，古代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写，那么大英帝国绝不能袖手旁观——寻宝的欢呼中要有他们的声音，分享宝藏时也要有他们的一份。

英国派驻巴格达的使者亨利·罗林森本人就是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古迹的先锋，他写信给他的同事，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说：“看到法国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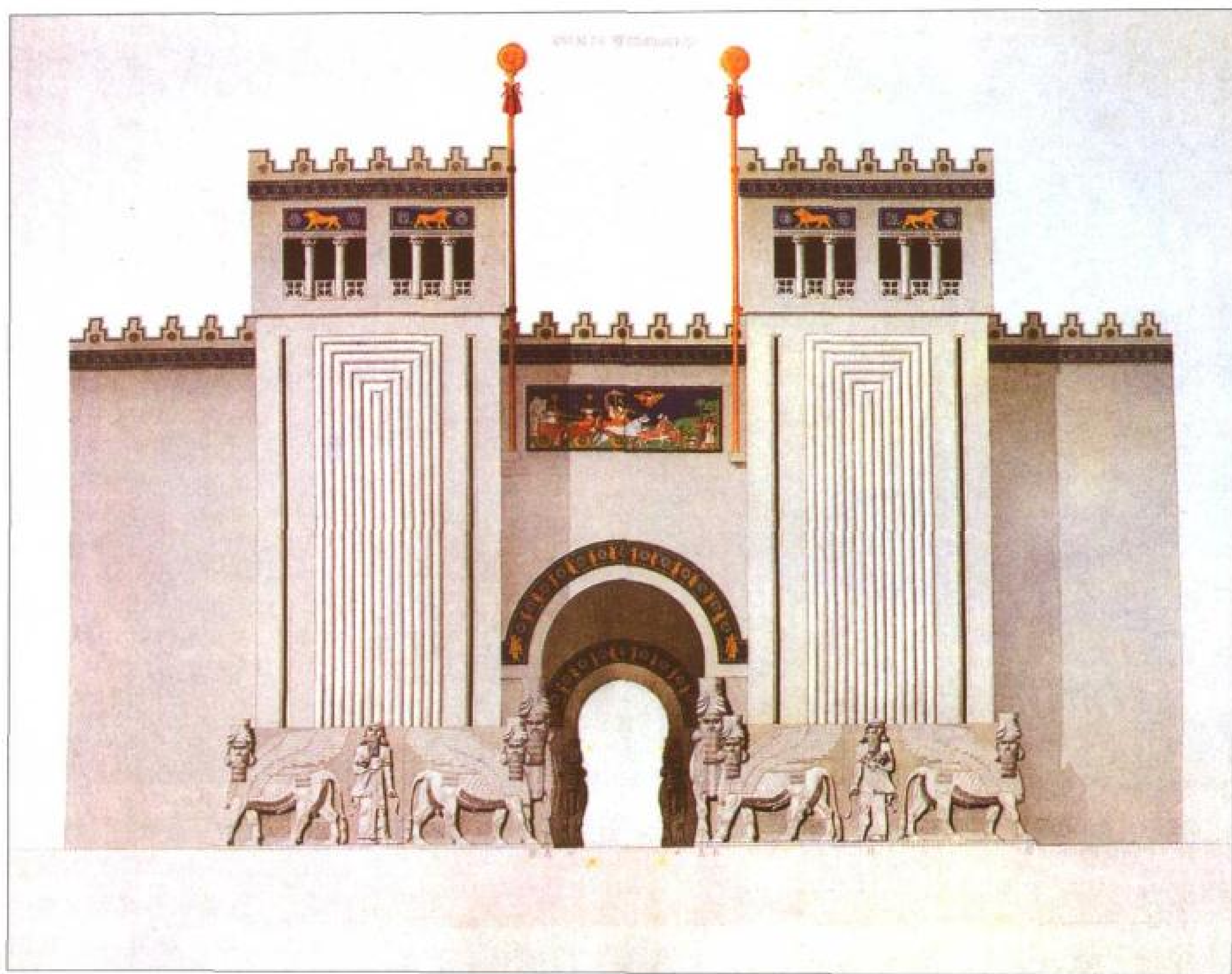
断了这个地区，我简直心如刀绞。”据他预测，博塔这次著名的发现“在未来将给国家带来荣耀，而我们煞费苦心所要保存的土耳其帝国也许只会成为历史”。

坎宁同意罗林森的看法。要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为英国创造利益，坎宁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奥斯汀·亨利·莱亚德。他在君士坦丁堡担任坎宁的幕僚，专门负责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事务。任职之前，他曾广泛地游历于中东地区。他的同胞这样描述他：“他是一个好小伙，聪明而幽默。”莱亚德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热衷于考古，并且相信中东地区的神秘宝藏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由于共同的热情和信心，莱亚德与博塔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坎宁指示，将发掘工作保持低调处理，尽量避免同当地的政治组织和宗教团体发生纠纷。按照这个指示，1845年10月，莱亚德被派往摩苏尔。他和一位来自英国领事馆的朋友乘皮筏到达摩苏尔，公开宣称他们是来捕杀野猪的。皮筏中装满了围猎用的所有东西，甚至包括了猎狗。他们准备了一大捆打猎用的矛和枪，颇为引人注目。然而，就在这些东西底下，藏着一包包挖掘用的工具。莱亚德一行人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7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一组土丘所在的地方。这些土丘坐落在峭壁之上，神秘莫测，撩人心弦。这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北岸上2英里处，距摩苏尔20英里之遥。

当地一位友好的教长为莱亚德招募了6个工人。1845年11月9日早晨，莱亚德带领这些工人开始工作。他们从可挖掘的壕沟开始，在数小时的时间内，就发现了两座亚述时期的宫殿。后来，经过对刻在宫殿中的文字进行破译，证明其中一座宫殿是公元前9世纪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的皇宫；另一座是未曾竣工的大厦，建造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200年后的继承者以撒哈顿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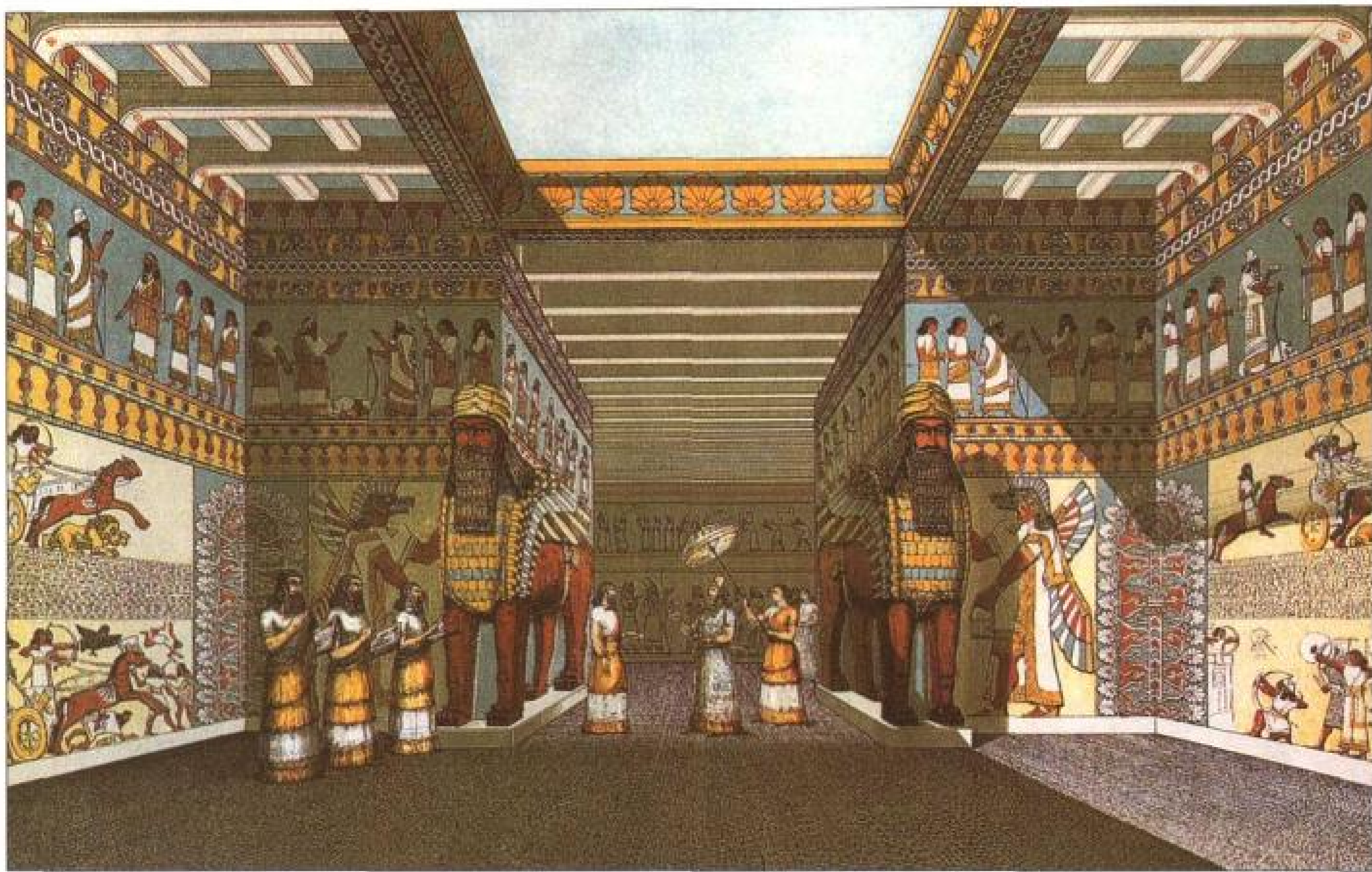
然而，莱亚德并不知道他挖掘的是什么。他相信自己所挖掘



■ 19世纪的一位画家菲利克斯·托马斯曾陪同法国考古学家维克多·普拉斯在豪尔萨巴德进行挖掘，发现了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在他画的宫殿复原图中，可以看到在双层塔楼构成的宫殿大门上，有巨型石像把守：门拱上装饰着耀眼的砖块。这样的大门共有7座。

的就是尼尼微，《圣经》中的先知约拿曾经说起过的地方。而且，他还以为尼尼微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而非城市名。实际上，他所发现的是尼姆鲁德，在《圣经》中称为卡拉赫，一度成为亚述帝国的都城。在他挖掘的地方，藏满了美丽的牙雕、刻有楔形文字的砖块以及雕刻的石碑。石碑上的雕刻描绘了生动的战争画面，有英勇的斗争场景，也有城市沦陷时的景象。所有这一切令他欣喜若狂。在写给姑姑的信中，莱亚德说：“我生活在一堆遗迹当中，别的什么都不再梦想了。”

接下来的几周，他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些发现给他带来无限喜悦。然而，很快他就受到了挫折。博塔的对头，摩苏尔的帕夏，又开始演他的老把戏。一天，他传



过话来，禁止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挖掘。莱亚德骑马匆匆赶往摩苏尔，几个小时后他见到了帕夏。帕夏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保证他完全同意让莱亚德继续挖掘。可是，莱亚德刚一回到挖掘场地，帕夏又让人捎信让他回去见他。

帕夏紧锁眉头，向他“亲爱的莱亚德先生”宣布说他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他说，莱亚德所挖掘的土丘是穆斯林的安葬地，如果挖掘工作触动了这片土地，那么他将无法保障贵客的安全。狡猾的帕夏还提醒莱亚德说：“您的生命可比那堆老石块有价值。”莱亚德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几周的挖掘中，他没有看见过什么墓碑。同帕夏交涉了两天，毫无结果。他回到挖掘现场后，却发现在50个小时之前还空荡荡的地面上，竟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整片葬地，里面全是坟墓！

帕夏的一个手下，多德上尉承认这些假坟是他的

■ 在1850年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发表的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的觐见室复原图中，可以看到室内装饰着生动的图画和壁雕，壁雕中画有国王、祭司、妖怪、战将以及马夫。这间觐见室位于尼姆鲁德，即《圣经》中所说的卡拉赫古城，是公元前879年亚述纳西尔帕命令修建的行政都城。



士兵受命开挖的。他们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内，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将一块葬地一点点迁到了此处。他感叹道：“为了把这堆该死的石头搬来，我们连同我们的马把命都搭上了！”

这个把戏背后另有隐情。原来，帕夏设此阴谋是应法国领事的要求。法国想在伊拉克独享考古的优势地位，他们不希望英国插足。莱亚德对多德施以小惠，很快就大称其意。最后，奥斯曼帝国的官员还签发了许可令，允许他们将所发现的雕塑和其他物品带出国境。有了这些条件，挖掘又可以继续进行了。

莱亚德的初衷是寻觅纪念性的宝藏，而不是要对遗址本身做细致的调查。他的收获很是壮观：在泥土下面发现了13对长翅膀的狮子；一头强壮的公牛，牛身上有翅膀，头是国王的头，脸上长满胡须；一组雅致的雪花石膏花瓶；还有许多军事装备，包括武器

■ 亚述的立体石塑像现存不多，这件亚述纳西尔帕塑像就是少数中的一个，比例为真人的二分之一。这件塑像曾立在位于尼姆鲁德的伊西塔神庙。塑像中的国王没有戴王冠，身披一条饰有流苏的披巾（这是亚述的宫廷服装），显示出亚述统治者庄严、坚毅的形象特征。

和盔甲，盔甲与浅浮雕中士兵所穿的类似。

工人们以为他们在一个壕沟中的挖掘可以结束了，而此后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座黑色的方尖碑(见113页)，这成为这一天最具戏剧性的发现。尖碑高近7英尺，碑上刻有楔形文字以及20幅浅浮雕，浮雕中细腻地描绘了外国国王为了向亚述朝廷表示尊敬而进贡的庆典场面。原来，这情景同《圣经》有某种联系，因为其中的一个进贡者是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国王耶户。他曾经消灭了亚哈国王的家族，对邻国犹太国又背信弃义。为了赢得该地区最强的势力的友谊，他向亚述国王沙尔马尼瑟尔三世敬奉金银和其他物品以表达尊敬之意。

黑色方尖碑，如同博塔几年前发现的宝藏一样，历经艰险，最



■ 这块雪花石膏刻成的浮雕发现于尼姆鲁德的西北宫。浮雕上，国王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在他的坐骑上瞄准一头进攻的狮子。在集体猎狮的过程中，将笼中喂养的动物释放，然后将它们关进一个围栏中。围栏由武装的士兵组成，他们手中举着相互连接的盾。狩猎活动为国王提供了一个练习狩猎技能的机会，几乎没有伤亡危险。这种活动在军事征伐的间隙中间提供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消遣方式。

终焕然一新，出现在大英博物馆的亚述展室。可是，莱亚德寻得艺术品的英雄事迹并未赢得国内同行的感激。相反，他还必须听命于一系列指示，对转移过程中的雕塑进行照料。他评论说自己被那些权威“当做垒砖大师对待”，而他们除了伦敦布鲁斯伯雷那间肃穆的展厅之外，并没有去过什么地方。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

莱亚德深信他所挖掘的就是《圣经》中的尼尼微，于是将他发现的宝藏配上大量的插图，编辑成书，名曰《尼尼微和它的遗迹》。尽管莱亚德为遗址取错了名，但他的书还是提供了丰富的考古信息，给善于怀疑的学者和一大批普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一个





富足的文明的出现表示震惊，而这个文明还与《圣经》有关。1849年冬，此书出版。其后不久，《伦敦时代》的评价道：“(这是)现今时代最了不起的一个作品。”公众热情高涨，这使大英博物馆的财政大臣稍感内疚，于是他们增加了发给莱亚德的补助金。

通过楔形文字确定的真正的尼尼微也是由莱亚德发现的，这次的发现始于1847年。古城尼尼微的遗迹包括位于库云吉克的土丘群。博塔一直肯定地认为这里就是那座传奇城市的所在。他在考古生涯的早期就曾到此勘察过，但一无所获。博塔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能够找到尼尼微的建筑。这些建筑埋在地下20英尺的地方，而这正是莱亚德计划挖掘的深度。1849年，莱亚德发掘出了由国王西拿基立(公元前704年—公元前681年在位)兴建的西南宫，以及宫中的71间房屋。从这些房屋中，他发现了2000件饰有雕刻的石板。然而，对于现在关在家中研究神秘楔形文字的学者来说，莱亚德在尼尼微的发现中最激动人心的要算帝国图书馆的一部分。这个图书馆在西拿基立的孙子亚述巴尼拔所居住的大西北宫内，建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图书馆中有大量的记录、条约和年代记，详尽地叙述了亚述帝国的历史。另外，馆中还收藏了许多双语词汇集，以及涉及文学、医药、日常礼节、宇宙、数学等各方面的作品。这个图书馆的出土为全面了解亚述文化打下基础。

不过，大英博物馆付给他的工作报酬少得可怜，这令莱亚德大为沮丧，如此巨大的收获也于事无补。他总是抱怨说，自己被迫用他那及其有限的资源去资助挖掘工作。1851年，他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对于收到足够的资助，他已不再抱有希望。他最终放弃挖掘工作，离开了摩苏尔。他的助手霍尔姆兹·拉萨姆留在当地，继续负责进一步的挖掘工作。

当莱亚德踏上归途，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的时候，他也许曾记起他的朋友阿布杜拉赫曼教长在尼姆鲁德一次宴会中问他的

问题：“以真主的名义，请你告诉我：你要拿那些石头来做什么？为了这些东西花费成千上万的钱！”也许莱亚德会认为教长接下来的一席话充分地概括了他的同胞的特征。教长说：“这些东西不会教你如何制作更好的刀剪或者擦光印花布；而英国人的智慧就是在那些东西中体现的。”

然而，英国人很快就表明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同样聪明。莱亚德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四年之后，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做了一次实验，旨在证明：经过半个世纪多坚苦卓绝的努力，大批学者已经找到了解译楔形文字的钥匙。协会请到四位研究该领域的学者，其中包括莱亚德的同事，前驻巴格达总领事亨利·罗林森。这四人将分别对一篇新发现的楔形文字文章进行翻译。1857年，有关专家对四种翻译版本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翻译大体一致。于是，大英博物馆找来几名复写员，将博物馆内所有刻有楔形文字的石板上的内容抄录下来，结集成册，为最后的翻译做准备。

许多考古疑难和历史问题对于博塔或莱亚德而言都是无法解开的谜，而对楔形文字进行的破译工作正好揭开了谜底。20世纪的考察者，如英国教授马克斯·马洛温，带着这些知识和先进的科技，再次回到那些先行者首次发现的遗址中。

1949年，马洛温在妻子、侦探小说作家阿加沙·克里斯蒂的陪同下，抵达尼姆鲁德。马洛温此行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他希望能发现更多的精美牙雕(莱亚德首次发掘出的那种)；其次，他相信在废墟中，能够找到王都的档案。

在他的回忆录中，马洛温写道：“这么大的城市中竟然没有任何有关经济、商业、历史和文学的记载，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敢以我的生命打赌，最后我们一定会发现所有这些记录。后来我们的确发现了。”

马洛温带领一小班人马和70位雇来的村民，着手在尼姆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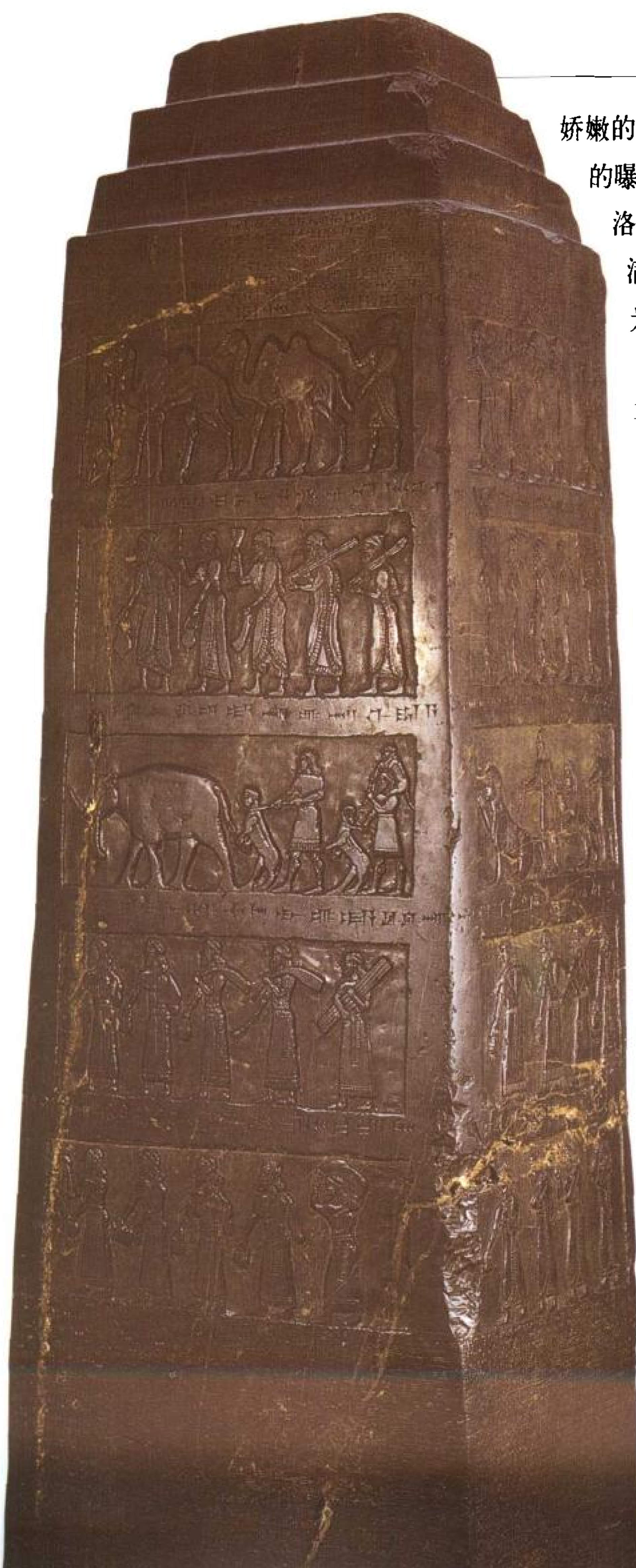


的西北宫遗址中开始挖掘工作。西北宫是公元前9世纪由亚述纳西尔帕兴建的，建筑风格优美，由莱亚德首次发现。实际上，西北宫是一个由庭院、宝藏室、行政办公区以及家庭住宅区组成的综合建筑群。几乎就在挖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马洛温就发现了一个经过精细雕琢的象牙牛。这件牙雕躺在宫殿地板尚存的碎片上，小巧玲珑，用手掌就能握住。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着挖掘的深入，做工精美的牙雕大批地涌现(见116-119页)。例如，当挖掘队正小心翼翼地挖掘一处深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副象牙制的匾。匾上有黄金叶做装饰，镶嵌着红玉髓和天青石，刻画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类似于死亡的景象：画中，在一片色调浓烈的景色中，一名男子在一头狮子的魔爪中苦苦挣扎。另外，他们还发现了一大批装饰精美的雕刻，其中包括两个形似女子头像的雕刻。挖掘队给其中的美女起名为“蒙娜丽莎”，而另外那个相貌平平的就称之为“丑妹”。经过确认，马洛温认为这些物品是从一件象牙家具上分离的部分，但它们为何到了这井下，马洛温颇为疑惑不解。他怀疑这是帝国行将灭亡的时候，侵入宫殿的敌人扔到井里的。

这些物品原本就脆弱，如何在空气中保存是一个问题。它们一接触空气，颜色和质地就迅速地改变：颜色从浅黄色变为白色，而柔软、奶酪般细腻的质地则变成易碎的脆质。挖掘队为了防止象牙制品损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保护技术。其中的成员琼·奥茨回忆说最有效的办法是阿加沙·克里斯蒂想出来的。她正在写一部新的侦探小说，工作之余她便到挖掘队中帮帮忙。她建议她的丈夫给象牙制品擦上护手霜试试。为了使自己

■ 这块6.5英寸高的阶顶纪念碑上刻有浅浮雕。浮雕中描绘了国王沙尔马尼瑟尔三世残酷剥削的景象，以及进贡者牵着大象、犀牛、骆驼、狮子和牡鹿前来进贡的场景。这块黑色方尖碑是1846年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在尼姆拉发掘的，碑上刻画着沙尔马尼瑟尔接受以色列君主进贡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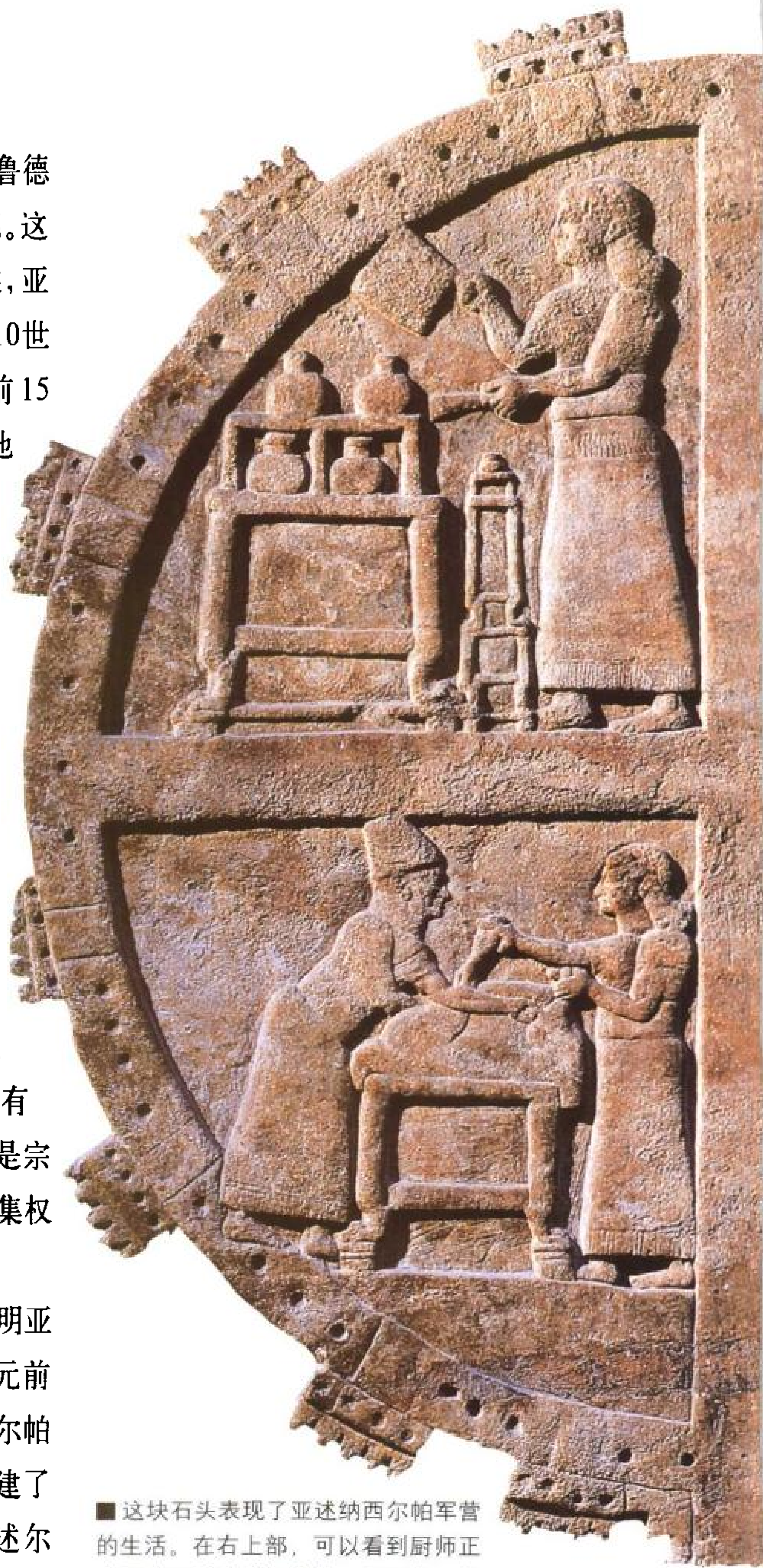
娇嫩的英国皮肤不受美索不达米亚阳光的曝晒，克里斯蒂随身带着护手霜。马洛温听取了她的建议，果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于是，涂抹护手霜成为挖掘工作中的一个权威做法。

马洛温继续对尼姆鲁德的重要建筑进行考察。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所期望的第二个远大目标：一个收藏有楔形文字泥板的图书馆，其中记录了国家大事、历史事件、财政交易、条约，以及其他与亚述宫廷息息相关的主题。恰巧，这个图书馆发现于那布神庙，供奉撰写之神的圣地。在这座神庙中，马洛温还发现一个说明神庙各组成部分名称的文件。这给他带来一个难得的机会，用建筑中原有的东西做他的向导。然而，这个文件不可能将他引向一个无与伦比的宝藏处，此处皇家坟墓是1988-1989年间由穆扎欣发现的。实际上，当时马洛温大部分时候都在尼姆鲁德进行挖掘，而且曾经在这处坟墓上方走过，他应该能够发现。如果他找到了这块宝藏，那将成为他最伟大的发现。

马洛温和继他之后的考察者在尼姆鲁德所做的发现给亚述历史增加了新的一笔。这些发现表明在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的时候，亚述仍然保持着她的强国地位。在公元前10世纪的最后10年，以及公元前9世纪的前15年中，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和他的后代成功地将一度侵占亚述土地的游牧部落驱逐出去，恢复了亚述昔日的强大。虽然邻近的民族占领了亚述旧有的殖民地，封锁了贸易通道，但亚述国王还是守住了两河间的中心地带。

然而，正当防卫不仅意味着保留日益萎缩的领地，还意味着将敌国的国王变成懦弱的附庸；同时，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亚述帝国要求附属地区要么进贡，要么就允许亚述人随意劫掠。若论神灵保佑，亚述人敬奉的亚述尔是万神之神，亚述剑锋所到之处，就有亚述尔神的护卫。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宗教，在各个方面的行动都需要一个中央集权来控制。

现代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大型建筑证明亚述人在集权方面的尝试是成功的。公元前883年—公元前859年在位的亚述纳西尔帕二世为了表明他的伟大，在尼姆鲁德兴建了帝国的都城，此处远离易受袭击的亚述尔城，以及那里的古老记忆、鬼魂和先王的遗迹。在尼姆鲁德修建了5英里见方的围城、用



■ 这块石头表现了亚述纳西尔帕军营的生活。在右上部，可以看到厨师正在两个面板上准备食物。左下方，祭司正在检查用做牺牲的动物的内脏。这些牺牲是向主宰未来的神灵敬奉的。





来灌溉城市和附近田地的运河、卫城和庙宇、金字塔形神塔，以及皇家邸宅。修建这些工程，花费了成千上万的劳力。

到公元前 879 年，一座都城拔地而起。亚述纳西尔帕望着眼前的建筑，想起自己的成就，心中豪情油然而生。1951 年，英国考古学院的考察者们在伊拉克发现，在亚

述纳西尔帕的觐见室入口处，有一块砂岩，上面有大段雕刻。雕刻中，亚述纳西尔帕向他的后代宣称：“为了使永生快活，我在王宫周围种植了杉树、柏树、桧树、黄杨树、桑树、阿月浑子树，还有柳树。我设计了石灰石和雪花石膏做成的各类珍禽猛兽，将它们摆放在宫殿的门口。”同时，宫殿也是一个强盗的储藏室：“从我所管辖的土地上，我抢来大批的金、银、铜、铁、铅，并把它们收藏在此宫之中。”

为了确保他的成就能够引起注意，国王又用这篇文字记述了他曾举办的长达 10 天的宴会。宴会中，他邀请了“47074 个男女，他们来自我的国家的四面八方”。他还邀请了 5000 位国外的上层人物、1500 名宫廷官员以及 1.6 万名市民，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宴会的菜单也有详尽的记录。其中有肉、鱼和各种猎物，包括 1000 头牛、1000 只牛犊、更多的羊和羊羔，还有鸭、鹅、鸽子、3.3 万只陆鸟和水鸟，以及 1000 只牡鹿



和瞪羚。这些山珍海味还要配上面包、洋葱、蔬菜、腌制并调好味道的水果、鸡蛋以及种子类食品；同时，畅饮啤酒和葡萄酒；然后，品尝一些樱桃、坚果、蜂蜜、石榴、葡萄，以及一园子的水果，水果的名称那些解译专家尚未确定。

在10天的聚会上，亚述纳西尔帕一定是一位笑容可掬的主人，然而，为了修建尼姆鲁德他四处抢掠，他给那些遭劫掠的土地带来的只有恐惧。虽然那个时代不盛产温和的君主，但作为一个征服者，他的残酷已达到不小的程度。譬如，在一篇铭文中，他不无骄傲地叙述道：“在我捕获的俘虏中，有些被付之以火，有些我放他们生路。放生的人有的被砍掉双手，有的被割掉鼻子、耳朵或手指。我还挖去许多士兵的眼睛。他们的年轻男女被我统统烧死。”根据他的记述，在另外一个被消灭的城市中，有人拒绝屈服于他，于是他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他命人将战场上的尸首堆放在两道城门口，宣称“贵人们要造反，我就剥他们的皮，有多少剥多少，然后把皮铺在这个人堆上”。

这些惊人的伎俩带来了成功。公元前877年，亚述纳西尔帕率军远征，从卡尔齐美什渡过幼发拉底河，穿越安提俄克平原，渡过奥兰提斯河，到达黎巴嫩山下。此时，亚述纳西尔帕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踏上了地中海边的土地：“我用海水清洗我的武器，拿羊祭祀诸神。”亚述王国又一次凯旋。

亚述纳西尔帕死后，他的儿子沙尔马尼瑟尔三世在公元前858年继位。在新国王的领导下，亚述这架军事机器滚滚向前。沙尔马尼瑟尔的野心超过了他的父亲，他在位35年，有31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一次，

精美的牙雕

WONDERS OF EXQUISITELY CARVED IVORY

在尼姆鲁德出土了数千件象牙制品，制作时间为公元前8、9世纪。它们大多是由腓尼基或叙利亚工匠制作的。亚述国王通过军事侵略，把它们作为贡品或战利品收归己有。许多牙雕上原先都贴着金箔，镶有次等宝石或点了色，如右图中这张笑脸所示。这件雕塑被称为尼姆鲁德的蒙娜丽莎，是1952年英国发掘者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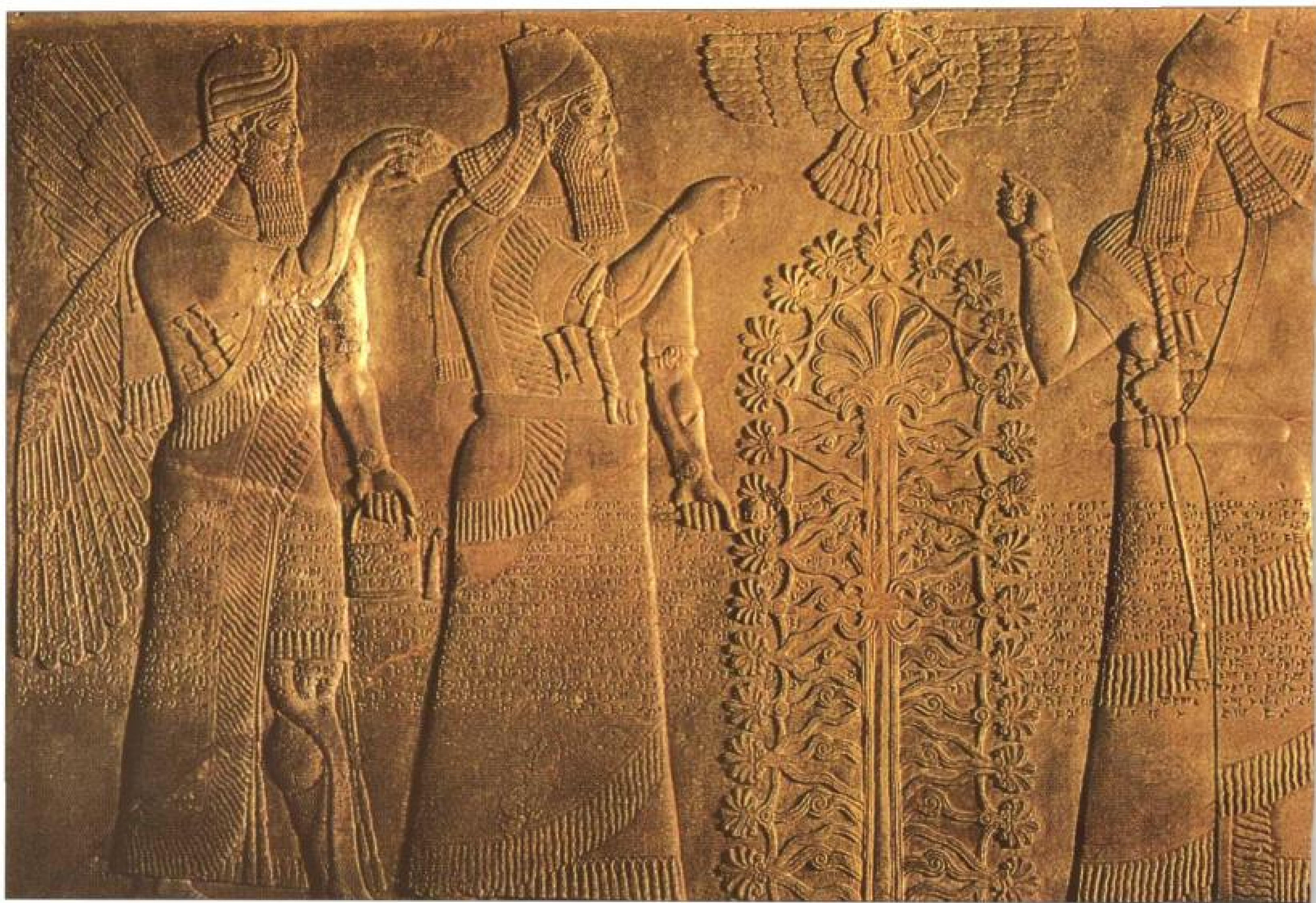
■ 左下图中是件不完整的年轻猎人像。他的发辫漆成黄色，身穿白色短裙。这件雕塑的原型表现他在奋力刺杀狮子。现在在他的手臂和臀部，仍然可以看到狮子的利爪。右下图中，一头母狮正在伤害牧羊人。这幅画是一对家具牌匾之一。图中，牧人的髻发是由上等象牙做成的细弦构成的。





■ 一个鸟身女妖大张双翅（见上图），爪下握着两具山羊尸体，两边各有秃鹫啄食。右图中背贡品的人是一个立体雕塑。他牵着一只羚羊，左肩扛着一只猴子，右肩上披着一张豹皮。





在奥兰提斯河附近，亚述军与来自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敌人遭遇。战斗过后，沙尔马尼瑟尔炫耀道：“我用剑戮死他们的1.4万个士兵，我将他们斩草除根。平地太小，他们的尸体根本放不下，干脆埋在了广阔的乡村里。我用他们的尸体在奥兰提斯河上搭起一座桥。”

沙尔马尼瑟尔在尼姆鲁德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宫殿的落成使亚述纳西尔帕的建筑成就大为失色。宫殿的规模是邻近旧建筑的两倍，占地约为12英亩，由200多个厅室组成。1957年3月，马克斯·马洛温和他的同事在工作之余闲逛的时候，极其偶然地发现了说明宫殿存在的第一条线索。他们看到一块刻有文字的砖块，捡起之后，发现上面刻有沙尔马尼瑟尔三世的名

■ 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的两个雕像面对着一株独具风格的圣树，几乎是对称的。他们为善良的神灵所护佑。神灵们右手持松杖，左手拎小桶——他们在进行施予神灵护佑的仪式。在这块来自尼姆鲁德西北宫的石质浮雕上，国王作为高级祭司，举手向头顶带翅的圆盘行礼，因为那里是亚述尔神居住的地方。



字。马洛温将这部分遗址称为“F.S. ”，并说这是“沙尔马尼瑟尔堡垒”的缩写。他的同事起初对此大为疑惑。

似乎马洛温有先见之明。虽然沙尔马尼瑟尔将此称作皇宫，但他的一个继承者，以撒哈顿更为准确地将之描述为军火库。马洛温的发掘很快就揭示了原因：这座巨大的建筑不仅作为庄严而奢华的皇宫，居住着国王、大臣、侍臣、妃嫔及奴仆，而且作为一座堡垒，在300码高的泥砖塔工事后充当着亚述军队的大本营。

在皇宫的周围，亚述军队全副武装，正步穿过宽广的庭院，经过砖砌的检阅台；他们的统帅——也许就是国王本人——站在检阅台上，接受士兵的军礼。休息时间，这些士兵都睡在配有优良洗浴设备的兵营里。他们会被轮流叫醒，到一个巨大的钝齿状塔楼上放哨，警惕敌人发起的任何胆大妄为的袭击。

在这幢综合建筑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宫殿中规模宏大的觐见室。觐见室高约40英尺，即使站在平地的极远处也可看到。这间大型皇室的出土说明，沙尔马尼瑟尔还希望在室内装饰方面超越他的父亲。觐见室内高墙上绘有瑰丽的壁画，而亚述纳西尔帕建造的觐见室较小，由石质浮雕装点。

1958年到1962年间，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奥茨领导尼姆鲁德的发掘工作。他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当发掘深达觐见室的层层碎石时，戴维·奥茨发现，尽管皇座本身已被破坏，其座基完好。座基是带有台阶的墩座墙，重达15吨，它的中楣精雕细琢，记述着一种皇家仪式。座基的铭文宣称，皇座是为沙尔马尼瑟尔三世准备的，建于他在位的第十三个年头，即公元前845年。

无论怎样，沙尔马尼瑟尔和他父亲的关系总不会比沙尔马尼瑟尔与他一个儿子的关系来得糟糕。这位王子在公元前828年发动叛乱，企图推翻他父亲的长期统治。不仅如此，他还说服包括尼尼微及亚述尔城在内的27个亚述城市参与叛乱。其时，年迈的沙尔马尼瑟尔派出王子的弟弟沙姆希-阿达德去平定叛乱。当时，



国王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没完没了的内战中，他只能靠听取前线快报来掌握情况。动荡的社会影响到农业贵族及城市平民，他们开始反抗贪得无厌的省级大员及骄横跋扈的皇家权贵。叛乱在沙尔马尼瑟尔于公元前824年去世三年后方得平息。叛乱造成长达80年的政治动荡及经济衰退。亚述王国国力日渐衰弱，就连她的附属邻国也拒绝进贡了。

然而，正是在亚述王国衰微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女英雄。她的事迹足可以流芳百世，受人尊崇，并为欧洲人所神往。亚述人称她为“萨姆拉美忒王后”。后来，传统上又称她为“塞米拉美丝”，她是沙尔马尼瑟尔三世晚年的儿媳，就是他的儿子，战无不胜的沙姆希-阿达德五世之妻。尽管在她丈夫早逝后，她作为摄政王，以幼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亚述的历史学家并未对她有所重视。是希腊作家使她的传奇永世流传。在这些希腊作家中，有一位名叫科塔西亚斯，是波斯王的医师。

在这些记述中，塞米拉美丝简直超乎常人。据传，她是一位女神的亚马孙后代，勇猛异常。她可以创建伟大的城市，也可以翻手毁灭它。她摧毁的强国占当时的一半，却在去世之即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即使亚述人自己已将她遗忘，她的名字和传奇依然流传不息。19世纪，作曲家罗西尼创作了题为《塞米拉麦德》的歌剧。该剧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让人将信将疑。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她在剧中是：“东方王后中最美丽、最残酷、最强悍，也是最具野心的一个。”

亚述王国暂时的没落使得另一个地区强权兴起。邻国乌拉图，占据今天的土耳其东部、伊朗西北部及亚

■ 右图上部沙尔马尼瑟尔三世的战车以及下部对哈萨人的屠杀是国王夏宫中的装饰。庙门上一块长16英寸、宽11英寸的铜板上记述了军事行动。木门高达21英尺，不是以铰链结合，而是附在沿石质枢轴转动的铁杆上。这段铜板弯曲的部分就用于包裹纵杆。





美尼亚，是一个富饶的国家。乌拉图的国王均为武士，随时准备以战争回应亚述王国带来的威胁。当亚述王国国力衰微时，乌拉图开始扩张。但是，亚述王国最终恢复了元气，公元前745年至公元前727年，亚述王国在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的统治下开始反攻。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发誓要像“砸碎瓶瓶罐罐那样”对待和乌拉图结盟并对抗亚述王国的国家。他精于组织，行事卓有成效，同时又冷酷无情。历史学家认为，正是他将强大的亚述王国转变成全盛的亚述帝国。

提格拉-帕拉萨取得军事胜利的部分原因是：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从而强化了由战时为兵、平时为民的征召人员组成的传统部队。他也强化了骑兵的作用，在山地对乌拉图及其他敌手的平凡战争中，和会陷滞不前且易于倾覆的战车相比，战马是再灵活不过的。

征服之后，提格拉-帕拉萨通过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为亚述军队在占领国腾出土地。整个的群体，包括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儿童，都被赶出他们土生土长的土地，在亚述军队的押送下，迁往千里之外的新居。举个例子：国王强迫3万叙利亚人背井离乡，从奥兰提斯河流域的哈马(在现在的黎巴嫩)徒步迁徙至600英里之外的扎格罗斯山脉。大约15.4万的南美索不达米亚人发觉自己整年都在迁徙。提格拉-帕拉萨所采用的这种方法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在于刁难被征服国家的民众。他认为这些民众一旦被逐出故土，便不再崇拜他们的神灵，可以更容易地摒弃他们固有的群体特征，从而成为新兴的亚述帝国中的归化成员。

即使有些征服地的民众没有经受从平原到山地或从山地到平原的迁徙之苦，他们原先的统治者也会被废黜。亚述首都委派的官吏取代了当地的王或首领，他们的领地也变成亚述的省份，而非亚述之外的附庸国。国王依旧从这些地区索取数目可观的金钱，但只是以国内赋税为名义，而不再以外国进贡为理由。

基于创立及维持新兴统治体系的需要，亚述王国建立了有效的交通体系，由信使将信函自王国中心送至王国的新边疆。尽管国王的官吏被赋予了一定的法律及行政权力，不断发布的皇室谕令保证了国王对这些大人物的牢固控制。信息的流动是有来有往的，与王国国防有关的信息尤其如此。例如，一个人就巴比伦部落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他会接到他的君主个人向他表达的谢意：“热爱君主厅堂的人以其所见所闻打开了君主的耳朵。你能送信来，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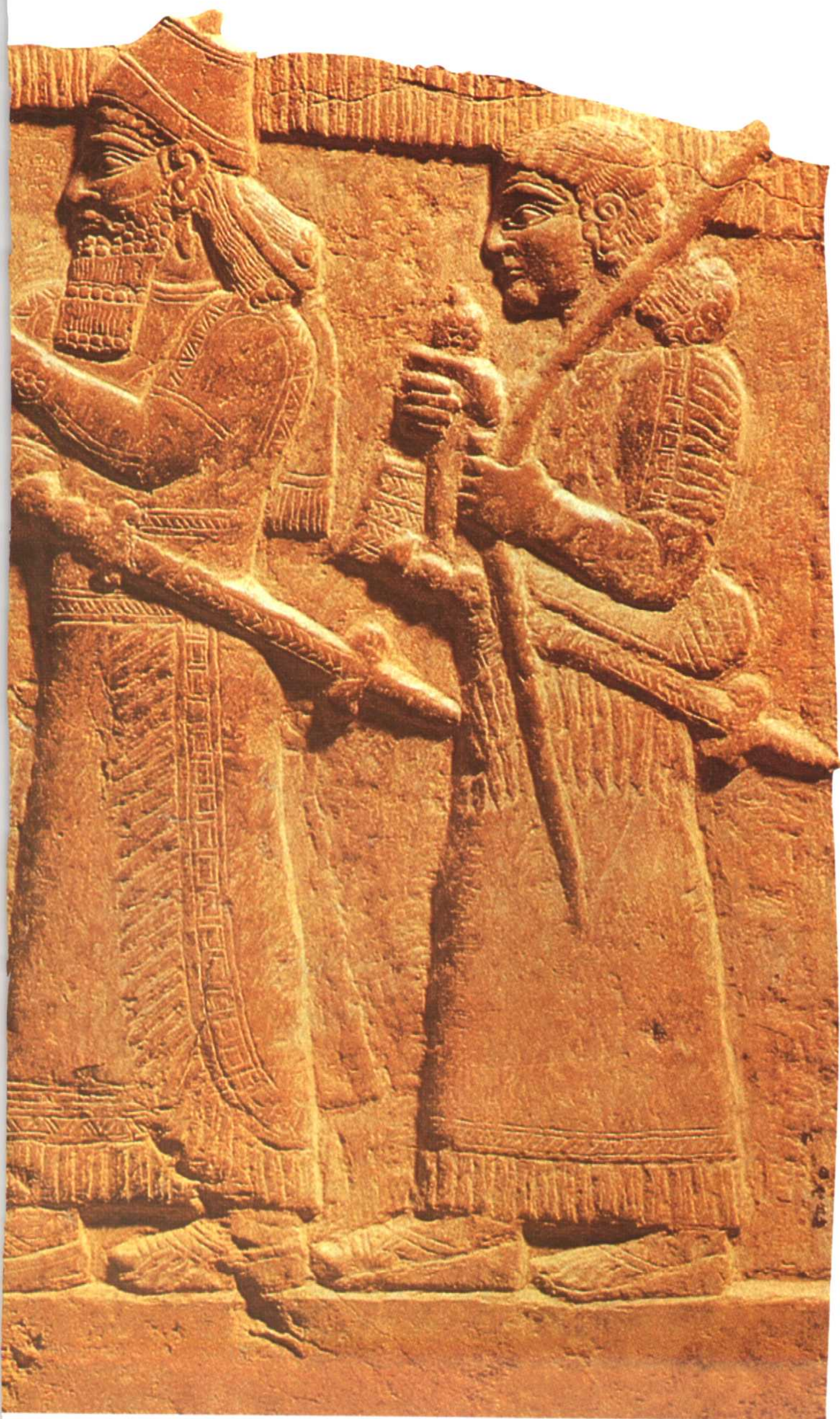
然而，乌拉图的威胁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消失的。只是在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05年间萨尔贡二世在位时，亚述才控制了局面。这绝非易事。萨尔贡二世承认：“对于在乌拉图生活的人来讲，他们对骑术的掌握无人匹敌。”乌拉图所占据的山区地势起伏不定，令战事倍加不易。军队本身不但需要勇敢的骑兵，而且也需要一队技术人员，以确保通过山峰和谷底。

在一个以书信形式记录的文件中，萨尔贡二世向“亚述尔、众神之父、命运之众神、城市及其居民，以及城中的宫殿”（均为收信人）描述了一次亚述战役中其技师的丰功伟绩。这次战役是公元前714年在今天的库尔德斯坦发生的。在十分威严的语气中，国王将大部分功劳归于自己：“我用青铜武装了我的先遣队；我炸开高山，道路从此畅通无阻；我统领着我的部队。战车、骑兵、战士簇拥于我左右，我带领他们飞越高山，像勇敢的雄鹰。”

就其短期目标而言，萨尔贡对乌拉图发动的战争是成功的。但是，他以及后来的亚述国王都没有征服乌拉图，这个独立而强大的王国继续同亚述王国并存。公元前7世纪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候，两国并立，相安无事。

萨尔贡二世在位期间，亚述帝国正处于巅峰时期。国王在豪尔萨巴德修建了新的都城杜尔沙鲁金。就是从这里开始，博塔发现了亚述古国的遗迹。征服战争减少了，现在亚述人的首要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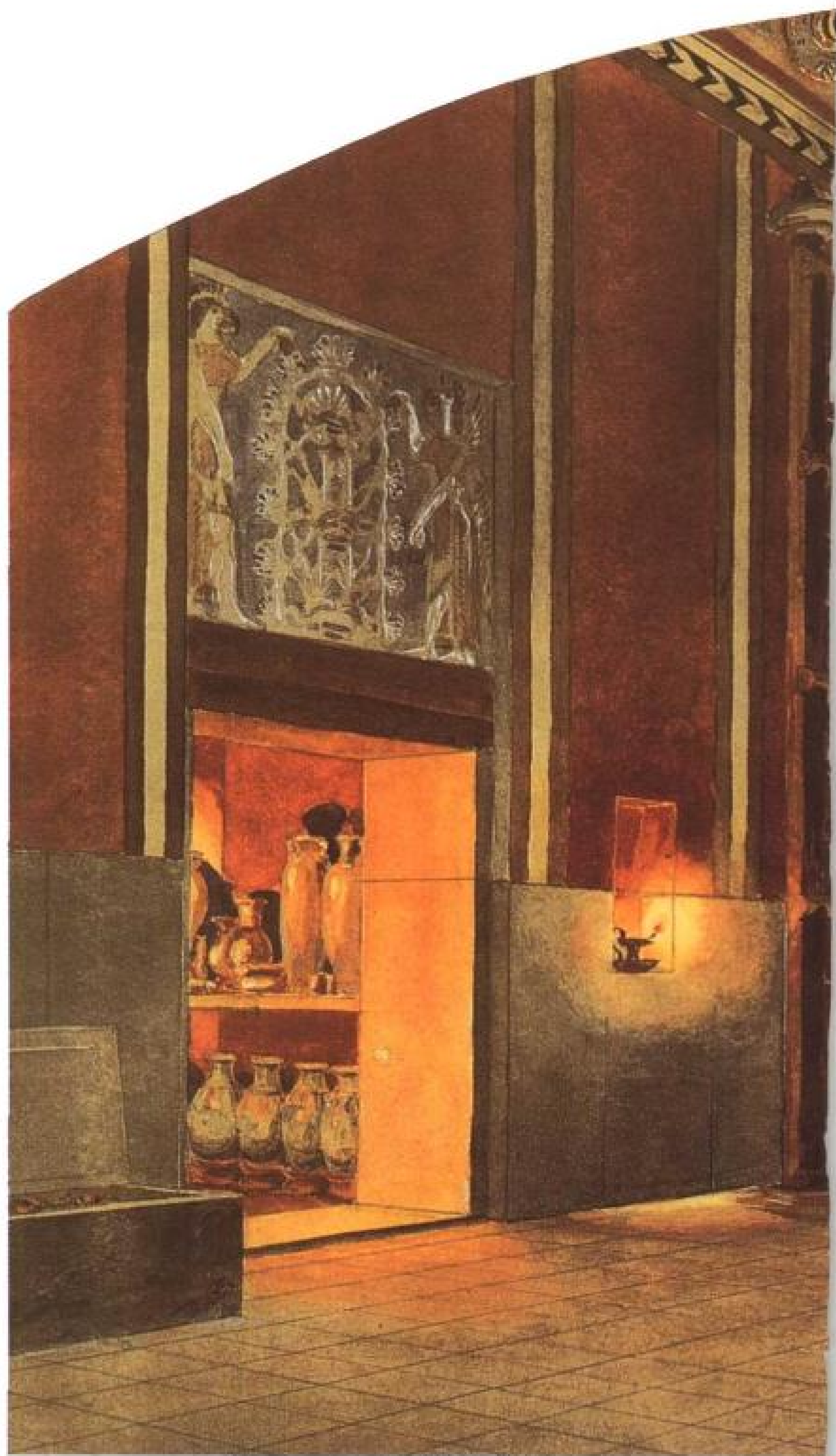
■ 沙尔马尼瑟尔三世正在同他的同时代人、巴比伦国王马尔杜克·沙克·苏米亲切握手。这是沙尔马尼瑟尔城堡中觐见室内王位基座上的装饰。这位亚述王曾作为马尔杜克·沙克·苏米的代表介入该巴比伦国王与其自以为是的兄长间争夺王位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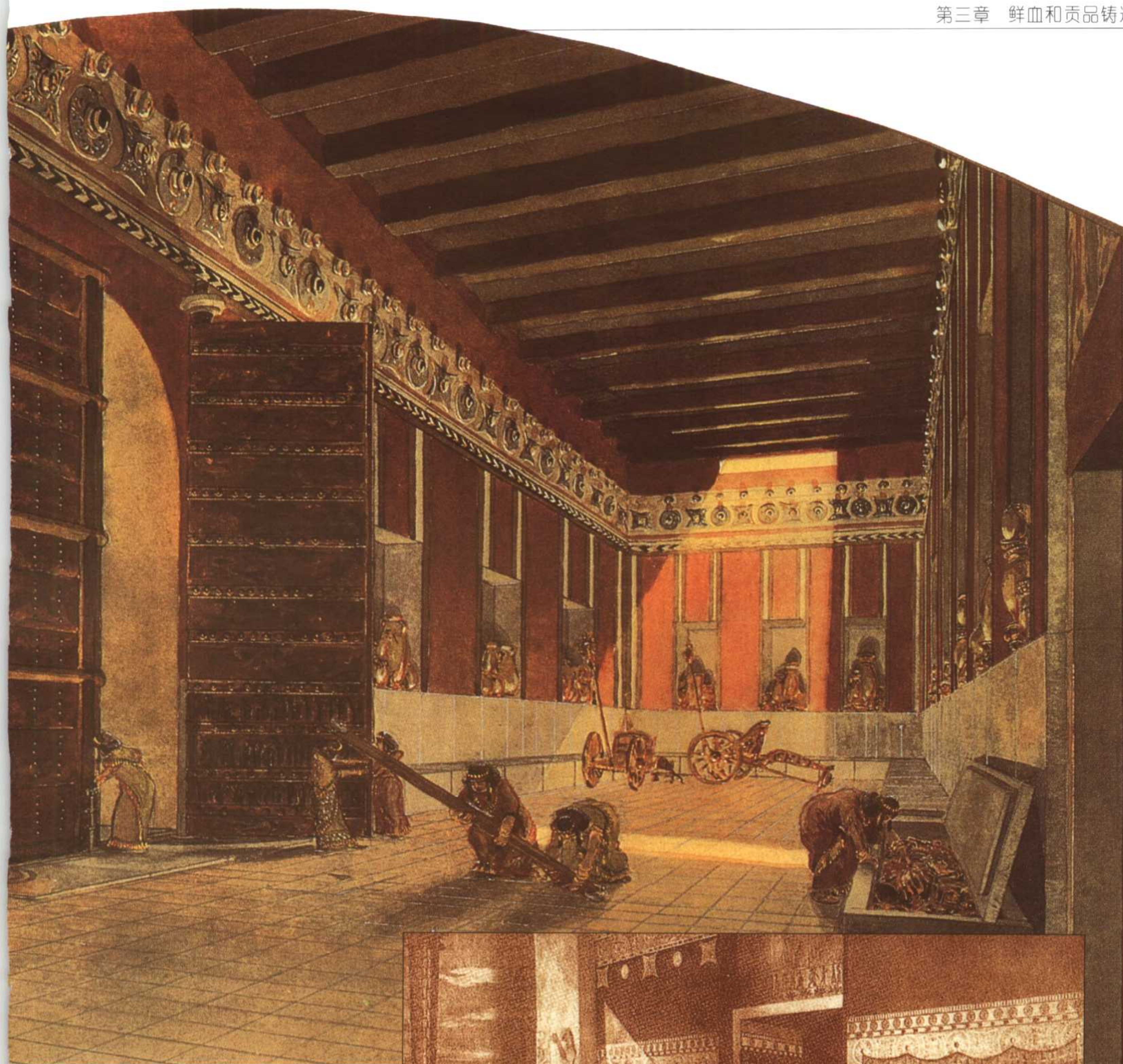
就是保卫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让附庸国继续进贡，并确保没有自以为是的邻国或叛乱的省份破坏帝国的现状。公元前705年，萨尔贡镇压塔巴尔的叛乱时，在陶鲁斯山脉中被杀。也许因为其创立者的战死，使得杜尔沙鲁金成了一个不幸之地，人们尚未完全建成这个城市，就将她遗弃了。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东方的巴比伦一直酝酿着某种不安的情绪。萨尔贡身亡的消息在这两个地区都引发了骚乱。后来，萨尔贡的继承人西拿基立不得不以相当残忍的方式镇压了这次骚乱。

在巴比伦，这位新任亚述国王毫不手软。巴比伦这座古老的城市也是一个圣地，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即使亚述人也理应对她倍加尊崇。过去并无亚述人洗劫该城的记录，但西拿基立在惩罚这个反叛的城市时没有犹豫。他不但如自己宣称的那样，对巴比伦予以“狂风般的”攻击，而且还对自己的暴行进行吹嘘：“他们的居民，无论老幼，一个都不留。我要用他们的尸体填平城市的街道。”他放火焚烧这座城市，“将城中的房屋烧个一干二净”。连残余的灰烬，他都宣称要作为纪念品带走，分发给其他效忠地区的居民，或者“封在坛子里”，贮藏在他自己的主神亚述尔神庙中。

巴比伦叛乱平定之后，西拿基立又将注意力转向西方，接着，叙利亚、犹太人国家



■ 这是通向尼姆鲁德宝藏的大门，出自德国考古学家沃特·安德烈的一幅水彩画（见上图）。这幅画是为历史哑剧《沙旦那帕》准备的舞台布景。这出戏取材于亚述巴尼拔国王的生平，于1908年在柏林出品。在宣传照中，亚述信使浓妆艳抹地出现在舞台上（见右图）。



以色列和犹太国都遭受了同样的浩劫。在狂暴的亚述人所到之处，城市相继沦陷。据《圣经》记载，西拿基立派了一支大军去攻打反叛亚述暴政的犹太国王希西家，为争夺耶路撒冷西南部的军事重镇莱基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这次战争以亚述的胜利而告终，亚述人将战争经过用图画的方式记录在浮雕上。这些浮雕后来被奥斯汀·亨利·莱亚德运到了大英博物馆(见84—91页)。《圣经》中也有与此有关的记载。考古学家在莱基、耶路撒冷南部50英里处的比尔谢巴，以及阿拉德发现的地层显示这些城市均遭受过严重的破坏。西拿基立似乎是不可阻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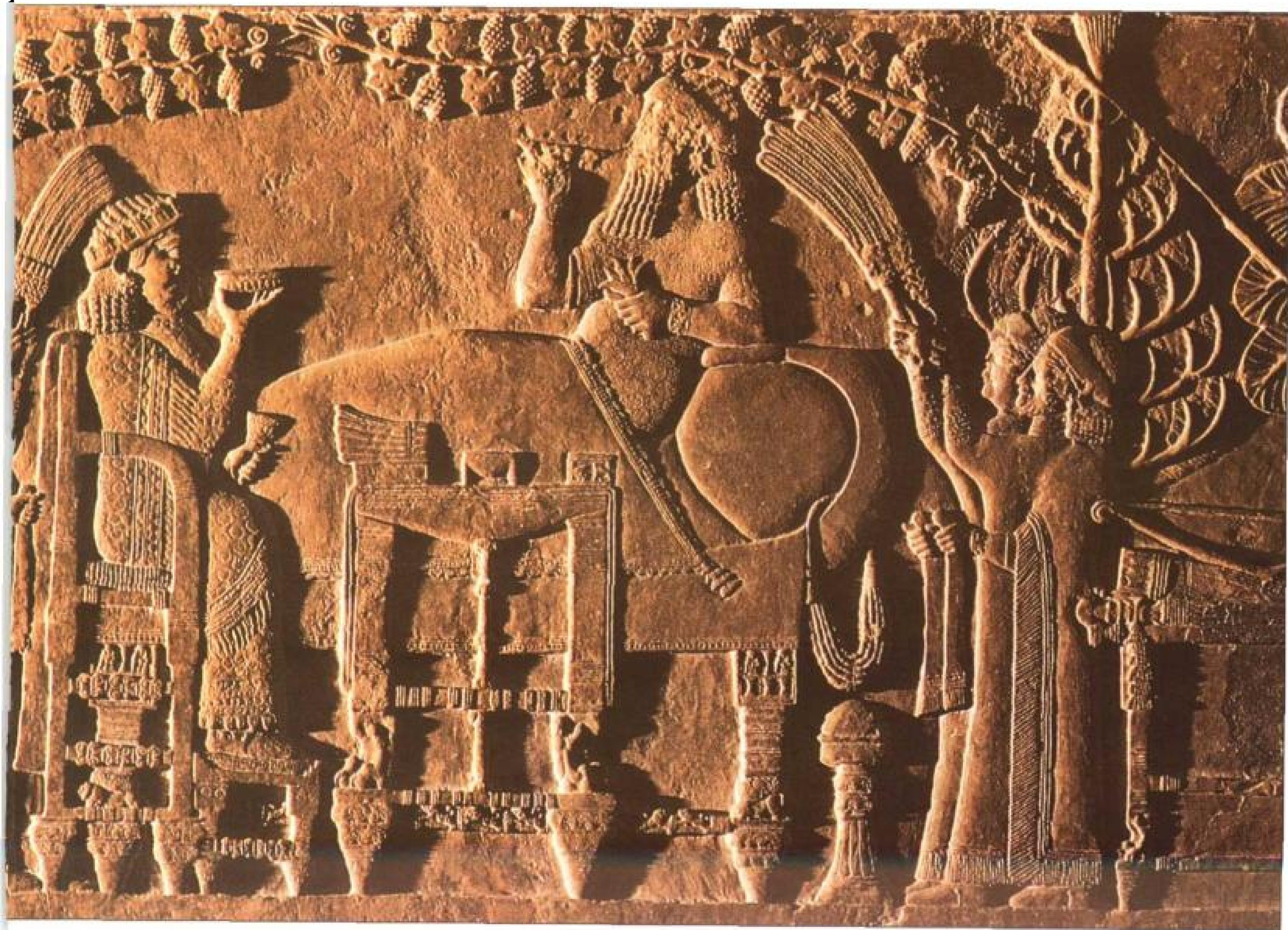
耶路撒冷本身就受到了袭击。在尼尼微发现的一块石头上从亚述人的角度出发记载了那段历史，并对犹太国王极尽嘲讽：“对



于没有向我投降的犹太人希西家，我将他堵在他自己的首都耶路撒冷，就像关了一只笼中之鸟。我向他投掷石块。如果有人从他的城门中出来，我就要让这人为他的国王抵罪。我劫掠了他的城市，并将这城市夷为平地。”尽管这段文字气势汹汹，却只字未提战况，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的皇威已然压垮了他。”也许他确实做到了。

■ 在鸟儿、葡萄藤、棕榈树，以及松树的围绕下，亚述巴尼拔国王斜躺着，和王后在一起。他的弓箭放在一旁。仆人在他旁边轻摇叶扇。在他左边仆人的身后有一棵树，树上挂着他的敌人，被废黜的阿拉米国王的头颅。这是公元前7世纪尼尼微宫殿中一幅浮雕所描绘的场景。

接着，这段铭文列举了希西家敬奉的贡品，包括他的妃嫔及女儿、30他连得(古代的一种重量单位——译者注)金币、值钱的财物，以及他的一些男女歌手。这与《圣经》中的记载惊人地一致。《圣经》中说：“亚述



王罚犹太王希西家银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连得。”

亚述让被征服民族搬迁的政策在《圣经》中也有体现：古犹太民族由12个部落组成，其中10个部落的家园分布在以色列王国北部，那里遭受的亚述人袭击，比南部犹太王国所遭受的更加猛烈。大多数民众被迫迁往他们不曾知晓的地方，永远没有再回来。后来，这些犹太部落被尊为神圣，作为10个消失的以色列部落永远为犹太人所铭记。

西拿基立回到亚述后，将首都迁往尼尼微，在那里倾力建造一座综合性建筑，称该宫殿将“举世无双”。这座建筑拟成为他辉煌成就的纪念碑。它占地近2.5英亩，由洁白夺目的石灰石、奇异芬芳的木材、精雕细琢的象牙，以及做装饰用的贵重金属组合而成。修筑这座宫殿的工匠及劳役由帝国各地征召，他们来自巴比伦、以色列、犹太国、小亚细亚的山地，以及伊朗的西北边陲。从内墙的浮雕，到花园中充满异域色彩的动植物，设计装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说明西拿基立的伟大、统治的地域之辽阔以及权力的稳固。

然而，宫殿的这种王者气度并不排斥家居的舒适。在宫殿的水井上，配有取水用的辘轳、水桶以及青铜传送带。为了方便使用，浴室建在觐见室附近，其砖质地板上敷有防水沥青，在地势较低的地面上，备有几个下水孔，并有石质下水装置。考古学家在挖掘出土的宫殿中还发现了长长的石槽，这极有可能是嵌在地面上的路轨装置。它们在房间中的位置和规模说明它们可以用来运送带轮的火盘，在尼尼微的严冬中将热量输送给居住在宫殿中的人。

但是，西拿基立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他新建的辉煌宫殿。公元前681年1月，他突然毙命。据一些史料记载，他在尼尼微的寺庙中做礼拜时被他一个反叛的儿子谋杀；其他的史书则称他是做礼拜时被一尊坍塌的带翼巨牛雕像砸死的。人们私下纷纷议论，



认为他的猝死是神灵对其罪大恶极行为的惩罚。譬如，他曾经摧毁了众神所钟爱的巴比伦。他的继承者以撒哈顿也许十分赞同这种说法——他立刻进行弥补，重修了那座圣城。他继续扩张亚述帝国的疆界，攻入埃及，占领了孟菲斯。这是一片富足的地方，努比亚出生的法老塔哈卡就将此处定为埃及的都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以重建巴比伦的财物就来自被劫掠的埃及。

以撒哈顿的继承者亚述巴尼拔(见130—131页图)为了维持他的统治地位而征战不息。他发现与自己为敌的不止一个，其中还包括叛乱的埃及。在战争的间隙，他设法修建了后来在尼尼微出土的规模可观的图书馆，并辅以文献检索及积极的采购政策。例如，在现存的一封署名库都兰努的信中，库都兰努命令收信人——他在巴比伦的宠臣——去“寻找所有你知道而亚述所没有的珍贵泥板书，并将之送交于我”。在各种铭文中，亚述巴尼拔炫耀着他的学术素养，宣称自己掌握了一定的文字技能，比如能够阅读用几种语言书就的复杂文章，能够解决令人费解的数学题。

亚述巴尼拔去世近15年之后，即公元前612年夏天，重建后得到复兴的巴比伦终于开始了对亚述侵略者的复仇行动。他们联合米堤亚人(居住在土地肥沃的伊朗西部山谷中，在亚述的东部)向尼尼微发起进攻，对该城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围困。在学者1923年发现的楔形文字史书中，巴比伦人记述了他们攻打亚述都城之役所取得的胜利。

1989年—1990年间，由英国考古学家戴维·斯特罗纳克率领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掘队在哈齐门进行挖掘。这座门楼是个八层石头建筑，由此可通往城市的东南角。发掘队在此处发现了能够表现尼尼微末期社会概况的具体物件。考古学家发现的迹象表明，尼尼微人进行了最后的拼搏。例如，他们用石头挡住敌人的道路；他们试图修补坍塌的墙壁；他们还缩小了城门之间的缝隙。但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古代历史学家已经证实了这



个结果。如今，斯特罗纳克再次给予证实。他看到，在高耸的城门下，有一堆防御者的尸骸残余，至少有12人，依然保持着死时痛苦挣扎的姿势。其中一个男孩躺在地上，他至多不过13岁，箭尖刺进他的小腿，至今犹存；一人扑地而倒；一人则仰面朝天，双臂平摊。

尼尼微陷落后，国王逃往哈兰。哈兰城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一条支流上，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南部。在那里，新的国王亚述鲁巴力特继位，统治亚述的末代王朝。公元前605年，巴比伦人和他们的同盟在哈兰以西50英里处的卡尔凯美什同亚述军队交战，其后的故事成为历史中的一段空白，填补空白的任务似乎又一次由圣经担当。据圣经记载，亚述曾经是埃及的死敌，如今却是同盟。在埃及法老尼哥前去支援亚述的路上，遇到犹太国王约西亚军队的干扰，因为约西亚要阻止尼哥的军队到达战场。经过一番激战，约西亚毙命，尼哥的军队继续向卡尔凯美什进发，他们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埃及基地。大军到达后，帮助脆弱不堪、伤亡严重的亚述人对抗敌军。一直到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军队才将埃及军队赶出了卡尔凯美什地区。

亚述的敌人在亚述强盛时期曾经是他的牺牲品，而今对于亚述的灭亡他们不会感到哀伤。无疑，他们会同意希伯来的先知西番雅的看法：“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惟有我，除我之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等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笑她。”

但是不大参与是非判断的旁观者，比如博塔、莱亚德、马洛温、穆扎欣，则会对亚述的遗迹进行发掘，找出能够反映亚述社会全貌的证据。

■ 在这座公元前660年的石碑上，亚述巴尼拔头顶满满的一篮土，参加重建位于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庙的劳动。这种石碑和过去的苏美尔纪念碑一样，都表明国王负有修建和维护神庙的责任。

巨石奥德赛

ODYSSEY OF THE MONOLIT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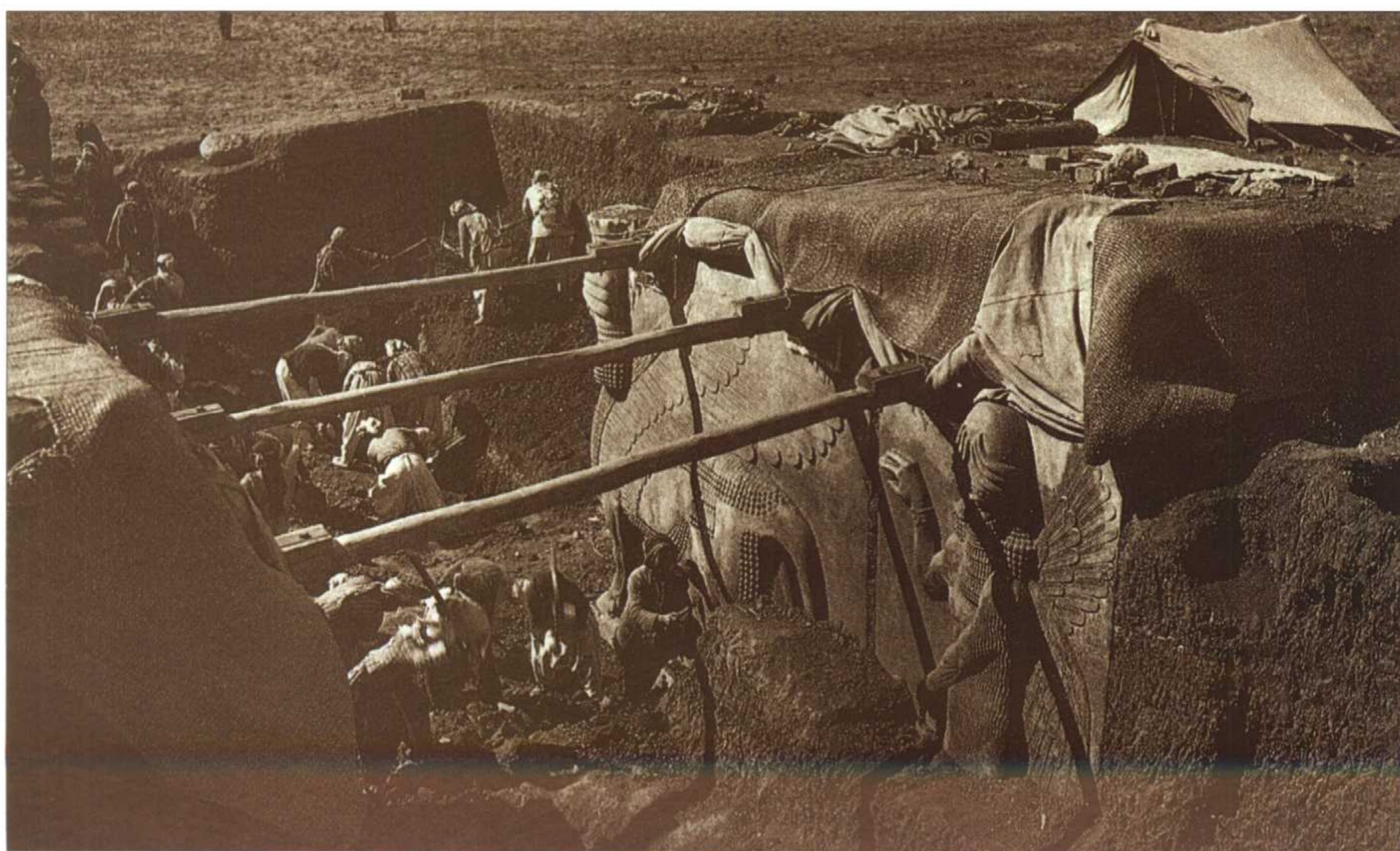
如果法国领事兼考古学家保罗·埃米尔·博塔能够读懂楔形文字，他会发现自己受到了预先警告。在萨尔贡二世位于豪尔萨巴德的宫殿墙基中，发现了一块石板，上面的铭文写道：“我按照自己的爱好，用象牙、枫木、黄杨木、桑木、杉木以及阿月浑子木修建了宫殿，用白石雕刻的动物装饰宫门。谁要是毁坏了我用双手创造的宫殿，就让伟大的神灵亚述尔将他和他的后代统统消灭。”

博塔对此一无所知。他继续保留对两件石膏兽雕的所有权。这两件雕塑是人头牛身带翅的怪物，用来把守宫门和城门。然而，当1846年博塔试图将两件巨石运回巴黎时，却遇到不幸（运送两件巨石动用了600名男子）。实际上，从古时候起，搬运这样的巨石（有些巨石形似狮子）就遇到很多挫折。当时，在豪尔萨巴德、尼尼微以及尼姆鲁德都有这样的雕像。

作为看守和保护神，巨兽无疑会使古代的观看者心生敬畏。在19世纪的人奥斯汀·亨利·莱亚德看来，它们象征着智慧的人类、无处不在的鸟类，以及威猛的雄狮和公牛，是“神秘的标志”。今天，那些巨石被陈列在世界的一些大型博物馆中，依旧对新一代的参观者施展着“魔法”。



■ 上图中的照片拍摄于1853年。照片中的两座人头公牛依然把守着通往豪尔萨巴德的入口。这是法国考古学家维克多·普拉斯发掘的。两头公牛中只有一头安全抵达罗浮宫，另外一头落入底格里斯河，再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巨石(见下图)是1993年在豪尔萨巴德发掘出土的。



血肉之躯搬运石头

MOVING STONES WITH MUSCLE POWER

在尼尼微西拿基立国王的宫殿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刻,记载着国王的丰功伟绩。如果不是这位爱炫耀的国王,今天的学者就很难想像古代的亚述人是如何采集、加工、搬运数吨重的石灰石去创造那些长翅膀的守护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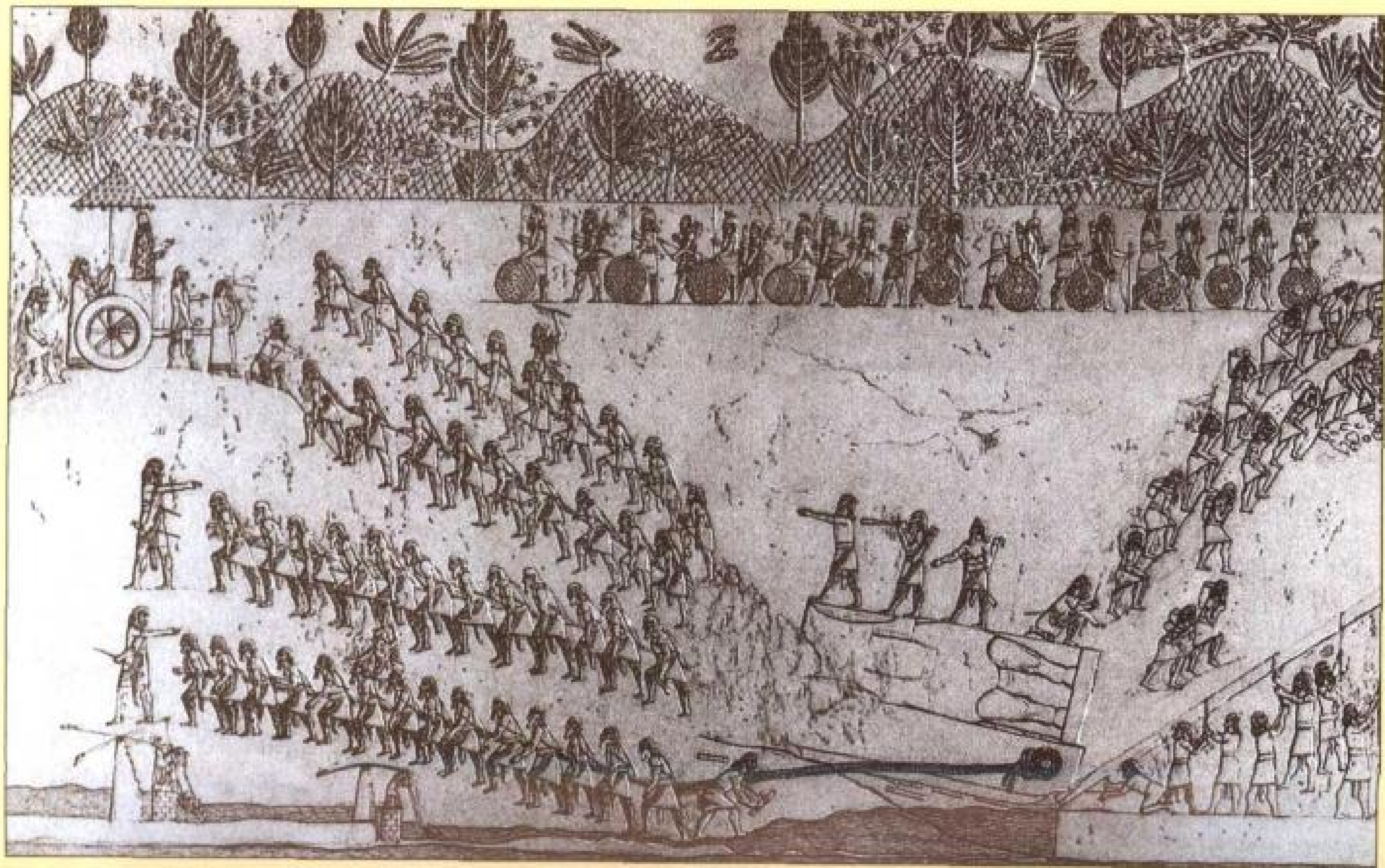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西拿基立在一组浮雕上按步骤记录了制造巨牛的全过程。1849年,亨利·莱亚德在国王的宫殿中发现了这组浮雕。浮雕上,从劳动者到采石场切割大石块,到将部分雕刻过的石像拖运到宫殿中,

所有的工序一目了然。石头一运到目的地,工匠就开始进行最后的雕刻。下图就是按照浮雕的内容复制的。

国王不仅留下了重要的图画,还做了必要的文字记录,详细描述所用石头的类型和来源。这些记录是用楔形文字刻的,有些就刻在巨狮的肚皮上,有的在它们的大腿中间。从这些书面记录中,研究者了解到西拿基立在巴拉泰附近开发了一个采石场,避开了位于底格里斯河对岸塔斯泰特的旧采石场。原先采集石料需要渡河,因此比较危险。据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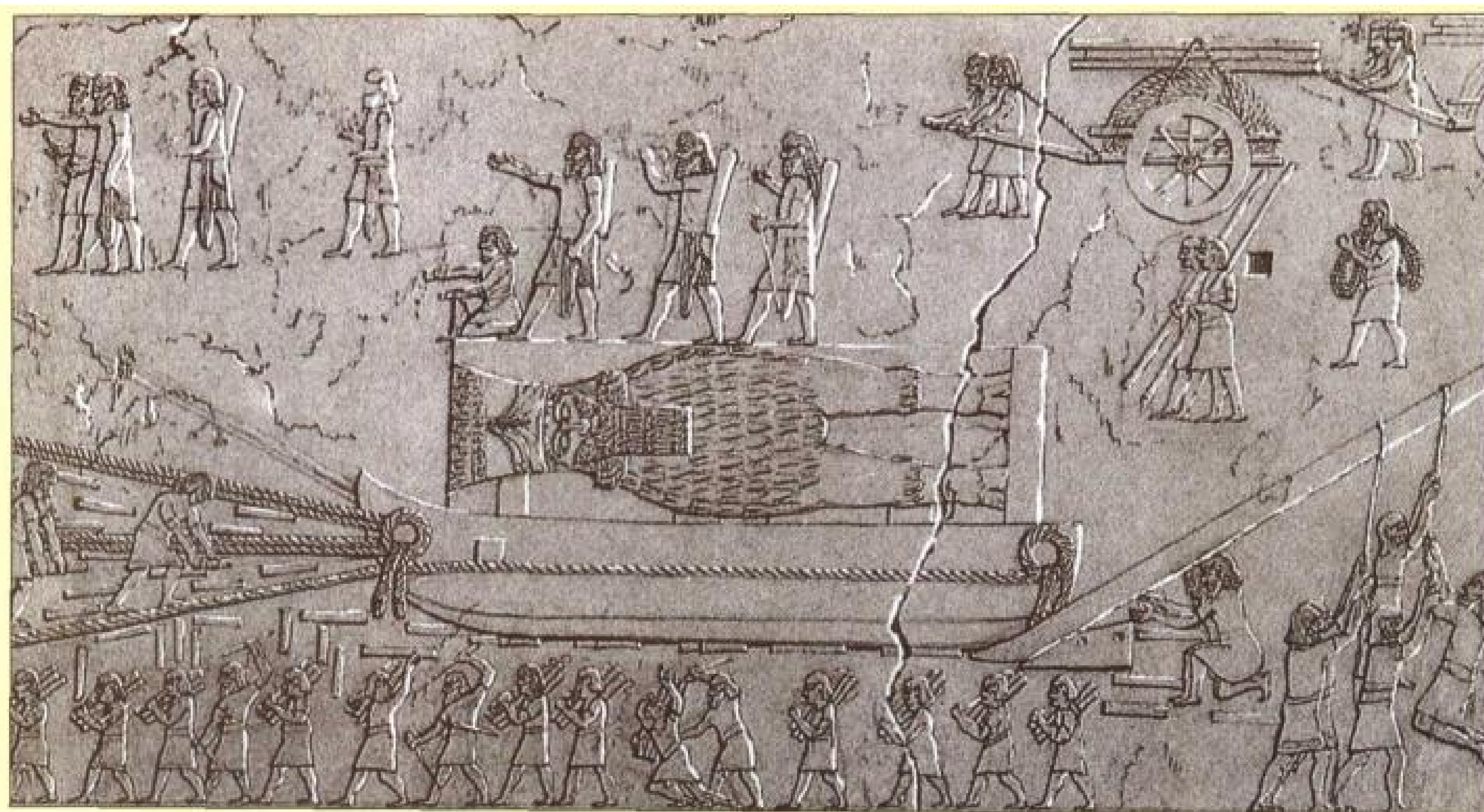
西拿基立的父亲萨尔贡二世就因为底格里斯河难以预测的洪水而丢失了至少一块巨石。

■ 劳动者排成四列纵队,用绳将巨石拖出采石坑。他们将粗绳拴在木橇上,用木橇装载带翅的公牛。在图的左上方,西拿基立在一辆带着阳伞的舒适马车上,指挥整个工程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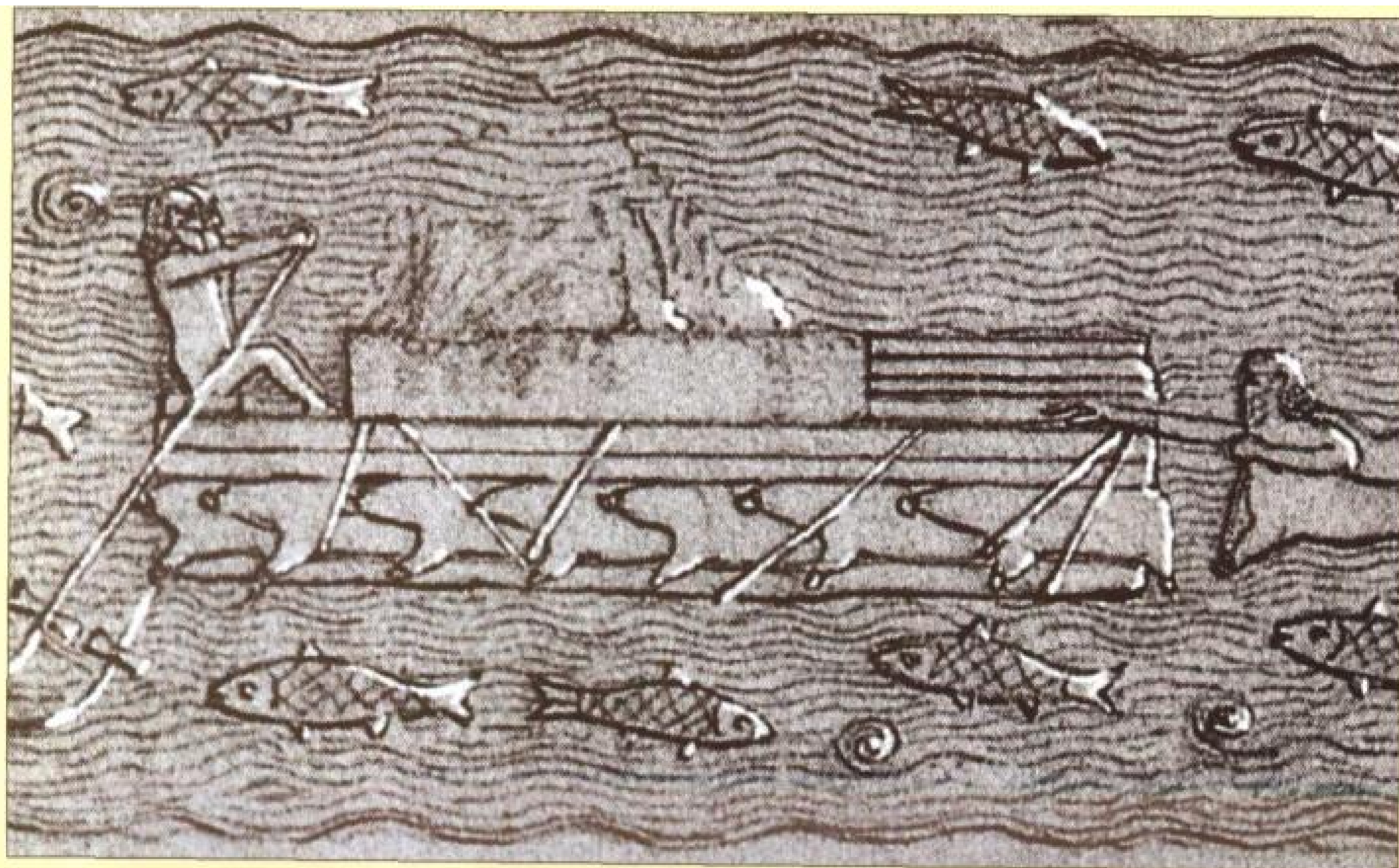
138

MESOPOTAMIA: THE MIGHTY KINGS



■上图中，木橇上驮着沉甸甸的巨石，缓慢地在道路上行进，一伙工人用长木杆努力地推动它前进。走在前面的工人在木橇下放上滚轴，以便于行进。西拿基立国王派的监督则站在巨石上进行指挥。

■下图中的筏子是由充气的动物皮制造的。筏子上载着巨石块，从采石场运往宫殿。通常，较重的巨石体积过大，河运无法承担，只能通过陆地运输。但是，在19世纪，亨利·莱亚德还是采用了古老的漂浮办法。



共享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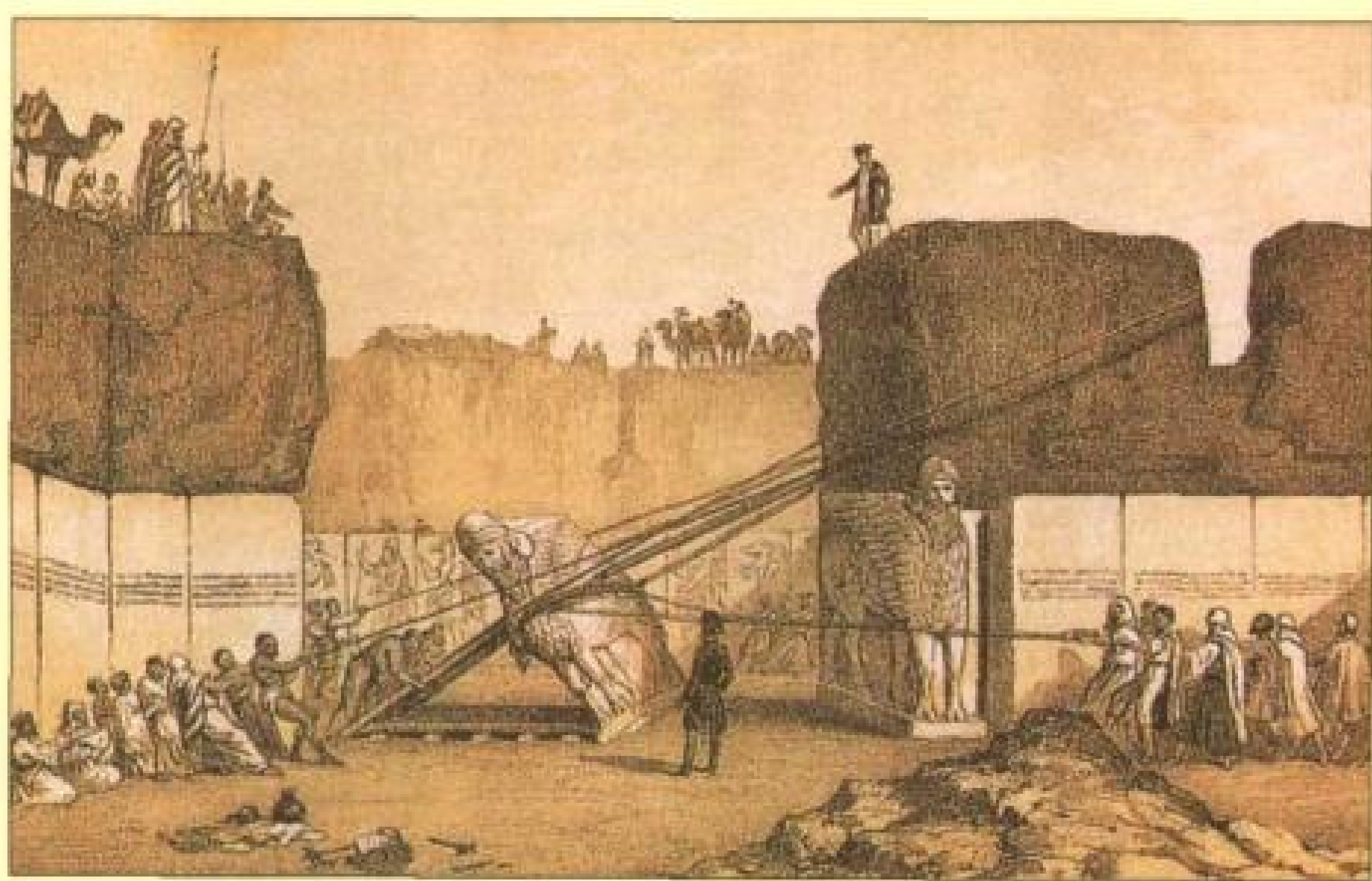
SHARING OUT THE TREASURES

1847年，亨利·莱亚德在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尼姆鲁德的西北宫中发现了不止六对带翅的巨型石像。此后，他开始思索在地下沉睡已久的石头动物。他写道：“25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躺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如今它们再次站起来，重现昔日的威严。”莱亚德决定让他的同胞们也感受一下巨石的辉煌。他从宫殿的中央

大厅中挑选了狮子、公牛各一头，安排人员负责将巨石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运送旅途共用了18个月时间，就像一次奥德赛之旅。从尼姆鲁德出发，渡过底格里斯河，穿越波斯湾、印度洋、大西洋，最后到达伦敦。途中有几次近乎灾难的遭遇。莱亚德用来包裹巨石的珍贵材料被贝多因人盗走；

装载带翅公牛的货车在去河边的路上曾两次陷入淤泥，后来又遭受阿拉伯强盗抢劫；斯里兰卡来的大风暴使得狮子和公牛险些翻了船。但是，历经劫难之后，两件雕塑终于抵达英国，吸引了无数好奇的观众。



■ 莱亚德站在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的中央大厅已废弃的墙顶上（见左图），指挥人将10吨重的狮子放下来，放在滚轴上。坑里，两组当地的工人正在努力平衡复杂的绳索和木支架。正在下降的巨石就是由木支架支撑的。这时，绳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地面上方四五英尺高处的绳索已经松弛。不可思议的是，公牛最后丝毫不损。安全抵达地面的巨石整装待发，等待拖运。

■ 公牛外层包裹着起保护作用的毡垫，放在一辆四轮货车上。300人拖着货车向河岸方向一步一步挪动。领队的人是莱亚德。他骑在马上，身后跟着一支由当地音乐家组成的乐队。路两旁围观者甚众，远处包含尼姆鲁德遗迹的土丘依稀可见。起初，莱亚德还准备让一群水牛一齐拉车，但是它们在原地纹丝不动。看来，它们感觉到了身后巨大的重量。



140

MESOPOTAMIA: THE MIGHTY KINGS



■ 公牛斜倚在皮筏上，四周由带着武器的守卫护佑。最后，他们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抵达巴士拉。要使这个巨大的筏子漂浮在水面上，需要600张山羊皮和绵羊皮。莱亚德找到一位制筏匠，此人负债累累，别人说不可能的事他都愿意尝试。

■ 这幅雕版画刊登于有插图的《伦敦新闻》上。画中，人们用机械装置将一个长着人头的带翅狮子运往大英博物馆。在亚述纳西尔帕二世觐见室的走廊两侧，发现了一对带翅狮子，运往大英博物馆的这头就是其中之一。它在1852年运抵英国，比莱亚德的巨狮和巨牛首次在伦敦亮相晚三年多。



萨尔贡巨牛出土

RESURRECTING SARGON'S BULL

过去的74年中,考古学家没有对豪尔萨巴德进行过挖掘。直到1928年,东方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爱德华·齐拉继博塔和普拉斯之后,开始了新一轮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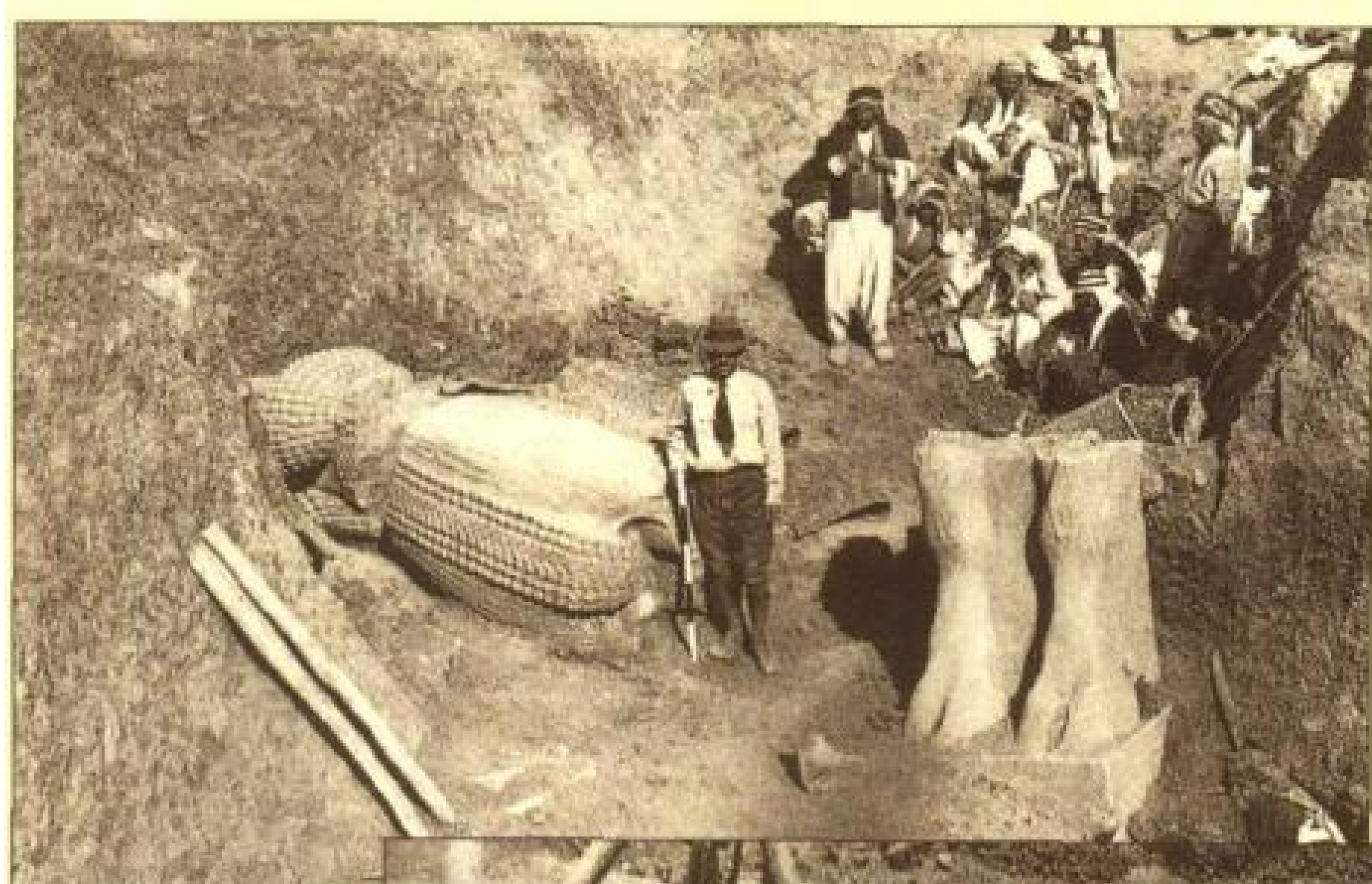
在挖掘萨尔贡二世觐见室的入口时,齐拉发现一头巨牛雕像,已被劈成三大块。这件雕塑估计重达40吨。它原本与一个驯

狮人的雕像构成一套作品,但驯狮人已被博塔运往罗浮宫陈列。

雕像虽然已断作三块,但风采依旧。后来,它被运往美国。然而,雕像过于巨大,无法穿越火车隧道,只好改道。运送线路以纽约为起点,途经新奥尔良到达芝加哥。在芝加哥,研究者将雕像重新拼接,然后送往芝加哥

东方研究所展出。

1993年,罗浮宫为博物馆新开辟的豪尔萨巴德庭院制作了一件巨牛的复制品。这样,在150年后,罗浮宫将这件复制品和驯狮人雕像摆放在一起,重现了当年的雕像组合。



■ 齐拉站在萨尔贡二世觐见室的入口处,巨牛石膏像破损的前腿和躯干分散在他身体两侧。单是躯干就有20吨重。下图中,工人在起重设备的帮助下,将装在木箱中的巨牛躯干放在拖车上。拖车是用一战后留下的加农炮车轮和火车轮胎凑成的,重达3吨。在驶向底格里斯河的途中,这辆拖车四次抛锚。





■ 芝加哥的一位法国工人(上图左上)设计了一个石膏模块, 用来支撑并保护内层硅酮膜。而用以复制芝加哥巨牛的模式实际上是由这层硅酮膜制成的。将硅酮膜从雕像表面剥离之后, 即得到硅酮模(见左图)。随后, 将石膏模块及硅酮模送往罗浮宫, 在那里巨牛复制品最后浇铸完工。

追忆帝国的辉煌

ECHOES OF IMPERIAL GREATNESS

1991年,罗浮宫着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馆内收藏的亚述工艺品迁往罗浮宫新建的里切利欧侧厅中。之所以进行这次迁移,部分是由于罗浮宫希望突出馆内的美索不达米亚藏品,也便于馆长重新设计展位,重现艺术品出土时的原始陈列状

态。这样,豪尔萨巴德庭院应运而生。豪尔萨巴德庭院让人回想起国王萨尔贡二世用以举行庆典的庭院:泥埽的墙面,烧砖地板及自然的光线。

和其他艺术品一块儿陈列于展厅四周的,是守卫着模拟走廊、由保罗·埃米尔·博塔发掘

的两件巨牛雕像(见右图)。其中一尊是普拉斯在豪尔萨巴德失败的探险中保留下来的,另外一尊是仿照已丢失的相似雕像而用石膏浇铸的复制品,制于1857年。展厅中还陈列着芝加哥巨牛雕像的复制品、与其相配套的驯狮人雕像,以及带翅的神灵塑像。



■ 在铁笼中放置着博塔发现的一尊重达30吨的巨牛像。当它被运往博物馆豪尔萨巴德庭院的新展厅时,罗浮宫的里切利欧侧厅外莱渥利大街上的交通一度中断。

■ 萨尔贡的带翅巨牛在罗浮宫的豪尔萨巴德庭院中耸立高达14英尺,恢复了它们原有的外观,看来多次的磨损并未带来什么缺憾。为了便于将它们由中东运抵巴黎,博塔曾经将其锯成小块。







众神赐福之都

A CITY BLESSED
BY THE GODS

1 811年，克劳迪厄斯·詹姆斯·里奇前往巴比伦观看那里的废墟，一行浩浩荡荡、气派不凡。他认为，要赢得当地人的尊敬，他就得在从巴格达向南的50英里的艰难跋涉的途中，摆出豪华的派头来。两天之中，旅行队跨过干涸的运河，经过高耸的土丘，一路前行，里奇骑着马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队轻骑兵，还有13名来自印度的武士，全部穿着色彩艳丽的军团制服。一架马车拉着一尊加农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轻便炮车，殿后的是70头负载行李的骡子。

里奇的妻子玛丽与他同行，但是却没有他那么气派，也并不舒适，她坐在一台封闭的轿子里，像行李一样挂在两头骡子之间的木杆上，颠簸不堪。她随身的两名侍女被关在笼子似的箱子里，挂在一头骡子的两侧，较瘦小的女人必须坐在一堆石头上，才能和另一侧较胖的旅伴保持平衡。

尽管里奇当时只有26岁，巴比伦之行却是他中东研究生涯的顶峰。里奇是个神童，在年仅9岁的时候他被一些阿拉伯和波斯的手稿迷住了，于是就开始学习

■ 这只长角的蛇龙是巴比伦的神——马尔杜克的象征。这件青铜器制作于公元前6世纪，是安在战车的辕杆或是权杖顶端的饰物。雕像颈部的沟槽表明这件雕塑曾覆满金叶子。



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土耳其语、迦勒底语，还有一点汉语。如此丰富的语言技能使他在17岁时就在东印度公司谋到了一个职位，该公司负责管理英国在整个亚洲的贸易。1808年，新婚燕尔的里奇被任命为公司驻巴格达的代表。在此之前他曾获得的任命使他能够自由地满足自己对其他文明的好奇：比如在埃及，名为马穆鲁克的民族人人尚武，从他们那里，他不仅学会了熟练地运用阿拉伯语、提高了骑术以及对长矛和半月刀的使用，还伪装成部落中人游历了叙利亚和波斯。

当时，他正在为研究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历史而收集手稿和各种物品，自然要去拜访这座传奇城市的遗址。千百年来，这座城市的名字响彻四方。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宣称他去过巴比伦，并在纪录中说：“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以与它的辉煌相比。”在其他的古典作家的笔下，它被描述成一个奇迹：规模宏大、华丽壮观、富饶无比。在高墙之内矗立着埃特曼安吉的金字形神塔——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当初的巴别塔(见44—51页)——以及许多神话般的庙宇，还有空中花园——许多古代作家称之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尽管犹太人也受了它的影响，在《圣经》中，这个城市的名字却成了腐朽生活和罪恶的无节制生活的代名词。

无数泥板上所刻的楔形文字描述了当时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学者们从中发现，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当巴比伦再次强大，重新复苏时，那里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王国的疆土从波斯湾延伸到埃及边界，一直到今天的黎巴嫩沿地中海的海岸地带。在熙熙攘攘的首都，来自整个中东的漂泊迁徙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各种文化传统的动态集合，其中产生的知识为现代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和写作奠定了基础。

虽然有过这些荣耀，但是从公元前605年—公元前539年，这个城市短暂的繁荣却还不足70年，这个时期被称为“新巴比伦时

■ 这尊赤陶小雕像高2英寸，大概是一尊家庭供奉的偶像，塑造的是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形象，约塑于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1909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发掘出土。古时的人们认为这样的塑像能够保护家人。



期”。在这个时期一半以上的时间里，巴比伦都是在强大的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之下的，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将他的都城建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之城。

19世纪时，这座古遗址的偏僻所在虽然罕有人至，却广为人知。自12世纪以来，西方的旅行者就粗略地记录了他们在那里的短暂游历。当地的游牧民族贝多因人依然用他们的古老名称称呼巴比伦的土丘——

“巴比尔和卡斯尔”，也就是“宫殿”的意思。那些庞大的土丘覆满繁茂的野草，盐水池塘间或可见。里奇完全确定他所勘测的这座城市是什么。在10天之中，他对这些土堆进行了估量、步测并绘制了草图。这片广阔的遗址沿着幼发拉底河左岸绵延近5英里，他骑马从一端走到另外一端，给每座小丘命名，并让他的队伍协助勘测工作。当时，附近一个村庄来的工人在挖掘残存的砖块以供己用，他们把刻字的砖卖给里奇供他收藏。

这次旅程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残垣断壁中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表明这座城市曾存在多层建筑。多数经过日晒而成的泥砖都化为尘土，重归大地了。几百年来，当地人在这片遗址上四处搜寻任何可以再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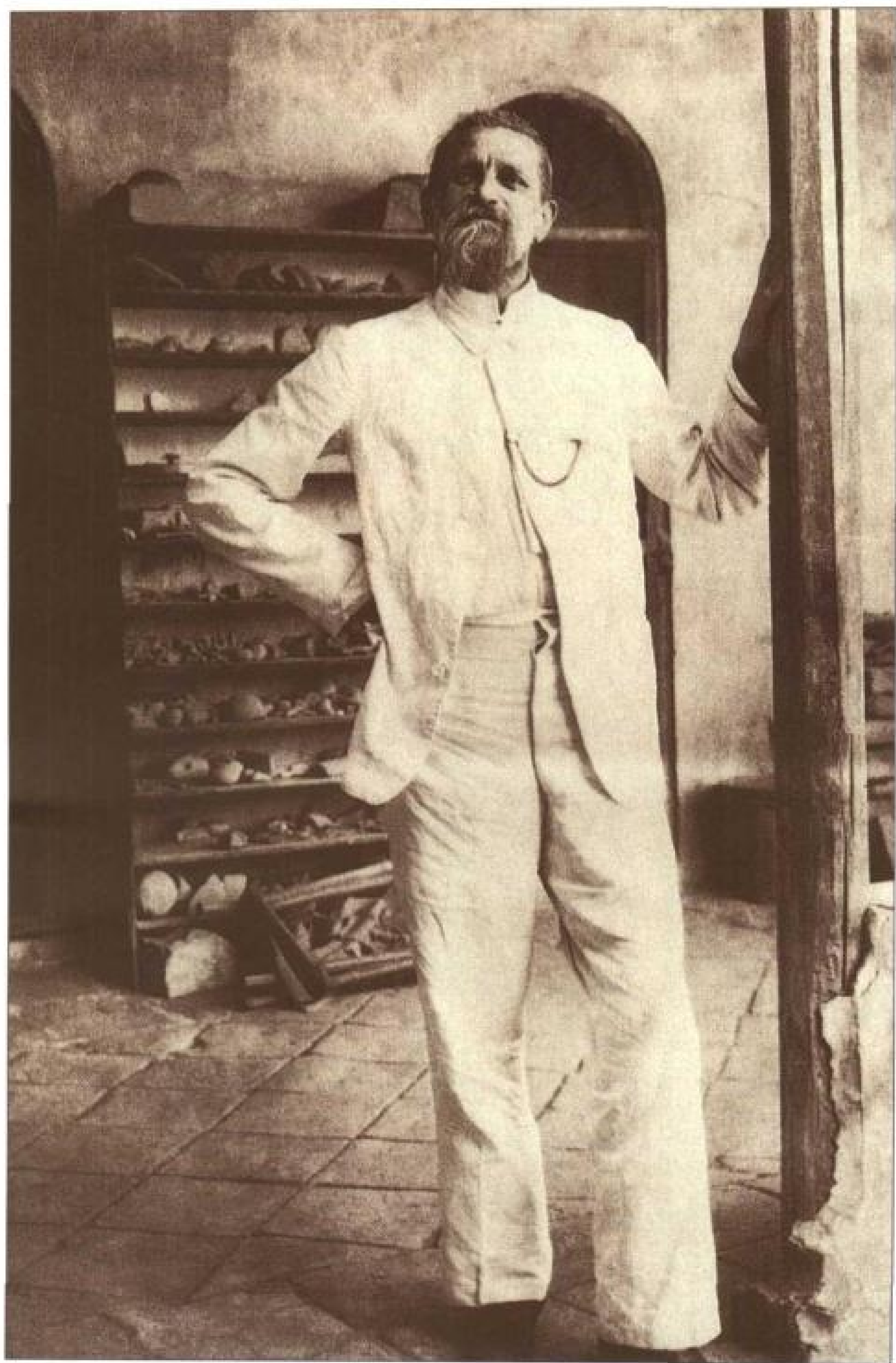
的建筑材料，成堆的碎石堆积在残迹上。对巴比伦进行长期开掘的第一人——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尔德威在一个世纪后评论道：“对于那些熟悉希腊及其遗迹的人来说，看到这些土丘成为废墟实在是一个震惊。这里没有成块的石料，没有柱子。挖掘中，这里有的只是砖房。”

旅行归来，里奇出版了两本书，描述了他对这片遗址的详细勘测，其中第二本写于1817年他重回巴比伦之后，那时他回去检验他第一次所做的测量。这两本书激起了大众的想像，也给他赢得来自学者们的尊敬。但是，他仍然无法排除沮丧的情绪，他承认“没有做出任何发现，没有提出任何有趣的假设”。相反，他只是描述了他的所见。他曾写道，对于这片遥远遗址的任何尝试性的解释，都只会引起“无法解开的迷惑”。

但是正是里奇留下来的遗产引导学者们脱离了“迷茫”。1821年，在伊朗城市设拉子照料传染病人时，他感染了霍乱，这位年轻的探险者就这样英勇地、甚至也可以说是崇高地去世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不仅是光彩照人的个人榜样，还有他收藏的古代手稿和物品，其中包括在欧洲首次露面的一些楔形文字铭文的样本(收藏于大英博物馆)。19世纪时，它们激发了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学者和考古学家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兴趣。

最终对巴比伦进行发掘的人是一些经过训练、技术娴熟的学者，他们和里奇那样的早期业余人士大不相同。罗伯特·科尔德威幽默风趣、热情高涨，在工作中他却是耐心、有条不紊，和平日的性情完全不同。他在1899年到1917年间进行了发掘。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开掘者，再加上他在希腊、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发掘经验，他将考古学引向了新的精确阶段。

科尔德威进行发掘的想法大约源于他1887年的旅行，当时他花了两天时间在巴比伦的废墟中徜徉，几块色彩明快的残断釉砖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直到10年后，科尔德威为了寻觅能够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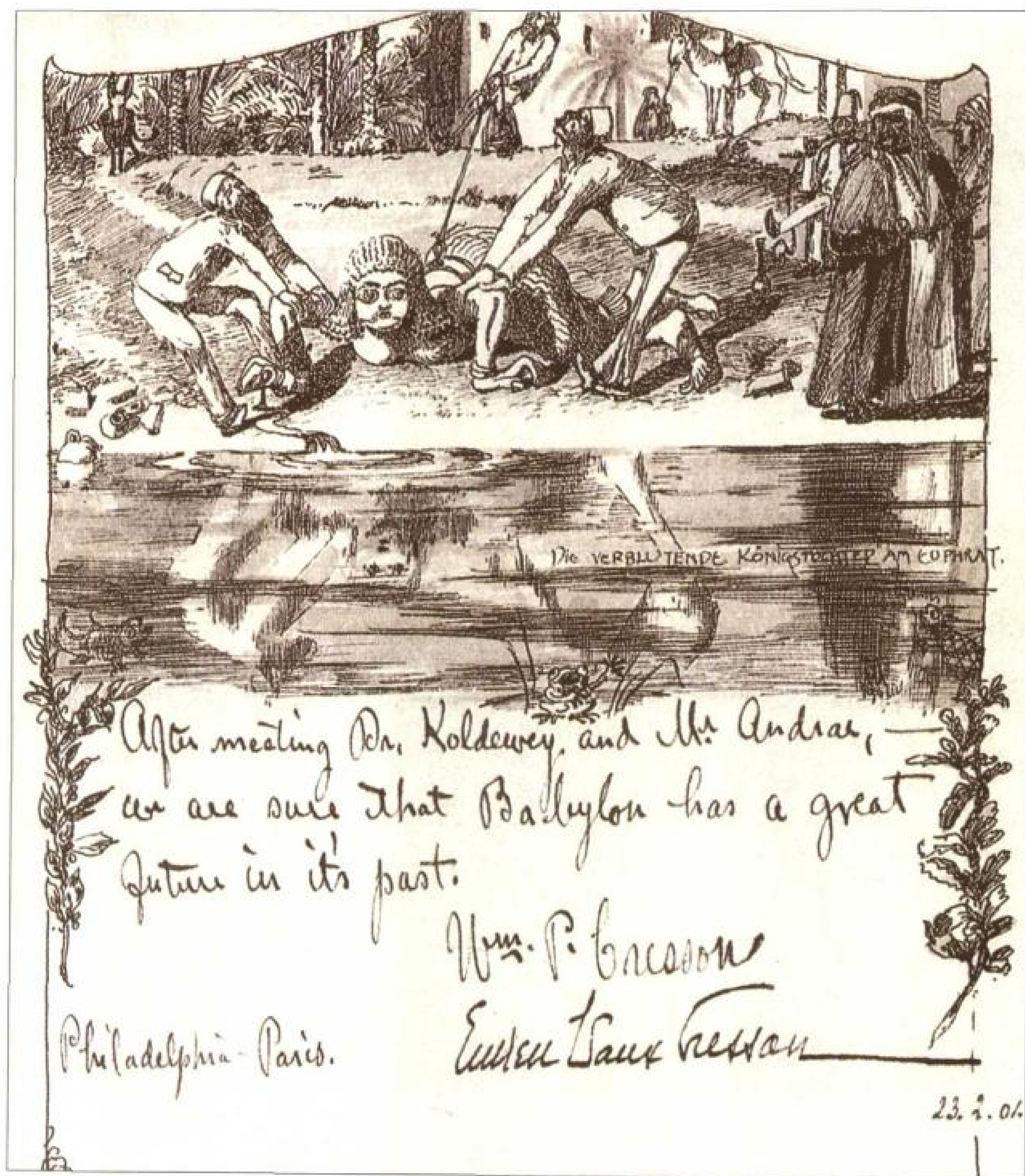
■ 在巴比伦的考古远征总部，罗伯特·科尔德威摆出了一个时髦的姿势。在这位风趣的德国考古学家身后的架子上，塞满了发掘出土的各种物品，1899年到1917年间，他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着。

行长期开掘的遗址再度来此时，才对这里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检验。他发现了更多的蓝色、红色、黄色和白色的碎砖块，这完全说服了他和他在柏林皇家博物馆的上司：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1899年3月26日，科尔德威的考古队在卡斯尔以东挖下了第一条探测性壕沟。卡斯尔是幼发拉底河附近的一座土丘，长达1英里，古代的纪录中说巴比伦的皇宫就在此地。

在初期挖掘中，考古队发现了两道平行的墙，宽60余英尺，长近600英尺，向南一直延伸到废墟之中，标示着街

道的两侧，由此他们探明了这些碎砖块的来源。这条路以一种叫做角砾岩的红色石块镶边，由3英尺见方的白色石板铺成，曾经在上面行走的脚把它们磨得光亮平滑。整条路经过精心铺造，最下面是一层泥沙和卵石，上面是砖和沥青。这种构造使这条坡路向上抬升，比周围的平原高出了39英尺至46英尺之多。

但是真正令开掘者感到兴奋的是那两道墙，它们



■ 在巴比伦探险队的会客记录簿上，科尔德威的同事安德烈画了这幅素描，巧妙地讽刺了一位德国博物馆馆长稀奇古怪的想像，他把巴比伦想像成一位国王的女儿，流着血，急需帮助。图中科尔德威（左）和安德烈在帮助这位可怜的人在幼发拉底河的水中平息焦渴。1901年2月23日，两名访客来到开掘现场，不无挖苦地说：“巴比伦的光明未来来自过去。”

立在这条惊人的道路两侧，过去曾经高达35英尺。以耀眼的蓝色为底色，墙上的中楣由烧制的砖块组成，有着色彩艳丽的釉面。在蔚蓝的墙上，是成排的狮子正向这座城市进发，每只狮子高约6.5英尺，由白、黄、红色组成，街的每一边各有60只左右。这条壮丽之路通过雄伟的伊西塔之门(见181—189页)进入都城。

科尔德威注意到，这条两侧封闭的路“实际上是一条死亡之路”，在这里，袭击者很容易就成为驻守在两边墙上的城市防卫者的猎物。但是这条通往巴比伦中心的华丽之路最初的修建目的并不是为了防御。通过古老的泥板书，科尔德威已经对这座城市有了大致的了解。泥板书描述道，每年春天巴比伦的新年到来时，街道上一派盛大华丽的景象，然后在圣神马尔杜克进入都城时，这条路又成了仪式用的“圣路”，这一典礼用来庆祝自然的更新，人们认为这对保证都城的持续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科尔德威将这条路命名为“典仪大道”。

巴比伦的一年始于“尼撒月”，这个月份跨越了我们今天的3月和4月，包括了日夜平分的春分。阿吉图是巴比伦的新年，在为期11天的庆典期间，马尔杜克决定着巴比伦及其居民的命运，他逐步从众神之中的微职低位攀升上来，不仅成了巴比伦的主神，也是整个美索布达米亚南部地区的主神。亚述研究学者们已经从楔形文字中破译了关于阿吉图的许多细节，其中包括为马尔杜克举行的祭祀和吟诵的一首史诗，诗中描述了在创世之时，马尔杜克成功战胜“混沌”的战绩。

新年也是王位更替的时间。每年这个时候，国王就要证明自己再继续统治一年的必要性。在阿吉图的第五天，国王要驾临都城之外的新年庙宇，每年国王只能进来一次，在这座圣殿之中，他要在神前自降身份，谦卑恭顺：只有抛开皇室王权，他才能够进来，在这最神圣的地方，他必须发誓，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冒犯神灵，并请求马尔杜克给整个城市赐福。在庙宇中还要举行繁育



典礼，学者们认为这包括了国王和女祭祀的实际结合，大概象征了天上和人间的王者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第十一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国王和马尔杜克的神像分别坐在战车里，后面浩浩荡荡地跟着一队祭司和其他的神像，沿着典仪大道向前行进。当队伍到达巴比伦那装饰得富丽华美的大门时，几乎每个人都离开了城市，然后再喜气洋洋地重新回来，下一年的富足多产得到了保证，马尔杜克的力量再经肯定，国王也可以稳坐宝座了。

在一篇楔形文字的铭文中找到了修建巴比伦辉煌的典仪大道的原因：“为了伟大的神马尔杜克的队伍，我填好了巴比伦之路阿布尔-沙卜，并用角砾岩板和山石板将之铺好，以保证他神圣的行程得以进行。”这篇铭文的作者将他的名字刻在了宽阔的石板内侧，当石板被铺好后，除了马尔杜克洞悉一切的目光之外，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些字，上面写的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之王。

科尔德威将他的发现首次公之于世后，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在古典作品和《圣经》中都是众所周知的，他由于攻陷了耶路撒冷并囚禁了成万的犹太人而臭名昭著。他从公元前605年一直统治到公元前562年，作为新巴比伦时期最伟大的王，他在无数的砖块上留下了自己的题字，证明了他在这座都城中进行的不倦修建。科尔德威发现，那些建筑建在早期的沉降层上面，现在已经沉到水平面之下，无可探求了。

那波勃来萨在公元前612年毁灭了尼尼微，削弱了亚述人的力量，给他们以致命打击。作为他的儿子，尼

■ 在这幅图画中，马尔杜克身穿华丽的衣衫，左手紧握象征着君王权利的杆与环，站在一条蛇龙身边。这幅画是在一间巴比伦房屋的残迹中发现的，刻在一枚天青石的印章上。作为巴比伦的守护神，随着这座城市财富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马尔杜克的影响也日益增加。



布甲尼撒二世承担了后来的责任。公元前605年，他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卡尔凯美什将亚述人最终击溃。然后他匆匆而归，他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他必须回来保证他能安全继位。

尼布甲尼撒是迦勒底人的后代，这个民族和亚摩利人及喀西特人一样，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迁徙来的，最终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获得了新的生活。即位之后，尼布甲尼撒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加强都城的防御上。公元前648年，距他统治仅43年之前，在亚述巴尼拔的率领下，亚述人曾攻陷巴比伦，军事袭击依然是长久的威胁。因此新登基的国王加宽了防御围墙，拓宽了运河，该运河环绕着都城，围出了一片约3平方英里的区域。据史学家估计，那里的人口约为20万。

来自幼发拉底河的洪水威胁着这座城，尼布甲尼撒在运河和城墙上涂上了沥青，作为防止洪水突破和渗流的附加措施。尽管这条河有可能泛滥，它却是巴比伦人的生存源泉。当地雨水稀少，河水被储存在



■ 在这幅关于地球的巴比伦地图中，盐海环绕着已知的世界，地图的上方是西。图中，巴比伦是中心的上方那个矩形，上面是一道弧形的山脉，那里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河流从上到下贯穿全图。在环海之外是传说之地——其中之一是巴比伦大洪水的幸存者吉尔苏德拉的家乡——在地图上方的楔形文字对这些地方进行了描述。

水渠里用于灌溉平原。希罗多德这样描述这些平原：“那些谷田如此富饶多产，通常可以产出两百倍的粮食。”也就是说收成是播下的种子的重量的两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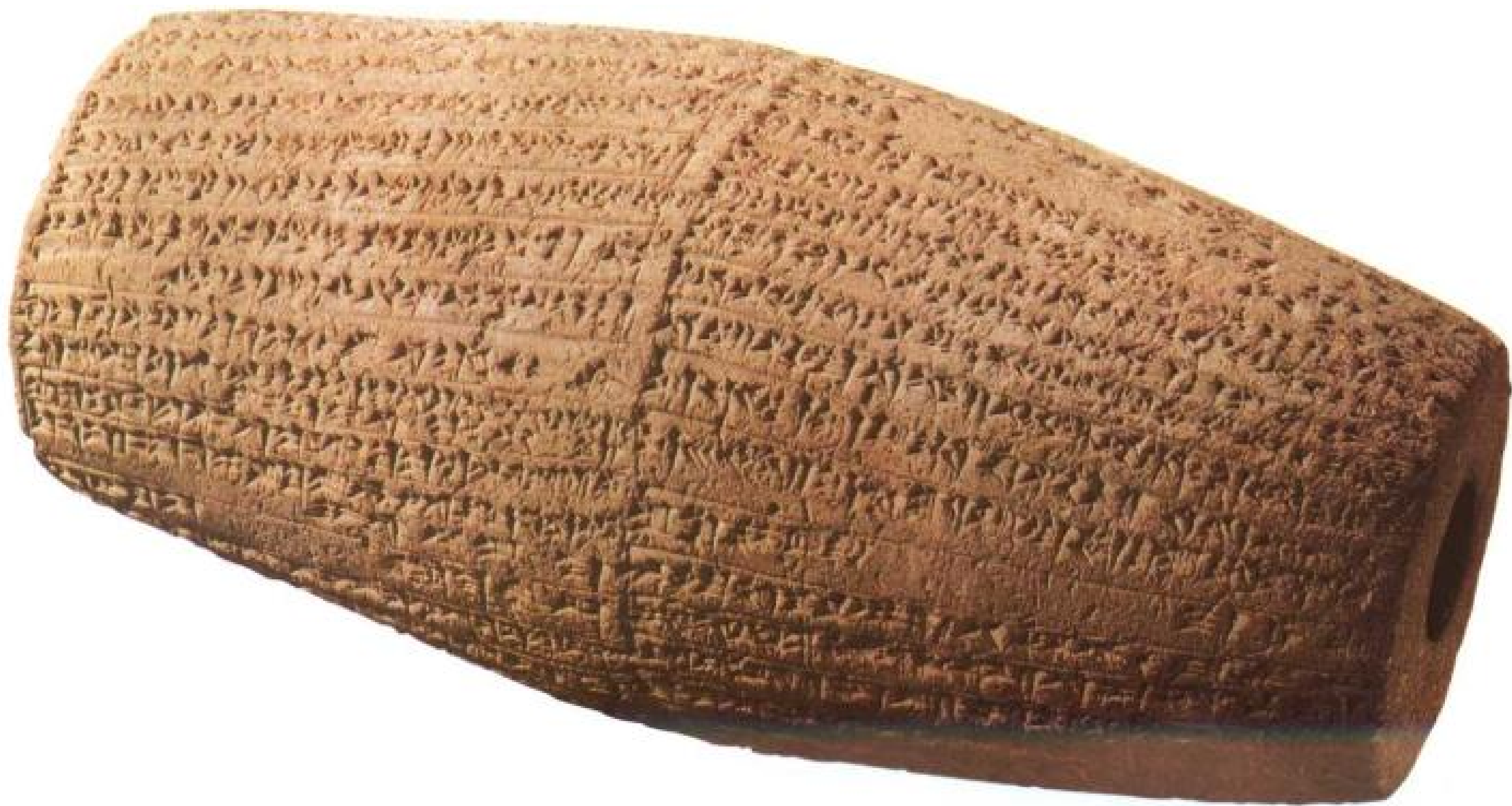
这条河也是巴比伦积累商业财富的核心。繁忙的商队路线跨越整个王国，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东岸，到达小亚细亚，向南跨越整个阿拉伯地区，来自富有的中东各地的物品源源而至。装满货物的船只沿幼发拉底河而下，停靠在巴比伦繁忙的港口中。据希罗多德的记录，河水力量不足、船只无法沿河上行时，货物将在那

里卸船、拆包，由驴子驮着运回河的上游。但是，据丰富的文本记录记载，男人、牛或骡子拉着纤绳，拖着这些大的木驳船沿着河流和运河两岸逆流而上。

平原上石头和木头奇缺，巴比伦人于是利用了河岸上淤积的泥土，为古代世界最大的制砖业提供原料。幼发拉底河为都城带来了建筑材料，从这一点看来，它是富有远见的。成群的工人在赤日炎炎中劳作，在成千的规则木模中砌满泥土，无情的烈日将它们晒成耐用的建筑用砖。在有些砖块的背面，科尔德威看到了2400年前将它们拍制成形的人的指纹。

对于开掘者来说，这些砖块意味着要采用新的考古方法。由于这些墙早已坍塌成灰，重归大地，因此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追踪这些墙的踪迹。为了这一目的，科尔德威集中了约250人的一支队伍，采用了高度系统化的墙垣清理方法，后来的考古学家普遍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们首先勘察地面，寻找完整的泥砖或是土色中任何微小的变化，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存在着墙层。找到这

■ 这只7英寸长的陶质圆筒烧制于尼布甲尼撒时期，上面的铭文讲述了一座庙宇的建设情况，是用来向神传送信息用的。在铭文结尾，修建者向尼喀拉克神恳求：“请善意地看待我手中的创造吧，我把心中的喜悦作为礼物奉献给你，我的创造将在夏马西和马尔杜克面前得到检验，请代我美言几句吧！”





类的证据后，一些工人小心谨慎地将墙上的土层去掉，其他人将泥土装在篮子里，通过一条微型铁路将土倒在遗址一个不重要的角落里。

每件发现都要如实按照出土时的样子加以纪录，这一点很关键，因为一旦那些埋在散砖之下的完整的砖块露出地面，它们就会迅速散溃。因此考古学家们研究该城的最佳机会就在发现之际。

虽然夏日的酷暑令人难以忍受——有时在阴凉中温度还能达到华氏 130 度——科尔德威依然加紧工作进度。但是在 1910 年，他在那里度过了 12 个年头之后，他遇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靠近典仪大道的地方是这座城市当年的中心，也就是推测中马尔杜克的伟大庙宇的所在。由于这座神庙高耸入云，因此被巴比伦人称为埃萨吉拉——“那座昂着头的庙宇”。但是现在这个地点被埋在一座名为阿姆兰·伊本·阿里的巨型土丘之下，这是以一位伊斯兰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

一根探测杆深入到土丘的中心，日日深入却毫无结果。最后在地下 70 英尺处，挖掘者触到一些坚硬的东西。科尔德威可谓是天降鸿运，他触击到了一块铺好的地板，上面刻着关于亚述王亚述巴尼拔和以撒哈顿的铭文，由此肯定了这片遗址就是埃萨吉拉。但是，即便是只发掘整个建筑的一部分，考古队也必须再清理掉约 100 万立方英尺的碎石。最后，他们采用了在墙的四周挖隧道的方式，才了解到整个庙宇占地达 1.85 万平方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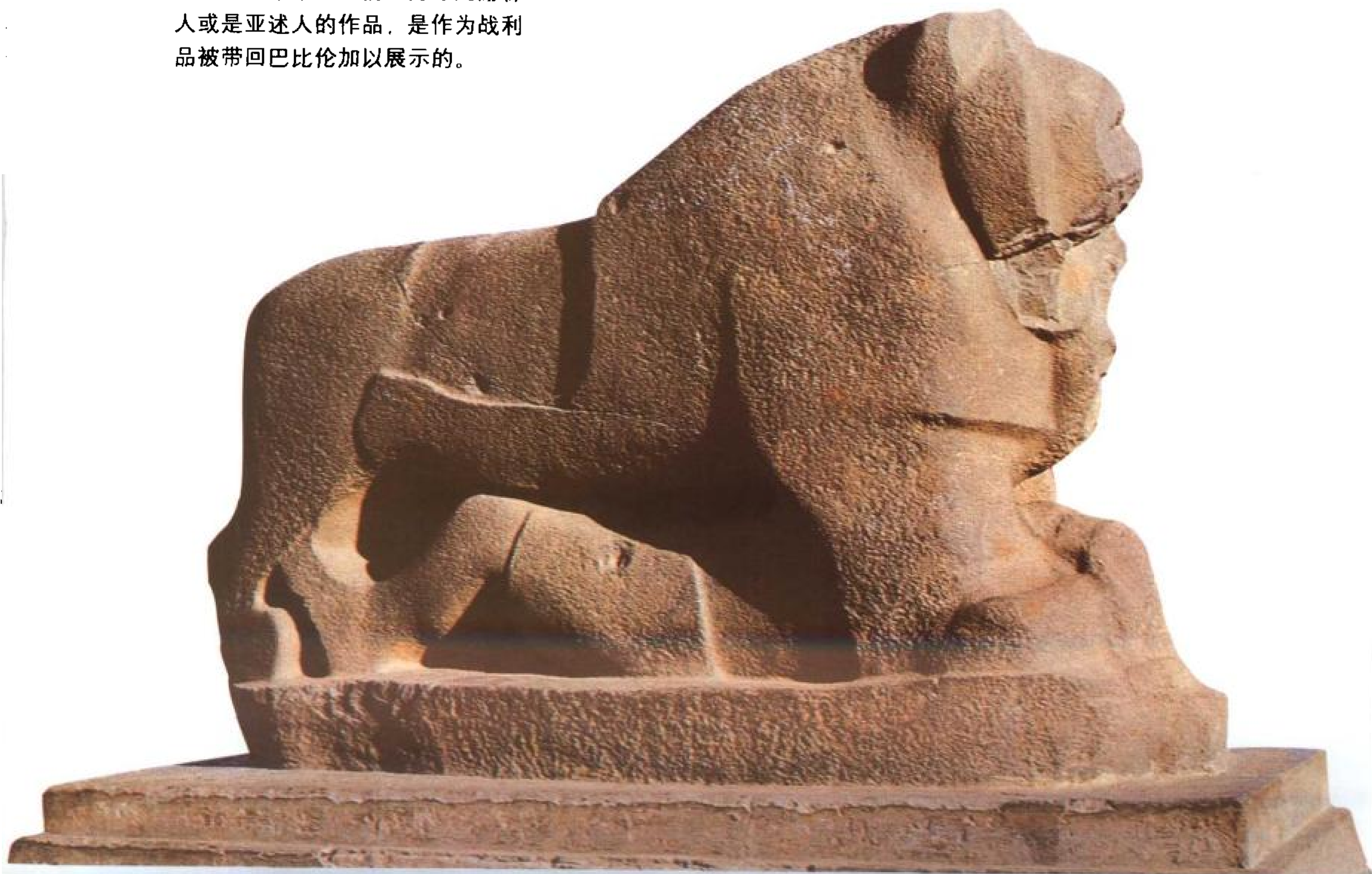
从尼布甲尼撒自己的纪录中可以看出，他在庙内建了一间令人眼花缭乱的神室。“我用炫目的金子，令那墙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我用青金石和雪花石膏覆盖了整个庙宇的内部。”但是现在，除了宏大的规模之外，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这座建筑当年的辉煌，因为埃萨吉拉在几百年前就被彻底洗劫一空了。

科尔德威知道，南宫是巴比伦三座主要宫殿的最大一座，装饰得金碧辉煌，极尽奢华。尼布甲尼撒，这位伟大的修建者，就

在那里生活、执政。他将南宫称为“王国的中心，将全人类联系起来的纽带，喜悦和欢乐的栖息之所”。国王宣称，“在大地宽阔的胸怀上，铺设了沥青、砖块”，宫殿就建在上面，“我从黎巴嫩带来巨大的雪松——那青葱的森林，作为宫殿的屋顶。我颁下命令，要用沥青和砖块在宫殿周围建起雄伟的高墙，皇家御旨、贵族禁令都将从这里传向四方”。

这座建筑就在不朽的伊西塔之门里面。科尔德威进行发掘时，从铭文中得知这片遗址由两座建筑组成：一座较古老一点，规模宏大，是尼布甲尼撒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建的；另外一座是国王后来加上的向北的扩建部分。较古老的那座建筑是那波勃来萨修建的，采用了传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风格，周围是一系列共5个庭院，和邻近的房屋一起被分别用做军事卫戍地、行政

■ 雄狮踏着倒地屈服的人——这尊玄武岩塑像长8.5英尺，至今依然矗立在它的出土之地——尼布甲尼撒主宫殿中。人们认为这是赫梯人或是亚述人的作品，是作为战利品被带回巴比伦加以展示的。





处、国事处、国王寝宫和后宫。其中后宫集中在最里面的庭院四周，不仅供尼布甲尼撒的王后居住，还是从巴比伦各地进献来的妃嫔的闺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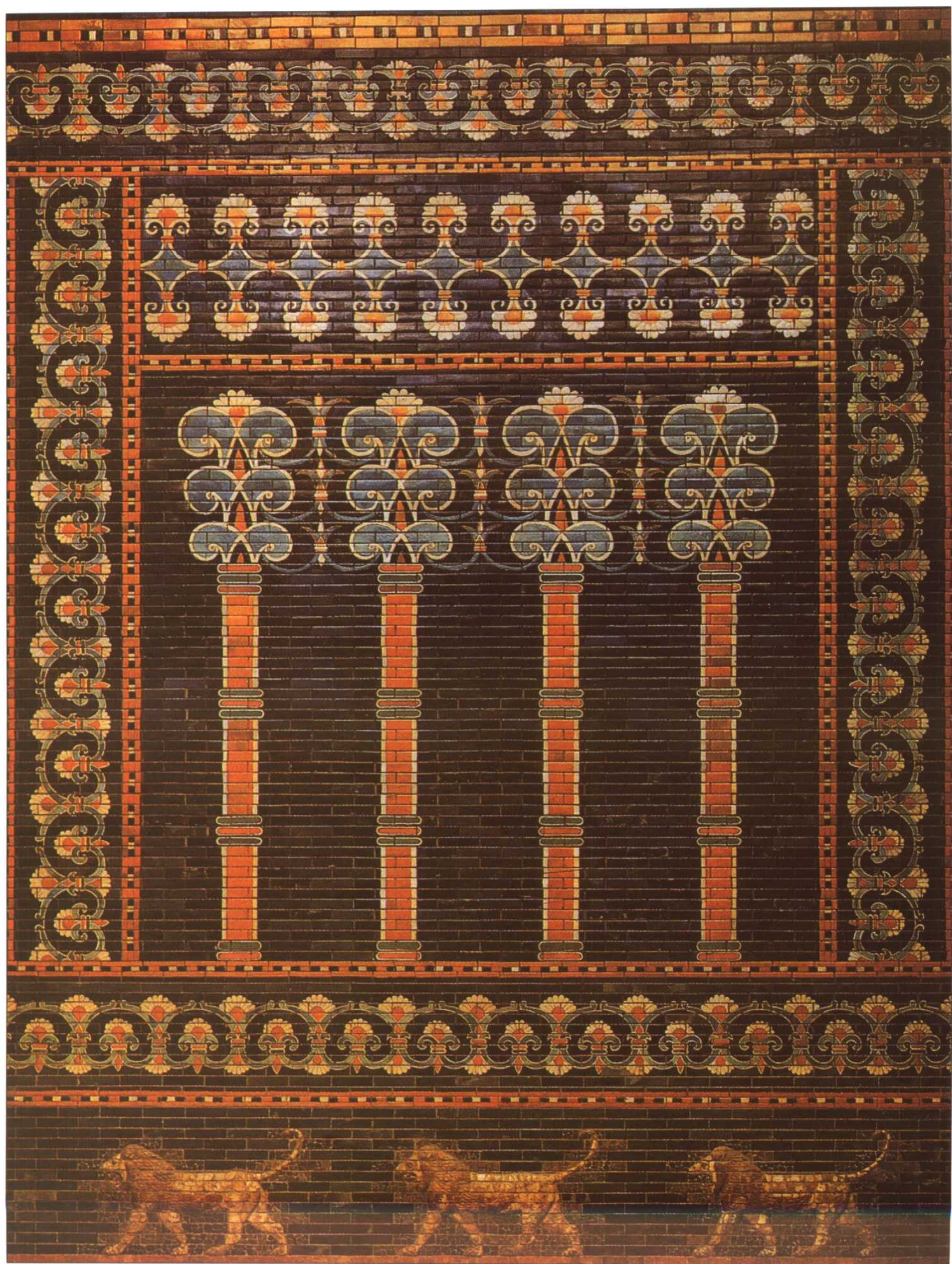
尼布甲尼撒的觐见室约有184英尺宽，197英尺长，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太阳照射带来的炎热，觐见室坐南朝北，建在最大的庭院中。科尔德威发现，该屋的正面高约40英尺，宽约184英尺，外面的墙上曾饰有精致的釉砖中楣。细心的推断使他再次拼凑出最初的景象：深蓝色的背景上排着一行行色彩明丽的动物，叙述着当年沿着典仪大道前行的队伍。（由于伊拉克政府提供了经济援助，这座宏大不凡的宫殿的大部分已经得到了重建）

尽管科尔德威探明了典仪大道、埃萨吉拉以及尼布甲尼撒那恢弘的觐见室这些逝去已久的秘密，长久以来巴比伦的一个神秘所在依然悬而未决。后来，在探测宫殿的东北角时，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拱顶的小屋，它们中间是一口古井。在美索不达米亚，从未曾发现过其他的拱形建筑。毫无疑问，科尔德威在无意之中找到了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

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之间，少数的几个希腊旅行者留下了对这座花园的记载。生活在巴比伦的平原上，尼布甲尼撒来自米堤亚的妻子十分怀念山岭耸立的故土风光，为了取悦于她，他造起了层层拔升的小山，在山坡上修建了空中花园。据说在每一层的深深泥土上都种满了茂密的林木。一位观察者在公元前400年写道，有些树竟可高达50英尺，“从远处看，人们还以为这些树是长在山岭上的森林，随风摆动”。

这14座拱顶房屋的墙壁格外厚实，显然是为了承

■ 尼布甲尼撒觐见室正面的外墙按照人们的推测得以重建，陈列在柏林弗德哈希亚提舍博物馆的展厅里，墙高40英尺，由彩色的釉面砖砌成。作为女神伊西塔和皇权象征的狮子和一部分墙边都是原有的砖拼成的，人们借助了巴比伦工匠在砖上所做的标记，才能将这些图案重新组合起来。





受极大的重量而特意修建的。其中必有重大意义——至少科尔德威是这样认为的。此外，废墟中还有无数劈砍而成的石料残片，这种材料在巴比伦很少见。科尔德威参考了古老的资料——泥板书和五位曾描述过空中花园的希腊古典作家的作品，他发现经过劈削的石料仅用于两处，一个是尼布甲尼撒主宫殿群卡斯尔的北墙，另一个就是空中花园。

科德威宣布他找到了这座名声显赫却难以捉摸的花园，尽管如此，后来的考古学家们还是提出了质疑。在拱顶房屋中科尔德威发现了一些泥板书，后来被证明是油和大麦的分配记录，由此说明这些屋子不过是储藏室而已。此外，除了有一口井外，该遗址远离河流或是其他任何水源，从它在宫殿中的位置可以看出，任何人要到这里来，都必须先穿过国王及其妃嫔的私人住所。一些现代学者指出空中花园可能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一个地方，在对那里的发掘中，人们找到了深埋地下的水沟，大概是该建筑中灌溉用的水渠。

通常，巴比伦泥板书对尼布甲尼撒的建筑的记录都是极尽详实的，但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空中花园，这着实令人迷惑不解。希罗多德的描述中也没有出现这道奇景。尽管考古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这个谜团仍未解开：不仅无人知道花园在哪里，甚至连它是否存在都难以确定。

但是，这些拱顶的房屋还藏有另外一个重大秘密，这个和犹太人的历史有关的秘密过了许久才揭诸世间。科尔德威在遗址发现的泥板书被记录、编号并被送回柏林进行最后破译。它们躺在包装箱里，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一直待到1933年，才由亚述研究者厄恩斯特·韦德纳开始进行解释。这似乎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除了做些寻常的记录外，并无成果可言。但是韦德纳不断督促自己继续工作，当他无意中发现了四份关于供应情况的收据时，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这些收条详细地记录了给一

个名叫查-乌-吉努的人的配额量。一些专家认为这是犹太之王约雅斤，距《圣经》记载，他曾被尼布甲尼撒俘为阶下囚。1955年，一块藏于大英博物馆、有2500年历史的泥板上晦涩的记载对这个故事做出进一步的扭曲，学者唐纳德·威斯曼破解了巴比伦皇家记录中的几句话，讲的是俘虏了一个犹太王：“他(尼布甲尼撒)紧靠着这座犹太城市安营扎寨并将之攻克，俘虏了这里的王。”尽管这块泥板并没有提到被俘者的名字，一些观察者推测这是对约雅斤的又一记载。

在《圣经》中，为了保卫王国宝贵的省份，尼布甲尼撒持续地发动军事行动，他曾两次入侵耶路撒冷。第一次攻击发生在公元前597年，当时他围困了耶路撒冷，将约雅斤王和许多犹太人驱逐到巴比伦，他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为王进行统治，将耶路撒冷变为巴比伦的附属。《列王记·下》为巴比伦胜利的结局而哀叹：巴比伦王“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

尽管这场打击十分彻底，预言家耶利米也警告众人不可反抗，赤贫之中的犹太人对巴比伦的指责之声还是日渐高涨，他们要求国王对抢走的物品做出偿还。《圣经》中写道，最终犹太人的王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的王”。公元前588年，巴比伦强大的军队向朱迪亚进军，经过18个月的围困攻克了耶路撒冷。陷落的城市遭到洗劫，被一焚而光。更多的人被赶往巴比伦。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所建的宏大庙宇被摧毁，犹太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大卫王朝4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

被俘的犹太居民住在巴比伦，他们崇拜单一、全能、无形的神，在他们看来，当地人对偶像的崇拜是一种“可憎”(《圣经》语)的行为。但是新年庆典表明，在巴比伦人看来，他们的神像并不仅仅是些石头雕像。他们虔诚地相信，神的确以某种形式存在于



这些塑像中，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并赐给他们荣耀。精选的食物被隆重地供奉在神像前，当神享用时还要拉上帘子。庙祝唱起歌谣，用长笛、箫和琵琶奏起音乐，以取悦众神。在马尔杜克的庙宇中，这位神祇身着华丽的服装，披戴着珍贵的宝石，他的妻子、女神赛帕特慕和各种奴仆侍候着他。希罗多德曾对马尔杜克的神像做过记录，该像高15英尺，由22吨金子制成，在附近的祭坛，虔诚的巴比伦人每年还要进贡约2.5吨的乳香。

美索不达米亚的四处都有神的存在，有些神被视作一个家庭，由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而人的责任就是要供奉神灵。有月亮神和太阳神，有管理生产和战争的神，各个城市和职业也都有各自的守护神，还有保佑个人的私人神灵。幼发拉底河本身就被视作一个神，向河里吐痰或是小便都是犯罪行为。

此外，似乎四处都潜伏着邪恶的精灵。住户的门边都埋有神圣的陶像，通常是看门狗的形象，叫着一些诸如“叫得响”或是“别想，咬！”这样的名字。它们被放在那里祛辟恶鬼或是暴死的人的鬼魂。为了同样的目的，人们还将神圣的护身符像珠宝一样随身佩带。巴比伦人认为，这些鬼怪时时等着折磨那些对神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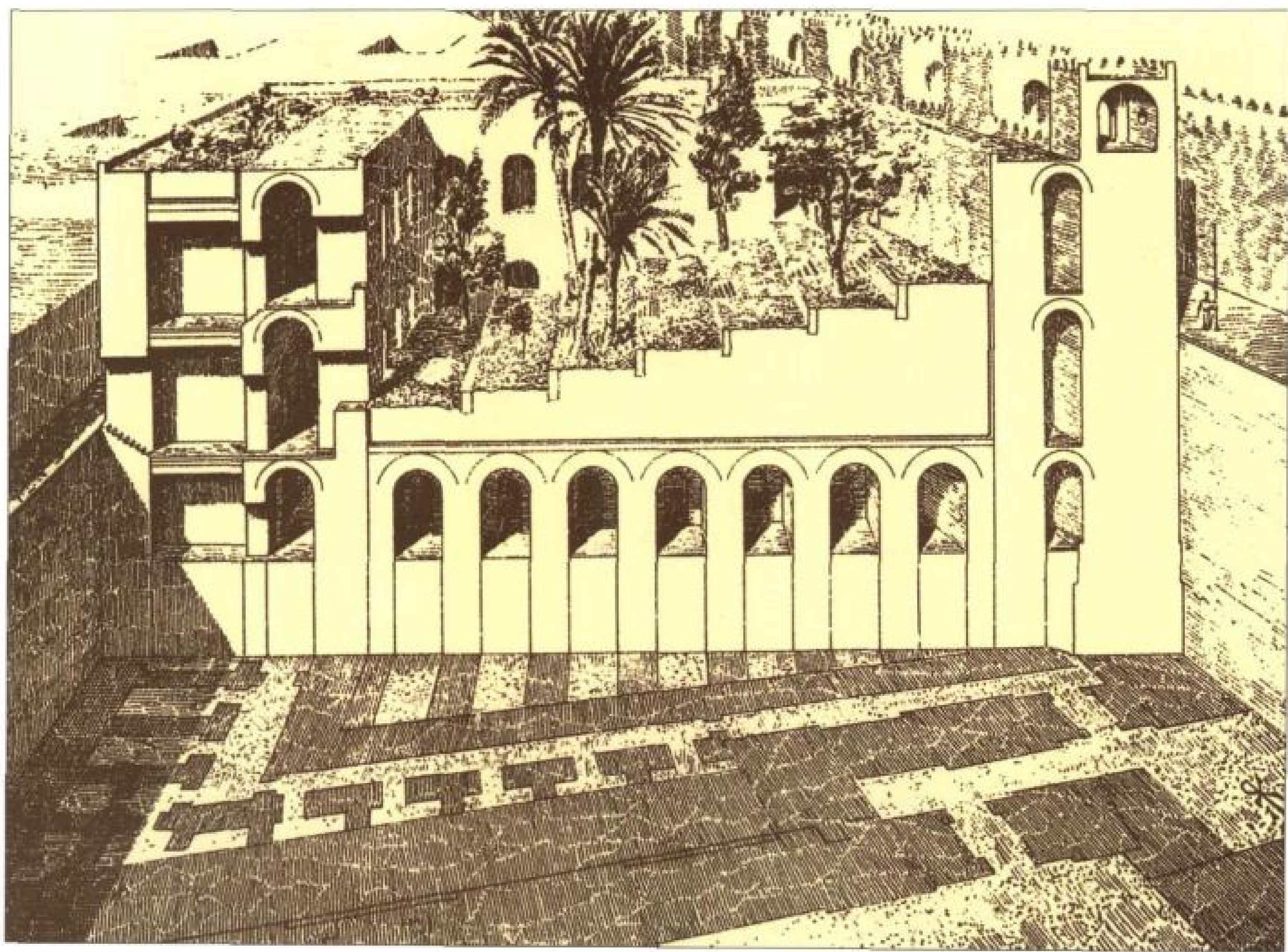
■ 1900年，科尔德威在巴比伦的一间房屋的遗址中发现了这只优美的权杖。经过旋圆和打磨的这只王杖大约来自供奉马尔杜克的神龛。中心的青铜已经被腐蚀了，使得周围环绕的黑玛瑙——也就是通常说的缟玛瑙——裂开了。博物馆馆长将碎片重新组合起来，但不太确定每一部分是不是放在原有的位置上了。

虔诚的人。只有持久不断地敬神、举行典礼和祭祀才能保佑个人不受魔鬼袭击，城市才不会瓦解。

也有人从这种恐惧得到了益处，据记载，巴比伦共有1179座庙宇，聚敛了巨额财富。神庙拥有巴比伦几乎一半的土地，神庙中包括无数抄写员，他们的作品记录了古老的苏美尔仪式和风俗。此外还有许多管理者，他们负责照管庙宇复杂的商业事宜并管理农田。富有的神庙几乎就像国中之国，自主管理事务。迦勒底的君主容忍了这种情况，作为交换，国家每年从宗教收入中征取20%的税款。

神庙的土地由佃户或是农奴照管，他们的工作包括维护主要的灌溉渠、放牛、收割庄稼。但这些工人并非总是恪尽职守，一位管理者曾收到一封警告信，信中说：“对自己的工作不要疏忽大意，也不能放松农夫的工作。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些人不督促不行。”另外一封信的作者向神庙的管理者抱怨，由于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他感到很是受挫：“这里没有雇工。在杜祖月之前他们就都离开了。你不断派给我的庙仆毫无给养，干了五天之后就逃跑了，而本月雇来的人每人每个月要5谢克尔银币的工钱。”为了表达了低层官僚被遗忘时对上级的愤懑之情，他补充说：“你不耐烦，我也同样不耐烦，尤其是你总是说‘我自己去干活行了吧’。”他充满愤怒地又接着说：“如果你愿意，给我捎句话我就走，到时你就





自己来干活吧。”

无论有什么样的劳工问题，神庙还是繁盛起来，它们的收益不仅来自土地租金和对住区的税收，还包括丰富的捐赠。寺院入口处放有小盒子供信徒放入银币。捐赠也有其他方式。据一座神庙的记录中的一页记载，一天之内，除了其他的进贡品外，共收到70只鸟和鸭子、40头羊、9头羊羔、2头牛、1头小牛、4头野猪、3枚鸵鸟蛋，以及一些椰枣、无花果、葡萄干和45箱淡酒和果酒。一位焦急的人写信来，为自己没能及时进献物品而致歉：“希望我主不会因为绵羊和山羊送晚了而恼怒。国王夺走了我的儿子，我在病中已有两年了。如今境况岌岌可危，已经无法起床了。”

庙宇中的财物堆积如山，平日聚敛的财富只是其

■ 巴比伦空中花园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科尔德威在1913年确定了该废墟的遗址，他的这幅素描展示了空中花园全盛时的景象。但是，其他的学者也提出，空中花园可能在其他的位置，有的甚至怀疑这座花园是否真实存在，因为在当时的巴比伦文本中并无任何相关记载。

中一部分，因为珍贵的物品被保存起来，达上千年之久。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吴雷在1922年到1934年间对乌尔进行了开掘，工作中一件奇怪的小事向他揭示了这些财富的存在。在开掘初期，吴雷碰巧发现了一座小庙，大约建于在该城的最后时期，但是它的墙壁看起来却更为古老。吴雷猜测这座庙下面还有更早的建筑，他命令工人们掀起了几块地砖以验证他的理论。本地的挖掘者一直被告诫说，不要触动任何铺好的砖块，于是他们认为，这种亵渎行为只能说明吴雷是要寻找埋藏的金子。让伍莱大吃一惊的是，刚过几分钟，有个人就喊了起来：“我们找到金子了！”巧合的是，石板下确实藏有金首饰，其中包括耳饰、珠子和挂件。无论如何解释，工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一发现只是个令人欣喜的意外事件。这些物品的年代令人震惊，从尼布甲尼撒时期向前可以回溯到古巴比伦时代，甚至延续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萨尔贡和阿卡得时期，跨越了漫长的岁月。

巴比伦从苏美尔人那里继承来的神话故事说，人们虔诚供奉并不断加以丰富的众神过去曾住在人间，后来升上了天国。人们认为天上的活动会直接对人间产生影响，因此占卜者观察天体，以寻求表达天意的线索。人们认为日月食、星色和风的方向都是制定国策、规划私人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参考建议。

公元前8世纪左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观察天空寻求超自然征兆的巴比伦人开始将他们做出精确的观察记录下来，这一做法持续了350多年。他们利用了自己复杂的数学知识，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记录，最终他们能够预测日食和月食以及星辰的运动，欧洲的天文学家直到18世纪才达到了同样的精确度。通过这些天文研究，人们开始用小时划分一天的时间，同时由于算术计算开始采用六十进位的计算体系，也就是以数字60为基础的系统，每小时又被分成分钟和秒，圆被分为360度。

在遍布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天文台中，天文学家们仅仅采用



■ 这块5英寸长的带有图案的铸铜匾是用来祛辟恶魔拉玛什图的，从匾沿上伸着头观望的狗脸守护神是帕祖祖。匾上第一层图案代表着巴比伦主要的神。接下来的一行是一组长有兽头的保护者。下面一位身穿鱼皮衣的祭司正在照料一位病人。最下面帕祖祖正在将拉玛什图驱回阴间。拉玛什图对于怀孕的妇女、未出生的孩子和新生婴儿的害处特别大，因此这些人经常需要在脖子上戴上绘有帕祖祖的护身符。

空心管子进行观察，他们将天空分为三个区，对每个区的可见星座进行记录和命名。星星转过天空时，他们能够计算出星星之间的相对距离，其精确度令人惊叹。正是从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黄道12宫。公元前5世纪左右，人们开始占卜个人星相，采用的方式与现在流行的方式类似。

巴比伦天文台研究的天文现象之一是月亮的运转周期，因为这是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的历法的基础，也支配着巴比伦宗教和农业的时间安排。但是这一历法并非完美无缺，每年360天就意味着每隔几年就要插入一个叫做闰月的额外月份，以便使历法与季节保持和谐。

到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人吸收了巴比伦天文学的许多成果，后来又传给了罗马人，对他们来说，“迦勒底人”这个词就是“天文学家”的代名词。同样，他们



■ 这只焙干的陶制的恶魔胡瓦瓦的脸看起来好像动物内脏盘旋在一起，巴比伦的预言家经常对之加以检验，以便发现未来事件的预兆。这只雕像高约3英寸，背后刻着的警告已经残缺不全了：“如果内脏看起来像胡瓦瓦的脸……”



也吸收了巴比伦的数学成果。巴比伦数学家的工作最初是源于实际需要，比如，进行日常测量，决定借款复合利率以及确定生产用的化合物的比例。随着巴比伦社会日渐复杂，人们产生了对更为复杂的计算的需要。在古巴比伦时期，学校考试中甚至就已经包括了乘除表，用于找出平方和平方根、立方和立方根以及倒数的表格，还有用于计算指数函数、介绍几何概念以及无数的其他复杂数学概念的表格。这些概念为早期的希腊数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奠定了基础。同样，医学也从使用有害的油膏赶走致病恶魔的驱魔魔法中发展起来，逐步依赖于治疗技术和药物治疗，5世纪时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的鼻祖，但巴比伦人却是他采用的那些做法的先驱。

尽管这些学科都在发展前进，美索不达米亚的知识中的一个受尊敬的古老元素——楔形文字——却受到了新环境的威胁。从皇家史到私人信件，从铭文到收据和规则，每件重要的事都要被记录下来，但是楔形文字约有600个字母，掌握起来实在是比较复杂，抄写员必须经过大量训练才能胜任。

到了尼布甲尼撒时期，这种抄写传统已经经受了多年的异议。在巴比伦发现的大量楔形文记录中，有些商业账目带有的修正备忘录采用了亚拉姆语，这是和传统的阿卡得语全然不同的一种语言。这一变化反映了亚拉姆人的增多。他们最初是叙利亚沙漠中的游牧民族，讲一种闪族方言。自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以来，在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的整个地区，他们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商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最终在美索不达米亚

■ 这块石碑的浮雕展现了拿波尼度——巴比伦最后一位本土国王——挥动着长长的权杖。石碑中除了讲述了其他一些内容外，它后面的铭文还记述了大旱后的一个丰收之年。在国王面前是金星、太阳和月亮的象征，分别代表了伊西塔、夏马西和欣三位神灵，拿波尼度尤其尊敬最后一位——欣。



南部的平原地带定居下来。

亚拉姆人做记录时并不采用楔形文字，他们所使用的文字有22个字母，约在公元前1100年开始使用，其字母表大概在此之前产生于迦南。航海的腓尼基人将这种文字传播开来，逐渐扩展到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国家。楔形文字必须刻在湿泥上，与之不同的是，新的文字适合写在各种材料的表面上，比如草纸、蜡或是陶。尽管商人们学会了亚拉姆语，商业交易也很快接受了这种语言，受过教育的巴比伦人和神庙里的抄写员却一直抵制改换新的书写方式。由于任何人都能学会简短的亚拉姆字母表，因此在过去不能读写的人当中，这一语言传播得尤其迅速。尽管有来自抄写员的抵制，但由于亚拉姆语使用便捷，终于保证了它在该地区被普遍接受。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述人在公元前8世纪就认识到了亚拉姆语的实用性，并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确立了它的特殊地位。随着亚拉姆语的书写方式在商人中的普及，在口语中它也取代了阿卡得语，成为该地区国际贸易和外交的混合方言。几百年后，亚拉姆语成为耶稣的母语，也是中东地区多数人的母语。

公元前562年发生了更为迅速剧烈的变化，在尼布甲尼撒暴死之后的七年之中，继位的君主都很短命，后来王权传到拿波尼度手中，他在公元前555年的一次宫廷官员的叛乱中被推上宝座。他是月神欣的一位高级女祭司的儿子，是位外交家。在陶制的圆筒上，新即位的国王刻下铭文，宣布自己只是个平民而已，“我是拿波尼度，我不配成为一位伟人，我并不具有君主的身分和尊严”。巴比伦人欣然地接受了拿波尼度非皇族的血统，因为他们认为，就像新年仪式所体现的一样，王者



■ 在这幅 17 世纪的画家伦勃朗的绘画中，拿波尼度的儿子伯沙撒在宫殿中举行宴会，他看到一只脱离肉体的手在墙上写字，不禁惊骇万

分。最初的预言是用亚拉姆语写成的，伦勃朗却是用希伯来语写的。神秘题字预示，巴比伦将沦入波斯人之手。



地位是神的恩赐，并不一定非得要有继承权。

和尼布甲尼撒一样，拿波尼度是一位热情的修筑者。为了给自己作为皇帝的野心寻找支持，他把注意放到了巴比伦早期的辉煌时代上。他不断地搜寻古物，在现代的学者看来，完全可以授给他皇家考古学家的称号。他以忠实地坚持传统而自豪。他在铭文中宣布，他分毫不差地按照古老建筑的原貌进行了重建，“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在乌尔，伦纳德·吴雷发现拿波尼度不仅重建了该城的金字形神塔，还重建了新近刚被尼布甲尼撒重修过的建筑。他得出结论说，这位新国王对前任国王的创新感到不满，于是将这些建筑又恢复到

■ 这幅浮雕来自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皇宫的楼梯。巴比伦的高官重臣们手持象征意义的贡品奉献给波斯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城市巴比伦未做任何抵抗便沦入居鲁士国王手中。



原有的样子。

记录显示，在他重建的庙宇地下，拿波尼度不断搜寻古老的资料以便证明这片土地的圣洁。拿波尼度的女儿是欣在乌尔的神庙中的最高女祭司，吴雷在她住所的地板下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了人们对过去的崇敬之情。那里藏有一些物品，约有700年到1600年的历史，比这座建筑的年代还要久远，吴雷对此感到迷惑不解。这些物品包括一块约为公元前1400年的喀西特界石，一尊雕像的残片和一块奉献给神的石碑。吴雷最后的结论是，这位女祭司自己有一个博物馆，而这些展品的目录都被精心地编制在一只陶制圆筒上。

在国王的宗教活动中同样可以发现他对古代习俗的赞美之情，





和他同时代的人将这种宗教活动谴责为异端。和他的母亲及女儿一样，他也是月神欣的信徒，欣是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主神，相反，马尔杜克升为众神之首是在后来较晚的时候。拿波尼度按照自己的想法将月神重置于天界等级中他认为合适的位置，他这样做，大概是想要创造一个帝王宗教。如果这位国王在防御上的能力更强的话，这种信仰本可以成为将巴比伦王国统一起来的力量。

哈兰是古代的一个商业和宗教中心，1956年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匾额，上面讲述了在拿波尼度统治之初，马尔杜克托梦于他，命令他重建月神欣在哈兰被忽视的庙宇。拿波尼度提出反对，说哈兰这座前叙利亚城市还控制在米堤亚人手中，他们的家乡在伊朗，自从公元前612年米堤亚人与巴比伦人联盟击败亚述人之后，他们就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东北的地区。但是，马尔杜克承诺说，米堤亚人将不会成为拿波尼度的威胁。神宣称：“他们和他们的土地以及支持他们的王都将消失，不复存在。三年后，我会让居鲁士驱逐他们的。”

居鲁士大帝是波斯的王子，公元前550年，他确实加入了一伙心存不满的士兵中，要推翻并取代他的祖父、米堤亚的王——阿斯提亚格斯。这使拿波尼度获得了哈兰。当时居鲁士本应当和拿波尼度建立联盟的。居鲁士成为米堤亚和波斯两地的王，这仅仅是他积蓄力量，建立古代世界最大王国的行动的第一步。

但是，马尔杜克显然忘记警告拿波尼度，居鲁士将成为中东的最终控制者。这位巴比伦的统治者对波斯王的胜利感到欣悦，开始重建欣在哈兰的庙宇。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受了他母亲女祭司阿达德-古碧的影响。由于这个头衔，她位高权重。她活了104岁，死后亦荣光一时，有两块纪念碑，或者说是纪念匾额，以冗长的篇幅记叙了她的一生和成就。这两块匾发现于哈兰的月神神庙，和它们放在一起的是两块类似的匾额，纪念她那当国王的儿子。有一块石碑叙述了她也在梦中见到月神欣，他催促她的儿

子为他修复神庙。接着，她说道：“我崇敬他，紧紧追随他的衣裾，出于对我的关爱，众神之王欣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在这个国家中，他给了我(一个女人)众人敬仰的地位和显赫的名声，他从未给其他任何人这样的恩赐。”

与此同时，哈兰的神庙已经荒废了50余年了，拿波尼度为了进行重建而企图征敛钱财，这引起了巴比伦和其他的城市的反抗。他企图增加各处祭司的税收并剥夺他们实际的自主权，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国王对危机的反应令人十分费解，据巴比伦皇家史记载，他将巴比伦交给儿子伯沙撒管理，自己则向阿拉伯沙漠进军，在那里他度过了10年时光。学者们对拿波尼度的行为感到迷惑，他们对此做出了几种解释。一种说法断言，大概是他的敌人将他驱逐到那里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在沙漠中的停留实际上是一次军事巡视，借以保证和阿拉伯之间的贸易线路畅通无阻。

拿波尼度在沙漠中徜徉之时，巴比伦王国之外发生的事情正在确定它最后的命运。经过10年征战，居鲁士将波斯国土扩展开来，从爱琴海到印度，绵延3000余英里。面对这样强大的势力，巴比伦无望幸存。据《圣经》中记载，伯沙撒在位期间，巴比伦的沦陷得到了戏剧化的预测(见173页)。正当这位王子大宴宾客之时，一只手在宫殿的墙上写下了恐怖的预言：“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辛。”在亚拉姆语中，“弥尼”的意思是“他考虑”，“提客勒”是“他权衡”的意思，而“乌法珥辛”则代表了“波斯”。这一预言来得神秘如谜，如神喻一般，很明显要人解释清楚，宫廷里所有的占卜者都没能解释出来，最终预言家但以理破译了其中的含义，他警告说，“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客勒”是指“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乌法珥辛”指“你的国分裂，归于玛代人(即米堤亚人——译者注)和波斯人”。

这些字的确是写在墙上的。人们将折磨巴比伦的一场饥荒和



传染病都归咎于拿波尼度。怨他在沙漠中逗留；怨他不在巴比伦，结果有许多年的新年庆典都被取消了；怨他对欣忠贞，却忽视了马尔杜克的神威。国王众叛亲离。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终于背叛了自己原来的同盟，纵马扬鞭横扫了整个国家。接着这位波斯王开进了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修建的那坚实的城墙和运河对居鲁士全无效力，因为王国的崩溃是由于内部的统治不善引起的。人民看到他们的国王年复一年地被神审判，而波斯王这位慈悲的国王似乎受到上天的宠爱，于是纷纷欢迎他到来。居鲁士用楔形文在一只陶圆筒上巧妙地刻下了一则铭文，他宣称马尔杜克曾亲自命令他向这座城市进军，并在他手中写下了“拿波尼度王对他不敬”。

事实证明，居鲁士对巴比伦人十分宽容，他保留了当地的宗教习俗并允许希望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回去。但是后来的波斯统治者却并不这么同情这座城市：希罗多德曾记述了在公元前5世纪时，居鲁士的孙子薛西斯从埃萨吉拉运走了马尔杜克巨大的金像。对于巴比伦来说更具毁灭性的一点是，本地没有国王来维护该城的庙宇、防御工事和运河。巴比伦的建筑无可避免地开始荒落。来自波斯的移民改变了社会的平衡，亚拉姆语日渐强盛起来。但是，为了抵制这股变革之风，神庙中的抄写员立场坚定地守着传统，固执地保留了楔形文字，使古老的学识得以保存下来。

一位年轻的马其顿统治者被这座壮丽的城市迷住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1年，他推翻了波斯人进入这座城市。他横跨亚洲前往印度作战，7年后他带着宏伟的计划重又回到这里，他想要

■ 这座雕像高约10英寸，由雪花石膏制成，装饰着铜、金和次等宝石，约造于公元前250年左右。这尊优美的雕像反映了当时来自希腊的影响，而饰有珠宝的肚脐和金耳环则是巴比伦早期的遗风，她头上的有角的徽章可能是代表神圣的标志，这也是早期的风格。



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将巴比伦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作为首都城市。但是公元前323年，他突然原因不明地死去，年仅32岁，他的雄心也和他一起消逝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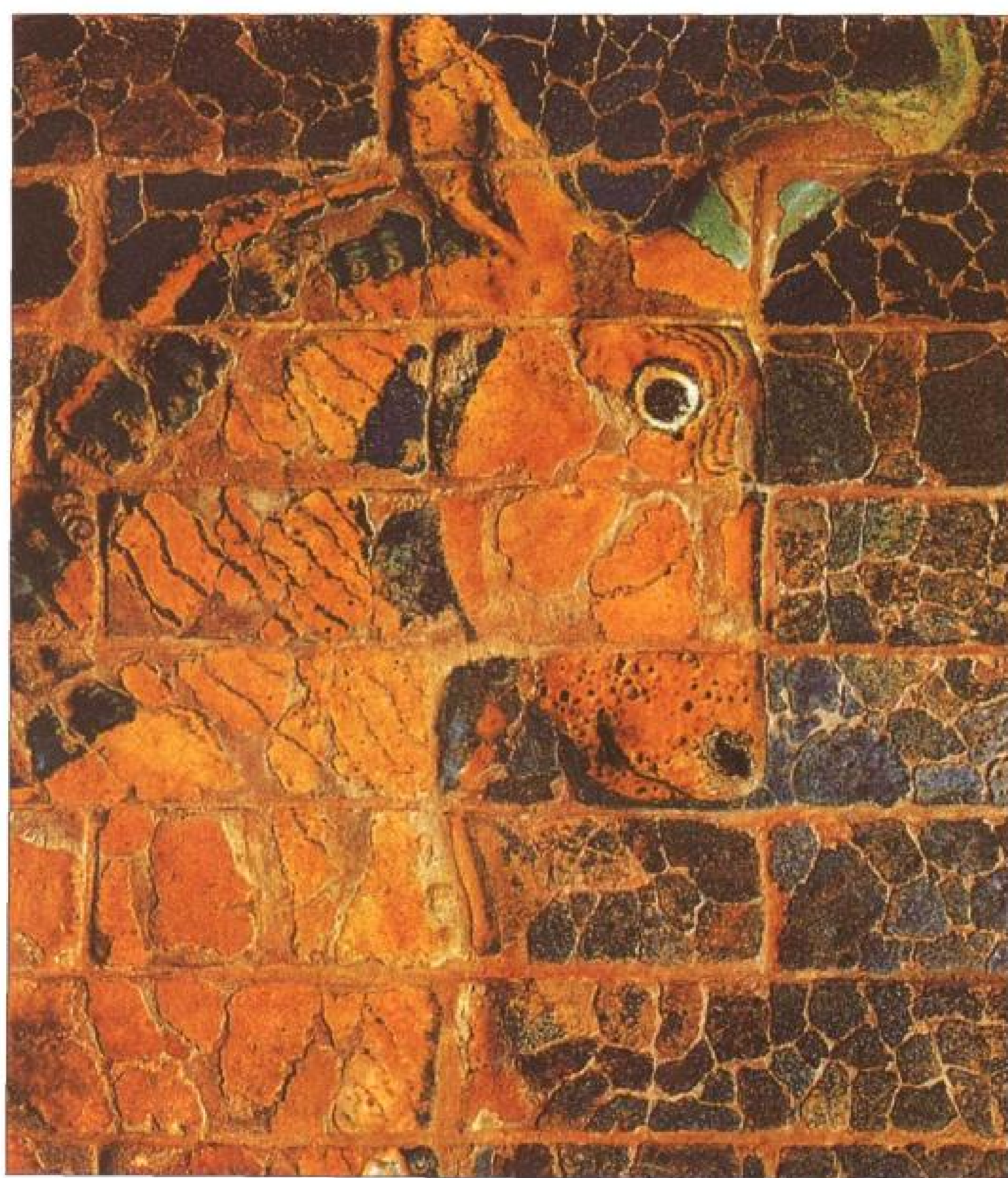
巴比伦又继续残存了几个世纪，这里有从苏美尔人开始积累了千年之久的智慧，美索不达米亚将其精华传给了其他的文明。两河之间这一地区的文化不仅在《圣经》中有所记述，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所体现。一些学者认为，强调城市生活、公民制、贸易、商业和文学是伊斯兰世界的特点，这些都得益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过去，同时，许多伊斯兰法律都效仿了他们在巴比伦和亚述的先祖所为。但是，美索不达米亚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依然不为人知，在整个中东，各处遗址都在等候开掘，线索就埋藏在地下待人发现。

在希腊人占据巴比伦之后，帕提亚人在此统治了一段时间，在他们统治期间，对西边的新兴帝国罗马来说，美索不达米亚依然是一个不可征服的挑战。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后，当地人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惨烈反抗，犹太教的许多拉比在巴比伦王国中活跃了几百年之久，犹太的法律、知识和口授历史被编入《犹太法典》中。这部作品共有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诞生于此，另一个作于巴勒斯坦。

但是，到公元2世纪末，巴比伦城被遗弃。这个地区曾产生过陶器、水利、轮子和写作，还有城市的概念，由于它的邻国都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传输渠道，它的影响力得以保存下来。公元4世纪罗马衰落后，中东恢复了由来已久的地位，再次成为远东之外的主要的文学和典雅礼俗的中心。经过欧洲黑暗时代和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它都一直保留着卓越的地位。西方文艺复兴的基础是许多伟大的希腊和罗马文本，由于它保留了这些文本，因此可以说，是它推动了文艺复兴的产生。

重建巴比伦的辉煌

REBUILDING BABYLON'S GLORY



8 道大门跨在古巴比伦厚实的双层城墙上，每一道门都以该城的一位神的名字来命名。其中最雄伟的门是奉献给女神伊西塔的，她代表爱、繁育和战争。公元前6世纪，尼布甲尼撒二世曾三次重修这座雄伟的仪式入口，每一次的规模都盛于前次。

尼布甲尼撒所修建的伊西塔之门有四座塔楼，由各种亮丽的彩色釉砖砌成，和城中其他各处所用的普通泥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门蓝色的墙壁上，交替镶嵌着成排的牛和龙形动物浮雕。这两种动物代表着巴比伦的两个神。牛(见前页)描绘的是气候神阿达德。而该城的守护神马尔杜克则是一个身披鳞甲的混合体：有长着角的蛇头、猫一样的前腿，后腿上长有鹰一样的爪子，尾端则是蝎子一样的刺钩。大门上并没绘有和伊西塔相联系的动物——狮子，但是与之相连的典仪大道墙上，却有120个釉面的雄狮浮雕，昂首阔步向前行进，每边各60头。

典仪大道从夏宫绵延半英里到达伊西塔之门，是通往古代世界上最固若金汤的城池的主要通道。后来曾走过这条排满狮子的通道的王者有尼布甲尼撒、大流士、薛西斯和亚历山大，对他们来说，面前赫然显现的这道门定然是一个惊人的景象。1899年，德国考古学家来到巴比伦，在伊西塔之门的碎石瓦砾中进行挖掘，他们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无比震惊。事实上，这些研究者完全被迷住了，他们决定要一片片地拼凑釉砖碎块，重建大门的外墙和通往大门的大道。31年后，在尘土和碎石中沉寂了两千年的这道门重新骄傲地站了起来——但是这一次却是在柏林弗德哈希亚提舍博物馆，远离了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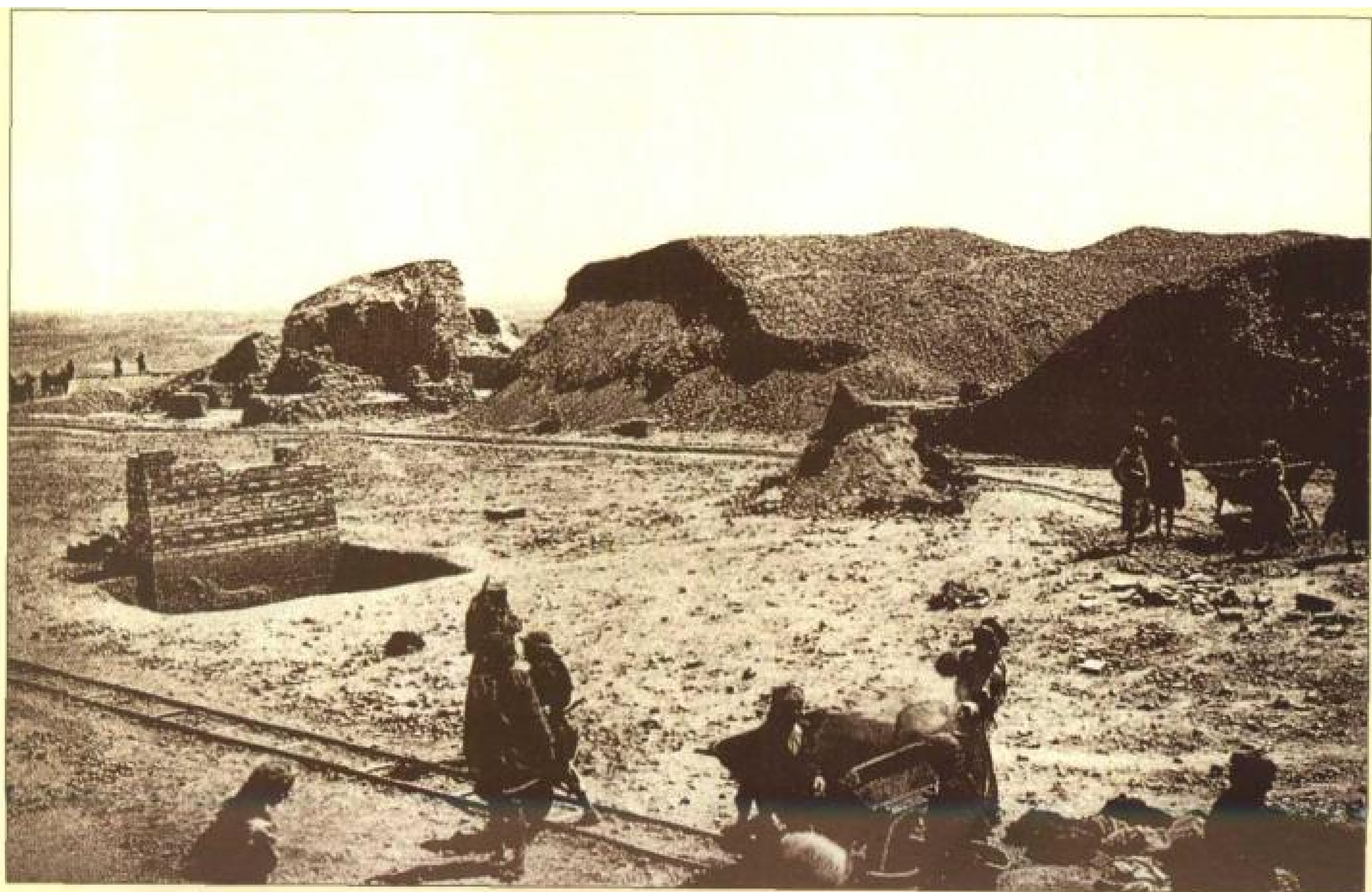
DIGGING DOWN TO BUILD UP

开始对巴比伦进行挖掘时，考古学家发现到处都是破裂的或是残断的砖块，有着色彩明快的釉面。伊西塔之门由无釉的砖块砌成，装饰着保存完好的牛和龙形动物。当他们发现该门的地基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遇到的许多釉面残片都代表着一个动物。经过一年的耐心拼凑，这些

研究者才发现这是列在典仪大道两侧墙上的狮子的碎片。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挖掘工作被迫在1917年中止，出土的碎片被装在600多个箱子里，存在遗址附近。直到1926年受英国控制的伊拉克政府才允许将这些箱子运往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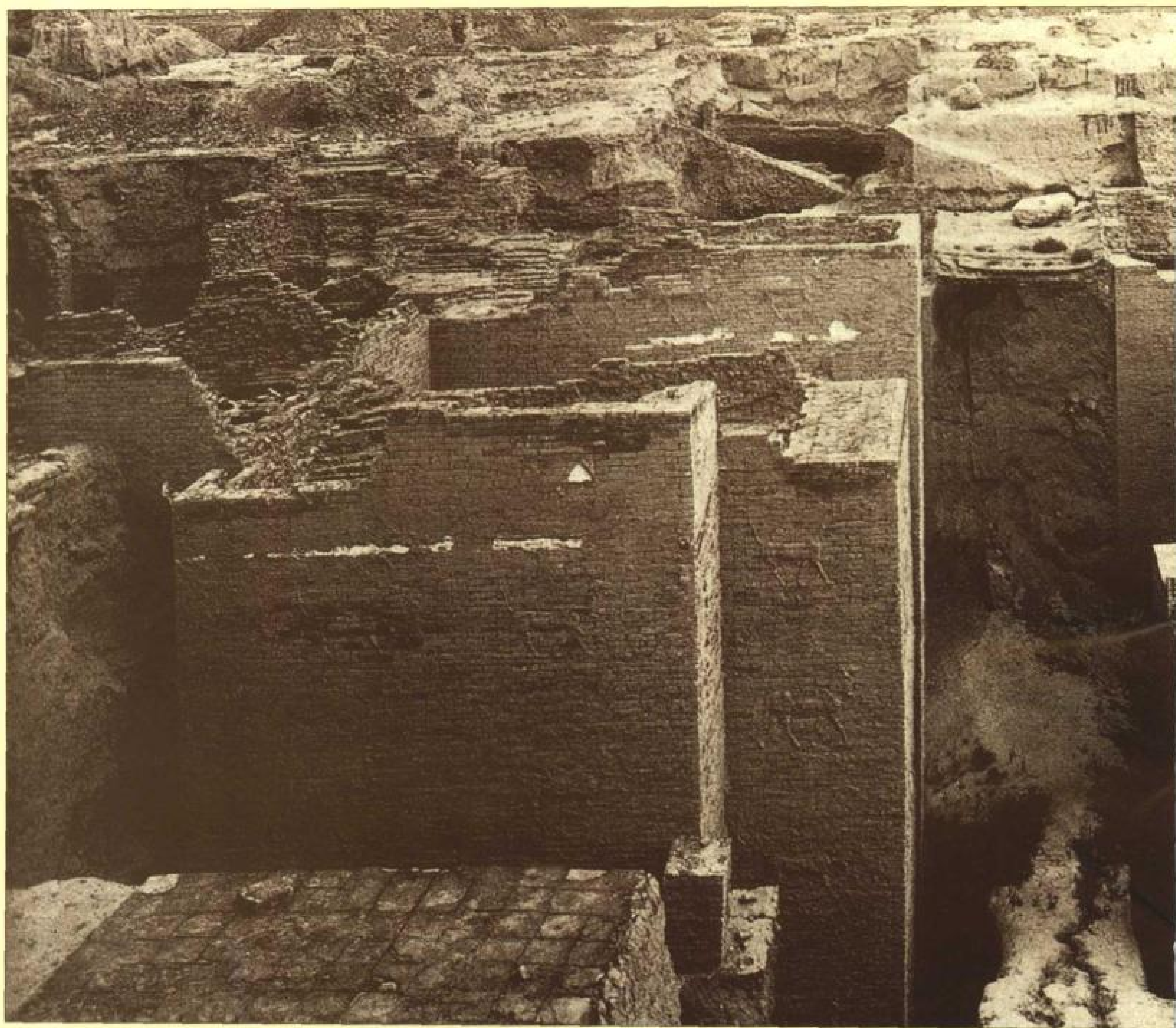
■ 1902年4月，在对伊西塔之门的挖掘中，工人们用一条小型的铁路将泥土运走。最早挖掘的部分是大门的一座塔楼，它的残存部分显露出一头牛的浮雕，那是无釉的基座的一部分。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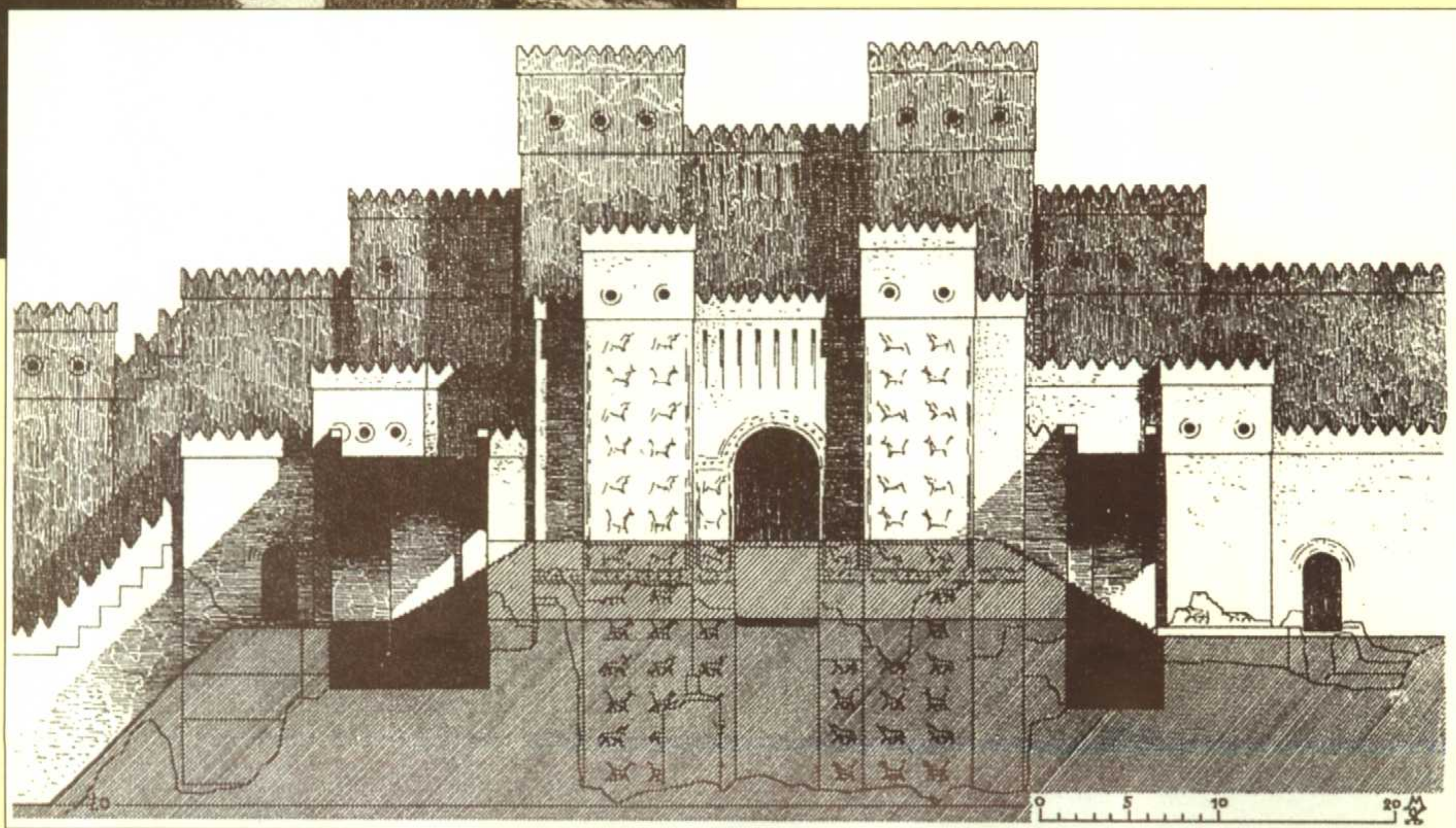
MESOPOTAMIA: THE MIGHTY KINGS



■ 从挖掘现场总体上可以看出，大门的基座——沉入地下约40英尺——由模制的砖块砌成，装饰着牛和龙的图案。在大门的北侧可以看到九层动物形象，牛和龙的总数约为150头。伊西塔之门是巴比伦少数保存完好的遗址之一。



■ 这幅局部图显示了伊西塔之门这道双重门户的构成，有两个入口，侧面有四座巨大的塔楼相接。塔楼的墙向下延伸到地下水位之下，挖掘者根本无法到达底部。



集中谜点

PUTTING THE PUZZLE TOGETHER

1928年在柏林，由9名雕塑家和制模工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重建尼布甲尼撒四散粉碎的遗址。他们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许多残片的发现地和它们最初的所在相距甚远，要填补一个空缺，也许要用到从100码以外找到的一块残片。

重建者按照颜色和动物身体的部分将残片进行了系统分类。接下来，把它们拼成砖块。最后，再拼成完整的狮子、牛、龙和各种装饰这座建筑的主题图案。只有当他们确定某块砖的确不见了时——几百年来，有许多砖都被本地人重新利用了——他

们才会用现代的复制品来替代。工程负责人沃特·安德烈宣布：“我们把自己当做伟大历史财富的守卫者，必须要极尽小心才行。事实会为自己说话，我们的努力将收到更多的回报。”



■ 来自伊西塔之门和礼仪大道的釉砖残块被泡在200只大缸中，水会溶解掉渗透其中的盐类。只有在一年半后才能把它们取出用石蜡加以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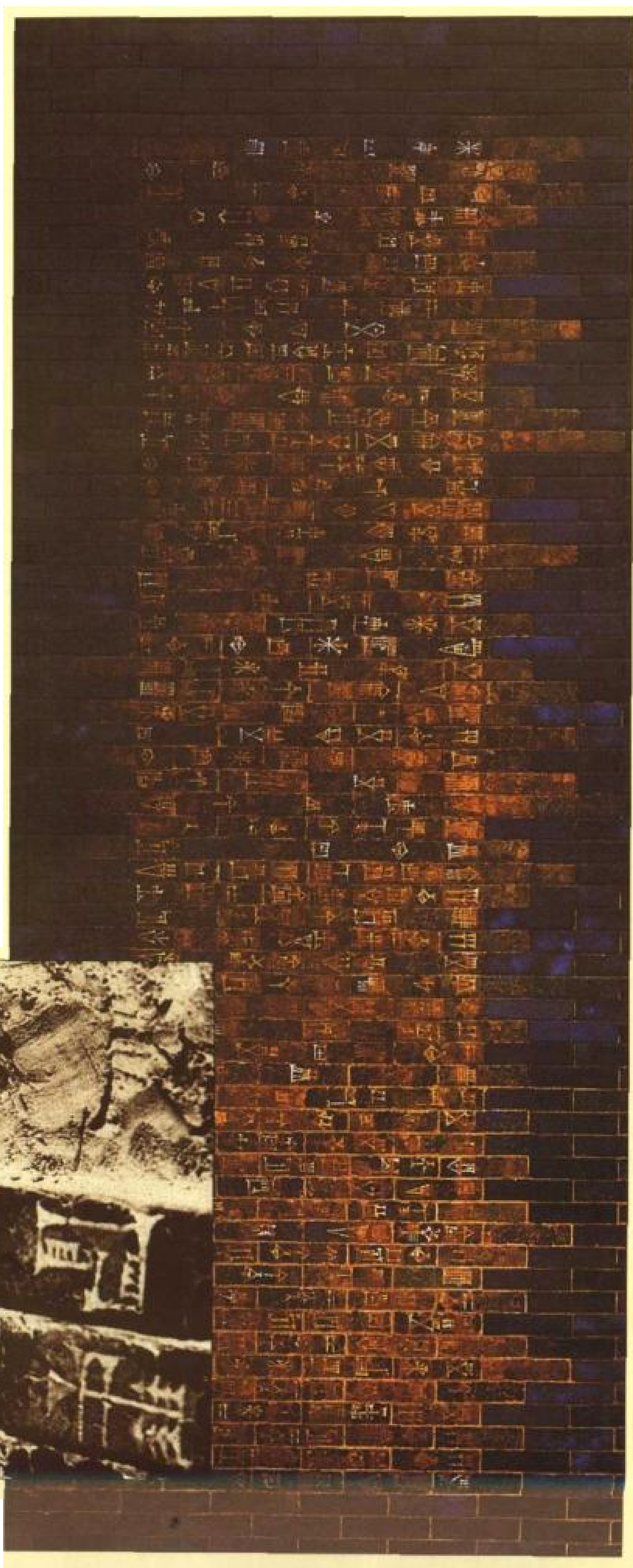


■ 在长长的工作台边，重建者们开始对成千上万的巴比伦釉砖残块进行归类，这确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安德烈写道：“为了拼凑出一块砖上的浮雕面，我们常常需要找出6到7块残块。重建者要在成百种可能中搜寻刚好能拼到一起的两块残块。”



■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柏林博物馆中以现代砖块重建的伊西塔之门。在尼布甲尼撒伟大的石板铭文中提到这道门的墙壁时，他曾这样说：“我用沥青和砖块在地下水位处奠下基础，用蓝色的石头将它们建起。我在门上放上了野牛和凶残的龙作为装饰使之豪华壮丽，人们注视它们时心中都会充满惊异之情。”

■ 一名泥瓦匠小心翼翼地将砖块重新合组在一起，以便将伟大的石板铭文重建起来。尽管考古学家是在伊西塔之门附近发现的这些石板碎片，但该铭文在这道门上的原始位置却依然未知。



最终成果的展示

SHOWCASING THE FINAL RESULTS

用从巴比伦收集来的碎砖块重新组合起来的动物数目繁多，柏林博物馆的空间已经不够用了。按照以前签署的协议，德国人将拼凑好的动物运回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的古物博物馆。其他的一些动物则提供给欧洲和美国的

博物馆收藏。

但是，尽管这些动物图案得以精确拼合，从遗迹地基中，重建者却没有获得任何关于大门上部建筑的提示。一只从巴比伦墓穴中出土的矩形金盘成了他们惟一的帮助，盘子上描绘了一座带有拱门的宏大的门廊，墙上有两

座塔楼以及锯齿形的城垛。人们发现的一些多面上釉的砖块似乎印证了这一图案，由此重建了胸墙部分。1930年伊西塔之门和典仪大道向公众开放。经过二战的战火，它们依然矗立在弗德哈希亚提舍博物馆中为它们特别修建的大厅里。



■ 弗德哈希亚提舍博物馆中陈列的一座模型显示，伊西塔之门和典仪大道是如何保卫巴比伦城的主要入口的。这条街被巴比伦称为“阿布尔-沙卜”，“敌人永远无法通过的”正是这条街道，也就是在这条街上，新年到来时，众神之像在此经过。

■ 如图所示的这种吼狮在典仪大道两侧阔步向前，进攻着从北方接近巴比伦的来人。每只狮子长6英尺，由46块砖砌成，占11行。





■ 在弗德哈希亚提舍博物馆第九展厅，陈列着重建的伊西塔之门，雕刻的龙和牛代表着巴比伦的神灵，一层叠一层的龙、牛图案环绕着两

座有锯齿城垛的塔楼的墙壁，拱顶门廊的内侧也有同样的图案。重建的外门只有47英尺高，但是人们相信，原门高达75英尺有余。

年表：两河之间的 文明共有的历史

A SHARED HISTORY
BETWEEN THE RIVERS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是苏美尔文明的发祥地，就是在这里，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出现了最初的城市，随之诞生了一个拥有文字系统、知晓青铜冶炼技术并懂得使用车轮的文化。这些城市中心逐渐发展成为小城邦，城邦之间靠贸易以及共有的语言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每个城市都建有各自的主神庙，城市四周被一个浇灌网所环绕，大大小小的灌溉渠滋润着焦渴的农田。

然而，对数十个不断壮大的苏美尔城邦来说，水和土地经常成为它们之间爆发冲突的根源。实际上，这一地区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长期的战争所困扰。直到阿卡得国王萨尔贡大帝在公元前 2370 年左右靠武力统一了整个地区，这种纷争才逐渐减退。但萨尔贡的帝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帝国——是短命的。面对国内的叛乱和边境上的外敌，这个帝国在建立不到



100

MESOPOTAMIA: THE MIGHTY KINGS

200年后便土崩瓦解了。到公元前2125年时，乌尔已经对其他城邦取得了支配地位，苏美尔文化再次进入了一个复苏期。艺术和文学日益繁荣，城邦里建起了众多雄伟的建筑。

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乌尔也陷入了侵略者之手，苏美尔文明走向衰落。但它在文化素养、贸易和农业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基，在接下来的千百年间，相继崛起的美索不达米亚政权都声称自己是苏美尔遗产的继承人——它们包括以亚述尔城为基地的强大的亚述帝国和当时最辉煌的巴比伦帝国。

古巴比伦和古亚述时期 公元前2000年 - 公元前1600年

OLD BABYLONIAN AND OLD ASSYRIAN PERIOD 2000-1600BC

乌尔帝国崩溃后，各城市的实力日益壮大，一系列小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版图上形成了马赛克镶嵌画似的局面。这些城市中最重要的是南部的易辛和拉撒、北部的亚

述尔城和马里。然而，自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起，讲闪语的亚摩利人开始涌入这个地区。这些移民迅速吸收了当地文化，不久便势力大增。一位亚摩利血统的君主沙姆希-阿达德一世设法统一了亚述尔城和马里，创建了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并与安那托利亚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亚摩利裔的统治者建立了巴比伦，同易辛和拉撒进行竞争。统治巴比伦的第一代王朝由11位国王组成，但最为后世所铭记的是公元前18世纪的第六位国王汉穆拉比，他是一位出色的武士兼立法者。通过外交活动和成功的军事战役，汉穆拉比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但汉穆拉比之后的一系列较为软弱的统治者无力将他留下的丰富的遗产发扬光大。到公元前1721年时，帝国已经退缩到巴比伦城周边的最初的领土了。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90年代中期，来自安那托利亚的赫梯人沿幼发拉底河南下，攻占了巴比伦城。



青铜像



亚述中期 公元前1600年 - 公元前1000年

MIDDLE ASSYRIAN PERIOD 1600-1000BC

突然到来的赫梯人又迅疾地离开了巴比伦，他们对巴比伦的袭击标志着一个将要延续几百年的黑暗时代的开始。先前在历史上只是扮演次要角色的民族利用这个权力真空创建了新的王国。渊源很是神秘的喀西特人在巴比伦实施了长达400年的低调统治。他们采纳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和语言，但始终被认为是异邦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讲胡利安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米坦尼帝国。当赫梯人于公元前14世纪击败米坦尼时，亚述王亚述鲁巴力特趁机重申了他的国家的独立地位，从而为亚述在该地区获得优势地位铺平了道路。

公元前13世纪最伟大的亚述国王是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他攻占了巴比伦。这是美索不达米亚两个邻国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的开始——亚述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支配南方，巴比伦靠深湛的文化传统影响北方。一个世纪之后，提格拉-帕拉萨的统治标志着亚述历史中一段辉煌的时光。这位天才而又活力四射的统治者稳定了国家的边疆，并



亚述石碑

且将亚述的影响力一直拓展到远至今黎巴嫩的地方。然而，在他辞世后，帝国的西部领土越来越频繁地受到充满敌意的阿拉米部落的骚扰，亚述进入了一个动荡和衰退的时期。

新亚述时期 公元前1000年 - 公元前605年
NEO-ASSYRIAN PERIOD 1000-605BC

当公元前10世纪接近尾声时，这个位于底格里斯河岸边的王国再一次活跃起来。摆脱了敌人、收复了失地的亚述到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统治时已经重新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强国。一连串残酷无情的统治者继续着亚述的复兴之路。他们所推行的征服、劫掠和将被打败的民族大规模地流放他乡的政策使邻国惊恐不安，他们不断将攻占的土地并入帝国的版图。

靠着一支由连年征战训练出来的军队，后来的国王——比如萨尔贡二世、西拿基立和以撒哈顿——继续拓展着亚述的霸权。在亚述巴尼拔统治期间(公元前668年—公元



尼尼微浮雕



前627年)，帝国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巴比伦已变得恭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已被征服，埃及已被打败。但亚述的扩张已经过度了。各个行省中层出不穷的叛乱削弱了它的力量，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迦勒底谋反者于公元前625年攫取巴比伦王位时，亚述人根本无力阻止。灭亡来得很快。公元前614年，来自伊朗西部的米堤亚人洗劫了尼姆鲁德和亚述尔城。两年后，米堤亚人和巴比伦的迦勒底人组成的联军攻占了尼尼微。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王储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凯美什大败亚述军队及其埃及盟军的残部。强大的亚述帝国消亡了，并且再也没有复活。

新巴比伦时期 公元前605年 – 公元前539年
NEO-BABYLONIAN PERIOD 605-539BC

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持续了43年的统治期间，巴比伦经历了一次辉煌的复兴。尼尼微陷落后，米堤亚人退到了扎格罗斯山脉后面，这样，巴比伦的迦勒底统治者便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主人。尼布甲尼撒夺取了



亚述昔日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行省，洗劫了耶路撒冷并将大批犹太人俘获至巴比伦囚禁起来，他还在帝国南部着手实施一项规模庞大的建筑计划。他的首都巴比伦城经过扩展和重建后成为建筑和科学复兴的中心，迦勒底帝国彻底取代了亚述帝国。

像1000多年前汉穆拉比的帝国一样，巴比伦的复兴是辉煌而短暂的。尼布甲尼撒于公元前562年去世后，他的帝国进入了衰退期，软弱无能的统治者无力抵抗来自东部的新的威胁。波斯人已经打败了他们的邻居米堤亚人，当他们将一支军队派往巴比伦时，巴比伦人便厄运临头了。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鲁士大帝来到巴比伦城门前。经过了一场短暂的战斗，他率军进入这座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壮丽的筑有城墙的城市。巴比伦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恶魔哈姆巴巴

波斯和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 539 年 - 公元前 126 年

PERSIAN AND HELLENISTIC PERIOD 539-126BC

与其他外族统治者不同，波斯人来到巴比伦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虽然居鲁士对当地的传统表示了尊敬，但当时在中东地区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力量。巴比伦王国和仍然是一片废墟的亚述成为波斯帝国的第九个总督管辖区，而曾璀璨一时的巴比伦城则降格为一个不太重要的省会。

公元前 331 年，亚历山大大帝从退却的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巴比伦城。随着他的到来，巴比伦的前景露出了一线曙光。这位被赞颂为巴比伦人的解放者的马其顿国王在回到这座他打算定为东都的城市之前率军向东一直推进到恒河岸边。巴比伦似乎即将恢复它昔日的荣耀。但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 年因高烧在那里病逝时，这座城市复兴的希望破灭了。

亚历山大手下的将军们在争吵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决定让马其顿骑兵首领塞琉古接管巴比伦和其亚洲行省。塞琉古的子孙——也就是塞琉西王朝的统治者——开始建造新的城市，希腊语成为那里的通用语言。尼布甲



波斯号角

尼撒的曾经无比强大的城市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巴比伦最终屈服于最后一位入侵者——不断进犯的大漠的尘土和黄沙。



108

MESOPOTAMIA: THE MIGHTY & NOS

失
落
的
文
明

-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
- 5 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
-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 7 圣地——耶路撒冷
-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
- 9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 16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 20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ISBN 7-219-04450-X



9 787219 044506 >

ISBN 7-219-04450-X/K · 915 定价: 65.00 元

